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冊目次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宋）孫覿撰 清呂氏講習堂呂無咎鈔本 〇〇一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 （宋）陳東撰 明天啟五年賀懋忠刻本 四六四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 （宋）汪應辰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五五六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

（宋）孫覿撰

清呂氏講習堂呂無咎鈔本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孫覿撰。覿字仲益，晉陵人。徽宗末，蔡攸薦爲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勢敗，乃率御史極劾之。金人圍汴，李綱罷御營使，太學生伏闕請留。覿復劾綱要君，又言諸生將再伏闕。朝廷以其言不實，斥守和州。旣而綱去國，復召覿爲御史，專附和議，進至翰林學士。汴都破後，覿受金人女樂，爲欽宗草表上金主，極意獻媚。建炎初，貶峽州，再謫嶺外。黃潛善、汪伯彥復引之，使掌誥命。後又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孝宗時，洪邁修國史，謂靖康時人獨覿在，請詔下覿，使書所見聞靖康時事上之。覿遂於所不快者，如李綱等，率加誣詆。邁遽信之，載於欽宗實錄。其後朱子與人言及，每以爲恨，謂小人不可使執筆。故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覿生於元豐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而其生平出處，則至不足道。岳珂桯史亦曰：孫仲益鴻慶集，大半誌銘，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武功大夫李公碑，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絶識，自以不復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爲作。趙與旹賓退録復摘其作莫幵墓誌，極論屈體求金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摘其作韓忠武墓誌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爲顚倒悖繆。則覿之怙惡不悛，當時已人人鄙之矣。然覿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必大爲作集序，稱其名章雋句，晚而愈精。亦所謂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也。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録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焉。

鴻慶居士文集序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學書表能著[illegible]
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
或軼犀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
之以江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
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
生于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
說是習而公傳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
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
知命靖康御㪅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
貳建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
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
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拾蟹[illegible]而狎鷗鷺去茅葦而
友松菊於是緒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然
觀物化吟詠情性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司
接於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毋怪乎筆端之衰
衰也天門劃開訴章上達詔撰次對壘書總下年雖

耋老覲為謝表至于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啓各
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
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寔上之史官此與伏生
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
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興國太守介宗以書
請必大曰先君文稿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
刻復雜翟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為四十二
卷其未備者方裒次外集為我序之僕乾道丁亥遇
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徒
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蠒繅絲屢更僕
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
猶善為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
郎葛公立方作韵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髫
齔坡命對衛門稚子璠璵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
綉腸坡嘆曰真璠璵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
歸寔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
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阮戶傳亦不得而
畧也公諱覿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

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某日少
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鴻慶居士文集總目録

宋　晋陵孫　覿仲益

卷一
詩
卷二
詩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六
詩
卷七
挽詩
卷八
表狀

卷九
表狀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啓
卷十四
啓
卷十五
啓
卷十六
啓
卷十七
啓

卷十八
啓
卷十九
啓
卷二十
啓
卷二十一
記
卷二十二
記
卷二十三
記
卷二十四
外制
卷二十五
外制
卷二十六
外制

卷二十七
劄子
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卷三十
序
卷三十一
序
卷三十二
書跋　銘　賛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卷三十六
墓誌銘
卷三十七
墓誌銘
卷三十八
墓誌銘
卷三十九
墓誌銘
卷四十
墓誌銘
卷四十一
墓表
卷四十二
行狀　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目錄

詩

泊徳清龜谿亭遇大雨
湖州天寧寺飲王坐二首
宿太湖口二首
餘杭聞出師
富陽道中二首
桐廬逢夕大雨
水退
畚口
釣臺二首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三衢聞都督兵潰
月巖寺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弋陽縣古葛陂也
過安仁縣擢令王儔同蔡尉見訪二首
宿臨川村舍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疎山寺次白文林韻三首
疎山長老善清二首
明水寺二首
崇仁縣
余南遷次臨川
又
遣興
題華蓋仙亭大松
仙遊山九日嘆逝二首
達臣承議餉石耳
山行想田舍
雨日復次前韵
曹山寺
贈曹山長老了如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水達老以黃甘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東塔六言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次韵王子欽春望二首

鄒次魏黃耆長携丈見過小詩為謝

癸丑寒食

清明日與范季憲諸人過蔡澤民別墅小集

曹山春日二首

壁工人

春雨

春晚二首

曹山三絕句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

詩

泊德清龜谿縣亭遇大雨

崩雲四合千峰重奔雷一掣十里紅土囊吒吸萬竅風江翻石走昏相蒙疾雷破柱鞭老龍百賈顛沛市井空銀河倒傾千丈洪魚鱉欲乘山為宮洪濤舂天怒相攻大舸吹篛如飛蓬醉臥掀舞一葉中洗我雲夢芥蔕胸忽然變滅何怱怱雷公收發電改容霽舒霧卷翁長虹紺碧萬頃磨青銅溪邊結網南巷翁白髮黃鍼射兩瞳赤鯉騰出無留蹤刻舟求劍何時逢

湖州天寧寺飲王主二首

莫闕碣兩角且共登一丘更踞坐我旁汝豈河南鷄割肉一啟之餘以大白浮噲伍君勿難笑談起封侯諸家迹使埽得此一老兵江東醉司馬酒中尚求名哀哉南山箕不平自號鳴慎勿歌烏烏作此老婢歎

宿太湖口二首紹興壬子閏四月

誰令醉尉怒端是丞相嗔交跡白眼見愁絕翠眉顰逢暮仍三點鷩寵有四隣還將萬里眼笑索嶺梅春

白首對瀧吏驛汗愧逐臣溪山不改色風雨解留人
坎壈知天意漂浮任此身紛紛小兒女何必淚霑巾

餘杭閘出師 時呂帥浩作都督

國威連犀盆時危仗老臣分憂當北顧請幸且東巡
肘足饑三晉剝膚又一秦不眠聽野哭愁殺路傍人

富陽道中二首

渺渺行雲慢溶溶曳水衣雷翻巢墮乳風落網粘飛
獨拄青藜杖來推白板扉平生丘壑趣漂泊寸心違
白帽炎州客青裙酒墟家微風搖弱浪細雨落簷花
客舍休占鵩壁村欲饌蛇會令醒復醉高枕送生涯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方
閣

蒼莽川流會渾酣海氣噓蛟龍改窟宅雷霆走空虛
殷地翻坤軸粘天浸日車高僧欲盃渡遊客且樓居
壯觀真難值幽懷亦少攄翩翩一鳥去何必羨知魚

水退

蕩沃波瀾大憑陵意氣麤射潮鞍鰐怒鞭石鬼神驅
雲斷千崖立風行萬壑趨檣烏朝共起水鳥夜仍呼
艷艷紅昇曉霏霏翠撲膚浮槎卧泥滓狼藉滿街衢

昏口

江闊卧人影山長送馬蹄渚蓮紅尚斂沙草翠相迷
高樹藏雲直疏篁壓雨低酒醒渾不記端是武陵谿

釣臺二首

北塞風塵萬鼓鼙東京社稷一戎衣綠林羣盜驅民
去赤伏真人得帝歸諸老釋縣蒼玉佩將軍坐輊紫
金鞿先生此日青霞志一笑凌空拄杖飛
故山遺像丹青落蓋代榮名日月懸萬馬羣空冀北
野一蛇獨遶原上田晚浦滄波涵落日秋崖老樹立
蒼煙直從厥代騎星去千歲光芒夜斗邊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離亂紛紛醉尉多將軍獨夜罰亭過旅巢對鵲占行
役客艰懸蛇卧宿痾僕又異盡從愁裏白衰顏時向酒
中酡雲翻雨覆須臾耳未用區區較唯阿
風波湯地干濕發創痏鐵皮百箭攻藥裹關心防二
豎諳書盈篋忤三蠡剖瓜女隸方祈巧結柳奴星也
送窮笑我平生持藝手未應咄咄左書空

三衢閩都督兵清常潤閭懷舍弟石下
紫荊有信欲開花黃犬無情不到家偶坐厭聞烏嘆
嘆栜行喜聽鵲查〻同看明月人千里相望孤雲海
一涯驥子熊兒無恙否風雲慘澹鬬龍蛇

月巖寺〻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月
狀號半月巖

老蟇蝕月缺破鏡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斲千年
何人挾寸鐵揮羽飛上天但令蝸蝶死重看十分圓

立秋饒陽道中二首

殘夜山月吐蓐食治野裝策〻林響變一葉風隕黃
客路感時節起看雁南翔秋風捩孤影雲路正茫〻
老馬倦長道解鞍聊緩韁小雨灌暑鬢欣然愜初凉
奇苞照屋角橘柚垂青黃感之動中懷弓刀戒秋防
竄身楚南極守隸工邊防投鞭得小偈享席紛在旁
虎賁起隅坐悠然見中郎一醉泪其泥江湖渺相忘

弋陽縣古葛坡也縣有古刹臨大溪相傳云佛
圖澄浣腸故地

古道陰森翠栢行長鞭揮拽紫游韁佩鳴蒼玉隋瑤
席地布黃金列寶坊仙客杖飛龍有角胡僧腸浣水
生光兩朝人物空冥寞百代風流競森茫松骨倚天
增老氣蘚毛看水渡微香鵯啼鵲噪秋風外千丈藤
蘿掛夕陽

遇安仁縣權令王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莽〻經兵氣蓬茅庇一丘尚看蒙赤幘不復卧黃紬
抱犢行烏鬼鷩徵租聚沐猴黃昏更蕭瑟風雨笑鵂鶹
投老一浮萍長亭復短亭誰憐仙客去自有故人經
世亂眉多赤情高眼獨青臨分聽苦語令我醉時醒

宿臨川村舍

林壑已秋聲凉蟬又一鳴人間多古意地僻有微行
身老殊方去愁牽百慮生途人夜相語豺虎正縱橫
時建昌石陂盜起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秋風嫋〻時庭梧客夢初驚一鳥呼棟盡寒枝棲不
穩獨行殘夜影同孤
孤城吹角五更風笑語團欒一夢中戰格連雲家萬
里書憑黃犬若為通

踈山寺次白文林韵三首

翠幹軒〻逈出林夜風吹箾紫簫音老龍頭角雲霄近玄豹文章霧雨深末路浮榮炊飯首半生遺恨寄琴心愁吟獨濺花前淚故國山河百戰侵白河東人有感為念交侵之語

藜杖怱〻集曉林長廊破壁撼鍾音天涯流落相逢地杯酒殷勤莫厭深萬里功名飛燕頷千金傳飲角牛心更聞好句驚人倒一洗蠻煙瘴霧侵

黃花翠竹小叢林卧聽南山白石音蝗鬬已空遺址在蝸跧終戀故廬深撚髯一笑追前迹禮足同參看此心且向踈山結香火人生莫受二毛侵

踈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塵漲述三鹿桑柘厭入饕餮心渾不見問疾有誰堪坐待成風斵應須立雪參欽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彈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為種火中花粗識禪為味初欣道有芽老師一笑許千劫誤蒸砂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時所建畫像至今存焉寺背最高峯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臺殿何年有千巖紫翠間金仙佛世界羽客道家山骨朽餘三屋皮存尚一斑傷心千古淚相伴雨潺〻

愁坐啼猿裏行吟渡鳥間翠凋巾上髮紅破鏡中顏老去經三折貴游付八還無心自來往空羡白雲閑

崇仁縣

萬山攢擁天一笠北風吹雨雨鬟濕飢烏絶叫護巢飛老狡愁起拏雲立孤城短日砧杵急騎驢渺〻衝泥入桑枝倒折攙枓空道傍廢井無人汲遺民到今傳舊邑擧水革綠浪三級故物漂流首戰餘客子起坐萬感集小驛香醪如雪汁一杯俠作長虹吸酒醒寂歷照短檠幽咽數聲鄰婦泣縣人書懿淒亂後如故

余南還次臨川奏虛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塗之間少留仙遊山道祠是時廷下木犀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峯蒼然終日遊偈其下各賦詩一篇

磬子啄林杪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泬寥萬籟酣笙鏞

木犀已著花濯〻秋雨中菊姿出素面一洗丹粉空
幽香襲巾袂冷艶凄房櫳迫此芳歲殘一笑當誰供
羣仙立通明矯〻驂鸞龍相隨歸閬苑遺恨寄西風

又

歷〻水中榆地近連玉京掄材上華屋衮〻黃金莖
蒼官表獨立垂胡交纓纓根深崖嶠壯勢壓山岳傾
萬牛挽不回老氣空崢嶸夜半風雨會歲晚龍蛇升
我來不忍去繞樹三帀行珍重金石交待我烹茯苓

遣興

亂後前百慮老去無一欣故人尺書至好語中夜聞
坐久百蟲絶槊簾月紛〻長歌倚一醉酒醒擊空尊

題華蓋仙亭大松示柳道士

繫舟古巴江曳杖真仙亭金輿簇畫戟玉几羅翠屏
堂〻十八公獨立霜中英魁然十圍大蔭此一蓋青
翹〻雲物外坐閱秋蒂零道人依茅棟蕙帳凄芳馨
參龜儻可見長鑱斲青冥一食沉我腹敗履揮脩翎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傷心玉案兩眉齊永負黃花九日期萬里炎州嗟我
老百年淸淚向君垂俱飛蛺蝶愁看汝醉把茱萸欲
對誰獨立西風搔短髮一生遺恨一愁悲
割肉早歸三伏日傳柑賜飲上元燈那知一慟殊方
去獨向高臺此日登淚濕西風坐眼綴夢回殘夜起
衣稜孤鴛別鵠知何處泉路茫〻寃不磨

達匡承讓餉石耳

蔣秋客舍風雨凄破釜生魚甑有衣故侯未種東陵
瓜餓夫欲採西山薇歲晚黃精可療飢故園萬里天
一涯未辦登山拾瑤草且復從公乞如石芝

山行憩田舍老父出迎以黃甘白酒爲餉

藜杖扶來雪滿簪諄〻語好意深〻酒傾白墮杯行
玉橘破黃苞坐釘金醉起莫辭田父肘甘餘須識野
人心匆〻不盡殷留意挽袖丁寧更一臨

兩日復往次前韵

寒蘇離〻銀線亂（臨川出蘇號銀絲）凍醴瀲〻玉井深坐蔭
庭松翹翠蓋行穿野菊布黃金犬迎客入喜見尾鵲
隨人語欣會心俗裏淹留怕轢釜驅兒招喚得重臨

曹山寺

石棧禪室一線横路窮臺殿兩崢嶸日光潛々鳥飛
沒雲氣漢々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隻履結茅宴坐千
巖低草根涯々暗泉鳴樹外騰々青嶂起翠竹掩舟
蒼雲屯老藤蔽翳白晝昏天低尺五雷雨上身强丈
六佛祖尊我老栖々厭行旅逢人欲問前三語不見
高僧錫杖飛山下空流千斛乳 寺有羅漢卓錫泉

贈曹山長老了如

一念掛世網半生語儒冠笑看蝸穴紙坐待飴緣竿
蒐々蠹背譏豈識天壤寬老儒本逢掖詩肩尚儒酸
久纏冠蓋夢忽作泡影觀堂々人天師三世一指拜
身閑雲月古骨老霜松寒我生飽憂患將心覓人安
目擊有妙寄語樂未世歡坐穩且復留火芋分懶殘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月不可呼清夜時一出孤光挂海涯皎々轉空碧
道人一茅把坐晚九年壁磨塼破經縛驟若老驥逸
忽々林下逢悵望不暖席錫杖已凌空增庭草如積

明水達老以黄甘荔子土芋爲餉小詩答謝

客居莽牢落幽絶無四隣歲窮有衣結日晏猶甑塵

偪仄戎馬間救厭薪水勤故人情義重果々青泥芹
小摘持寄遠分餘爲情親丹荔擘輕霜黄甘破芳辛
蹲鴟勸加餐風味亦可人渺々山澗曲浩々水雲晨
踞爐有前諾兩翁對然薪眼纈眩紅綠共此無邊春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玉手傳綵從歲換金刀剪綵伴春回兵戈滿眼年々
在花鳥驚心日々來芳意漸還三徑草晴香猶認兩
京梅呼童火急供春事凄醴主光灔玉醅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落負空回便將酒力推愁
去且放春光入眼來人語嘻々爭翻芊宮花閃々豔
粧梅雪消水暖春江動綠漲蒲萄萬斛醅

東塔六言

翠竹含風嫋々青山照水重々窗戶無人半掩一龕
香霧空濛々
偶與白雲共出忽隨倦鳥俱還明日重尋舊路飛花
流水空山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山氣濛鴻衣自濕意行曳杖穿雲入老翠陰森萬竹

爆浮蒼巖凝千峯立薜苔幽尋到蕭寺拊掌一笑掀
百盞酒醒大佛照黃昏坐聽北窗風雨集

山色凌寒春尚瘦潭影涵空清可漱漾々雲行紫翠
間班々雨濕黃昏後火炬穿林鳥出巢人語關門狗
窺竇杖藜有興會重來更待黃鸝哢晴晝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王孫春望思家々冠蓋常年盛入蕭花磨重々墻外
是琴心切々酒中招屠龍已破千金産駟馬終歸萬
里橋便解貉裘沽一醉忍看紅𦃄綴寒條

萬木陰中鎖沈家晨門款馬聽蕭々故人自欲分荷
去逐客何勞折簡招共對春風斑霞草却隨明月下
溪橋擊鮮故有諸郎在三尺銀刀晋柳條

鄭次膺黃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爲謝

鄭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有談天口家舍相逢一樽
酒衆星錯落見箕斗高論欲追牛馬走長嘯忽作蛟
龍吼餘子碌、卯得友江夏無雙亦其偶我觀二妙
屠龍手青紫紛々何足取他年要作中興碑大字磨
崖繼聲叟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懷

書二詩于方丈東壁

川逝日已遠遂漂久未歸異鄉驚歲换宿草變春
魂夢參差是音容想像非逢憐小兒女慟哭紙錢飛
草々木皮撑松風生暮寒嬰啼春寂、營照夜清々
暮裡踈三帀愁邊薦一箪相思爲君瘦零落帶圍寬

清明日與花季實諸人過香澤民別墅小集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囀黃鸝寒食清明過了一川
煙草離々
亢々三杯卯困昏々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裏夢回
啼鳥聲中

曹山春日二首

柳弱千絲颺河横一帶園疇支春作瘦鱗甲雨生肥
遂伴魚兒出爭巢燕子飛怱々斑草地不覺卧斜暉
屏擁山入坐珠跳水濺裾香銷塵漠、日淨竹珠々
身老百罹後春殘一夢餘故林千嶂外孫抱幾時攜

壁工人開軒闢地栽花種橘戲留小詩

看雲隨卧起飲水自數腴秀色供齋鉢寒聲落坐隅

未開花五葉且種橘千奴幽事相關處時來近酒壺

春雨

小雨破春昏清風洗瘴氛霜微花上見蕭瑟夜深聞獨笑闌幽事酣歌倚半醺羇懷不堪寫危坐對爐芬

春晚二首

花落不容惜猶殘葉底春稀紅閃餘映亂綠鬭尖新飛絮高度竹遊絲遠趁人窺簾聞好語雙鵲喜津津

殘尊斷送春千里未歸身鶯老猶聞語梅酸欲聚犨獨眠愁警夜起舞聽雞晨行路難如此悠悠且傳人

曹山三絶句

露宿風飡兩鬢華故園蕪沒舊生涯聖恩若許求推盡便向東陵學種瓜

竹杖芒鞵穩稱身茸茸香草醉中茵舉鞭叱馭何爲者始信王陽是可人

毀尾區區爲食謀半生炊黍在刀頭一麾會入扶犁手不上陳登百尺樓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目録

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題妙覺寺壁

再至

宿妙覺竹菴

督澤民招飲二首

別如老

徙寓妙覺佛舍

招鄙次韵

贈荅剛侍者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爲謝

再用前韵

妙覺寺適軒二首

妙覺書事二首

次韵王子欽端午

吳益先携丈見過

次韵王子欽

再和
余于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絶句
詩贈竹菴靜老人
置酒
請李光遠詩卷次韻二首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石碧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豢泉寺
熊夫人遣介致塔澤民小詩戲之
題郭次魏青蔡堂
靜老容安菴二首
靜老通幽軒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秋夜三首
秋興
妙覺寺三詠
自崇仁趨新淦
三山寺二首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

再和
再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
迎薰堂小集
何嘉會以侍兒歸
長樂寺二首
志新遣兩介致書
蜀婦新寡
嘉會飲餞愛姬
遊鍾石寺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
雪

詩

有客主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平地安知禍有機一跌永負青雲期犇麞驚雉墜罝
網哀背煥爛光陸離山梁三嗅不忍羹如皋一笑吁
可悲開籠放汝須遠去莫遣韓公賦病鴟

誰令孤鷕逐春場剪送籠中看鳥翔文章正坐虎尾
炳鎩羽一落千丈強翠鈿低摧少顏色奇禍乍汝能
遮防忽忽應媒莫浪出尊拳毒手正交相

題妙覺寺壁

藥底紅稀不見花枝頭綠暗可藏鴉春歸古殿蒼苔
滿一點籠燈隱絳紗

再至

老眼逢春病有花淋浪醉墨字如鴉懸知不是唐王
播愁愧高僧護碧紗

宿妙覺竹菴贈靜老

青山映落日澹澹煙中明出門無所投曳杖隨意行
破衲僧兩三喜笑爭邀迎曾棠脩修行飛星動高甍
老人如宿昔真契同三生遇人無威臻出語惡不情
參參風馬牛肝膽欲盡傾怪我胸中山硉兀尚不平
邯鄲樂無度短夢一餉榮靈龜怒不休暴骨千里橫
微言起我病內愧面汗騂早知天宇大豈有世網嬰
舉扇障西風洗此滄浪纓

爷澤民招飲

蕭晨散幽步不放一塵驚高崖初日吐壞道哀湍鳴
平生耽田里見此心眼明危梯屬幽徑別戶延朱甍
主人雞黍約庖煙起晨烹長鬚擧按出銀杯坐中行
擱淚寫真愿殷勤愧深情留歡更卜夜華燭吐長檠

又

蒼茫夜氣合渺渺風露清籃輿兀醉夢翩若孤雁征
老馬志萬里絡首喪其生十年飽芻豆立仗不敢鳴
自識酒中趣欣辭身後名皎皎一片心不受寵辱驚
清風悲永夜萬竅同一聲醉裏有歸路彷彿遊化城

别如老

同舟無胡越四海皆弟兄吾人雖晚接一笑蓋已傾
世亂識真態途窮見真情曳杖扣禪扃撞鐘聽鞾鳴

小窗風雨夜對此二榻橫吾身如木偶春至不復榮豈無三宿戀天雨方流行去去得首丘歸田完殘更

徙寓妙覺佛舍答又民僕被相過賦夜坐

客居厭窮獨蓬艾翳環堵莊舄尚越吟鍾儀猶楚語吾人有奇操空洞見城府相逢逆旅中霧豹初一睹拘閡賦因山避謗慴市虎褰裳肯過我崖嶠走風雨微吟對清夜破此五月暑墜露浥金莖空花墮麈塵孤燈耿籠紗冷甆罌復吐耿耿遂不眠逢逢聽晨鼓

招鄒次魏

客舍風雨交庭蕪蔭春草寥食悲王孫炊釜厭丘嫂吾人才傑立一障狂瀾倒湯湯捍滔天凜凜塊絕島奇音閑大樸妙語發天藻壁間見蝸喜屋上聽烏好蛩然聽足音自足慰衰老出門泥活活所向礙行潦懷人心不展厭亂踪如掃仲子過我廬肩輿白雲道

贈答淵侍者

沐猴著冠天所械笑唾千金如一芥時時扣角詠三生口業未除詩有債覔覔不作秋蟲聲藹藹欲盡春雲態平旦誰登大將壇一軍驚呼子老拜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愛酒淵明望白衣傳聞騎吏款柴扉為憐漁父嗚難送欲使山翁倒載歸澳句琵琶絃上落心隨蝴蝶夢中飛一杯屬我寬愁病免使黎侯詠式微

再用前韻

千騎森森響鐵衣日上銅鋃四扇扉何妨指點銀餅索直須倒着接䍦歸已邀明月三人共更看紅塵一騎飛何日淵明賦歸去晨光前路正熹微

妙覺寺適軒

古寺秋崖上清風捲半關晚花明艷艷曉溜落潺潺松笋穿堦瘦苔窠蔽石斑翹沙憐鷺靜抱葉看蜂還心以空無累身從病得閑儀曹獨何事終日賦因山

又

老厭風沙惡安閑且當禪閑蕭廷白月倚杖立蒼煙鳥散人聲裏鍾殘客夢邊小庵風葉侵薄僅數莖鮮句好吟須斷歡餘醉帽偏人生但如此何處不翛然

妙覺書事

聒聒催酤我嚶嚶喚友聲一遣青蠅汙永負白鷗盟

睡鴨爐烟滿蒼蠅喚雨鳴忝稱吾未暇一欄對僧攢

又

隱几抛書坐敵床聽雨眠僧來逢句足盜去失青氈
楚國雖三戶膝珉尚一壓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為年

次韻王子欽端午

飯筒菰黍趁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世味半隨昌歜
苦心莊長與艾人懸鴻飛不到書來少鵲喜無憑語
浪傳兩鬢蕭〻吹白髮空餘哀謝野人憐

吳益先携文見過以詩為謝

千里之馬而服輈風鬃霧鬣跨九州駕鹽拘磨三十
秋猶首尚與駑駘遊吳郎人中第一流文采絢爛珊
瑚鉤陽春白雪和者少夜光明月暗中投魯人不貴
東家丘吾髮〻青兩眸從金受玉聲相求屬鏤雙
增九地幽有夜氣出于斗牛忽然化作長橫虬腥貺
之怨何足讐一麾立斷樓蘭頭

次韻王子欽

北窗風冷〻西閣夜悄〻缺月吐半壁獨與太白曉
繞山王郎子粲若玉樹皎紛〻噲伍中特立骨崎表

清談靜炙烘堅臥鎮浮擾呼童樹高栅赤幘厭凡鳥

再和

二年客塵土獨夜憂悄〻過酒一破顏歌呼醉連曉
寸心為誰明伴此孤月皎枯柟蔚崢嶸老翁空自表
螻穿萬孔華蛛挂千絲擾白鵠逝不來豈敢更擇鳥

徐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絕句

日角珠庭秀兩眉誰家有此寧馨兒莫驚墮地駒千
里久見參天桂一枝
碌〻為生笑阿奴九齡重見此英雛千回健走非黃
犢一洗羣空走白駒

詩贈竹菴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
起滅水上漚聚散風中煙紛〻閱凋謝東海今桑田
編髮苦枯禪秀眉覆兩顴已超人天上遂稍佛祖肩
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椽綠暗雲擾〻清泫露娟〻
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壓不辭供井碓辛苦送華顛

置酒

雞〻禾黍暗空村一點炊煙帶雨昏山翁過我竹間

寺來和尙羅廷尉門老去不辭　詩酒邑邑獨醒亦何有笑語未辦供主人久客那能拒鄰叟杜陵白首尙書郎步屧春風向草堂人生意合無妍醜共此一夕燈燭光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二首

泗州南山

跳波亂淸淮一葉寄眞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胡塵暗楚甸絶境墮渺漭空城草木春戶外履誰兩悵望壺公龍乘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槳從今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揚州谷林堂

楚山多異材翠竹滿崖谷蕭蕭斤斧餘斬伐同一束燕城帶流水萬甿湛園綠遺芭駭雲錦老節抱金玉歲晩虎穴鄰舐掌方擇肉此君亡恙否應坐白報俗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客舍秋風我欲愁世塗如漆莽悠悠半生小利營錐末此日危炊工劍頭萬里窮鄕憐我老一壓小隱待君謀惘然貌赤空相對扇面令人手不休

野鶴昂昂祇自奇水鳧泛泛强隨時問禪乞我安心法住世分君大藥資使欲乘桴從魯叟不須歌鳳嘆周衰超然獨嘯千峯上一吹淸風萬竅吹

石砦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寺旁有磴道高里許循山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十丈橫絶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表神剜鬼刻不可名狀眞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一隅遊客無所爲而至迺賦詩一篇以告耆游而不知者

何人手執造化關掇此虹蜺跨兩間烏鵲塡成天上路鬼神鞭出海中山飄飄疋駕凌空舉側身下瞰千峯雨河漢滴滴聲西流風雹相纏齊萬努始信通天一門便欲睎髮扶桑根乘槎忽逢支機石拄杖直到洗頭盆嘗俊誇雄兩奇絶邂逅一聲如雷掣賓賓滄海會揚塵大字磨崖書歲月

熊夫人遣介欲塔澤民小詩戲之

墻頭鄰女三年望戶外文君一笑寵欲得賢夫嫁張耳此眞佳壻是羲之定知不折飛梭齒似說光齊舉案眉不信侯門深似海水流紅葉謾題詩

題鄧次魏青蓺臺
讀書非貴嗜吾子喜欲迷十年費膏火虀甕笑書癡
磊落載五車望海無津涯嬰纏如秋月一出照耀之
冥搜理窟邃妙解鋸屑霏胸中九雲夢百怪見堫峷
拊抃出鴻寶鑄金作馬蹄神光發中夜太一秉青藜
静老容安菴
離〻風中花深落任所之泛〻水中萍流轉復在茲
静公湖海士世網那得縻獨有鐵石心不與燥濕移
巢肩繞靈鵲搘床餘老龜叵〻了官事應解笑兒癡

二

又
雲噓翠撲簷山擁青入戶祇樹給孤園桃源武陵路
一逕振履遠不復乘盃渡倚墻捫風坐揮麈送鴻去
水涵樓影交風欲花氣度把茅便有餘不要黃金布
静老通幽軒
諸峯倚崔嵬衆壑隱奔峭寓目欣有契會心領其要
開廬結茅竹代翳斬蓬藋此君亦可人王之畫始妙
風甜翠相倚月吐清自發窈渺非世音鸞鵠中夜嘯
煙塵閣北闕烽火被南徼便欲老三閭終焉隱箬釣

次韵王子欽秋懷二首
白汗翻蒸浹背流清颯一掃破除休楓江湛〻氷壺
月梧井圜〻玉露秋蟋動巧闌床下闢駒跳首向隙
中留南山危坐高稜見杞國匝〻室我憂
愁邊種〻關心事客裏紛〻見俗情雁折西風離思
亂烏啼殘夜旅夢驚江河風景悲南渡家室倉皇問
北征滄海横流安稅駕一掙從我任平生
秋夜三首
山寒葯瞑姿摧老帶濃瘦蘭摧桂亦折往〻歸其根

廿

萬籟各收聲〻一氣中自存彝斤無可〻斷尻駕不復奔
孤光照獨夜月落低金盆
金氣天與高燈燼宵正繁騎蛩露下緒潛虬浪中翻
幽人辭清夜一笑空罍樽遇勝獨心請了〻見目存
但憂兒輩覺難與俗人言
家〻犬吠村微月耿黃昏雞豚市井空帰豹屋宅尊
元龍百尺樓獨跡誰與論濁聖且復中愁魔自驚奔
拜鉄歸去來稚子候柴門
秋興

雲族正南驚日車遂西沉倚樓孤客恨伏枕故園心
啣〻蟲造哀交〻鳥遺音危坐百感集我何念之深

妙覺寺三詠

木犀

霜葩翳老青槃〻留壁下璦樹一時新肌冰敵姑射
光風泛月彩芳氣襲蘭麝幽人三嗅泣採蔫不盈把
芙蓉强爭妍刻畫粉黛假對之若為容愁紅面如赭

樹旁有芙蓉數十本並開

梧桐

高梧傍層樓隱翳崖寺古森〻露井寒蔭此六月暑
秋風動地至柯葉遽如許依〻別故林黃落半粘土
凉蟬不復栖驚鵲時自語一夜繞空枝愁絕兩翅羽

芙蓉

沙際漾淺碧竹外嵌欹深紅晨光發穠麗醉臉酣春
融欹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〻泣朝露摵〻隨多風
顧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舉酒酹其根明年何處逢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廼至一寓道觀三止僧
舍皆弱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妓原寺

稚子廖門立老僧迎客入湛〻玉甃寒啣〻銅鉼泣
小軒風雨過窗戶青紅濕晚花發秋妍黃蜂正衙集

化度寺

失路迷千嶂投休借一枝扣門竹西寺立馬日斜時
矍鑠僧窺戶睢盱犬透籬定知嫌不速明日與君辭

栖霞觀〻在麻嶺之下

雲表朝飛屐松殘晚駐鞍破扉聯白板稿項繫黃冠
徑雨喧風篠汀沙立露翰小窗床坐好對此百憂寬

三山寺

斜日半窗明無人獨捲簾風鈴時自語雪栢老終青
立鶴參差見微泉斷續聽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經

又

異縣久為客窮途飽所更對床雲伴宿曳杖月同行
到處身如寄看山眼更明平生飲中趣酒賤且頻傾

江西多飲紅酒獨新淦市酤稼花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為太學諸生別後
二十六年余旬邅道清江襲明逆余于新淦之

洲上蒼顔白髮大畧相似感槩之餘飲酒賦詩
以爲笑樂襲明筆力雄赡操紙立就凡六十七
必用前韻余維和者十二篇云
巳弓墮甑一時空夢斷南柯午枕中便有椅婁追北
海更無塵土汙西風騎牛懶卧山中相失馬來青塞
上翁從此卜鄰成二老雞豚社酒與君同
龍媒去盡馬羣空一曲陽春在郢中浩浩百川齊赴
海蓬蓬萬竅總號風誰憐楚國沉湘客獨有商山避
世翁閭里應容投紱急風波千里一舟同

再和

鳥啼鵲噪晩庭空並舍相呼入酒中逐影鼓盤夸父
日披襟聊快楚王風午夜泣卧悲游子鳩杖歡迎愧
老翁笑我獨醒成底事一丘之貉古今同
沙平雪漫水涵空路入千巖紫翠中村遠微明漁舍
火樓高斜矗酒旗風可憐方外狂司馬來伴田中一
禿翁南北相望三十載心期不改斷金同

再和

瘴雨蠻煙埽地空衆星環列拱天中豹章尚隱南山
霧鵰背將搏北海風麟閣似閑登漢將鹿門猶自卧
龐翁低回莫負平生志冠蓋風雲萬里同 甞促數勸襲明出仕
夜鶴悲鳴蕙帳空一身竟在百憂中驚霓尚喘吳牛
月短翮甘隨宋鷁風且與龜魚爲地主不將鷲鴨慳
鄭翁超然世態誰君似蘭菊春秋自不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平生情見有司空腸斷蘇州一夢中此夜相望千里
月他年應恨五更風坐中不樂無三桀 侍兒之美桀爲名 客裏相
逢祗兩翁憑雨作詩更蕭瑟小窗寒夜一燈同
錦堂蓮燭夜燒空喜笑烨連繡戶中塵繞梁飛歌白
雪薇凌波去舞回風投梭且莫驚狂客卻肩何妨酡
醉翁青鳥殷勤問消息留兒滅燭許誰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晉陽之戈倚半空誰能一卻日再中驚回十二巫山
雨水隔三千弱水風瘦語尚傳黃絹婦 嘉會侍兒以紗爲名 多情
好在紫髯翁謫仙尚有杯中月獨舞婆娑醉影同
哀弾已逐夢雲空錦字參差在眼中應似飛花含結
子任教柳絮亂隨風留春不住無替子隔水遥看有

杜翁無那丁寧花鳥使丁香偷結兩心同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飲痛瓊艘百枕空參横斗掛月當中不愁馬上衣沾
露且看尊前幘墮風未辦清歌娱醉客莫將強韻壓
衰翁悲歡冷淡君應笑注苑傾銀一體同
繪出金盤放筯空一時酣卧醉鄉中翁臕聚泛菊亭
月琤琮鎗鳴閬苑風顛倒青綸容老子淋漓紫綺看
仙翁詩成快寫鮫人　萬顆驪珠許許同

何嘉會以侍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浮蒼究〻兩眉長瀉碧泓〻一鑑光山海相逢非滾
語小孫明月嫁彭郎

長樂寺　嘉會當置酒餞歌姬於此

層梯倚天碧細路連草莽蕭〻青松門秘此林下鞍
輪囷老樹姿偃蹇怪石狀中有蓮華臺迴出諸天上
空堂卧鍾鼓古佛睎龍象飛泉漱石除夜半發清響
雲抵雪浮〻柳動春盎〻超搖萬里眼更欲鑱疊嶂

又

萬瓦冠松壁千章鎖雲莊故人置酒地清夜燈燭張
破壁挂月闕道笙嚙風廊妖歌侑四坐醉卧錦瑟傍
寂〻花絮亂忽〻鸎燕忙雍門已陳迹餘音空繞梁
我來久徘徊驚呼首一昂老僧獨依然坐對柏子香
何嘉會餞愛姬於此呼字當作去聲

志新遺兩介致書銘以巴源帶黄甘珠橘大栗
鵝鮓鮐蝦為餉戲作長句為謝

巴江新橘萬穀皮稽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里特寄
我落筆究〻天授蒐娣囊丹果十襲包爆栗飛爐石
火敲紅鹽著樹落青子香霧噀手披黄苞蒼鶖無羅
見菹醢若洞灌之光五采蝦蛇久已成枯腊只尺波
濤渺江海家舍爭席紛滿前饋羹不復五藥光殷勤
重餉有吾子兩夫荷擔頳其肩

蜀妓新寨從何純中請左氏戲呈純中

解經求高閣摧卷有三嘆朱絃久零落鸞膠續其斷
英〻左阿君獨唱音節緩故是我輩人吹簫得幽伴
先生擁絳紗弟子森柔幔一揮斷鼻斤便舉齊眉案

嘉會飲餞愛姬大慟而别

小窗危坐若為情曳杖穿雲取次行蕭寺試來攜手

處陽關已作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曹相慟哭那知見
賈生坐上誰人最愁絶江州司馬淚縱横

遊鐘石寺問名寺之因老僧指門旁石如覆鍾

状賦詩一首邀何襲明登仕同賦

月斧琢朣朧團欒覆石鍾連絡青雲根點注碧蘚封
補天記女媧移山詫愚公當年偶遺漏墮此草棘中
奇礓久淪蟄化出金仙宮老僧慣見之笑視瓦礫同
礪角戲鳥揵迸火敲青童摩挲問亾恙千歲今一逢
堂〻張茂先扣以蜀井桐噌吰振林莽叱吸萬竅風
頃洞衆壑滿吼徹九地通狂奔竄幽題驚怒拔老龍
豐山霜霰零彭蠡波浪春一鳴固有待寸莛那得攻
水曹筆五色東序羅笙鏞辟易四坐傾蹴踏萬馬空
偉兹抱奇音伴我窺靈蹤賦詩逥不如露草啼秋蟲

宜黄尉李集義遺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三年看南冠兩見芳歲新朝為蟲蛇侶暮與鼪鼬鄰
行隨木工坐卧對竹夫人獨有金石交不廢風雨晨
書來一弔屈我已屢厄陳賫〻爨下桐敫〻轍中鱗
緪以朱絲絃故之碧海津窮途得重惠肝膽大輪囷

雪

嶺雲亂擘絮屠雨收斷緑萁神擁前驅萬虎集傲霰
土峯忽崔嵬炯若簪出弁衣稜森欲起眼纈醉復眩
屬國卧餐氊含糊不能嚥
喧䧟湊六合酒洞咽羣䕶餓鸞江海懸坐覺虛空隘
包藏失地險漏漫見天大嬋娟自一種巧麗窮百態
獨餘古栢青正色老不壞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目録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題硤江蕭氏菴二首
思賢堂
宿善法寺二首
再賦二首
天長寺
次韵王子欽雨中
鬱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
再過天長寺二首
利見置酒燕超軒
分宜道中
宿袁州城外
萍鄉縣
安仁縣
衡州酃泉亭
即事
回鴈峯
浯溪
磓巖
磓巖寺
靈泉寺
次桂州
桂林山水奇麗妙絶天下十詠
八桂堂
七星巖
栖霞洞
來風亭
龍隱巖
曾公巖
雉山巖
永寧寺
西山超然亭
虞氏隱居
翠屏洞二首

飲脩仁茶
九日次獻花鋪
入象州界
到象州寓行衙
南山寺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
題象守坐嘯堂
別象州陳守容德
雒山寺青羅閣
蒙亭二首
七星觀
發桂林
北歸過永
皇妃嶺
過衡州
宜春臺
西齋
再過曹山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

塞雨吹黃屋胡星照紫宸龍沙萬里去燈市七年春感慨丹心折悲吟白髮新孤臣卧江海老淚滿衣巾

又

金地三千界珠宮十二樓人行仙佛土春滿帝王州邂逅羣雄擾消磨百戰休傷心歌舞地錦纜起汀鷗

事見杜子美秋興詩

氷雪依春盡雲山發興多微吟愁獨夜小立佇斜河社鼓村村急樵青處處歌呼僮埽月榭不飲柰明何

題硤江蕭氏卷

雪屋清如洗雲崖翠作堆破扉風自掩敗壁雨先頹野色初迷柳林香尚有梅滄江千萬頃一鳥鏡中回

又

雲逐歸心亂山隨望眼賒踈林欹晚照淺溜咽春沙客路三年過僧窗一笑譁此生安稅駕有地即為家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從學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

扁榜銀鈎動褒題袞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蚝附僟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濱鯤

又

扣園閑蕭日栖庭放鵜騎碧油來拜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

堂中有李伯紀徐師川詩牓

宿善法寺符深字

野寺知名久歸鞍試一尋亂山迎晚眺萬木拱春臨遐想超神界安禪見佛心時参鼻端白趺坐息深深

又

雪漲春江動雲歸暮鳩深巖栖剎塵不到禪几老雞棲野虎風主禰袞猿月伴吟荒雞鳴五點說盡落凡心

再賦

水繞禪龕淨香凝古殿深讀書不求解尋古聊自斟塔鈴已無語匣琴猶有心獨謡西閣夜風滿使哉襟

又

愛竹門可款命車室初尋鳥啼春院靜人語夜堂深

鼠跡留僧鉢蝸涎流佛金鄰翁笑相命春酌夜沉〻（四雲翔徒 政道爾）

天長寺

江行蕭家峽路入天長寺流〻千步廊植杖聊一悄
山對逐客愁花濺寒食淚提壺苦勸人何物關汝事

次韻王子欽雨中

夢斷行山去詩成急雨催霏〻噓谷滿閃〻映空來
出岫非無意爲霖信有材故園小桃李昨夜一時開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留讀數過掩卷太息
賦小詩歸之

鼻祖有殊相（事見家傳）耳孫信多賢閱世已黃壤傳家尚
青氊妙語今作者生氣有凜然便須勒蒼珉捐此字
樹邊

再過天長寺

巖姿霽天巧地勝延涼光鯨怒四海闘蝸蛙一身藏
逃空直樂見慰寂幽夢長燈暗不復續卧看月侵床

又

山立起平案松偃卧枕岡尚憐桃腦小已見麥頭昂
撿事閱兵氣逃禪入醉鄉平生湖海興一棹付慈航

利見置酒燕超軒襲明賦詩次韻

杯行到手莫留殘忍聽金鐘吼夜闌紅雨亂飄花帽
動碧雲吹斷玉笙寒破除孤悶千痾散蘚苔良圖一
笑歡老去便須勤秉燭對花渾似霧中看
竿大鶴衣對懶殘銅餅泣雨又更闌臨流洗耳真堪
笑映雪看書且耐寒共惜分襟能幾日直須把酒罄
交歡風流喜見佳公子未信窮途白眼看

分宜道中

老牯挽犂泥沒膝刻〻青秧鍼水出大麥登場小麥
黃桑柘葉大發滿筐蠶鳥初呼聚儔侶繅絲百箔闌
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盧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徙針廨舍

宜春客舍無一床古觀獨眠不能夕破屋穿漏人雨
立空林嘖〻坐夜續青袍白馬郡督郵晨門過我鳴
前騶不求五斗彭澤米且卧百尺陳登樓

萍鄉縣

雲夢青丘蟠楚藪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頹百戰

餘舊事流傳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陂突過黃
狐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寞鳴蜩嘒高柳江湖一夢
三年久慰我漂零一盃酒犀盜須降漢赤眉故侯辭
作秦餘首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
敢居三年矣縣尹常館過客于第中賦主人避
地行二首

主人避地卧荒村道傍故宅今仍存烏烏呼風白日
靜藤蘿挂月蒼煙昏壁立剖鐵千步垣客子不敢窺
其門一時勝事那能說撞鍾擊鼓行金尊
華擾翠桷刻蛟螭蒿艾不剪與戶齊野鼠羣行晝躡
壁山鬼一脚夜據扉胡騎埽跡今已非官兵縱暴來
無時干桂耽耽 四壁立主人避地何時歸

衡州鄭泉寺觀競渡

噴雪怒相持拔虹貫其中張頤嚇北客拍手笑南公
固自輕一死終然鬬兩雄踟蹰倚山閣得失諼雞蟲

又

健捷兩首尪舥沙百足蚿擊水羣蹤動起風一鳥翩
壯心殊未已怒臂欲無前亦有旁觀者踟蹰奮兩肩

即事

落日拔林去低雲貼水飛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風肥
重倚麈揺歌清繞妓衣城南多勝事何必閬中稀

回鴈峯

三年蹉跎憩一命抵豺虎悠悠故園心萬里崖嶠阻
祝融方司南巨嶽鎮全楚滄浪青石壁白日灑飛雨
參參蒼梧帝舜斷沽二女瑚斑竹上淚濺血今如許
況文弔湘纍魚莫得死所寂寞千載魂故物但角黍
吾生將安歸墮此瘴江浦逐臣正南遊倦鳥已北翥
致身秋崖上萬壑赴一 干戈浩茫茫 安得 翅羽

愚溪

羣休眩鹿馬獨覺辨淄澠蠢鳥豈知道斷尾畏為犧
草木詎有靈衛足不如葵智囊樗里子癡絕顧愷之
成壞繫所遭何必陋非非傷書天下士失身蹈危機
一斥卧江海南冠繫湘纍不思蛇起陸使作馬 栖
遲智以為愚更欲名其溪溪 山清可厲溪上碧相圍
石底行翠蚪煙中抹脩眉一朝續息定白日斷履綦

叢祠翳篁竹秋風生絅緣〻〻（應作：緣凜凜）坐千載避世真吾師故物不可尋山川尚華滋永懷西州動興言北山移欣然解其會了〻不復疑獨醒亦何事哲將餔糟醨舉酒酹一觴究〻度兩旗蕉黃配丹荔敬此迎神詩北山謂愚公也

礁巖去全州十五里

日上千峯亂風涵萬壑秋兩崖折天罅一水瀉巖幽絕峤飛橋過尋源秉炬遊倚空翹翠葆激石走蒼虯岩中氣蓋老樹攙天立夯雲接地流壯懷開浩蕩病骨聳颼颼皓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人與說似勝事滿南州

礁巖寺

千松夾道直一水抱村流清絕小叢林繞舍竹脩〻老僧慣見客壞衲雪滿頭野莧折哥芭哇蔴剪新柔瀑零五管去避逅一笑留詩成寫君壁記此夢中遊

靈泉寺

窗戶遥開紫翠間小橋獨立聽潺〻意譜獨有清風共興盡聊隨落照還但見虛童蒙白恰且無瀧吏發騂顏風花雨葉元無定何必區〻戀故山嶺外虛市人大半以白恰裳者

次桂州

過嶺逢人問象州瘴煙如海蹴天浮三閭逐客何將到八桂宜人且少休

江上煙雲翠作堆倚天青壁雁飛回神州一望三千里不是南遷肯獨來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訾家洲亭粗見其略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諳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于巖穴之下窮林巨壑近接闤闠之中遠不過城闉之趾居高望遠參雄闢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紀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橘中隱南嶺桑下蔭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跡今未埽英〻八桂林屹立表衆草名隨五柳傳壽侍三松倒南堂駐金節伏劍收蠻獠〻立萬馬攢〻卷十纛元戎領客來小摘羞澗藻醉緬亂繁花移來掙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汚脩門簪橐侍帝垣五雲深裏窺衆星拱以繁
一坐牖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鍾鼓昡昔聞
星圖煥斗極兩〻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閣
日月起可扶參井立能捫誰當揭其柄為我酌瀛尊

栖霞洞

飛仙巢三山弱水環四溟誰知黃茅嶺自有白玉京
獨曳一枝筇枝空工青冥蹭蹬墮入桂石閬化七星
幽〻炬火然異狀不可名畫天蒸雲蓋捧地翠羽屏
已無俗士駕上有遠客經敢言居夷陋妙絶冠平生

來風亭 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右大暑時有風出穴中冷然如冰雪旋體不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清少隱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萬樹張大傘千峰卧獨龍形雲覺天
投老落蠻嶠賜死愁吳儂風流貴公
蒼崖拆天罅中有萬里風習〻駕兩腋飄〻落瓊宮
草木彌芊蘙澗谷酣笙鏞技我快哉襟誰能辯雌雄

龍隱巖

跳波觸石喧古木抱崖擁老蛟壓泥蟠〻一笑作潭洞
孤峯起崢嶸哀壑浩呼洶腥風噤蛙淫凍雨落毛氄
欒〻句畫異犖髮立盡聳昇氣曛日黃縮爪但陰拱
悠然四大海歛此一毛孔安得化為霖蕙無有老龍
時禱雨未應

曾公巖 曾子宣丞相元豊中守桂林遊七星山始見此洞茭薙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布磚甓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為橋以便遊者號曾公巖

羣峰依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敎紫玉珂雨暗青絲鞚
相君千里目渺〻孤鴻送披雲覩天巧鑿翠出巖洞
中空貫長虹側立剖大甕究〻卧石梁欲起 地拄
玉棺已上天甘棠有餘誦獨餘澗底泉時與幽人共

雉山巖 昔有僧結菴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日一集聽之至終卷逆去率以為常忽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產子脅腋間尚餘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碩石群首肯老松聞肘回野鳥集隅坐聽法時一來
山僧古佛徒一龕寄巖隈哀此墮卵伏照磔妙奪胎
休去復歌去哌々見啼孩獨此頗膓餘斑々尚精穗
精通日月貫義動金石開異事垂千年仆碑卧蒼苔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荊廣時其子
實所營也閱二百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
狀貌魁梧稱其閣云

一念去來想萬象起滅境方寸　所營可與天地永
五季日尋戈四海壞沸鼎奕方一旅定峰冷夜微磬
梯空出高營飛閣冠五嶺照耀人天工變滅彈指頃
故物二百年虎死尚炳々小立梯曾欄鳥聚落景

西山超然亭

危區翳榛莽地瘴藏百怪西山何軒々拔脚風塵外
中藥一綠蟠側立兩壁對旁連九疑高遠接三湘大
孤亭坐林杪俯見飛鳥背蹺方注二女崇魁巖四罪
誰去君因拘故自脫天械飄々思凌雲萬里風雨會

虞氏隱居雷守虞洗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
山環立二水交流遊客過其下皆有志歸與
卜鄰之意

山色洗眼青還見蔡翠重江光照肌白磧作冰雪容
問誰三間茅散我九節笻江聲過席上山影落杯中
主人樂忘歸卧聽鼓角雄點撿蔽薔痕襯班尚苔封
寂々春羅月蕭々秋桂風何日賦歸來庭前撫孤松

翠屏洞

團衆千峰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烏雲睡作堆
倚松真澷爾藉草亦攸哉更有陽臺雨朝々暮々來

又

千仞翡嵯峩織々翠錯磨霧鬟蔘碧玉風慢卷青羅
鵲喜窺人語鸞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彿襪凌波

飲脩仁茶

烟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頳兩肩弛擔息微倦
岩飲初一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着齒得瞑眩
昏々嗜睡翁喚起風洒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
事見臺仝茶詩

九日次獻花鋪李衛公貶海外道過象江豐女獻花於此

古路三叉口青裙兩髻丫更無陶令菊空想衛公花

破屋堆黃葉清紅綠白沙殷勤邀一醉盞酒壓梨楂

入象州界

須賈之罪髮可數張儀之舌空存以身償怨今如此不死投荒感上恩殊俗若爲投綫意故交何處問寒溫多情鳥雀真幽伴莫遣張羅翟尉門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携酒見過

萬里南來亦偶然一杯相屬豈非天直從尺五城南社行盡南陽路八千三夜故人應入夢五年家舍有誰先使君還　花閒馬欲伴愁人到酒邊

飣坐黃甘擘手香堆盤丹荔照人光莫辭蜑酒一壺赤會壓瘴茅千里黃未省讒言遣薏苡直將空腹飯檳榔酒醒夢覺知何處樹影參差月滿廊

南山寺

千丈雲根蔭此邦沉沉寒影臥秋江潭空映日蒼虬動煙暖翹沙白鷺雙夢覺灘聲喧客枕吟餘竹色滿僧窗詩成絶叫曾樓上聽我洪鍾萬石撞

安心受藥本非禪遇勝欣隨意所便嚼蘂拈花身老矣穿雲涉水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憩僧窗借榻眠寄語排言問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石下皆飲此井

雞號更五點衆星尚煌煌殘燭半吞吐宿酒疑在巵碧井陰修梧林疎月汪汪嶠南瘴癘地飲此氷玉光晨瓶出雪乳一漱病盡涼衆汲欲盡反甁尊得細嘗

題象守坐嘯堂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薰以香自焚投鼠器必傷曹侯百世師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擾之尨機蹈潛弩蠹吏冠虓虎飛走豈不高擇足墮細罟使君古太丘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嘯萬壑秋棠陰日轉午風簷翠交舞問道舍蓋公誦詩還何武渭水占熊羆萬里苔毛裏試磨南山石更草中興碑郡有南山石壁數百丈屹立江水中如浯臺

别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迢家萬里奄奄命一髮使君古丈夫興衰在縲絏平生風馬牛舊識比鷄鶩欣然一笑粲彼此百憂結皇恩下天扉淚泣孤臣血行厨洗玉盤載酒勸傾庵珍問五精餅字欣千裂

從容令未遑班草　一訣何須更秉燭端是夢中別

雞山寺青羅閣

壁村避譸三年過野寺尋僧伴日閒小檻吹香花漠
漠斷崖潄碧水潺潺挽柳葉底秋聲滿楮子烟中午
夢遠便擬買舟隨釣叟一蓑烟雨繫滄灣

蒙亭

小築三間足雄包萬象并逶波通極浦落日抱孤城
小語千巖應長歌百壑驚坐看水簾上漠漠晚雲生

又

落拓詩酒伴踈慵粥飯僧空胸開遠抱拄頰見高稜
鳥倦猶聞語蛟寒正可罾一區如可卜吾不傚陳登

七星觀

丘壑心猶在筋骸老可憎倚筇欣小憩攬屐看先登
神馬何須駕尻輿本自興九閽通一路欲躡嶺雲升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餞于甘棠渡口

行盡海北天芙指湘南路使君載酒移擁節東城駐
前驅千纛直縱獵萬人呼塵流翳白日十里映黃霧
何人儼迎我一葦横江渡渺渺倦鶴翻相隨歸薄暮

又

洶洶號萬竅颶風吹海渾冥冥蔽一天瘴雲埋日昏
南荒底日所黃茅三家村誰云花解笑但有鳥能言
謬恩辭南冠歸路首北轅酒行可以起稚子候柴門

北歸過永永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三湘陌上逐臣歸萬石亭中送客時拄杖投棒行茶
蒼汲泉磨蘚看題奇天傾五色遺榻補谷變千年出
峴碑何似蹊邊小桃李向人膏高出風姿

皇妃廟

濯濯漱壑泉巖巖倚天石扶蘚上秋空一縷挂絶壁
胡為乘此險登　風雨夕千金戒垂堂寄馭且莫叱

過衡州館于郡齋時太守裴夢兆督役城上

萬鉢風雨集三令霜雪嚴適發半閭左罷春亦兑針
大事難慮始投艱宰復占君看執朴者端是邑中黔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聞說宜春好曾臺試一登隴泉悲瑟瑟松雪見層層
孤絶煙中寺微茫樹下僧詩工傳寫妙不數畫師能

西齋

二江戎馬後宜春獨稱雄重垣抱金柅巨壑跳玉虹

使君師齊相佳處在酒中百脉倒春釀洗盡瘡痍空

西齋置一榻時有客子從我來亦無事新脫楚市春

伴值呼浩然鸞坐得孟公歎賦看倚集鼉鼓鳴逢逢

再過曹山示如老

不羨鵰南運聊隨雁北還捫天上何須把雪過曹山

偶列萬里去重來一夢間觀河見如昔雙鬢自稠斑

書山在何

崗之下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一丘黃壤卧龍象光氣輪囷夜斗邊長史　壇無舊

物拾遺華屋有脩椽鳳麟毛骨皆如此水石風流尚

宛然亭下不生閑草木簉龍無數欲參天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作

詩寄之

前路水雲嚴過家梅柳動故人一笑隔千里夢遶夢

夫君具眼隻閱世妙百中嗜好如酸醎不與俗人共

我老卧瘴氣稚穉饒夫衆敗顧誰見收乘桴子宜從

歸袖風中翻翩若孤雲縱慇勤三日別折柳天下送

那知漢網疏欲問周鳴重江皐兩牛鳴寒壑萬弦控

終當受一廛竟欲鄰二仲請師樊遲圃共抱漢陰甕

詩

送王俯道赴省試四首
過臻闍棃三首
送智海上人二首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示相者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
次韻王次之龍圖四首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次韻德發驅虎
讀沈德潤詩卷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爲謝二首
寄題錢中仲涑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芳美亭
遂初亭
適意亭
寄題胡茂老揺落横山堂
次韵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湖州道中
望道場山塔
早發下若
東山
横山堂
荆谿道中
題谷隱二首
送張牧之赴南昌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
臛菴
送徑山僧
過慧山
王佐司致政遂卿二首
過臛菴
華亭未師實中大燕超堂
洞庭沈氏園亭

洞庭善慶堂
華山德雲堂
講堂
拆玉崖
興化朱公大卿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
青寵堂
別雲閣茶
送僧慧微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于汝川記可游者九處
瀅巖書堂
洎湖津
煨墓石
多寶院
梅仙津
金石堂
懷賢菴
積翠樓

甘陂莊院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二首
和張正民通守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少逸登第還里中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兄新篇
題重巖五至堂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
章席祖巢雲閣
題李營丘畫
寄題莫謙仲山居四樓二首
山居
西樓
過碁山方丈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題虎丘劍池
吳門道中

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

龍援已可屠鵽堅今可攻不辭千金費莫計五石容
藏器古有待用大難為工平生不龜手佇此一戰封

又

千金市駿骨想象不可逢安知轅軛下碌碌卧肉駿
天廐四十萬一洗凡馬空葉公莫驚走始信有真龍

又

秦俗自擊缶齊人善歌吹竽寧聞牛扣角莫奏鳳將
雛獨唱誰能曉爾天和欲無中郎非俚耳為辨爨中枯

又

殖绊拜勇爵儒冠壚溺中可憐毛錐子嶢〻尚争雄
夫君口擊賊陳言賤雕蟲行矣立談間可折萬里衝

過蔡閣黎三首

龜肌鶴瘦老臞仙壞衲穿空雪滿顛無數巖花開自
落青山相對獨依然

壽龍遠舍主珠〻白甲蒼皮十抱餘當日青〻折釵
股如今老節已專車

便莫將心到處安小窓趺坐兩蒲團芋魁半熟通紅
火鼻淨垂頤對懶殘

送智海工人二首

大師興趣在江湖拄杖扶行穩當車若要詩翁談生
活穿雲涉水到西徐

折鼎支磚日半欹拾薪乞米為朝飢昏〻一點炊煙
裏見我邯鄲夢覺時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松竹騷〻繞舍鳴沙頭一夜雨連明衝泥褁飯澆新
冢野哭千雲共一聲

白恰排肩上冢歸飢烏攫肉紙錢飛東家已改清明
火一點炊烟上翠微

示相者

漢璧寧聞通鉞死秦黥自统布當刑侯王將相元無
種試向人奴覓衛青

茱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潛心之北窗凡三
年而别〻後三十五年復相遇於荆谿胭山之

下蒼顏白髮互相驚嘆追數一時同舍生在昆
錄者十八九獨兩翁亾恙耳方藥室山中以老
焉將與時發杖往來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邇
賦詩爲之先
簪盍書龕夜話連講肆朝昂宵初一睹歷塊已先超
竟卧盬糲老終遺覺鼎焦月分千里共波折兩萍漂
卷地胡塵合彌天劫火燒途窮歌兕虎巢毀賦鴟鴞
稚子開一徑先生守一瓢但空囊似腹莫折磬如腰
憒憒樵風過袍斑釣雪飄蝸盤擣　縮鼠慧看鬢搖
息雁吾何算松筠子後凋共憐身獨在相視意俱消
負擔投炎海全生託聖朝那知龜是鼈已見鵩如鴞
楚玉兢三獻堯雲煥九霄啼烏占夜喜啼馬弄風驕
便殺雞爲黍休尋鹿覆蕉並鄰如可卜半道不須邀
汲井澆蔬本携鉏蒔藥苗千端身外事一嘯醉中囂
蟻泛蓮垂葉魚烹柳貫條往來成二老隨分各逍遙

次韻王次之龍岡四首

撥雪披雲粥面濃三杯困卧北窗風悠然一夢南柯
去千騎鞾刀帕手紅

蕨芽戴土笋穿叢青子森森褪小紅與物無情吾老
矣如今休恨五更風

青梅著子欲生衣始見穠紅觸眼新李程蘢璞俱埽
地一枝獨自占餘春

一種奇葩絕衆芳獨來當戶見鉏傷猶堪幼作幽人
佩獨步脩門擅國香

詩示天寧晧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來香一瓣恭爲佛陀禪
霧沐山藏豹風餐葉翳蟬寥寥千佛後又見一燈傳
哲宗皇帝筆寫晧老從佛陀禪師得法于禁中延春閣錫號程燈云
有地迷銅馬無心待玉魚半賦今可矣龍耳欲何如
荷鍤千巖去逢饒十日餘殷勤古松下爲割壑中書
晧老嘗亾兄卜地歸卧牛山石穴未定故有龍耳之語

次韻德發驅虎 時太守鄭作肅

三窟憎狡兔兩端忌首鼠含糊有前郤遺患在養虎
操刀貴立斷坐見皮寢處應須下車捋不待探穴取
恢恢天漏網洶洶國破斧驚呼咤萬口走避空一府
長圍起伏虛尺箠下要敵迷行出漢闈送死入鄭圃

夭亂保尻頷童兒聚儔侶枯顱歸閣求敗薛寔庭旅
寧堪裹馬革但恐污牛弩三害古所患一死誰貰汝
緣林亡　命首禍自呂母師行費千金城壞墮百堵
踞鞍解欲消囊笏𪒠誰狂要先摩鋒戮未快一虎去

讀沈德潤詩卷 時沈寓金沙寺

繫馬門前柳撲鞭息吾駕青林合扶踈木杪抗風榭
沈郎天骨清眾埋立蒿華閉閣卧讀書一榻過僧夏
尤工五字律句法窺鮑謝無窮真炙輠有味乃食蔗
我老復何為齒髮日夜化寅緣葦間見村醪起一咤
懸知擲地響自欲補天罅坐令長安紙頓起千金價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潛泉不到一周星膝上郎君得我驚大府潭〻真老
相長淮滾〻舊家聲湮洼墮地須千里窮髮垂天佇
一鳴莫遣畫蛇安兩足宮袍賜錦待先成 李公恭天錫舍人之甥

金鍾吼徹曉霜清瓦釜如雷不敢鳴欲識呼盧真彥
道試吟石鼎調彌明牙籤萬軸撐腸滿金粗千篇唾
手成堪笑韓公太多可浪傳侯喜有詩聲

寄題錢中仲漆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昔年隱君子去脩地下文王棺竟不返幸樹十里春
哀哉抱長思慟哭蒼山根腸回日萬周縈此三尺墳
傷心閱黃壤矯首望白雲〻去無處所淚濕冢前蘚

芳美亭

離〻陌上花春到錦營中工家千騎出竟天曉旌紅
故園已陳迹風流餘此翁渺〻山澗曲披〻煙雨叢
種花今著花千歲貯春風錦綉裹山谷遺民悲故宮

遂初亭

行有叱馭難坐有垂堂畏莫驅几折險輕用千金貴
為爾聊爾〻興盡我輒逝平生慕未遂肯汙薛宣吏
清曉拄笏坐西山有佳氣一笑食蛤蜊寧復知許事

通慧亭

硯〻錫為骨瘦脊盤九龍中涵千斛乳連絡萬竅通
漆塘枕其股　飄迴不供詩翁虧天巧妙契卑錫工
青林破蒼玉碧井卧白虹他年一杯酒配食桑苧翁

寄題胡茂老樞密横山堂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　並含百泉通
我公擅一壑曾雲生蕩胸放神八極外坐駕兩腋風
峩峩十二鬟半出廣幙重脩眉畫新就一抹翠埽空
欣對愜平生似為悅已容百金置酒地窗戸浮青紅
高陵枉芻見採菊籬下蓬　坡逗千丈横絶垂天雄
日麗鶯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
大句琢天巧　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
天王駕群英長轡係九戎安知横山下一榻卧老龍
功名方嶌來龜筮兆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兩穹崇
西州歸謝傳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慕鬣海生埃霖雨方資命世材此去謝公須强
起誰令陶令賦歸來追懷玉笥三年别指點薌林一
笑開大舸横江日千里憑誰倒曳九牛回

湖州道中

望道場山塔

碧玉旋螺插暮烟遥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頭
路一葦横江浪接天

蕭寺知名四十年身投蘢檻到無緣行人指點松間
路正在孤雲落照邊

早發下岩

宿雨乍收山氣斂清風欲發曙光寒紛紛鳥動行人
起百尺浮圖水底看

東山 在臨安縣

千章古木野山椒誰與高僧共寂寥珍重庭松寒不
死蒼皮老榦雪麥腰

横山堂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嶒稜倚半空幻出生綃三萬
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歸
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溜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
客待看成陰合報時

剡谿道中四言送僧

老蠶上箔倦鳥投林牛閑人卧蘩麥交陰孤舟繫棹
綠漲一尊好風徐來清和滿襟舉杯屬影伴我孤斟

老矣鍾儀尚操楚音高山流水寓此琴心上人問我何念之深

題谷隱

碧瘦嶻千疊清深瀍一篙紅輕花似肉綠細柳如絲句好無强對神超有獨遊葦閣青蒻笠髮鬚見秦逃

又

露濕芙蓉晚風甜摘柚秋衣中紅影亂尊俎翠光流壓晴迷三馬陽驕喘萬斗五湖烟雨裏不繫有虛舟

送張牧之赴南昌

青山獨熱並西州沒馬黃塵接地流度亮南樓應有待薛宣東閣可能留官閑端為三升戀興盡還從五斗休繪出金盤堆白雪秋江一葉認歸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某與李野從周錢於松沛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一笑亦可喚呼朝駕戎軒挿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石緩神光射斗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章付雷煥

躍菴

落日催行客馬上振短策觸途眉見赤塵俗眼生白安知青林中有此江上宅決背破天藏盪胸納空光一奩注寒晶表裏洞八窗風水自吐吞噴雪忽滿江躍翁目如電坐閲東海變酒酣嗲赤經謁帝通明殿霓裳月中聞羅襪波上見我老寄漁寓家風在瀟湘虛舟自不繫倦鳥寧復翔一榻如見容拄杖掛鉢囊

送徑山僧

桑柔翳一丘風雨鳴四壁晨門響丁丁一笑喜折屐臞仙詩作瘦句有徑山色哀弹發未絃妙寄追白石虛名予過聽悵卧不能夕歸袖挽莫留凌空看飛錫

過惠山見舊題

一別名山十五年宦情羇思兩茫然故人半作冢冢只有蒼官立道邊

髀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眼路漫漫不須更障西風扇為酌崖泉一洗看

王佐司致政還鄉二首

安眠不踏鼓逢々榮路先回鷁退風獨岸角巾東路
去休驚蕙帳北山空畫圖便可追三士同社誰堪作
兩翁侍拄一笻隨薊叟摩娑銅狄霸城東
水滿滄浪舊釣磯春風江上片帆歸蘩紅不見桃千
樹老幹空鶯柳十圍萬壑烟雲供坐嘯一龕香火結
真依落花細草應堪藉醉摘長條雪滿衣

過臞菴示文王孫

黃帽青鞋兩鬢班一蓑聊寄此身閑不因誤入桃花
去那得寅緣見華間
雞犬無聲白日閑一笻九節過眉班會須俎豆三高
上且寄風流二老間

華亭朱師寔中大燕超堂

海禺納萬艘市區沸百貫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
蚊巢十字路四顧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標杵
角名眩多虛聚訟公衆楚昏氣自成霧濯々汗泱兩
朱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緣墮人境心大接天宇
峯苦探蓮舟擷秀蘊藥圃山寒石稜紫樹老松鬣古
風牽碧羅卷雨壓翠纛舞寧須鳥催酤自有花解語

觀魚樂洋々夢蝶飛栩々坐令游俠窟化作仙佛土 杜
高卧水國秋靜憩月庭午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官府

洞庭沈氏園亭

雲根漳涵天萬疊如連環嵌々一鏡中縮結十二鬟
壇殿歲月古蘚石蒼苔斑毛公已仙去故物尚人間
群胡射漢月獵火燃百蠻安知橘中樂避世真商山
英々東陽孫高情寄人寰誅茅擇地勝斬崖破天慳
開軒疊蒼玉亂峯刻孱顏循除繞羅帶淺溜鳴潺湲
意行雲共出地坐草可班興至亦乘桴一蓑卧滄灣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寄之

幽絕小蓬壺參差見畫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鋪
洲藥紅相照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橘圃聚千奴
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酤楚腰飛燕々秦缶扣烏々
便旋驚回雪連蜎引貫珠西風催畫鷁落日詠驪駒
浩蕩川原隔驚呼歲月徂寥々清夜夢直提控摶扶

華山德雲堂

昔年曾上德雲堂木奴千樹新著霜白首重來十載
後六花舊蜀薰風香湖上青々只如舊湖波漲渌濃

於酒堂中老宿尚依然鳥鵲巢肩柳生肘

講堂

誰令堅白鳴自作雪羽爭莫遣蠅鑽帋便恐鼠污羹
尊師表衆惑自逐難影行拊几無一言大千作雪鳴

拆玉崖 石壁有泉出胡茂老命此名

巉々兩崖青浸々一奩白坻沙射月彩窓戶棲珠璧
定心如止水逝將老室寂手弄一掬寒面像千佛碧
須防童子嬉往々犯尾礫

興化朱公大卿從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彥實遇余于晉陵留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百歲關心老淚潸一坏埋玉卧空山肴鞭競看駒千
里闚壁初驚豹一斑貧病故侯今白髮風流公子尚
青綸不須優孟追諧笑已見遺珠合浦還
柴扉忽枉故人車躧履歡迎一笑初夢裏覆蕉疑有
鹿食前彈鋏嘆無魚忽々汪尾浣村醪草々供盤折
野蔬他日死生君一訪上林鴻雁有書無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爾次韵歸之

滿酌黃壚萬戶春倒捉紫綺八仙人句中得妙陶元
亮酒裏知名賀季眞九醞調成花上露一丸爐出鼎
中銀老來不辦追强對分我餘光幸借鄰

青氈堂

晉馬已老矣楚弓今得之懷璧萬里至化鶴千歲歸
主人有故業鳩居不復栖俄驚桑田換已見城郭非
偶尋蕉中覆忽得夢下遺平生手所種老大今十圍
故壁初見蝎空床尚支龜塞翁一笑喜共賦青氈詩

別雲閣茶

邂逅不煖席踟躕空復情偶隨孤月出又作片雲征
已振空中錫聊班地上荊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送僧慧徹

千燈佛祖後五字島阿間危坐肘生柳獨謠肩聳山
浮杯偶東度振履又西還為我覓釣舟一蓑伴子閑
徹自言雲間人舡子道場之所在也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游者九處繪而為圖貽書屬晉陵孫某賦之

潛巖書堂

松根絡斷崖石脚法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

右丞令摩詰尚友千載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真輞川
散策塵外獨脫幾區中緣杯尊酌花鳥一醉藉革駢
灌巖唐人何
仙舟書堂也

泊湖潭

藹〻竹樹交一潭蔭寒青已無黿鼉汙尚有蛟龍腥
林疎泛月彩艷〻一鏡平我心亦如此炯〻珠夜明
意行魚共樂坐穩鷗不驚更欲漱吾齒不掛功與名

蝦蟇石

天公磔蛙死墮地化為石毀然此江郊西帶蒼煙色
萬龍一拳青凝湛半篙碧猶疑老蟾屋尚吐月中魄
我來蹈其背坐睨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烟雨空寂歷

多寶院

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㝠〻篁竹中古寺松為門
野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謡未覺鈞石温
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

梅仙潭

潭〻雲幕垂樹杪秋磬發飛仙駕青鸞通籍在金闕
逞見切雲冠尚想淩波韈殷勤小棋花獨照黃昏月
生綃濕香霧翠袖卷煙雪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

金石臺

層臺接叢霄東西欝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
相君踐台斗爭雄兩巍卬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
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前芳獨有真男子平生盛孝章

懷賢巷

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
百年草頭露一夢穴中蟻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
區〻記刻舟兒戲亦淺爾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

積翠樓

層稜倚高寒突兀擅空闊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玦
湛〻清不摇霏〻翠如潑松蹊奮蒼鬣苔石擬綠髮
陰森揉肌栗蒨絢亂眼纈凭欄送落景一鳥煙中沒

甘陵莊院

張公卧江海戢羽如鵬蹲平生廊廟具投老三家村
一壑身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閙坐種竹青滿門
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提壺時見招一笑空罍尊

題宜興閻丘令巢鳳亭

老仙躡雨憩自歌于萬千岺對隱几萬竹繞直虛
上有丹鳳穴巢居棲脩稽奇毛間五采斕斑此英雛
啾々黃雀群百陋見一姝追風翮六鶂逐日墜九烏
芝田有遺啄搓粟未可呼大池九萬里一飛試南圖

又

少年有殊相鬒白非耀儒三吳山水宜見此紫鳳雛
家無儋石儲腹有萬卷書陳編殘蠧徇傳吳牴牧豬
斗持半段擔仗屩始一呼倒海探龍頷據地捋虎鬚
有客持釣樞大書表其閭盛事傳不朽畫入荊谿圖

時宜典方
脩蜀經

和張正民通守 未將有北門西掖之語

零落衣冠汙塵土戴盆望天那得覩青黃不著瞽下
焚糟粒空傳紙上語列花視芊逕已陳十年閉口不
論文君詩藹々春雲似來弔湘江九死魂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真人東方行携幼坐小華五星聚光炯入龍卧偃蹇
張公世忠孝七葉冠蟬冕翹々麟一角濯々慈九畹
聲名大小馮門巷南北阮墳荒自鳴和滿耳聽睍睆
舂粟悲漢諡炎萁笑魏禍誰聞華亭鶴空憶上蔡犬
堂々鼎軸老秉道迪天顯寧投千金璧不踐九折阪
飛々鴻雁行戀々桑榆暖草木商山春烟波洞庭晚
芝老正堪茹橘熟行可搴連床話團欒共此一笑莞
當年伯仲氏衫髮綠婉々彩衣戲翁側玉立盡瑚璉
崢嶸六門戟突兀今在眼歲月知幾何華皓森雪巘
扶顛屬匠石起死待和扁富貴挽不來狂類但手扳
談間鋸屑霏酒伴金荷卷舞茵翔雨鸞歌板曳猶蘚
氷壺明月吐琪樹清風蒲起尋赤松遊仙籍標閬苑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和
篇次韵為賀

帳底諸生擁舜謠詩書滿腹似邊韶禹門擊水高三
級兎殿披雲焕九霄驟馬看花春寂々長檠燒燭夜
家々一飛更工金鑾去滿袖香煙散早朝

三衢教授陳德召罷况新篇無辱寄憲古史賦
三小詩為謝

伐樹已埽逕種桃今問津一筇隨所起四壁空無鄰
有懷平生遊老手妙斲輪去寒柯山秀盡作泮水芹

裁詩問乞恙寄我嶺頭雲
世人識真少耳剽得驚坐安知百尺樓上有元龍卧
儒宮為官曹學子書吏誅長詮振商音麗藻發楚步
獨有白雪章妙絶無人和
太史命世豪始作表傳紀著書自一家亦足見奇偉
寥〻向千載筆削號古史排斥已甚哉不學忘見誠
孰云争名者區〻在朝市

題靈巖五至堂

老人昔記觀何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
期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
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遂
秋鴻往浮杯又逆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
中去來想

鄭博老議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三椽容膝地一枕曲肱眠手把故人書起行夢相牽
明河天上落一派墮我前溶〻注銀海浩〻寫玉川
老眼眩欲迷今在第幾天堂〻通德門種德今百年
齋房九莖芝岳井十丈蓮連枝挺奇秀見此兩謫仙
詩成粲珠玉紙落生雲煙一飛看昂霄雲中雁行連

韋齋祖巢雲閣

鬱〻林影交小閣俯江郊千崖障錦繡萬壑鳴弦匏
翛然一枝節寄此三重茅久知風可御更取雲為巢
拖石舒華嬌秀色纔可睹霏〻擘春絮欵見白鶴舞
疑眸一瞬間忽展垂天羽起從潭中龍去作山下雨

題李營丘畫

酒膓來耐思如湯戲拈枯筆為此弄誰令堂上生楓
樹自是胸中有雲夢前山歷〻粲可數淺瀨鱗〻森
欲動一簾參差是故林歸心已逐孤雲縱

寄題英議仲山居四樓二首

山居

魚鹽市井雷冠蓋車馬路生息自相吹晨門默如霧
超然塵外獨峰兀見砥柱湯〻海横流自有安立處
幻泡水上漚空華草頭露一峯獨蒼然歲寒但如故
醉寡庭下花吟繞池邊樹便有山中臞來隨白雲屨

西樓

曾梯倚半空百尺卧元龍偃蹇一榻上峥嵘兩争雄

蒼捲珠簾雨夜鎮犀惟風吾公安在哉雲閣指青紅
俯視大千界一器納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蠵遂相攻
港〻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過慧山方丈舉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藹〻呵蘭若桑苧有故家佛屋倚高寒僧蹊抱欹斜
殷勤泉上客流落瘴海涯鑿洞壓梨楂黑甕嗝蜒蛇
光潔鏡一奩照影空自嗟老僧薦茗粥芳鮮疑露華
驅除鼻中雷埽盡眼界花飄〻思凌雲攝身上蒼霞

又

戰塵霾漢天獵火燃胡地一節道垢氣步入青蓮寺
耽〻九龍盤一壑埋老翠倚天松骨大粘壁苔髮細
道人本膠儒得法妙出世胸中萬斛泉洗盡蔬筍氣
天風吹冷〻助我鴻鼓吹名為不二門聲音作佛事

過楓橋寺示遜老三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
寺欹枕猶聞半夜鐘
三年瘴海卧炎霄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
物銅駝埋沒草齊腰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谿斜古城流水參差
是不見玄都舊日花

題虎丘劍池

俐子斷〻老更狂潭空百尺卧干將但令雷煥占斗
牛不用未雲請向方
神兵一躍去千年石底乖龍抱寶眠尚有玉州懷寸
鐵裁詩救月淚潺湲

吳門道中

數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〻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
立一蓑烟雨濕黃昏
一點炊烟竹裏村人家深閉雨中門數聲好鳥不知
處千丈藤蘿古木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五目録

詩

龜潭二首
蒼畫谿行四首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龜潭二首
題莫壽朋内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李茂嘉寄茶
園中草木
題德清縣舍
餘杭道中
送雪峰化主
山長老寄茶
吴江教院
送僧慧卓
送可珪化主
復閣黎寄示
題删定姪畫卷

脩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
鄭倅老蘋老出示三賦
題隆上人墨梅花
送五姪送歸南安
題同閣黎靜節軒二首
龜潭三首
春事三首
龜潭守冢僧
遊金沙寺
金沙寺瑞老
秋日二首
歲莫郊行
曜菴浮天閣
向伯恭侍郎致政
再至龜潭
湖洑上冢
舟次蜀山
讀史

臨安道中二首
將軍樹
廣教寺種玉軒
湧翠閣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
臨安羅氏占春軒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佚老堂
柳塘漁舍
環翠亭
五秀堂
卓侍者手持節竹見遺
喜陳紹曾至
重陽前數日 二首
崑山道中二首
次韻葉宥善龍圖見寄
吳漢逸家荆谿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寄題四明吳懿拙軒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
柳
雨二首
送僧德最
朱彥寔寄石堂
小園春事
夏日田舍二首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京口普照寺
都統劉侯築新第
吳門道中
毗江道上
示鶴林山老二首
宜興林尉山父巢仙亭

鴻慶居士文集卷五

詩

龜潭

真源閟仙扃一线下佛龕來從白馬洞聚作烏龍潭
觸石細瑟々循除走涵々漱齒類嚼雪濺衣真佩藍
醉紅灑面醒衰白照影憩延緣逐清景拄策終幽探

又

心空閑有味境寂澹無營石罅脹冢腹幽々暗泉鳴
銅盤印鳥跡漠々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傾樽中清
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悠然獨往頹一笑愜平生

卷畫谿行四首

老牯浮鼻水中歸綠蛙應楪桑下飛蘿蔦宛々山四
起數家雞犬煙樹裏一支新溪漲晴溝楊柳中間繫
小舟卷畫谿頭烏鳥樂呼風喚雨不能休
蝶趁花飛爭入坐倚空百尺游絲墮亂山銜日半紅
明斷雲載雨前村過蕨牙戴土小兒拳漁市人歸柳
貫鮮卷畫谿頭人語好烹魚煮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藏鴉竹裏猶殘一兩花蝸廬抱柳閑新
園燕語窺簾懷舊家春風有信自年々卷畫谿邊柳
繫船陶情滿々酒如泉醉與長耕藉草眠
翠木蒼藤繞白沙槿籬茅店野人家了無狡兔營三
窟只有黃蜂趁兩衙樹頭攢々酒旗風卷畫谿邊賣
酒翁銀絣快瀉清若空令君一笑酉生紅

龜潭

種竹緣崖瘦蒼藤野樹昏野花渾少態谷鳥自忘言
獨步煙中策來佰月下尊樂哉無與共幽興在柴門

又

蝸舍三間小龜泉一勺甘楞嚴渾不看獨勒久同龕
潭影千峰倒雲稍萬木參巖花自無主紅雨落毿々

題董令升侍制朋谿

先生谿工宅華榜有殊稱已為山作主更與谿為朋
高蓋倚流水坐見南山稜濯髮雲欲破碎滿衣雪崩
騰老蟾駕月來瀲灩一鏡升舉擢擘空明玉壺響春冰
夜久聲動息一嘯清風興手持脩月斧自控赤鯉乘

題英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龍筋鶴骨老推頹百尺脩圍折巨雷倦鵲飛來空百

繞踏枝不着又驚回

李茂嘉寄茶

蠻珍分到謫仙家斷壁殘璋裹絳紗擬把金釵候湯眼不將白玉伴胎麻

園中草木

葵花卧雨金杯覆蕉葉欹風羽扇低若信空華俱是幻何妨伯厚戟雞棲

翠袷獨倚秋風立絳幘猶含宿雨偏已見畀雛無應看若為播首尚昂然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藉脚金花玉露圍枝叢寒蝶冷相看不隨桃李供春事且伴松筠到歲寒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問寒温見竹欣然便扣門我是此君風月主不應更與俗人言

送雪峯化主

行盡千山萬與山青鞋布襪水雲間龍天正繞毗耶室乞取凋胡一鉢還

山長老寄茶

睡魔迎我入華胥夢境翛然一蝶如不用分燈遣將去山翁茗盌為驅除

吴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石火光中寄此身只鑽故紙教精神如今衰老渾無用猶有虛名誤世人

送僧慧卓

瓦盂錫杖布行纏風御泠泠意欲仙一片閑雲無倚看悠然吹墮野人邊

送可珪化主

龍天萬德擁金堂中有維摩六尺林但遣文殊來問疾毗耶一鉢滿城香

復闍黎寄示龍興舉老唱酬書一偈還之

無臺無鏡亦無塵云何去現句丈身只有華嚴八千偈酬對毗耶彼上人

題刑定侄畫卷次其韻

青尖簇簇兩春山翠疊莪莪十二鬟彷彿陽臺夢中見試憑畫手駐君顏

脩工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月傺拍工自見珠縈衣中可尋卷去與人遮眼却來
問佛微心

鄭慱老讓老出示三賦

妙絶窺三賦雄奇想二豪嵓驚河伯歎却走李咸迯
句挾青丘大吟翻白雪高定知空巽圯猗待九方皋

題隆工人墨梅花

一枝排向釵頭見千樹開時雪裏看愁悵道人三昧
手盡將春色寄毫端

送五姪歸南安

綠髮青衫美少年追風一抹紫鸞鞭十年竹馬兒童
舊洗眼來看立道邊

題困閑黎靜節軒二首

露葉纖纖剪綠瓊三椽瀟洒竹間亭青蓮池上狻猊
坐碧玉壺中翡翠屏曉輗日移光破碎夜窗風過響
瓏玲何人暫脫紅塵屦一洗昏昏醉斾醒
蒼雲十畝護禪扃中有金仙不死庭避逅種來規作
伴蕭條對鶴兩忘形空華閃閃風中絮浪蘂悠悠水

上萍珍重此君真石友歲寒不改自青青

馮澤三首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濺濺柳州莫作愚谿
對乞與佳名到處傳

薅竹疏泉占一丘倚筇盡日看潺湲崎嶇好事無人
共獨飲泉旁自歎爾

山空水淨竹娟娟玉爍金沙句炯然宿鷺驚窺潭底
月潛魚翻動水中天

春事

茆椓依林出松蘿傍水斜浮蒼圓百疊亂綠翦三叉
屋破蝸書壁庭蕪鶴印沙小桃供一笑已着兩三花

又

閒隨白雲行倦倚青松立嚼蘂須鬚香藉草衣巾濕
風從月下生月向杯中吸戴星莫忽忽秉燭要汲汲

又

黃鶴遺好音碧草縈別恨雨擢翠千尋風斂紅一寸
持醪散百憂琢句破孤悶呼童數擘鮮無久諸郎涸

馮澤守家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詩

記之
粲〻豊肌猶外好便〻大腹已中空故衣狼藉三秋
雨破扇飄搖一夜風
草亡禾卒太忽〻獨有髯龍在眼中雨折風摧終不
死霜根雪節貫青銅

遊金沙寺〻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𡺸山上
一龕明滅佛前燈破械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書
處試尋幽伴拄烏藤
綠筍遺苞半出籬清谿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壞墻
滿好鳥盡情深樹啼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平生不讀一行經解說如來究工乘但繞禪床行一
帀免教鑽紙似癡蠅

秋日二首
豆熟連村雨葉黃秔肥蘇水露華香涼蜩已抱寒莖
槁凍蝶猶穿晚菊忙
雲巘曾穫露遠蒼井梧蕭瑟隕蛛黃浪〻一枕芭蕉
雨端為幽人滴夜長

歲莫郊行
殘雪溶〻水波涑山空翠濕衣巾重東家西家酒初
熟南枝北枝春欲動斑坐偶隨鷗鷺集意行適與牛
羊共直將萬事付狙公莫浪歡喜踏破甕

曜菴浮天閣
黃蘆吹雪滿汀洲萬里煙波接素秋數點征帆天上
落一輪斜日水中流長橋踏月邀幽伴小閣浮天賦
遠游便買一舟為泛宅此生何必老菟裘

向伯恭侍郎致政薌林築一堂名之曰企踈晉
陵孫某聞而賦詩
銅臭熏作么夢屍當得官喝〻魚聚沫歲〻蚋集酸
高人有遠抱一笑視鼠肝水將洗耳用山作拄頰看
種芳如秋菊寒秀幼春蘭披〻芰荷衣采〻芳蕙盤
三徑俯真境一瓢遺世歡富貴挽不來為我歌考槃

又
且學方回癡莫羨董公健誰令軀七尺浪作青紫楦
更搖乞憐尾仍出弔喪面薌林有老仙早具佛眼見
國回僂粗爾已青遂焚券驅除竹馬童狼籍芻狗賤

冢〻漢二傳千歲一關犍竟日飲無何更補離騷傳

再至菰潭

歲〻來尋畫春看山弄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是故人

湖洑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谿三百曲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閟深竹老去耽田里寓目快新曬風捲翠綃雲嫩鋪蒼玉尋盟喚白鷗群佩贖黃犢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阿香推雷車羅雲捕黃蛇打頭風似箭注面雨如麻篙師不改色移舟並蒼葭結纜繫桑本小定起復望畏途失九折迷津悟三叉誰知一笑中平地有欹斜

讀史

莫羨馬革裹猶堪柳車囚誰令骨作鼓且慕舌為柔自笑舟心折人言老語偷直將輪覆井仍取帶維舟唾面我勿拭溺灰汝何尤君看蓍中屍起斷甄齊頭

臨安道中

莽〻原野迥綠〻沙水清逕封面苔滑樹偃風葎鳴

小立聽鳥語深尋見魚行夕陽紅未歛彷彿見參橫

又

微流隱復見一曲宛秋蛇柳老蟲書葉潮平鳥篆沙青鞋蹋雨滑烏帽倚風斜何處堪攜手宜城賣酒家

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幹千年龍化

廣教寺種玉軒

道人餘淨業種竹抱雲根野色禪窗近秋聲客枕喧持鉏掀鼠壤揮絲護龍孫不放纖塵至清門自滿門

廣教寺浮翠閣

高夢繞渺冠曾顛一握孤雲尺五天試向堂前參翠栢要看地底出青蓮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莊敏公及妻伯叔諸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喬樹連山淚葉春纍〻高塚卧麒麟華表千一傷西州去華屋主存有幾人

臨安羅氏占春軒

扶疎繞屋樹葱蘢一笑歡迎得此翁燕麥兔葵俱埽地只栽桃李占春風

寄題廣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孤煙抱水村落日滿雲樹亂山如連環楊柳是門處青緣竹谿灣翠點苔石路鍾魚寂無聲白日掩僧戶茗盌酌雲腴香篆裊煙縷坐穩不知夕炯々山月吐

佚老堂

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霰稀華匆々已鮮鑷馬鬣鬅蓬傺夫君悟無生不待鬢髮縞翺行清谿曲暮宿白雲道柴門鳥跡絕槁葉風自埽竹間兩冷々花上日杲々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

堂之北有松一本五枝蒔宣卿龍圖名之曰五秀云

柳塘漁舍

老來厭朝市靜占五百弓山稜瘦如削水面清若空行穿萬蓋青臥載一葉紅黃甘千頭奴白鳥五尺童銀刀貫翠縷象鼻卷碧筩一時百不知漁父真家風幽尋屬無事散步九節笻空濛水雲裏端坐畫屛中

環翠亭

樵徑盤蒼巘漁磯俯碧潭群峯夾清染黛一曲翠挼藍冉々松雲細娟々竹露涵春風萬楊柳綠影亂毿々

五秀堂

一榦中柴立交柯擁四垂定知三世種已長五孫枝端是神明力非關雨露私躊躇三市繞爲賦角弓詩

角弓事見左傳

平侍者手持節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滇池赤藤使者太一青藜老仙何如一節九節拄到玉女金邊

書陳紹曾壁

雨苔荒逕石風葉擁門衢破甑渠龍爾虛舟任自橫燭殘無共影谷應有同聲試問門前轍多應是友生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送涼

小雨送殘暑新涼入郊墟丹葉互明滅玄雲自卷舒行螘尚移垤盤蝸已伏廬翁々風響變零落扇恩踈

又

披衣趁雞晨耿々殘月掛林表霽霞升青紅滿雲樹

宗墠猶抱葉寒𧏙欲壞户行〻綷黄菊很藉衣上露

崑山道中

歸鳥破煙浚飛泉隔隴分松門挂珠雨樵路踏行雲
獨往隨浸與高談遺世紛悠然一杯酒可以傲人羣

又

日脚銜半壁江面横西素一片黄蘆荻槭〻風景萃
閑枕曲肱眠自琢𢪛須句稍〻山月吐已復苹多露

次韵葉首善龍圖見寄

十年流落卧漳濱種秫畦蔬手自親心似疲牛猶喘
月身如病木豈知春試彈長鋏揉公子急解绨袍值
故人健筆縱横驚老眼揚越帝所夢韶鈞

吴漢逸家荆谿蓄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石
未果賦小詩先之

高人卧江海煙雨三家村白眼憎俗徒青山自當門
披圖㝡千載耿〻尚自存釜鑄騕褭蹄漆書料斗文
虬螭盤六印犧象刻四尊匏包虎皮斑琴漫蛇腹紋
猶吐星芒寒尚帶雷斧痕我亦嗜古者昂〻真戴盆
償未倚門揮應許置樹論從公問奇字載酒過子雲

題刑定姪畫卷二首六言

筆下鑿開渾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鼇負出天邊
靈鷲飛來
水邊兩鵲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
閑雲卧起

寄題四明吴𢠸拙軒

分寸齊攀曳九牛一錐無地拙於鳩穿針結縷非吾
事不上天孫乞巧樓
老罷誰當問喘牛窮栖且作寄巢鳩蓋茆一把藏吾
拙便是元龍百尺樓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六言

舉機雨屐交履紫苔一徑微通兩檣猶含夏綠風苞
已褪春紅

柳

降纖似束楚腰支楊柳春風二月時金地化身千佛
眼錦江新様十宮眉

雨

山空發清響樓迥落餘飛捲冉花頭重渾耐水面肥

宣逐沉地鏡飄灑淨垣衣數點蒼苔裹飢鳥棲翅跡

又

淅瀝珠跳尾淋浪紋縋簷林園春寂々燈火夜厭々
寒著衣稜起愁牽酒戶添詩翁獨何事危坐撚衰鬚

送僧德最

剝啄動柴荊相看兩眼青詩如雲態度人似鶴儀形
妙斲窺天巧哀殚感夢靈定知花雨裏亂石點頭聽

未彥實穹石堂

嶷把高天補曾將巨海填猗殘如蝸繚尚帶祖龍鞭
勢重坤輿壯根深粤嶠連孫寒將鶩羽突立冠䔩䔩
錫號儀三品論材但一拳誰令此奇偉任卧獨巋然

小園春事

屋頭喚雨泥滑々萬瓦紛枝土囊發西園春事一時
休綮紅漫亂煙脂雪綠蘿高張翠羽蓋蒼巖中斷青
玉玦不見枝工一點紅干頃桑麻光似潑
小園花柳春爭發風雨顛狂二三月斷枝梢空轉若
蓬細紅移逕縈如繭巨看繞屋溜潺々可厭繭逕泥
活々不妨暫梶故人車大似陳公井中轄

夏日田舍

斷塹疏新碧長林鶯遠揚魚跳蒲葉偃鵲起樹頭昂
覓句投詩社逃禪入醉鄉夢回殘酒裏月可一庭芳

又

麥卧黃雲壠秧分綠錦畦犬來迎客怒鳥去背人啼
徙々饑雷吼昏々醉緇迷只疑塵土泼獨自照清谿

夏日京口道中

冉々征途去耽々畏日長枕流流清洸倚樹憇蒼凉
蟬抱風枝響螢升露草光不眠愁獨夜卧看月侵床

又

亭皐一雨過清飈吹面凉雲縱微月吐引杯吸空光
獨詣敬神界冥搜破天荒扣舷歌小海幽意滿滄浪

京口香照寺

敗屋茨生草崩崖蔓老藤布金無長者持鉢有殘僧
撥刺魚跳釜肝雖氣橄燈炎々三伏著岑絕冷如氷
都統劉侯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菴遣
騎入泉南迎山老主之
羣魔起為崇百堵燬作灰那聞五花葉但見一莓苔

將軍道南宅萬礎蟠金珉天瑞黃鶴下地湧青蓮開

老倦逃禪去大士問疾來龍天擁從坐百蟄奮春雷

一華若見杜子美詩

吳門道中

小橋分路各東西寂寂松窗半掩蓬客夢悠揚殘酒

裏一池荷葉雨聲中

麗江道上得小菴鮮裝小榻

老柳當門翠十尋桑麻一曲窈然深蒼苔滿地無人

埽只有酴醾一架陰

示鶴林山老

應化來江右乘流出嶠南後身逢七七前話續三三

坐見諸天繞來聽二士談更無木上坐只有佛同龕

又

一別三千里重臨二十年霜華空老矣雪柏自依然

習氣詩情在真心佛果圓相看無一語趺坐炷爐煙

宜興林尉山父巢僊亭

半篙淥漲伊鷗邊萬點青尖拄笏前水色山容關清

好吳中闤市有巢仙

且可浮沉隨俗裏更將强健鬬前懸知天上多官

府盡向人中作地仙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目録

詩

浮遠堂
連雪苦寒二首
大雪後喜晴二首
送鄒次賈歸臨川二首
南康門道上見桃二首
惠林書水軒二首
送刑定姪赴高安郡丞
寄題楊元光黄巖清畏軒
題致思菴二首
焦山吸江亭
再賦五至堂二首
胡恭夫勉齋
靜節軒
孫守平遠堂
龜潭二首
雨中泊蜀山
胡橋别墅
示龜潭丈上人二首
讀類説二首
示楓橋溫老
楓橋琛書記
讀靈巖圓首座詩卷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
讀沈公序詩卷
龜潭二首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舟過湖洑泊丁山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翠屏洞
綠楊橋
艮菴
春霽二首
書事二首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題惠馨伯溪亭
雪夜宿玖思菴
江上懷思永二首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獨坐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 三首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
梅二首
雨二首
竹間看雪二首
題楊令蔵春塢三首
累石作小山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
龜潭道中
牛山道中
春盡連雨 二首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沈公序餘閑亭二首
虎丘沼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跡山上一覽亭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東坡先生與蔣頴公游
景思提舉少卿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 二首
謝景思提舉 三首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

詩

浮遠堂 在江陰縣君山頂上

月墮山城曉沙寒水國秋雲根拔地起氷柱蹴天浮
紫翠分龍嶺青紅雜蜃樓舟航通萬里城郭數三州
刺史馮熊貴仙翁控鯉遊八龍追後騎五馬駐前騶
露鳥迎門鵲風蕎壓海牛地偏餘勝跡山好對賓搜
雨為催詩至雲應度曲留歡呼領百哥跌宕散千憂
顛倒青霞被淋漓紫綺裘誰鑱峴山石千載記風流

連雪苦寒二首

霜氣森〻背有芒風稜撥〻面疑銛破衾且作蝟頭
縮短褌愁學鶴脛長
怪底騎驢詠雪詩東風有信在南枝來遲已報豐年
瑞屬國餐氈且耐饑

大雪後喜晴

嶺雪班〻在崖泉咽〻鳴一州明曉霽萬壑蹐春聲
蹬滑藤枝健沙晴屐齒輕小兒修淨供酌茗慰孫清

又

雪淨山容改風回野意新草根清漠〻沙尾碧鱗〻
有客推門版呼童整角巾風流楊柳似一嚎散千覃

送鄒次賈歸臨川 時鄒次賈自臨川至

不負丹雞約來尋白馬盟龍鍾壽帽進蹌踉倒衣迎
感槩追平昔驚呼問死生殷勤一尊酒聞健且同傾

又

徒步輕千里重臨青一丘留歡不暖席索去忽扁舟
惜別猶班草傳聲可置郵躊躇搔白首獨上仲宣樓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一徑青苔短〻籬小桃竹外兩三枝殷勤待得黃昏
月正見斜紅臥酒巵
細紅如糝未全勻洗雨梳風日〻新前度劉郎在何
處故林空瑣一枝春

惠林吉水軒

演漾浮清檻千疑浸綠莎更無野鳥渡自有蜜蜂過
短綆飛蒼雪長纓卷素波會須歸一噫霹靂起龍柯

又

練〻迎朝霽洛〻巻夜氛挽河半天落貯月一谿分
盆胸飽新授洗耳流昔聞誰知望梅者肺渴巳如焚

送刪定姪赴高安郡丞

紛〻戲事擾真情夢入槐宮一餉榮莫向蝸虛分兩
國只將蝗垤當專城遨頭定自迓三翮飛尾何妨署
一名南望崆峒堪拄笏白雲飛處眼偏明（時叔政兄謫居贛上）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畏軒

楊公相大曆獨擅德彝尊清渭貫涇濁寸膠定河渾
高名冠朝倫流風被仍昆悠然向千載凜〻尚自存
官閑擁黃紬卧聽衙集喧蕭〻皂蹻行重糈不到門
蝗虎不待驅聞風自驚奔所貴知我希巳及魚與豚

題致思菴

草徑銜泥滑松門隱霧深潛魚寒口窟宿鳥晚投林
風樹搖青塚雲蘿倚碧潯禪翁蒙一衲寂莫海潮音

又

宿雨連村暗春流隔隴分檣烏吟外見城角定中聞
石鼎烝蒼潤銅爐湯翠芬明朝南北路相望兩孤雲

焦山吸江亭

昔年携客寄僧龕敗屋踈籬一草菴白首重來看僧
竹連山樓觀亦耽〻（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耽〻撞鍾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
萬頃蒼茫一島孤潭〻雲海現毘盧問君吸盡西江
水中有曹谿一滴無

再賦五至堂

跏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
兩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臍肛一聽吼撼烈兩島驚
獨詣超神界真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

又

老詠僧中龍得度佛三世苴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
微心凱空王裡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塵緣有五至
百年杞國憂四大僵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胡恭夫勉齋

爲山在進簣學海自盈科但見拳石小纔容一葦過
駿〻拔地起千丈青坡坨浥〻拍天流萬頃翠錯磨
勉齋何為者直意慕山河高視脩遺垤孫清鎮頹波
巨植矯杞梓脩鱗窟蛟鼉誰能探高深潛珍有隋和

靜節軒

紅紫紛々半在亡一軒風雨送春忙青梅著子渾無
數綠笋穿林已許長

蓮葉平鋪塘水滿棣花半落渚風清無言獨立蒼茫
裏更聽黃鸝一兩聲

滁守平遠堂

魏公大雅士英々峙氷玉平反廷尉府共理滁陽牧
奮髯懾狐鼠折棰行鳧鷖高眠日照廊坐嘯風生竹
度堂雲雨工斗柄高揷屋攬落區中緣超搖塵外躅
送蒼擁鬟髻漱碧韻琴筑雖無花解笑自有雲對宿
王春亦已班匠畫可委卜舉目送歸鴻窮此千里目

瓠潭

繞舍蒔蘭蓀褰簾對竹君移床栖樾蔭脫屐蹴苔紋
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疑動一谿水侑此井中芹

又

風逮細娟々月彩光瀰々庭空韵琴筑故入幽人耳
皓白有負邑潛泊非世味誰能聽蛙溪哄沒作鼓吹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

去

一嶂橫青靄千漚起碧潯行穿山半腹坐占水中心
躅雨松蹊滑衝煙蓼嶼深時來有登涉應不繫升沉

胡橋別墅

覆地紅深寸連村翠蓄行桑空蠶箔蒲芹老燕泥香
且泥無何飲徐思有底忙獨謠無與悟倚杖立斜陽

示瓠潭丈工人

露蓋青相倚雲屏翠作圍石泉鳴牛枕運蘇上春衣
井隧登晨汲庵煙起夕霏浮生眠食耳終不羨輕肥

又

埽石風生坐披雲雨濕衣飄々一蟬咲獵々兩鳧飛
伏檻觀魚樂鉤簾待燕歸跡鍾何處寺出谷自依々

諸類說

亡是談鳥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鳩作婦誰道雁為奴
絡緯那能織提壺豈解酤鶗鴃堪一笑非馬亦非驢

又

額痒會出耳是閑仍有斃石頑非作燕楮老孕生雞
楓瘿那因怒松杉豈是肥君看轉丸手亦復化神奇

示楓橋温老

閭闔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
白浪噴鷁首黄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楓橋璨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為謝

白氈青鞋竹杖隨伏犀拒[illegible]看[illegible]奇冰如說法翻千
偈山似唵詩[illegible]兩眉攣尔扣門依佛寶欣然命駕有
心期忽忽班草河橋上幾日重臨慰所思

請靈巖圓首座詩卷

長廊藉藉賸聲中邂逅歡迎得此公會續千燈聯古
佛光拈一瓣供詩翁
萬境崩騰到筆前飄飄落紙似雲煙要看墨妙供千
手莫遣詩窮入兩肩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絶句

撚斷吟須數兩眉鏤冰琢雪等兒嬉觧啼孤月如雞
口堪笑窮郊作許悲 韓吏部詩云有窮者孟郊又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
心
老去都將筆硯焚相逢相問只寒温更無一語堪酬
對已入維摩不二門

讀沈公序詩卷

請書過眼閱千年脫帽揮毫湧百泉句出驚傳龍菌
蠡賦成爭誦蜆連蜷銅池莖葉三山秀玉井根株七
澤連容貌魁梧端可想不應詩瘦自臞仙

龍潭

擺落攀緣斷驅除磊砢平庭松敧老徤潭水伴孤清
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村隨木上坐徙倚到參橫

又

投老一無取逃空百不聞莫恭東閣吏恐汙北山文
心定對止水身閒卧白雲嗒然吾喪我何意傲人羣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索爲賦詩

本自驂鸞駕何因下爵羅未冲霄漢去且傍水雲邊
收拾爲閒伴提携作好歌莫懷軒冕意風月共婆娑

又

縞袂負仙馭玄裳羽客衣千年令威至萬里佐卿歸
蹋雨青苔院棲煙白板扉蕭條直老伴相對兩忘機

舟過湖洑泊丁山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冪翠蘚暗砌莎紅

宿鳥來還去巖泉咽復通幽尋殊未已落日滿陳桐

又

日下殘紅歛煙升積翠重鷗輕浮浩蕩魚樂自從容
野鐘迎秋穫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真意一笑酒中逢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一丘破天巧萬壑廻春姿使君裁酒地不著鼓吹隨
翛然一幅巾自與幽人期水淺欲平杯風細不滿旗
跡々殘雨裏獨理釣魚絲

翠屏洞

千巖紫翠中縹緲浮畫棟屏風十二疊坦々見空洞
攢青照坐寒老翠濕衣重度曲 雲留舉杯送
樂矣殊未央正作南柯夢

綠楊樓

津樹正青々水拍兩岸平千亭雲外合一句屋中橫
葉密鬪鳥語波清見魚行灣碕雨初乾坡路雪正晴
誰來聽山公著屐過橋聲

艮菴

高人據一壑青山獨當門拄笏坐終日似與若人言
微雲抱巘出細溜觸石喧絕壁掛夜斗曾甍上朝暾
更採東籬菊共盡北海樽

春霽

好雨連清夜寒聲滿四簷流花紅點注著柳翠條纖
宿潦推舟起春塗上屐黏家々操耒出途詠滿蒼黔

又

清曉洗睡昏好雨愜幽欣共喜當春至偏宜入夜聞
跳波通嶮澗流潤駐壚薰瀲々沙頭綠時來已十分

書事

坐睡拋書卷行歌泥酒杯那能鑽故紙莫自恥虛罍
閑把吟須撚欣逢笑口開獨醒竟何事空腹吼飢雷

又

謀身殊落々隨俗信悠々但使真心住何嫌老語偷
乘風豈有待遇坎且復休人生如寄耳豈恨拙於鳩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覆地雲為簇填空浪作堆昂々天上坐々石中雷
湏洞千遍發喧豗百蟄開白鷗底心性玉羽自毿毿

韋蘇州詩云水性本無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雲屋互出溪風扉自闔開孤舟繫桑本一曲並巖隈翠甲連筐載鮮鱗貫柳來殷勤慰牢落為覆掌中杯

題惠聲伯溪亭

小檻大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煙雲蘿屬地青霞岐雨筴墳溝赤灰錢折柳貫魚初受釣鮮蔬挽酒看垂蓮便須秉燭追良夜花減春歸又一年

雪夜宿玫思菴

霏霏竹間雲練練松上雪誰遣碧玉壺化作白銀闕孤懷愜幽欣一笑暖凍冽寒光注老眼謂是山吐月耿耿清不眠夜聽竹折

江工懷思永

沙老猶生背江寒已伏槽長煙分聚落短日下亭皐木脫曾巢見潮生小艇高幽懷誰與晤不見酒中豪

又

絕徼三叉路連艫萬舡一區江工宅百榼飲中仙有土能埋玉無膠可續絃摩挲綠苔石屐齒尚依然

讀劉方叔詩卷

雄奇郊島工清絕晋隋間已突黃初過逞追正始還冥搜逐幽好巧發露天慳莫作鳶肩看詩成聳兩山

又

思如湧泉出句似琢冰清刻燭翻千偈撞鐘助一鳴磨天無刃迹擲地有金聲好是銜杯處雲煙落紙生

獨坐

自境閒自見哀容老更浸却無愁可解祇有病相尋莫引千鈞髮須存一寸心澹然無慍喜龜息自深深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詩株伸有詩次韵三首

萬炬紅蓮陸海中車如流水馬如龍九街畫鼓春聲滿百枕瓊艇燭味濃底事狂雷翻地軸巨堪笑電破天容銜泥猶雨尋歸路竹杖芒鞋取次供

覆雨翻雲一瞬中雷殺擊柱起乖龍推愁正倚三杯釀破睡那能一枕濃桑下持鉏如許健庸閒失箸若為容詩翁只作啼嬰看萬斛珠璣唾手供

尚見晴塵隨駟馬忽驚飛電擾羣龍玄雲合沓壽頭上白雨渾酣乳面濃淡碧鱗鱗生曉漲小紅漠漠放

春容只應便作尋芳計好把鴟夷載酒供

正月十五夜荊谿館然燈燕北客用前韵

虎鼠同游十二宮何妨蛇蚓雜蛟龍熒煌寶樹繁星合泛灎金莖湛露濃海鳥定知驚鐘鼓濠魚且共樂從容宵主欲係單于頸應貢朝家五餌供

梅二首

北風剪水玉花飛翠袖凌寒不自持脉脉含情無一語水邊籬落立多時

纖纖蘿蔓牽茅屋細細苔花點石砧夢斷酒醒山月吐一枝疎影卧東窗

雨

風卷三江立雷穿九地鳴梢林百鳥散破柱一龍驚滿樹春聲合連甍曉溜傾坐看流潦盡邑里一時清

又

池涸萍黏塊畦荒麥聚埃乖龍一味睡幽鳥百般催藥裹蔘生菌衣篝潤作梅殷勤一夜雨洗出翠千堆

竹間看雪二首

乍聞擣雪墮窗前已見飛花舞道邊夢斷忽驚山竹裂一燈照我擁書眠

受風豈免長低首戴雪何妨暫折腰莫道此君無持操風回雪霽便昂霄

題楊令藏春塢

千歲鶴林仙故家今尚存吟律破陰沍扣絃召春溫王母仍留核韓郎為染根暗香先到處已返玉梅魂

又

汝陽紅槿帽欲挽春風回不用宵刀裁試看羯鼓催玉樹日日新金蓮步步開仍須覓春草隨人處處來

又

花發武陵源水滿藍橋路人面相映紅迎笑得崔護蜂蝶護紛紛尋春不知處時見一葉紅相隨水東去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移山老翁愚埋盆小兒戲高蹈遺世紛幽欣可人意倚樹看蜂衙挑燈照花睡樂哉何所憂俛仰可卒歲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十日而別

公子命巾車千里過我廬驚飛廷尉爵喜見丈人烏

倚壁方撫膝推琴欲攪須殷勤更秉燭孤悶一時攄

又

策枝良易安瓢飲有餘歡栖栖枳棘間鑄鑄如龍鸞
抱牘凫鶩進落筆蛇蚓蟠但令鉗紙尾只作馬曹看

龜潭道中

沙淨溪行好煙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塢藏春
魚逐波間伴禽藏葉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津

牛山道中

松雪翠蘿披竹日光破碎青熒麥風過紅濕花露墜
苹開龜曳尾樹啄鳥擘喙物物如既予欣然與心會

罨畫連雨溪漲又餘雨霽水落書石賦詩

編柭沿村徑黃沙塞市門蒼髯封老幹黃耳工深根
屋破容身窄天低望眼昏谿邊高樹杪猶有繫舟痕

又

月掛樓鍾曉風生島樹秋林疎山獻狀池淺水分流
鵲喜時窺牖鷗馴亦並舟一聲何處笛莫遣碧雲留

沈公序亦愛亭

吟牽東閣興靜想北窗眠室小中生白交高逈入玄

回看甲乙第已到己辰年不見門生薦歌鍾尚隱然

又

老蔓牽蘑角青蕪點石稜風生長柄塵花落短檠燈
虎坐纔容膝敧眠但曲肱胸中九雲夢芥蔕亦何曾

沈公序餘閒亭

貌古鬚眉見情高耳目遺應皆聊玩世避謗莫吟詩
事不關心處身非抱痛時翛然無一事痛飲是吾師

又

隱几欲忘吾趨營老吏蹤判閒聊命酒引睡謾翻書
祇有貪堪逐都無慢可攘樂哉聊卒歲應信我知魚

虎丘沼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于楓橋方丈誦所作除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落景下曾城逕煙起孤戍繫舟菁斫魚磯曳杖扣僧戶
忽逢丹霞侶自誦碧雲句噌吰應黃鍾清絕追白紵
不落江西派肯學郢鄲步冥搜自天得妙中有神助
寅緣半日留邂逅一笑遇詎復管中窺看沐南山霧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疎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

偎芋詩刻龕之壁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辯
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
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奇
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啖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
拊卷三嘆而後知公置力于斯文久矣又二十
年宣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以平生所蓄
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稿尺牘游戲之
作盡櫝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為記刻之亦
欲具小舟造觀而宣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
乃賦詩為之先
王公製練衣謝傳捉葵扇歎若置郵然一昔徧海縣
東坡百世師秉雲上騎箕文爭日月光氣歛萬華蔡
諸儒皆光覺坐待成風斲一斤應手揮郢異無留堊
公生不並時闕捷同一機識真屬具眼造的令中眉
詩亡來猶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接混茫叅差夢中睹
授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聯辭工金鑾殿揮泉灑謫仙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玄豹文章霧沐老龍頭角泥蟠莫恨青苔踏破要令
紅柿分殘
黃鶴林中佛國杜鵑花裏仙山粗了一生事大來從
半日僧閑

東坡先生與蒋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蓄東坡
詩文自公始也心慕手追遂入於室某嘗賦景
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櫝中比守
吳門治有狀璽書褒進待制敷文閣某馳小舟
往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為一時絕
唱有云正索解人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
真東坡語也輙次韵書于卷末
家聲藉藉冠中州健筆縱橫貫九流三世祖孫吳郡
牧兩朝人物宰侯翳卵自快披雲睹衮隨空遺儔
玉蚤便恐追鋒大工去不辭援轄為公留
高名適出中興日大句追回正始風浦上珠還秋月
吐壁間梭躍五雲從景坡堂裏參差見飯顆山頭邂
逅逢更欲騎鯨追李白入門一路羽翰通
洲藥靈紅風潑沲沲光鋪練月徘徊乍驚醉眼生春
纈頓覺詩腸發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恥

空壘使君悉〻栽桃李爲報花奴羯鼓催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藥寮佳篇某繼元韻工呈

連筒自灌黄精圃結轍休推薏苡車萬壑飛泉春千
枕一蓑帶雨荷春鋤逃名尚有身爲累擇利焉知貨
可居笑指吾公門工莠一時零落已丘墟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景思季萬皆
有詩某依韻和呈

次景思少卿韻

客來聽履工雲堦百尺蒼藤絡斷崖古井千年龍尚
卧曾丘一曲虎爲儔下驚河漢懸談舌便覺風雲入
壯懷小雨隨車勇有意待催詩板挂高齋

次季萬郎中韻 陳張種與沈炯書虎丘山吳岳之神秀者也守有小吳軒

玉梯一蹴旁天閣歷〻星圖手可捫翠濕佛衣雲漢
漢香凝僧院雨昏〻曾軒下瞰三吳小霊阜高齋五
岳尊大句春容兩相敵暫陪尊酒得重論

謝景思提舉見遇用藥寮韻賦三詩寄謝

璽書光麗九芝塗繡斧煌〻刺史車當路豺狸那足
問漫山蘩薔未應鋤使星尚拱天南極卿月終環帝
北居此夜光華賁吝寂故侯留落在郊墟

屋頭遥見丈人烏門外忻逢載酒車拄杖穿林花自
落損壺席地草休鋤寮惟共看高軒過列戟行歸大
府居掣電一歡寧復有空傳勝事滿村墟

行把長鑱白木柄慵賦下澤短轅車柳園許大身空
老爪地將蕪手自鋤三徑 無轍跡一枝巢穩有
林居故人觸熱來相問終日清風滿廢墟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目録

挽詞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黄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吴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二首

張希元承事挽詩二首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吏部張公挽詞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董夫人挽詞

董令人李氏挽詞

惠彥達承事挽詞二首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侍郎唐公挽詞

洪内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蘄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三首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王廷秀挽詞

吴令人挽詞二首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王廷茂挽詞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孫應求承事挽詞
吳漢逸挽詞二首
竇文李公挽詞三首
邵久中承事挽詞三首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族孀强氏挽詞
王令人蔡氏挽詞
少保張公挽詞
周拯幹挽詞二首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永嘉夫人挽詞二首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

挽詞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

苛鍾酬身後騎箕返帝旁風經卿月暈雲捲使星光坰〻三珠在冥〻一鑑亡故交令白髮掩袂涕淋浪

又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目存壽康驕五福德爵擅三尊霜落芸籤冷蛛懸畫戟昏像圖猶彷彿謾寄刻舟痕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磽〻上綠苔起辭長鋏詠歸哉此翁矍鑠丹心在老子婆〻兩鬢催一夜劒津龍化後千年還海鶴歸來忽〻鼓吹城南路往和松風萬壑哀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墨榜書名萬口傳香鞭爭看祖生先一揮禮樂三千字獨擅文章二百年晚得朱輪今老矣生存華屋尚依然故交掩袂追疇昔一劒空留宰樹邊（公試別頭中第一是歲廷對策問禮樂）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

零落藁砧非猶殘淚滿衣三解悲猶在雙劍喜同歸
地占眠牛卜門迎弔鶴飛哀哉埋玉樹千古閟泉扉
為功單騎赴吉州病沒
種玉滿家庭聲名重十城哀矜游子緣愁絕小人羨
贈印連三組書名載一旌誰為千字誄彷彿記平生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

握節來金馬飛芻工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作地錢流
望寔傾三館賢勞閱百州冢〻千古恨零落掩山丘

又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䍦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
食鼎羅千指歌鍾擁十眉淒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又

老脫尚方舄門懸刺史車棄成熏竹馮直欲換金魚
歲事千頭橘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堦除
杜子美詩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

東海懷疏傳西州憶謝公劍飛衡夜斗桂折卧秋風
塵晴芸堂冷香凝粉署空潸〻千斛淚忍看一旌紅

又

解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漸欣雙髀滿仍見一瞳方
舊說山中相今為地下郎流芳知有在鸞鵠正高翔

又

憶昨聯飛蓋初筵點後塵那知炊未熟已與逝俱陳
契闊成千古悲吟待百身重臨更愁絕處塞鼻中辛

天台太守瑞明胡公挽詞

天上文昌省人中翰墨仙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
硯草金蓮夜哦詩錦瑟年玉樓方斷手又著紫鸞鞭

又

迎門歸首啼行路涕交揮不見斑衣好空隨畫翣歸
蘭芽方獨秀革蔓尚交輝試待遼東鶴千年有令威

又

負病見交情戰勤問死生倒衣迎五馬空巷看雙旌
聚泛杯中月分班地上荊悲吟追往事感咽氣崢嶸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

幕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脩月上騎箕
籌畫探胡泣闈輩聖主思龍驤老看家競賦八哀詩

又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跡落〻辰參似冢〻楚越如
空勞三夜夢不辨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淚滿過車

張希元承事挽詞

秀髮豪眉覆兩顴身長九尺地行仙楚人尚記庚寅
日晉客渾疑甲子年批鳳蠶書光洗眼刻鳩靈杖穩
隨肩世人欲計吾公事膝上郎君雪滿顛
門外魌頭引葬蕭寥〻蕙帳北山楸檟宮一夢驚三
世黃殿千齡數七朝此夜星騎上南極他年跨鶴不
東遼摩娑銅狄長安道試問飛車儻可招

提刑郎中范公挽辭

星軺出帝驂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聳十連
那知憂鵩日已復夢雞年尚遂斑衣戲俄從白布纏
倚閭心破碎捉袂涕潺湲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牋
白布纏根樹菝葀出晉顧愷之傳

越國鄭夫人挽詞

翁壻相望挿兩貂夫人東第閱三朝百年鐘鼎聯雙
壁一代衣冠繼八葉盡室全生還帝所先生遺烈在

天驕家傳故有緇衣在且看司徒首百家
舊德遺忠在禁庭天教華髮看昇平兩朝偪革從令
日百口同袍共此生喜見金花開大國悲傳玉樹鎮
佳城魌頭直指西州路獵〻秋風戴一旌

吏部張公挽詞

千騎森〻擁戟牙鈴齋高卧放朝衙官曹已踐文昌
省門閥猶傳處士家天上麒麟新活計壁間蝌蚪舊
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落空懸刺史車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

四海聲名老鄭虔一時人物敢爭先剖符北道分千
里擁節東州接十連住世一丸無大藥傳家三絕有
遺編魌頭直指山南去昨夜秋風正颯然
憶從少日望前脩追數流年四十秋並轡同游天上
路連檣共載雪中舟傷心往事千憂結回首勞生一
夢休見說騎鯨追汗漫只將遺蛻掩山丘

光祿董公挽詞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緈帷今寂寞青簡尚光華
讀奏三千牘猶傳四十車諸生半齋魯東望涕橫斜

又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
感債冠衛髮追攀射見衣與元戟難司零落寸心違

董夫人挽詞

象服夫人貴荊釵列女風生兒貞孟母擇墣得梁鴻
書費囊衣盡杯行潤藻豐龍池飛霹靂雙劍已騰空

董令人李氏挽詞

閬苑䢼花去無心對鬱薇冢〻鶴夜怨角〻雉朝飛
石窌名猶在邯鄲夢已非郎君真騏子玉立換朝衣

惠彥達承事挽詞

鳩杖壽三壽龜床閱九齡名留高士傳少挹少微星
圮下無遺蹋江邊有獨醒潭〻餘愛在鸞鵠滿家庭

又

遂家生還後臞翁耄及時長鳴風雨夜耐老歲寒枝
坐閱炎涼改寧隨操濕移隻雞澆斗酒敢忘故人期

大資政張公挽詞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筍視草對金蓮
講肆聯重席宮花卧八塼他年紬石室妙絕冠遺編

又

種絕近三顧恩榮閱九遷秉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
晋室和戎日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颯馭已超然

又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驂猶嬌倚天劍尚艤濟川舟
元帥儀分閫爵侯亦首丘一杯桐屬地回首涕交流

侍郎唐公挽詞

虎旨屢伏青蒲上直筆猶存白簡中但見剞蟆救月
䖝孰知鍊石補天空牛鳴尚闢床頭蟻蛇影猶懸屋
底弓一代風流今頓盡佳城白日卦滕公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

鳲鳩一德本來均七子劬勞詠棘薪種玉已成雙白
璧起家還見十朱輪龍扉獨步中興日麟閣他年第
幾人送家誰為千字誄要看彤筆寫光塵夫人生七子
萬里龍沙握鼠餘古來忠孝兩全無芝澇死去魂猶
在蘇武生還老益孤旌節盡從蠻徼落綵衣重向鯉
庭趨天教任世如金母一笑迎還合浦珠

簽書胡公挽詞

潤色文章手論材政事科補天媧后石却日魯侯戈已鬱蒼生望那聞挽者歌堂〻無復有寂寞閟山阿

又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邊風搖馬鬣朔雪點袍斑委命輕于縞收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又

名字標仙籍身游返帝閽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井廢無沉轄車蘭騷有吐茵空餘峴山刻千載尚光新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

燕頷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鼓角十州雄按節星軺動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已失大梲宮

又

東吏重之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氂望絕重臨日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又

道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懸萬鶚（丞相華原王當國某嘗）薦對喜色看乘龍（公華原王之壻）流落湘江畔崎嶇楚市春相看青眼舊獨有後凋松

嬴國胡夫人錢氏挽詞

大國侯王後高門將相家欲知天作合故遣壽無涯夢渥萍如斗仙山棗似瓜鶴林花老去歸路躡青霞

又

鼎立三珠樹亭〻聳搢紳真成萬金產何止十朱輪彤筆方紬史芝塗尚演綸嶶音千載後不數衛夫人

朝議胡公挽詞

對壘萬夫雄堂〻望一宗名聯千佛土籍著九閽重月旦推三鳳風流屬二龍哀哉埋玉樹一慟閟金鍾

又

巨室陰華棟驚聞一柱摧辛勤三世種寂寞萬牛回猶抱萊衣泣俄興楚挽哀功名付難弟榮路正崔嵬

霍彥明通判挽詞

龍飛第一春吏部苑斯文桂折根猶在蘭深氣自薰未成驥騄展已復欸芝焚想像今何處江東有暮雲

又

契闊艱虞地匆〻喜一逢俄驚門上䓁已化枊中龍手板歸囊措腰章掩室封空餘故人淚灑向九泉重

邵令人余氏挽詞

身老偕三壽家肥賦萬鍾給扶雲杖穩賜禮荼泥封

青塚連雙璧蒼精墊二龍春風吹宰樹蕭颯灌蹲松

又

金母燕西瑤來憤翟茀朝遺衣尚荊布故物有簞瓢

鼎立栖三鳳蟬聯數七貂圭涯祗如此崛鬱正昂霄

太令人施氏挽詞 令人年九十六三子七孫皆在仕籍歲家有清白堂

天上驂鸞鶴人中夢虺蛇舒長真化國青白舊儒家

朝籍通丹地宮衣曳紫霞蓬萊三萬里何處問靈槎

又

領袖三千指恩斯母德均奇厖五世祖福艾百年身

零落悲華屋劬勞詠棘薪誰當紬女史彤筆寫光塵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目馮熊並海門盡揖手績佩爭詠袴襦恩

雁塔名猶在棠郊茇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王廷秀挽詞

朱雀烏衣巷青袍白首郎誰令呼起〻便作去堂〻

我老猶占鵬公豪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慢斷白頭翁

周撫幹挽詞

手殖千金産情高一笑揮懷奇空老去種德自家肥

聯艦收糜粥傾囷振大饑誰云天未定一鶚已橫飛

又

誰續先賢傳猶推月旦評命儒通德里聽法梵王城

除地黃金布帷裳絳帳橫何人追舊事和角話三生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

台路巖巖峻戎藩閫寄雄九章公袞貴六纛將牙崇

翊運三階正持危一柱隆帝閑龍化後箕北已成空

又

大貌疏廷溪中權秉帝樞棣庭聯上宰芸省冠諸儒

國瑞麟一角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又

東觀聯飛蓋分茵記後車兵廚千日酒記室五雲書

尚想儀刑在那聞語笑餘龍鐘隨葬後老淚滿衣裾

永嘉夫人挽詞

腊田開石窌綸閣演金葩綵服聯三組褕衣珥六珈

急景駒跳隙哀音雁折行慶鍾知有在庭樹正流芳

吴令人挽詞

誰識床東卧相隨廡下舂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從
玉冠螭頭立芝塗玳首封諸兒荀淑似頭角盡群龍

又

茫〻水東注冉〻日西頹倒手留難住揮戈挽莫回
鏡分天上月劍逐地中雷寂歷空林夜悲蟲亦造哀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别駕一乘漢題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刺繡如
彤襜方首路畫翣已隨車悵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裾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南北兩茫然寒暄粗接無淹
留生死俄分有逝川黄帘尚傳批鳳詔青箱空挽絕
韋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看煎膠為續弦

王廷茂挽詞

蟬聯三世舊晼〻二毛侵白壁成長慟青綸遂陸沉
看雲空有淚聽雨若為心咽〻吹簫送哀端共一音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籍甚金閨彥從容玉帳籌垂堂懲後戒徙宅慕前脩
忽作隋珠彈真成趙璧投寧辭廣武械竟脫楚儔囚
壑叔言猶在殽函骨未收云何即長夜不復見焚舟

孫應求承事挽詞

棣萼聯華滿故枝蘭牙競秀藹春熙荊州刺史馮熊
去吳市仙人跨鶴歸漲綠一支分柏壟蒼百疊擁
松扉儀刑故有丹青在想像平生果是非

吴漢逸挽詞

矍翁自是列仙儒豪氣驕〻若不除東閣尋梅詩滿
篋西郊問柳酒盈車奇猿屢訪陳倉鼓古漆空存汲
冢書不信青山解埋玉定應碧海控鯨魚
學省追攀四十年故人重見兩皤然鬚雞共士與戎
後衮忽安知棄我先北道改轅誰解劍西州扶路相
嗚軟傷心一夢成今古忍看麒麟卧塚邊

宣文李公挽詞

千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埋輪豺虎避徹水綴魚驚
兩閤徵書入連城賀聲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又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茗杯聊從五禽戲空使萬牛回
拄笏看山坐乘桴跨海來仙遊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又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鶩伴霞飛
忽作三休去真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邵久中承事挽詞

周分陜右閙燕日秦廢侯家從漢年南國棠陰猶蔽
芾東陵瓜蔓正芊緜蒼波吐月珠還浦紫電衝星劍
倚天藉甚公孫望千載書藏萬卷有青氈

手扶杬杖兩眉厖林下諸生拜老龐講肆共推三語
妙詩壇獨受百城降揮金屢費青錢萬種玉親栽白
璧雙一卧遠先朝露盡便隨晨鼓去逢逢
天書問信墨猶新杯酒邀歡迹已陳倒屣方追塵外
躅蓋棺俄作地中身濤江滟滟三家渡風樹蕭蕭萬
鬼鄰他日故人千斛淚會應灑向塚邊麟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早歲乘龍見伯鸞賜衣霞爛出㕘官自從東閣郎君
貴只作西池阿母看欵玉蕭吹丹鳳去青萍劍合兩

蛟蟠素車白馬城南路愁見春風桂影團

族孀强氏挽詞

少日聲名推大阮一時門地數南强家肥自稱河魴
貴廟薦猶聞澗藻香羽化忽驚雙鶴去巢空不復九
雛將歸魂無用哀笳送彷彿吹簫在帝鄉夫人兒女十一人兩女先亡

王令人蔡氏挽詞令人天啓舍人之女

殿極中台應淮流奕世祥佳兒王武子名父蔡中郎
傳業青氈在談經絳幔張懸知黑頭貴已佇白眉良

蘋老那能采萱留秪自芳誰當授彤筆端為刻青琅

少保張公挽詞

帝閫謀元帥齋壇屬老儒黄麻孚大號皁纛擁前驅
使合聯黄衮猶應冠紫樞炎炎白晝日奄忽下桑榆

又

平土跡新湮湛恩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連
墜劍今亡矣鳴珂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又

並轡天街裏聯裾省戶中追㕘兩班合醉笑一尊同

行攜九節杖坐駕五雲車便作堂〻去瑶臺有故家

又

藪蔕斗城春平反迹未陳神馳一舟㳂淚濕兩朱輪
故物悲萱草哀吟念棘薪空傳青簡上千載望光塵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雲閣冷郎署粉闈空
節蕩丞金虎車轄掩畫熊凄凉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又

門表尚巍昂壽名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
月暗烏啼夜風高雁折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藏

又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床雨共詠舞雩風
少日借千佛殘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没老淚落新宮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

席寵千齡盛既榮一品尊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
連騎珂鳴里交相戟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瑶琨

又

移孝繫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
錫壤開東魯持樞拱北辰寧須待彤筆詔墨在絲綸

又

鼎餗羞嘉饗溪毛薦德馨來符虺蛇夢去躡鳳凰翎
盛事垂千載華年閱九齡凄凉便塵跡栢壟自青〻

夫人韓魏公之婦文潞公之孫家嗣樞宓彼吉
使事夫人聞命促行工降哀詔賜號國夫人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目録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和州上謝表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侍講表
乞出第一狀
乞出第二狀
謝徽猷閣待制知袁州表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謝給事中表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猶妄行自罹罪罟聖神寬假尚屈刑章俾省悔尤止投閑散中謝伏念臣禀生陋阨逢世休明偶誦試言叨居册府旋因錫對忝預憲臺黔驢之技欲殫梁鶴之譏已至叅寘多罪擢髮有餘追訟往愆噬臍何及盡從吏議亟寘嚴科終受賜于忤懞得免從於縲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之所禁而必誅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從寬夫何頑鈍之姿亦是閔憐之數于不問焉雖焚廡而豈傷吾何愛牛以釁鍾而不忍臣敢不闔門悔過銘坐圖新受累無功但有欲據之臂食芹思美空懷自獻之心。

和州上謝表

叅寘多罪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昇一麾於千里戴星就道撥司臨民祗奉訓詞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以口耳空疎之學早塵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屢

玷官榮儀值龍飛利見之辰敢有屈穫求伸之意目司言責糾正官邪不虞忌器之嫌自作焚廬之禍然知者消未形之患當効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說之難莫辨東隣壞墻之盜仰恃帝聰之豁達屢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陳莫若有聞必款謊誣甚巧不悟鄙生青友之心耳受椒行遂得浸潤妄言之罪倚僥黜幽之典還開使過之科脫之銓曹冗散之中付以枌社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縮手方驚龍額之嬰家人阨腕興嗟遂返牛衣之泣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存社稷英類祖宗鞭笞戎蠻駕御豪傑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觀過斯知仁終不棄捐於一眚深念頻過之守尚叨器使之恩雖意廣才踈粗有惓〻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〻之稱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臣推數奇窮奮身寒陋九年三黜屢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偶任言責於上聖恭圖之始請嚴邦憲於群憸誤國之誅敢有意於祗條不自虞於投竄抗孤忠而上列犄斷〻以無他矜衆謍以交攻舉斷〻而不可間闕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怒於一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媿席未還趣歸覲于清光俾驟帝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靡由左右之先容采積凌競誠難冒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償遠令之小嫌不愆於公議則惡盈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侍從以論思為職書命以體要為工惟布宣難論之情不歷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固不是孚風騷才雖必由試可伏念臣性踈寡與學昧知方節義大閑遍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設期收召之獨先進賤賢豪而冒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畜或能施用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於己試培樗櫟于豫章杞梓之下吹葦籥于黃鍾大呂之間豈緊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恩螻蟻微誠獲致籲天之懇犬馬末効敢忘結草之圖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目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
中謝臣聞極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
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制規二帝之謨言合六經
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過於片言布宣
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貪榮於垂死宜但精誠之格
實繫播告之修伏念臣情學無師褊衷自信文辭骫
骳久貽醬瓿之譏骨相迍邅敢嘆鹽車之厄盡圖幽
屛以謝空餐遽蒙命綍之新加貴道藩之舊延登學
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替詔尚方而給種登
内使之賚書三析肱而為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
而重拜遂叨沐於殊私寵至若驚恍然就列恭惟皇
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乾龍應於天行渙風孚
於邦號當有鴻文碩學之士上副厲精更化之懷顧
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既懲之力豈足舉明主於三
代之隆裴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替
殫微効上荅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早汙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未閱學
士督之選共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
娛為文不求甚解偶隨宦牒進冒朝榮銛噐之量已
盈變欲飲河而知止犬馬之力將盡又虞填壑以遺
羞惟是偏賦介持弗移之愚故能少蘋窮厄不貶之
氣昔叨召節入侍辭垣隨被替書使陪經幄諗淺闇
而自愧僅同數馬之工仰齊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
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文丕煥邦命惟新數求左
右儒學之臣講聞古今成敗之要如臣孱陋亦與選
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器預
憂五技之窮莫知報德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論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閱月
都城圍閉至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宣召
侍從入居禁中而羣臣悉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
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
君側兩遇淵聖皇帝車駕出幸青城率先陪扈亦不
敢例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招
討司凡五十餘日徙至三寨遂止虜酋薩离母帳中

君臣隔絶不復進見忽於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宫馮澥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獨不在選中尋聞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事者人高尚書當得去臣用其説隨衆直造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而薩离母猶可留不還會使臣持國書敦趣上道遂與馮澥等俱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外冤憤而臣獨得生還宜有面目出入朝行於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竄伏田里家居八日而旁人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取
朝命督開封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逮至舍屋之家悉少年二百輩持白梃執械杻以待拘執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觧免窮迫之餘包羞忍恥本求一生於九死之地而乘衰嬰瘵積憂成疾遂纒悸眩之疴精神恍惚手足顫掉頭目昏旋眎物顛倒纔聞人聲驚呼狂走欲赴水火比遇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力陳懇悃乞一外任宫祠歸伏田里稍近醫藥以畢餘生而五請不獲命恭惟皇帝陛下入繼大統加恩四海靖康舊臣悉貸弗誅而臣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貪生忍死見辱吏卒之手多病曠官久妨賢者之路雖冒勉復玷侍從輒陳愚款上叨欽聽伏望睿慈除臣一外任宫觀差遣俾遠羞辱於十目之上稍釋究患於垂盡之年

乞出第二状

臣比具懇款奏陳乞一外任宫祠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以靖康初政令宰相李綱知樞密院臣任侍御史首上疏論諸生伏闕之罪謫知和州今皇帝陛下召綱為中書相而臣實預省屬典掌書命職在論思若以纖芥嫌隙不言臣為失職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嫌實益不安位又緣開封追捕憂悸成疾心氣耗散言語譫諄每行詞命錯亂夫次累日寢定僅能成章以總蒞群吏之朝既非疾病容身之日而受立輔相之始又嘗有論刺之嫌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臣一外任宫觀

謝徽猷閣待制知袁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紬書又玷高華之選叨逾過矣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服官兩朝被遇一

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學之聯濫冒朝榮遂登詞
禁屬狂寇未即鋤鋭之戮而孫臣已齊趨犍之羣亂
竄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在祖之
呼盡解南冠之縶捫心悼歎顧影驚嗟寄衰病於越
吟返游魂於楚些忱辭廑扣慣遺填壑之羞大恩不
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從欲全
度矜愚擢從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危
衷增厲感涕横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悠
遠永忘傾藿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羅嚴譴屏棄遠方聖主在上皎如白日起幽作
塵洞見誣詆躬發倖書拔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覲清
光擢之積垢汚蔑之中復畀侍從論思之職義當聞
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疾所頼僅餘生於
晷刻審難自効於涓塵須至投誠上扣聽臣頃遇
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
國稔四夷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群姦與詘匹夫
横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
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任意抂輕犯
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説遷之賜第以為謀主
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
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
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
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
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棄官得罪
既除削矣又傳遽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父子兄
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為獨宜不問於是詔御史臺
根究臣等條具行等兄弟親戚賓客之棄官者凡數
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貫死於是
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忍忿忿
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史以贊其
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消劫寨之日漏
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李綱素不知兵
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
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

植三幟於閶寶寺傍以御前報捷為名又張御幄於
封丘門工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
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衆為亂劫請
人主拜罷大臣支解三人流血被道毀徹廬舍掠取
金幣幾至内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擁兵之臣脅制
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
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
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闕之
後學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獎其忠群凶懼誅
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
職收金銀絹以悦衆心開封尹代行彈御之職傳詔
大學以活士譽蔡京青秘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
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正蕃潛師夜遁召兵於
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
之功竟薄其罪王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工自朝廷
大臣下至大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
罔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時方棄損爵祿以市恩釣
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群嘲聚罵恬不知畏觸情妄

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為痛定
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又崇飾惡語以并中臣終則
言事臣僚又置臣於僞官之内方杜門席藁側聽威
命而轉運司徽州縣拘留不令走透巡尉挾帶将吏
兩至臣家結集保伍皷捷鄰里晝持挺以守夜擊柝
以衛老幼愁怖水火不通揭榜千餘遍行境内稽察
苛繞遇於大辟有司初無敢受止遽進奏官報狀遂
稱聖旨施行閱兩月餘幸道宗遣兵入境居人駭散
臣因得携三十口竄伏草莽中而迎賊官吏艤舟匿
門指為姦細撥盜入室臣弟峴與之遇拔劍欲擊得
兩夫從旁營救因得解去生生之具攻劫一空雖竹
筍筆蓆陶瓦之器盜所不取者戕壞亦盡書籍紙劄
悉投之雨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
全殆從賊官吏稍稍來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
憎學無師剛褊自用積致怨仇以蹈大難始假朝廷
之命陷臣于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横逆卒資
盜賊之威又欲致臣於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皆
臣自取亦何所恨伏遇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下雷

兩之澤一洗謗誣延登侍從肉再朽之骨衩去幹之魂義當勉勵疲駑再勤鞭策而饑寒併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謗既明而溝壑之塡已侵尋於暮齒伏望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醫藥怨仇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惷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肎天下之至冤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挺擊柝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姦細又探囊胠篋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亾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還復禁垣削罪籍於城旦之書收舊物於徒至之橐閶闔驚歎兜拘維之禁交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竊定之餘怳如隔世理宜扶傷憊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形瘦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强於驅馳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忱辭上和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菲彌積兢皇卧漳濆之痾尚未逃於鬼責冒鶉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謬當卬轅擊壤以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綏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贛短見謂禍衷觸情妄行自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冤拔對遠屏於遠方啟扉再升於華幄宜堪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矜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橐心勞政拙已憂耗鈍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膺周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凋敝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究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而護之尚欲兼容於獄市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典司封駁給事殿中著名藉於瑣戶之嚴奉光塵于屬車之後冒恩不次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疎議論迂闊薄材綿力用大而不勝惰學謏聞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祿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亹亹迫桑榆之晩駸駸從溝壑之塡終賴至仁曲全殘息遠叨名節趨覲嚴宸荷識拔之非常宜靡捐之效受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藹然垂盡之軀負薪未已漠若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況長孺之直豈薄淮陽蕭望之之忠亦試馮翊固之重外何必居中翊今潢池赤子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殘之効理輸屛盜拔薤鉏姦立苗欲踈京鮮勿擾庶不負千里長城之寄亦少紓九重側席之憂獨在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名節入侍鎖闈自惟綿力薄材必無論事回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之勞浸革前世內重外輕之獘庶仰關於聖慮或有取於斯言許以終更少緩及瓜之代責其求効庶幾横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襃封亟工甫拜恩命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矜哀儔之眷愚臣知稱愜之難中謝伏念臣一涉世途屢貽俗患鄭氣獨推乎一國誤以璞而貴焉越犬連吠乎十州固非雲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念飛走而欲逃賜禮召歸屢辭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疏左省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躋蹐四顧俯僂三辭覆車在前可以鑒矣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疾顚之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寶歷宏濟大艱筦攬衆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必圖新衣敝又改兮莫如求舊故茲選慎誤及孱庸雖無用之材終冀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晨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目録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辭免戶部尚書狀

謝戶部尚書表

乞宮祠狀

乞郡狀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辭免第二狀

知臨安府謝表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謝復官表

復左朝奉郎謝表

乞宮祠狀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乞致仕狀

乞致仕劄子

辭免待制狀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落職謝表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稟生陋阨無以踰人涉世迂疏動輒得咎精神耗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所願投棄湖海寬閑之地庶幾永保桑榆遲暮之年敢冀慈憐尚勤鞭策召歸禁闥曾未踰時擢置銓曹更叨樞寵念艱難如此豈當以王事為辭而滿溢之餘則又以人言為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代匱而寘之河干終負素飡之恥維鵜而不濡咮難進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㢠恩深厚小己凌兢中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群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戈俶擾之餘一時水火焚票之後千劍横潰三窟旁穿世號把推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直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攬轡而工粗有志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于盤錯空懸綿力實負初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逮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償遂愚公之志効涓塵之報庶逃踐偽之譏

辭免戶部尚書狀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巡奸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官逃散萬室驚奔芻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繒捐於盜賊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繫工智之明振一時乏絕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客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郤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較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忝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乏今廟謨戡式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

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儲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參戎八座之聯
中謝竊以擧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土
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
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悅新厭故遂底鯨魚
額尾之害馴致群羊墳首之妖萬衆蒙塵不備純駟
群氓擠壑不救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吏傷之
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
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
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冊府當侈太平畫餅
空餐畫墁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
自非獨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兆
中興之盛顧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
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奮驅工副君父責成之
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姦蠢伏遇皇帝
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
解嬈黜聚歛之臣拔擧扶傷塞僥倖之路開茲邦用
深軫聖情夫何么麽之姿亦預揀求之數苟操刀而
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經而更張庶有足食
足兵之望

乞宮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
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
焉惟命之畸繫天之數當靖康之北狩兩遇諸戎問
鼎之師逮建炎之東巡再見群凶伏闕之禍雖衝冠
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為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
虞淵之日大臣建復辟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底勤
王之績乃獨尸於榮祿濅獲戾於官箴汗浹背芒寄
顏無所心馳夢羽魂影欲逃重慙恧恧毀尾之求莫
致惓惓窺軒之意伏望皇帝陛下矜愚蔑短惸屈傷
窮許解民部之官特畀眞祠之佚知雖之蒙得免於
大阿從欲之仁仰希於鴻造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厄復值錢塘戎馬之亂梟
雄跋扈宮闕震驚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

殆諸將策勳之日獨無橫草之勞以茲憂愧之餘始工退休之乞徒陪無用猶有望於蓋帷脫脫奚為恐遂填於溝壑敢圖恩紀尚閔俞音俯加籌服之矜未忍寘諸閑散尚有蕃維之託或可備於驅馳廉郵流亡誅鉏乾沒平刑息訟奉法守公萬宣夙夜之勤或有涓埃之補伏望皇帝陛下哀憐故物惠保餘生不使在梁之鵜食無功之祿寘使乘軒之鶴迸竊位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効內閣義圖之峻洊寵非常省吏民瞻望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懼交中中謝伏念臣請古人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王之蘧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為世畸人衆目銜於明污百口咻於造大視槍榆之笑奚為南海之風感涸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於尺寸從自覩於心顏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設索侏儒一囊之粟始冐涗有籲天之乞尚依違懷擇地之嫌牘奏上陳方虞大戾黈聽處徹更冐尨恩聯近臣之籍於殿中未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雖忘魏闕之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襄在均勞仁先求舊視其髮種種豈有能為悅其脂肩肩遂忘其醜重叨殊寵實異初心辭劇就簡豈生平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靈貴冐命服光華四杜僂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儇拜舞知榮中謝伏念臣碌碌無以踰人惓惓粗知許國牛衣卧泣常抱百憂馬革裹屍竊効一死屬上聖宵旰焦勞之日豈群臣曳婁閒暇之時敢褰裳有揭厲之恩而着鞭恨功名之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厚下樂在與賢分須出笥之珍加貴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顧希王陽鳴馭之風忠以致身庶幾季路結纓之節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位工遂嚴之直全吳臣屏切居方面之崇欣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夢秪添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闊踈空懷情學逢辰休顯浸

冐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偏塵兩禁高華之選分
符海工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
尋陳迹宜布寛條于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郊雞
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柳
衰病何以堪之訪玄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兹蓋伏
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篤癃之遺加
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壞悼雪光之獨存矜一介之
匡望神山而已遠擢從小郡移牧通都申晝封圻撫
綏凋瘵虎頭食肉敢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抒軀
於異日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兩怒之言盜惡盡從寬極之刑一夫之泣向隅尚畀
哀矜之典仰銜恩施俯激愊衷中謝伏念臣許身甚
愚逢世大亂頻年於此衆怒不容甚疾小人更得小
人之目力排聚歛終貽聚歛之譏事之好還理固如
此區區本志願効狄山一障之乘碌碌全生敢懷范
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褫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
捫心而永歎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孜先幽黙寛在罪
疑季布罪歸宜待一人之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篋之
書卒難免於大訶俾退安於真館東隅之失請改事
于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寵迹窮閻叨榮膴仕偶塵薄伎遂竊危機所願鋪張
太平罔洽之宏休不虞遭值家國非常之大變猜虜
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諸於不測之危豈復
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比值公議請寘嚴科屬秉
輿方事于東巡而所食尚勤於北顧仰勤睿斷申諭
德音凡此謬朝誰為有福俾二聖辱在於泥塗而不
聞列一時夫言于翰墨而何尤卒辭免於誅訶尚叨
塵于器使遠明受勤王之舉正建康移蹕之初國步
寔安大明黙陟臺諫建白久逭誅夷兹謂衆君子與
邪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褫官資
萬致盜異之言浸成不赦之咎敢冒簡記未忍棄捐
擢居嚴近之班復備藩維之託薦疾病呻吟之久積
罪愆汙衆之餘衆人藉躋而無嫌群盜猖狂而未已
百羅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期豈復富貴

功名之望伏望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伐欲之
深仁察臣祈墨之量已盈憫臣鍾漏之期將盡俾安
餘命以就窮途非敢効郊平以放侯種東陵之謀不
幾乎田横以庶人守海島之意所有復待制恩命未
敢祗受知臨安府言揮亦乞寢罷依舊宮觀差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輙違詔命即日單騎就夜兼程到本府
交割職事已具奏陳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冒凂
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剛褊動輙得咎分於聖世
永為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矜故物清貲紬秩起
于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當即日奉詔奔
走造宮豈應更飾矯偽不情之詞固為遜避上煩程
督之嚴而區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鍾噎於
微撞小器溢於大受故陳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為器
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得之榮則道
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惟行殿暫駐會稽以
錢塘為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氷銷火燎滌地而
盡千創百孔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視則創殘瘢瘵

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更張則僥倖不便之人必
致大作謗讟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彈壓群小號為剛
明能以身任衆怨庶幾歲月之內可冀分寸之功如
臣德輸望輕起於閑廢通都大邑十日所視吹虀懲
沸救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為以稱塞明詔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非擇地于艱難多故之時
閔臣已老無用恐敗事於緩急有為之際特賜辭免
改用能臣依前宮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于群言驅去復還終未捐于一眚
畀行殿保釐之託職西清嚴近之華中謝伏念臣小
技矜愚褊心忤物怨每生乎溢惡譽多出于過情繫
乍督乍倿之無常致三仕三黜而未已黥蒼蠅於誤
墨得本自於偶然訪遺鹿于覆蕉了不知其所在忽
紆詔綬又起民編擢孤臣于罪悉汙累之餘付一方
於兵火創殘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
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遼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中家秉智燭而觀天下使

愚使過丕昭属世之規作福作威躬攬御臣之柄故
兹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鍾未覺九重之遠守此
門之鑰終期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宫觀第一狀

臣多病早衰體羸氣弱適當春夏霪雨之時乘虛中
濕瘡病大作兩足尤甚不能鞾韈方欲奏陳乞賜閑
散而張珙賊馬侵犯州縣衆瘡胗事戴星而出雖遇
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迺寇遠遁一方救寧
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使客行立趨走
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夫今不治漸至深痼必為
廢人伏念臣自三月初承乏郡庫無錢廩無粟困
窘丐請于朝廷又常科敷於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
護殺捷群偷殆無遺入計今錢物見在尚可以支吾
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為矣臣吏能淺薄已試
無効固不敢求使于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奥
區又非尸祿卧病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別無規避特
賜鮮罷除臣宫觀差遣一次

臨安府乞宫觀第二狀

右臣已具奏乞鮮罷令任除一宫觀差遣未蒙施行
須至投誠上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六郡顧
吏能淺薄干城固圉初無尺寸可采之勞而時事艱
難避寵辭榮又涉通慢不恭之罪藩宣大府更歷三
時避讒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刀于榷酤征商之賤劇
剸林於稽垣畝壟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强櫛風沐
雨疾病交侵道盡途窮咎深讁滿伏望皇帝陛下憐
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犬馬之死于蓋帷孰若貸
樗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迹籍中俾輸薪聚加恩匾內復畫縉紳施重丘山
懼深淵谷中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
回方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一
夫造訕濟以群咻三尧投荒溺以萬死老妻懼不測
病六日而歿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於窮
交遂委身於謗藪繫刀頭之舐蜜其獲幾何覩井眉
之居缾所喪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閫

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觀一夫向隅之泣而慘不樂遂超常法復畀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稱收拾哀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為搖鼻炙眉方追前繆息黥補劓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 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激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蹤窮閻增光末路□思不次擢已知慙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曹參之孰是孰非一王

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讒人初無纖芥逢權臣之怒遽興大獄挾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空造端課無責有騷當從鄉之惡旋夷編戶之氓自惟斷斷之無他豈免譊譊而工詐方其心迹之未辯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寔不可欺校郈鳩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身賫恨于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狀自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極鯀而擧皐陶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即墨

毀譽乃公凡覇一時無告之冤已動九重益高之聽念臣久罹讒黠曲腸辯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叙惜羽翰於敗履出芝菌于枯枝大恩不貲叨逾過矣餘生向盡稱効茫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為鬼鬼復為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孫孫又生子累十世而圖報難忘

乞宮祠狀 紹興丙子閏十月上十一月十三日旨揮復除提宮觀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告下

臣頃以非才被遇三朝徧歷法從貪乗致寇自速顛隮除籍為民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平生大節橫

被誣執誇鐖破壞以致埽地中夜起坐慨然興嘆竊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為百王之冠不下堂窺牖固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實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曖昧而不辯明但未死匹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發德音作福作威皆自己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於二紀積垢汙壞之後刊除困籍追復官裳志願滿足瞑目無所恨矣第頹齡向盡懷恩不復尚圖橫草之功而老馬惓隤會戀君軒猶有敝帷之望伏乞聖慈除臣宮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遠無

復望清光于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閑猶能詠帝
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屬精更化方臨極辯之朝竊食偷安更肖非常之寵
中謝臣聞紬書秘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佚殊
庭所以奬一時勲勞之舊直廬地禁真館身閑聽九
重朝鍾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祝併蹤異數
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瞽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躋
膴仕洊三朝嚴近之班中秘書鉛槧之勤御史府紀
綱之寄代言西掖視草北門瑣闈論思金華勸講分
貳選曹三銓之遠進長地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
華五殿大邦之重據衆人必爭之地舍四海欲得之
求官誇薦興刑禍隨至投畀屬魑之野永儕魑魅之
韋滌倒半生沂泝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
誣甄敘崇秩伶俜蒻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晼晚餘
齡遂有犬馬蓋帷之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念青
氈之故物久為白首之窮因推舊鍾不忍之仁示辟
絅好主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徒中晚節末途徹榮
於望外遠茲晚遇會遇初心曾未暮年蕩叨三錫食
芹而美矣豈堪効野人以薦君盤種豆而豁之猶能
倚鄰翁以共王命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
覆育之恩今七十九歲中緣眾累久去親行遭值清
明盡從昭洗雖葵藿所向未嘗忘存闕之心而蒲柳
已衰盡披露守丘之願況已過臣子引年之制尚竊
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矜收簪履貴
冐蓋帷俾全螻蟻之微軀獲有終于後福莫報丘山
之大德竊自愧于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踰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
瞶犬馬之力不復自効理合知止伏望特為奏陳許
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里為農為圃叩轅擊壤歌
詠聖化度此餘年不勝區區願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効官五紀駑馬戀棧豆已屢貽濡味之

識神虎挂衣冠亦再上先骸之請忽紆詔綍尚軫遺
簪遂畀两清荷橐之聯永為東路角中之寵念已逾
臣子引年之制有愆知止之風更叨蒙聖恩念舊臣
之仁益冒會榮之愧所有待制恩命不敢祗受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瀝懇書辭輒冒乞身之請俞音賜可亟推從欲之仁
興念三朝故物之遺復玷两禁侍臣之選超逾若此
稱効蔑然中謝伏念臣頃縣東朝廷之觀元即府猥
先諸老際會千齡奉寶玉於一龍上天之初胥霸綫
于五馬渡江之日群趨帳殿每預疇咨分直龍扉嘗
蒙持召名浮遇實學精捉究一挂丹書遂至白首龍
鍾老矣僅存頃溝壑之餘彭舞啼歎詎有收桑榆之
望敬圖簡記猶冒抽揚俾綴甘泉仗內之班以為叢
衰林下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恩隆求舊德大包
荒雖疲癃衰病之身自甘永棄而收拾哀憐之意未
忍遐遺賜下行之禮以垂褒墨三命之恭而拜既罷
云得謝茲謂饗榮念永違咫尺之威無復就堯之日
願少忍須臾之死尚堪歌舜之風

落職謝表

乞身辭仕已度匹耆授老殘年亦開九秩偶緩斯須
之死猶未厭于人言不加悖耄之刑蓋終存乎與禮
雖仰戴丘山之重寔深負淵谷之虞中謝伏念臣六
世累人朽敗之餘四朝故物漂零之後新豐翁右臂
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
避賢者路屬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為土中身祇在旦
莽之間尚玷臺評盡從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方
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窮豈念舊惡況已奉身而
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為己甚焉何足誅鋤姑
示鶴穢然雷霆之下寧無失飛筋之驚而犬馬之微
猶有賜蓋帷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於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于
屬車之後拜恩不次撫己奚勝中謝伏念臣書元豐
民版之丁擢大觀儒科之選偶塵薄伎浸冒官榮恭
從橐之華備藩符之託侵尋六世可謂陳人際會千
齡已成大耋聽近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

世之粧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衷加昇崇資復還舊觀雖東海之賜金已盡久矣寂家而西清之命紱惟新足為榮耀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篤求人之舊推養老之仁謂百歲之遺甿尚賜高年之爵況四朝之故物猶存一介之臣與衰無用之身捐德不報之所獨念戴盆之首顧難以望天惟有傾藿之心不忘於向日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于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于千載高視百王之表永臻萬壽之期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然凝神冠帝羲之尊為太上皇極人倫之貴為天子父奉卮前殿問寢南樓訪崆峒而得聖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畎畝莫預鳬趨遥望閽庭惟深燕賀大與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羲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斂五福而作辟慶決寰區邦命惟新天心底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上漢壇而三辭為天王當楚壁而五拜作神主謳歌攸屬曆數自歸詔皇策於千齡嗣無疆之服撫帝國于四大包有截之區顧疲駑弗迫于駿奔而率舞旬同于思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並照之光扶杖而聽詔書猶能聲萬歲三呼之祝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目錄
書
上皇帝書 一
二
三
與萬俟參政書
二
與宰執書
與侍御書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

書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于自然蓋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於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皆可援而出之然必呼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于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拯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條吳敏所逐鐫官褫職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言責於是群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

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傑扶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
疏論臣収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銀出糶官
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黃鼓縉紳更唱
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船木植之
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支紙劄之屬誣臣入己
羅織傳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臣
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竄管象州嗟乎寃哉青天白日
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寃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
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疑望滅裂
不得其情故有録問之法審録之際翻異稱寃則移
獄別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讕係繫不
決始用衆證至于命官則又加詳矣雖因臺諫論列
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訪
覆按有定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録問有
審問其詳如此至于受財入己名色若干追驗贓證
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
百七十餘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
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
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真偽直作臣條言章送
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星火日夜鍛
錬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陷便用
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勘詰不追贓
證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逮坐儕當箠掠不堪其
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贓證必
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降論令臣家住常州一身而已
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
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閉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
六月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于隕涕
行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
移文催趣晚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
下之法借權臣之怒置一夫于死所固無不可況此
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
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彌天變而怙亂無稽斂
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視驚嗟太息而不已
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
得罪如柳約錢愖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按贓罪之

人或以大臣雖故止放罷而不問栁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旣非係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栁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怨使陛下網紀文章大壞至于蕩然輕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今餘黨復張又通於京三兒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稍忤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强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于權臣譬之鬼神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冤濫公議已開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吁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物憫臣久負大謗不容于群枉之間洗滌讒誣許用赦原放還田里收葬已死者拾骨尚存者不終陷于溝渠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少革群黨報復睚眦之風臣無任

二 書奏到行在已有旨揮放還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曹劌亦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蓋罰當其罪則國人服國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衆心悅衆心悅則可以勝敵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勑獄吏常恐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忍一快于刀鋸笞箠之間帝閽九重如在天上況冤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府事之後適會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李光者覬望風指上疏論臣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宸聰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群賞紛然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萬計必

有輩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
有司驗治追索贓證顧眎私家了無一物詳文謂何
又念蔡京擅政于崇寧大觀之間屢起大獄譬復怨
憎亦須並緣疑似誣惑上下宣取鑿空中傷善類况
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于前以故偃然自謂
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暮造私第共謀誣
陷械繫數百人鍛錬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
無一辭問臣之罪忽降鎬命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
免决刺竄管象州下蘇湖常三州起發廵尉數輩發
卒圍第驅廹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朝報所
坐乃金銀木植紙劄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
貫嗟乎寃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旣有名色
不取于臣所止用獄官傅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
為贓不經審録不取伏辯直行典憲赴貶千餘里方
知所坐何以名為法奸回成羣縱情妄作不知有君
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臨不知有
賢士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陷人一至于此方
詔獄之作也儻臣有一金之直藏于私家推治有寔
必付吏太索暴陳於朝篤終身不可磨滅之罪豈肯
違法不索贓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茍可以誣陷
于大譴大訶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和頭伏罪永無虩
天訴地之所豈肯不取伏獄三免按荒而忩且除籍
為民不畜于縉紳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趨行决獄之
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州縣催赴貶所不巳
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寃濫極矣故臣被罪
巳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
子空幻之說與夫道路田野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
身一落世綱是非毀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
逃但未死𠀿終見天日所可惜者大臣舉措乃如此
也昔蔡京用事竊凶極惡集大亂之成遺禍社稷殆
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僞
誓一夫而自快宣明主所望于除殘救變之時令者
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講下石
之流悉巳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
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破暴露溝
壑幼稚呱呱不能自有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兩遇

大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衆賢馳騖賞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欲措明主于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辟燒收服衆心以固國於萬里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冤狀斷自聖心念臣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悍獨顧之不售傷盡池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而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報復睚眦之風稍懲獄吏奇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 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上六月十二日得旨復左朝奉郎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于贓汙天下所惡莫過于貪吏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贓吏之籍有如孤負大恩苟賤無耻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横彼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宮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贓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之罪獄吏覩望勢不容已但朝詣都堂暮造私第輒用衆證傅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援荒幾不保背領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援歴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監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勢越職論奏作臣察言章行出臣察言事雖許風聞盡付有司體量得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激賞庫金銀錢以數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捕紛然急如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筯卧不著寢不知所為臣徐諭之曰觀吾素中可免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曆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譸張為幻鑿空造大群嘲聚訕助作聲勢如臣

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綦
之於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錕送遞客紙劄楞伽經
東坡集之屬為臣自盗既言自盗亦合就臣所追取
有司估直若干計贓結罪却乃追索價錢為贓出于
何典命官犯法自一問至三問有録問又有審問祖
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為此也所謂衆證多緣私移獄
或貿寃稱屈或詆讕避罪近移他州遠移别路差擇
官吏恭驗考覈罪狀了然尚復謾讕遷延歳月以圖
幸免則用衆證近時呂頤浩中子丞庶弟之母捕逮
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置對亦用衆證如臣所坐未嘗
移獄别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衆證治
贓無一物可追而以價錢為贓公案無書押一字而
以衆證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于此責命既
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直
入臣家如捕逃亡催逼上路臣妻韋氏驚悸感疾六
日而亡八歳之女遠失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
門破壞兄弟離散為世大僇可謂極矣于是泣血書
詞籲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膈哀憐三朝簪履之

舊勳一夫失所之懷許章朝闕詔音夕下許從臣自
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
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受無
根報復眦睚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
雪潛深伏奧息交絶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
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
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熊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
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晉魏隋唐千有餘年讒夫小人
誣忠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
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
所怒因其孫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仁宗皇帝使三
司戸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
建内外諸怨為惡言傾脩鋭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
自脫安世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
脩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
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贈銀
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
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姻親

家謝景温為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幺麽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誣並進之時有一侍徒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聖聽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衆證陷臣於大罪薄命如斯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廷群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罷頑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啻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敘官爵死者録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其澤矣念臣勞事陛下于艱難之際臣々心迹粗有本末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望于蓋惟今雖癃老尚覬息于世間病木覩萬卉之春沉舟閱千帆之過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葬所蔵金遇于鄱鴞臣初無一絲之挂而遭羅羅織蒙被垢汙猶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已然臣老且病矣齒髮缺壞耳目昏塞豈堪復為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絓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況蒙康照已灼見姦罔于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欲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攖其鋒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無為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因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同其榮康同其樂亦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憂患無聊舊學廢忘詞句俚淺不能占敘中心之所欲言者惟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々之誠感動萬一干犯天威伏俟重誅

與萬俟參政書 紹興丙子五月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踈計拙輕犯衆怒初不謂待罪於秦公一至于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物可追以價錢為贓結罪而公案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為罪々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家被罪亦未有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々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閽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之悼屈

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被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守入冠樞輔已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虀救過杜門屏迹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揶揄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于不測人窮至此亦可憐也今有參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推衆時學校寔無他勝而狂跡蹇拙自觸禍機秖可閔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時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爲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某垢三十六年竄伏田里舉朝無半面名迹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點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譴加患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數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冀一洗無辜少攄寃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公議之申干冐威尊汗流至踵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舞不知屐齒之側折也輙恃平素依一啓事贄門墻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以來姦諂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為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已參政事嘗具一啓省問寒温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蘖卒召慍怒大臣得位中外縉紳脩書為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辭簡一笑而風俗之壞逼人于險以為進取之階百端奇詆不肯見恕以素不忺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鈇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為度區區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劄子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駿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親擢丞輔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

皆被戮收追錄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
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
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齎恨而死矣
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噓枯吹生之意幸甚過
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叫閽譊譊焉追訟故怨則不
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生逢辰千載默默不言又
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
已於是齋沐裁書援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
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為天下之平終此
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于爨中起涎額之駒於
檻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疲力已衰無以酬翳桑
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眾慍故任中
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
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
常平聚斂之法落職宮觀平糴常平者出于漢耿非
安石所建也任不知止輕近刑禍比守無所怨尤每
讀書傳見昔人被讒得罪死于刀鋸鼎鑊者則欣然
以得此生為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
蒙恩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
求仕尋遇郊市敘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
分遂捐災患俸錢布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
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
數十頃經界時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
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
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
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
舊委作墓誌行狀凡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
守蘇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
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況屬
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為有不於公得君行
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來日之無及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目録

書

與范丞相書
二
三
四
與政府乞宮觀書
與李少愚樞密書
與張全真參政書
二
三
與謝任伯參政書
二
與鄭至剛樞密書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倒聆相公召歸中司侯司遣劾馳書賛喜無何觸羅罷去親挈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于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主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藏書誦所聞庶幾區〻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于三四卒不獲已竊効其愚某切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楞然不適於用其流至于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〻何時而定也四載侵暴群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効命致忠而賈讜輩以言章擯斥于清流之外激怒奸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于三朝而詹乂以恬退蒙詔奬進學士以囿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悩〻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鏤通鑑

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
置使用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
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賕宣和為甚而改
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疏夫兩縣租稅之入
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招聚祿廩創置公
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為
也某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
夫內嚴防城之兵盡錄公私材木以為戰艦鍜撒虛
舍以廣壕壍斬伐丘墓以剏棧橋掘地陷馬編木為
大筏寧米為糧歛錢犒軍括取繒帛為袍襖之屬凡
戰守之備脩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
風委之而去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
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致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
大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
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
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
咸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
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

而為盜虜已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
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
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
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以
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
狗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群盜椎剽
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
康之初大臣樹黨棄捐宮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
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
則詛誹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與訛造訕
更唱迭和鼓惑群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
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冤皆姦黨為之一患也
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
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
俄而遽逮上聞則又馭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
果出於正邪妄賣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追其所厚
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
謗二患未除則群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譏然則奈何

嬴秦之亡也劉項相拒于滎陽京索之閒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騎士亦時々聞邑中賢豪至于駕馭群臣則踞牀洗足溺冠罵項所謂盛服先生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閒或借箸于食前或排闥于臥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疾痛苛痒切于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壓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勲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詵々然陳說詩書上章諓諓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令朝廷得一韓信以爲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令拜爲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爲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令拜爲護軍而諸將盡讙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爲用々々諸主則不能關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顚持危之効而公車北闕之章句簡卑褻之封又隨而至矣爲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浮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令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踐之信種蠡齊桓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于其閒庶幾有立于天下而大慰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臺司兼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吳夢天人之契若合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于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于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收拭尤異廣收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爲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李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遺書獻言差廣才疎乃與罪人同爲一律平生所向輒值墻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餙辭褒卑然禮義有加于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讒畏譏

茹蘗而吠見月而喘不堪為當世用矣獨有峴第得
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冒瀆鈞聽陶鑄一諸
司官屬于二淛間遇蒙矜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
師之辟以長興縣丞蒞于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
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侍恩紀上扣焉琢
山迓檢鄭士宗令春兩遇清兵據山就糧為盜士宗
躬率土兵乘舡戰于大風浪中麾擊遂捷是時知州
事備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此山皆賴士宗力
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某寄家島
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所以不
避僭率上凟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屠居
已絕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
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群言於十夫撓推之手擢居
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貺損
誨飭恩言慰藉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
委曲保全始終録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
走集之路三經大盜氷消火燎殆非飭廚傳稱過使
客之時乎江之敗覆車未遠惷冥妄發馴致紛紛必
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
俟家恕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効俯
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郡顧跡拙不堪憂寄之重亦
再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
即日奉詔奔走赴官俯聆諭旬尚閟俞音敢布腹心
上凟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
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
之餘力至某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
尺椽片瓦丘墟如故獨有城上笓籬數千為守禦之
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于
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為退保之圖皆茅竹為之不可
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
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冗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
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

譏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為之心而百敝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怒衆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翕然不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于罪籍方蒙恩宥人微資淺踐踏無據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隮不若逋慢獲譴自投閑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闕某笑而荅曰此鎮撫使所為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么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後引去臨安府守臣若令得奏辟文武官一員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令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患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于朝耶或訴于部耶萬一出于流言誣以某所辟之官參考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為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令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令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臧汙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嗣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年不赴于法當罷如趙士傳等不敢郤所以稱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上孤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姦詐成群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群姦造訕激怒軍士固當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陛陵夷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于此某起于罪籍衆怨未解吠形本出于一犬持推遂屈于千犬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令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貺賜誨飭開諭恍然以榮爲懼方俟遣官具啓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援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淨妄事妄作屢致怨讟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舍棚撲稜翹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于吏護敗壞畧盡不忍坐視騃騃技癢又欲妄動以召衆怨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髮過失無不悉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辭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于丘山遂奉真祠于香火南面稽首恭俟俞音

與張全真參政書

某自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通私書爲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恣恣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刀鋸之禍死者蒙斲喪暴骨之辱刳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爲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爲蒿萊高門甲舍聚爲瓦礫此參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爲類皆挾吏卒持杻械操箠挺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橐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横林周恭先迪功與其弟閣先家四十口皆沒于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閣先富氏歸宗之子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寘空舍繫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内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壻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壻則許知微弟也横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壻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

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寃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誹情〻不平之氣相頋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毒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吳中十州又掟而為盜區矣伏望參政哀憐加惠出斯遺民于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牀迫不自聊賴之意令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廪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為茅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苟取人一錢以上或持丈檄輒至鄉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伐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寔望參政果斷而力行之宜持惠此一方天下寔被其賜

二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為間賜之誨飭具踰以收錄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昧巷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外參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勵試一郡自効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從去愛戀以紓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容辱以他罪罷去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于一障之乘又全家室于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于是屏棄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曆而不敢求請所願彌突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蒿屨自放于耕農漁釣之中漸為醉人推罵振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廷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于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闢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誥䇿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
侍從擢領大邦奉詔悚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兵火
之後千里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
流亡禁戢姦賊招徠商賈某雖疲懦宣敢擇事顧宣
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餽餉傳以諂猾口
舌之福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强
免之素性行之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跌蹶輊犯衆
怒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遣官以奉詔
旨伏望參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
他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皇恐

與謝任伯參政書

頃聞執事名歸入參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
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
上堂陛凌夷踐蹈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
浙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于虜寇不
犯之境而貪吏又攘取于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
無所憚民因拘籍撻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
情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參論之詳矣凡給無
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贓亡狀宜
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
法恐歸朝廷利害靡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
湖馬跡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察吏聚糧
退保山中而郭吉張循各擁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
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檝大
戰于湖心赤心軍將百餘騎躍兵于山上斬馘數千
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魁張循柳善梟首軍門而無
亡矢遺鏃之費自是群偷震聾無敢過境上者吳中
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僣易
冐凟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
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為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拔開正
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奬擢領大邦恩寵
薦加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稟賦至窮不可與共患難
自靖康迄于建炎之末兩遇攻圍以至國破强胡縻
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禍伏

闕凡毀變故靡不經營令錢塘以輔蕃為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厖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用將佐不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為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未拜貺已極感蔵某自鉏姦賊之後群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攻于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于丞相府覬舊交讒以為椒蕩大壞群偷得志之秋也何苦與此輩結為嫉恨以自取辱于是釋然大悟引箕報罷兩解而去編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于左右靖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環凡書相踵而來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于城破仏私之藏埽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盜錢者五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群盜相傳競金撲滿三年于茲矣某竊料此郡必不能脫于虎狼垂涎之口令太母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蚍蜉蟻子之援中無强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蘗吠聲者不察群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艤于淮陽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羲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令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于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

杭潤常秀已經殘壞行數千里之遥冐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爲金城湯池也乎江一障所謂蟻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徙避于無事之時議者以爲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捉捕白挺絲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師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也嘗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

輙遣吏卒入他郡追取逃亾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其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救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爲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爲開陳改除一宮祠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技𢍰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閽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

本用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輳發起壽州團結令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楊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檝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遂朝廷宣喚一一開坐遂併計爲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癃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

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刼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遵上項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消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借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凉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過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

牘予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寃一旦獲上
申而去獨本州之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
梁初請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
責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留執照狀又不酬賃彭
氏趣令牙儈索元帳召隣比造兩傘人聶文政者成
合侃遂訟于前守趙子鉉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
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侃既州典主又非親鄰只是
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爲勘決兩
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爲郡太守至決
撻無事以慰塞猾吏可見官務而侃殊不滿遂令母
投牒訴于使司使司旨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
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文推
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
合桂之法而續降亦已衝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
與不敢句勘止撻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
不交業又不還屋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
詞舌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申
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

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
離業薫已逃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
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
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寃見兩訟之曲直而遽咎獄
吏益見侃偏詞說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
史一言足以爲躁動十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
一夫之說而逆慮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
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人吏詞訴有理妄有經兩
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至此紛紛蓋欲扭習吏强之態
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容情見趙守決二牙
人以慰答侃意頗寃之既勘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
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爲然尋
欲賈然自反終是賃戶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
申聞萬一累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侃所陳不應
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徇
議役吏馮藉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
措手足不爾即乞稍正允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
來僭易死罪

書

與曾端伯書
與蘇季文書
二
史相書
朱侍御書
二
沈相書
二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棨南來傳誦合淝疏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荅高辭妙墨燦然累紙開闔三過何晲如之具審即日初春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録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强如好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癈于兵火幾亾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逐遷客興微托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墟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辭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録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

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才下為世嗤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絶古今而有韻者輙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閎肆瓌瑋非近人騷人所可及而建類引象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得占論交一詩指召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倩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微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絶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比歸

後効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効白公者詩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膄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渥淡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㳌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過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于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語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蘇靜如練為蘆菔根者東坡地

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特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某觀其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寔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畧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晝元寵米元暉玷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〻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迫矣聊發千里一笑某白拜賜凡六日請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脩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録之厚慰藉累紙以娓以喜具審郎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內多故幼妹逝去方携兒姪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悼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鬱傷生鬚髮盡白重以同産零落殆盡顧影蕭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願也間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推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録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于斯文五十年矣至得是一言一句輙識其寄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助蒙賜書一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畧時嘗竊見一班矣西臺叙云召試玉堂翰蘇公擢為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于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豈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叙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贗本皆是物

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誚兩臺澗上国名士而推稱大過儗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為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摇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譊譊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辯博如孟子任伯恭未透耳未可以口舌争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特示文忠文忠荅云讀蘇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于品題高下當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令三叙引殆是出于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聊因書發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儆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拜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二問之往往左右覦不能對每因送迎閱遣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蠹獘益甚一人犯法逮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省察舉終日峻緩朴責昧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瘐死者梯墻曳出之其家褁飯飲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為之酸鼻食不下咽舊赴獄掾求别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為倫一日之安而縱吏賊害無辜必為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益以於公之報福禄之來可勝計耶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于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制之所襃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聖德者亦已畢陳于前某輙薦一得之慮庶幾

有補于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其伏見靖康之變二
聖播遷中原陷沒入葉皇族一百州生靈皆被其毒
而御營使胡寀大學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其
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
于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師成風投袂斫掌
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箠笞其背或欲請長纓以係其頸
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情宣不
壯哉而激怒强敵能發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强弱
衆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應長策

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
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己遣使得盟有司聚財輸納
蹊路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蓄錢弃
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特金穀待
其富皆國家閑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夕之所能辦
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遷序進無得君者一人登用
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
安能拂衆人之情求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又自
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

令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
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指倚注之重屹若柱石
不可搖動其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
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
帝之約王沛公于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帝曰何猶乃死也何曰
令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于是蟠然趣駕漢
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
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為强弱抗項羽亦明矣其

後何薦韓信拜為良將良請遣使連英分地王彭月
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令觀之還蜀
燒棧人見其超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
之計已定于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
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綣綣獻其愚也他日戎
馬在郊大將忽有秉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
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

上記冒凟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
横被厚誣其間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
葬其妻于某族弟好脩妻祝氏墳塋數步間好脩家
詣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戸
絶産非華田也好脩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
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隣保且未得令華氏
興工動土聽候本縣定驗結絶而華生追縣投詳云
知縣與孫知録同官遂阻葬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瞿
然而詹吝告言華生是本州群惡中把持州縣一人
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習與孫知録同官有
妨兼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
草破土便擧妻柩以葬而本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
仵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絰往趣州
衙聽事號訴謂好脩集衆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
追人好脩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
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絶産則可見
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繼去送所司索契養乃華生鄰
人所佃省田已死絶數年須有矛㑹保見書寫等人

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亾又索縣籍只華絶産無華
生戸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内四至與縣籍又皆
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戸絶有司定作僞
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
給還元田不然入狀清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
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合名而任此咎也今
公案且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况鄉川墳墓東家與
西家數步内犬牙相入衆衆相望何可勝數好脩家
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葬若是絶産官田得免侵犯
作踐在人情亦未為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
難死喪義當拯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故
田公私當以契劵為證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
無柄鑿空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搖
循牘惟無辜横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搖
受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
令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宗數世婚姻
宣和六年沈晦膀某傳旨恭詳官于落卷中取王洋
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

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楊提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筆氏狀斷還為非是謂某干預可乎某伏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為天下公議之主每有風聞不主先言必考覈真偽為曲直故某瀝逞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冒涜尚有欲言者輙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寨誤國伏閤有揭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跡忝迂濶輕犯衆怒故得罪于蔡李甯家尤甚淵聖李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吴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之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漢不敢辭表去欲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于都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此朝與戎如此又卻曰令作四六說來于是宰相何㮚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脩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請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内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李蒙聖察後數年胡交脩得台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毁宗廟兩語却不是蔡李甯家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脩恐某他日援引為鞫某曰衆愠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修又曰令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于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毁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録風俗之衰變亂黒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麽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于世間矣會秦相覔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羅籍遂叫閽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禄庶幾得諧首丘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懼茫然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為

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不立而為世嫉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待御所索公案一觀儻有一言之妄某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借宂報怨衆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浙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免戍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者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官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貪之年又卷之而去况營田減半之後數年来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償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盛德可以相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向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候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詳求百端不可毛舉以為有補邪去年温明州私鹽百餘艘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而止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不排小河而巡檢兵反販賣菘菜蘿蔔為賣鹽家渰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終無一金之入江陰為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賜耳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目録

啓

回沈狀元啓
和州謝宰執啓
回謝交代啓
回通判啓
回教授啓
回監税范學士啓
謝監司啓
回無為知軍張巖猷啓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回舒守王郎中啓
平江謝宰執啓
回交代趙大監啓
回通判韋朝散啓
與寄居侍從啓
與范運使啓
與鄭郡太守啓
賀陳漕啓
上宰相辭臨安啓
上秦忝政啓
謝宰執啓
與交代李待制啓
回謝通判啓
與運使曾顯謨啓
與宣撫使開府啓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回謝劉漕龍圖啓
謝徐漕啓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賀宰相啓
回謝宋發運啓

啓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掄寵
天子興見晚之歎諸儒艶稽古之榮巖穴增光搢紳
竦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遂于屬文皆已出
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于吏前不崇朝動發名
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于十九之
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上日之差在八百年之
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擧群驚北冀之空繫水運南
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
于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
快覩宜先竊迹窮閻屢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
陪學士之堵墻殆玆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
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决起之卑晚歲功名行見
松栢後凋之操特迂鞭馭既况書謄凜高義以卓然
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顧言

和州謝宰執啓

百論已盈難逭臨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
伏念某早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爲官
牒推移遂至于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黼黻之公十
亂興周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
百罹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
味換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阨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
信遽開使過之科更索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
聞備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歧路志
千里于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于深林之
上玆蓋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道體爲公天下之勢猶
持衡本無私于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于將
迎致玆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領投老獲
從自愧亾奇遂占陽城催科之拙庶幾未死及見鄭
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嬰歎景星之覩一日爭先甚慶製錦
之多傷猶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
豈弟宜民驥足已超許追忝于十駕豹章甚蔚尚窺

見于一班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優事之師

回通判啟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敢圖郡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啟

積劍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援開置散尚何守土之謀恨先借譽于書詞尚記承顏于疇昔三毛殊勝識小異于千人一鶚可知會屬參于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語噓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遇愆倘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呂言難盡

回監稅范學士啟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墻聲闈命之恭而移文有勒回之意深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榮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乏左右之容舉朝斷斷令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入奉受釐之對謨光下燭屋高論于借秦與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啟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為連更托二天之庇跌蹶何幸欣悚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秦刀肯縈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凋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盡先名節之行聖主與嗟何相見之晚也棄丞相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為知軍張薇猷啟

省戶同升早接俊游之末山城盡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于例刃遂許借明于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顧欲令千里之駕而未能還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時漕司以無為上供違限妄和州勘）

謝淮西鈐轄陳卿啟

明制閭娟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
風馳已見百城之聳先穀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
宏毅裕於大方忱恂懋于衆志行五朝踈美獨高國士
之風萬石傳家具戴世臣之烈暫揆周行之峻來蘇
淮右之民令稱昔穢左僉右鍇鞠非俗吏之所為也
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旌來思之望
某棲遲末路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
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慍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
名之減罙深感懇莫究頌言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黃堂坐嘯潤霑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絕五雲之體
謙冲倚遠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
刃發硎而逆解雖技經肯綮之未嘗車辟陘而獨全
蓋死生驚懼之不入久厭枌蘭之直來趾阜蓋之香
坐茇舍于堂陰借餘光于鄰燭伐柯未遠居慹非和
郢之青擊析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某為幸會莫究
名言

平江謝寧執啓

抗章避寵驟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
望尺五之天而遠矣紆丈二之組而去文竊以天下
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愛憎能害正時惟真主
盡縶群雄大投閫閾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居見
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于借著
之日亦復定三秦于傳檄之中某翫饑餘生漂流棄
物方工聖宵肝有為之日正衆賢馳騖不足之時倚
記疲駑上勒難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
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効竊
幸退藏方虞逋慢之誅已備藩維之托恭惟某官得
君于三顧拔士于一言禹行舜趨獨見晉非之陋柴
為參耆盡歸若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
之故壤實吳會之奧區軍政壞于百年興治之餘民
力困于一夫翁林之後淅刃頭之米莫喻其苑矯屋
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啓

埽相君之舍早會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脩愧續貂
之誚恭惟交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胄循良千里之師

觧十二年為游刃有餘取三百囷而食功無愧亟奉
璽書之寵進陪夜席之前振以孤蹤遂維前躅韓荆
州十面已大慰于夙心楚令尹告新嘗卒由于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趨還正衰晩卧痾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
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
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
借明之助多〻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〻亡奇豈恨
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
之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
之禁觧十二年而游刃有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
牘而奏篇稱善佇膺詔奬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
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慙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
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
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誹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
無迹篆輊王公視浮雲之何有方傳𣪠于十國已托
庇于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採庶全
蒸藿之生欣沭交懷片言難盡

與鄭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屢抗投閑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
一燈分鄰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激
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
慕召發妙契于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于三接屬干
戈之俶擾紛霄旰之焦勞眷求惷患之師增重藩維
之托顧惟末路獲附餘輝辱齒相親以為安蔡藿何
憂乎見采望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
乞醯之直

賀陳漕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詠佇瞻斧繡之光
恭惟某官風搜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萬人之傑
培風背于九霄之路析秋毫于百戰之場攬轡車中
鷹隼殆將鷙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

蕃跡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裨縣官室餘涸轍之
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薛臨安啓

胥罪投閑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
累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群兇構亂頻年為百戰
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汚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
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
亂屏竄洲居久獨立于風波不測之淵恐不托于鮫
鰐垂涎之口一聞洶洶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
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拔蹤擢寘從班叨塵督府雖
兼牧並畜不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
苟蠅營之態實難黽俛工副使令俯倒純悃亟上叩
閽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遣滕之陳苟未填溝壑之間
猶能効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啓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于蠻貊盡室航海
傳遍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
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授拾遺未有如訟彌伏
忠義于强胡刼質之中盡得虜情于二江敗衂之後
膺受帝眷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墻
舊物未獲申賀廈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
請敢圖恩紀曲賜優容倘此身得全樗櫟之生則他
日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洒埽真祠豢適島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肝食之憂
念非揮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某疏庸少與狂猾妄
行逢時不祥達巳交病所願全生碌碌以効寧武子
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
患自嬰嚴譴己分歸畊偶未遠于迷塗遂復還于故
我不圖流落尚矜記鄰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
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
護退循涯分累積兢惶此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
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顧此衰
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前塘之水之
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觴傳厨
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

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

與交代李待制啓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于窮閻復雁門之跨邊疏榮于巨屏不圖晩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臣倜偪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剪捉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為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啓

衰晩卧痾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温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汙顔之斲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竄一隅幸孫生之永弃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媿于古人為義獨高于流俗交情可見屢動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晩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遠樹三市之悲捐瘦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振頹殿邦之重登龍已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壽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為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晩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蔡藿為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脩香火之因久退安于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于通聯蕭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覧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偏矚不圖晩遇獲通郵封終日効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醲酒會校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讀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疏三
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肇恭惟某官
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鐘而噎于寸莛駕萬
斛之舟而膠于尺水始矢謨于閶陳旋賦命于秉軺
龍馬負圖聯內閣邃嚴之直木牛輓粟省太倉紅腐
之餘方賜覲于中宸行亞躋于近列益隆雅望允副
師言某偶叨奉于藩條㑅仰瞻于金節尺書起廢固
已賢十部之臨衰晚卧痾乃獨有二天之芘

謝徐漕啟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爾夷傷之
未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高當世
擧行殿六師之次蒙左簪右螭之恩制一時萬竹之
權極南暨東漸之境㑅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
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
占言難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槖首著籍
于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偃藩于南服朝廷稽衆
黨友交欣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
明而器亾近用夙抱蓍龜之智丞依日月之光咸陽
奉錢獨覊于相國澪沱豆粥先饋于公孫殆茲大人
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敎名已接
于千齡門戶八葥富貴可量于異日敢意謙冲之過
遠形流問之先聞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敘
感藏之意

賀宰相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
維石之瞻八駿之遠遊未還上方勤于北顧四國之
流言既息人皆㑅于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泰慶恭
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亾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
始終一操戡劃大艱嫫飛龍夾日之光斡斟化鈞樞
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獻左相鵖席
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徯雲霓之望詔音數下
使騑交馳趣鋒車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
啓周成王定鼎而卜年戎虜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
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于帝籍二十四中書之

考獨冠于臣宗駿惠前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與綸所期某技盡五窮智深百譎所宜竄迹于蟲蛇之侶尚容接武于鴛鷺之聯久蹭蹬于戎塵逐崎嶇于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導何憂而數謡危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績之矜走慈母于下機孰不疑于衆訾援匹夫于擠壑終有賴于至公

回謝宋發運啓

嘗膺訟愆方受一麾之託循墻避寵莫中三命之恭襆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墻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悼江海之遺蹤又漂流于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去以為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目錄

啓

回周解元啓
回吉州王守啓
回趙解元啓
回洪秀才啓
回胡糧科啓
回徐守魏寺正啓
回宜黄鄧令啓
回沈解元啓
回葛教授啓
回方簽判啓
回許解元啓
回鎮江劉節使啓
回周解元啓
回徐守許議啓
回運使張直閣啓

回强守奉直啓
回莊守右司啓
回吴守啓
與錢守舍人啓
賀權守提舉啓
賀沈守到任啓
賀周守到任啓
回王倅學士啓
回王倅大著啓
回張倅寺丞啓
回向倅朝請啓
回陳倅朝散啓
回洪倅學士啓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賀梁守到任啓
回沈倅到任啓
回周主簿啓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状

回提舉謝少卿啓
賀莫守郎中啓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回梁倅到任啓
賀葉守到任啓
回郭守到任啓
回陳倅到任啓
賀劉守到任啓

啓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自笑陳人雖忝招邀但思故友敢求交一時命世之傑尚詘體諸生脩贄之恭車轍在門文書銜袖判辭言于三語窺小異于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覩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聞恭惟某官從之解元背世獨馳妝人共弄聱牙和寡碣砢交雖空傳陽春白雪之音莫辭流水高山之意郢人腊氣通國皆然葉公畫龍識真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固將俟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詛高情如此俗慮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為永和

回吉州王守啓

擢須賈之髮方從溺簀之誅攬使君之髯粗識撫箏之意念孫嗜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盍盍伏遇某官存録故交恢崇失惠方伏枕對懸蛇之祖聊釋耒以自娛而亟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薄雲天之表正發諧韶濩之音汰涸湧以揚清奮懦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雞之祝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益以文明九牧聲馳聚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惟君拙解元文章玄豹之姿骨相蒼龍之種藉累世服冕乘軒之胄而自同于韋布起方丈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于虀鹽如秋菊以療飢納春蘭而為佩囊螢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群公子之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污顏之斲獨揮郤日之戈下視搶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鄶以下無譏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為魯國之多儒奏篇陳乙夜之觀又騰漢廷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重〻紆緹騎之臨遠賜蒔亟之辱其為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宣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
遠墜珍函倚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
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
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間焉討扯幾類于集
枯書癖蓋存乎是古酒舉一尊而共盡待李白以細
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

回胡糧科啓

三世清箱之學早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
函書臨授躐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寀切後生之畏
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扶國華重五十席于講肆之
間奏三千牘于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辯
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
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于下問欲弘益于多聞
聆妙寄于哀弹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于大
貺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頌之私占言莫究

回除守魏寺正啓

戴望天之盆未快昂霄之覿擁埽門之篲空懷按劍
之疑遠流問以先之繫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敏明

古記兒踹先民訪南國之棠于斧斤殘敗之餘尋峴
山之刻于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繼風流一代
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頹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
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託屬于不腆
之辭若鸞膠續絃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
乏夫豈不誤哉承命靡遑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遼東之公啟謂陳人尚玷門生
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
大賢粗見明月晴授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
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不近俗雖彤
墀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未絃三歎之音識真者少
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
夫何疑者重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貺惕然為禮過矣
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之賢見龍而懼其真自笑
葉公之陋

回宜黃鄧令啓

自授黜闈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

識紫芝之眉宇室有此遷生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
之渴恭惟其官文傳家法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
得擁紬之佚正容悟物鶴林懷食葚之甘大啓黌宮
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藹藹
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爲多士之儀刑猥屢
膚虛謬當紀次賦滕王之高閣𢹂援筆而不辭續淮
西之仆碑但臨文而自愧

回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緊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絶絃之
歎而海内流傳之句獨先染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
合作于九成欲使屠門之嚼屬饜于一飽歡呼拜賜
鼓舞和榮恭惟公庠解元經述之邃該百家詩律之
妙兼七子高深併海岳懸牙籤三萬軸于胸中幽邈
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于筆下頗屏處窮閻之陋亦
剽聞高義之餘風馬雖不相接于殊方鷄鶩固自有
同于舊識遷膺大既遠墜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
津瑞若噉蔗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秘驚窺金薤
之華聯璠明石鼎之詩使當閣筆讀沈約郊居之賦

詡是知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萬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既率尒睹投汗集
愧顏光生華菌恭惟其官四海髦髦之士一時人物
之宗秉青蔾而讀書擁絳紗而授業舞雩高蹈跨祥
鵬八極之遊理窟宾搜龔神龍九淵之會曲敦世舊
見謂儒先發重諾于千鈞溢高詞于兩喜實大人先
生之模範爲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既
其爲欣荷莫究名言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屢登捋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
豈謂莫府文書之暇首訪窮閻貧病之餘拜嘉偈然
過聽誤矣恭惟其官筆下探韋編之邃談端定内請
之評士焦尾之木于爨薪而絙以朱絲起病羸之駒
于下駟而稟之青絲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
相求一見決矣斷絃挂壁已絶意于賞音載酒隨車
欲過門而問字即諧素願預激欲悰

回許解元啓

枌榆故里久已復于民編蒲柳残年猶未書于鬼録
况一時之俊重聯爪葛而兩地之隔如塋參辰恭惟
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自應律吕闡發公子之義
窒與見晚之嗟蹟元道州之詩深切後生之畏首紆
高躅申既好詞璽〻如炙輠之無窮况〻若建瓴之
莫禦老矣無能為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為
承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閫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
将相安危之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謾儒而陸
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兇冠
適越操瑟求齊撝鞍捎兩髀而驚搔紙感二毛而賦
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
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于
一言遂收功于百戰黃麻延吉皁纛前驅草木知名
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
多見謂三十六之英雄之冠方倚慶續首陛謗函隋珠
分照乘之光為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此

回周觧元啓

誌幽堂之石方懷散散之懇墜記室之書遽沐褒嘉
之寵溢言過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縑而製碑未于
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免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寔録
緊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為不朽之傳雖兩地相
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援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
孝秀之淵獨冠賢書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逮
御祥琴而三年之愛未忘将永貴于松楸宜大書于
琬琰弱匪黃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
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啓

命吕安之駕寧辭千里之勞還郝陳登之樓何止一床
之間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
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蓋吏于堂中
五馬班春向陶公于道上卷言貧病已迫衰殘早登
相國之門雖屢擁膝行之篲晚適荊州之領方說陳
贄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光深極背芒之負高論遍跂
坎而起立英辭范日月以爭光陳蒙藹然勞謙過矣

顧老生陳腐之說敢申拔薤本之規緊流年晼晚之餘但有分棠陰之意其為欣幸曷究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觧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甕茲惟待盡之時屬闡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掃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埋一輪于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于渾中坐致千倉之富曲存留落遠墜誨音繆當銀筆之題榮過衮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埽屋哀窮莫戴丘山之重

回孫守奉直啓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卧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流契闊之餘尚存撫奄矜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安雖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切求舊之先著履歡迎詎知折齒撫箏歎詠殆欲挽頹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諸儒談道所頌陳孟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啓 七月到任正大旱中得雨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閻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蓋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鸞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折中山千日之醒甘雨隨車溉桑林七年之旱首紆柔翰申貺好辭擲地作金石聲溪紙皆冰雪語哀憐故物辱在泥塗振拔危蹤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頗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與鄙夷之歎其為欣幸莫究名言

回吳守啓

句吳泰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之化滄海之塵而闤闠尚帶松江之水眷此一都之會介于二邑之間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冠百王之表今耳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三祖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繫白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啓

制碧海之綜一時獨步瞻青雲之雄十月爭先逺兹叱馭之初居有洋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群書覩革北門剖八埤之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尊全褰帷問俗扶藜來聽室巷相登願執鞭從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廡寬𢧐緩之誅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慰來思之誠一塵幽屏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篲之見獨後衆人心渴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廈之成固有鵬鷃獨喜巢枝之北其為欣悅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啓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覩卿月之升共興降暁之嗟擧有來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肩來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群陳公之榻誰為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俍相如之未至

賀周守到任啓

俯北海之尊嘗分光于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霑于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世胄令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裕千里蒙休殺神館之清資付專城之重寄群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追板輿之隱即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啓

委紆郡綬尚記褚褒半面之新說卧民閣真同夢得九年之謫迯空已久集苑何由笑非夢之已非悵舊遊之安在兹盖伏遇某官張風立懦大惠衰窮屈別乘于一障之間訪故交于百羅之後尺書慰籍里俗驚覩雖雁鶩何有于去來而金石不移于燥濕九霄之路莫瞻鳧舄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秘蠹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啓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藹然待盡自非素席門墻之舊豈敢遂陳竿牘之私兹盖伏遇某官嫻厚

傳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想釣天之夢恍聞金奏之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圖之爛闕管詎償于快睹搖筵罙極于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搶酒分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啓 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時宰有毀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淫桑梓之敬欽然未快爭先之睹敢圖挹損尚矜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寀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除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自同肝膽之如屋高踰于一紙之書筋陳久于三家之市藹藹如雲之態度已立見于囊中濯濯似柳之風流會意求于坐上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觀居有絕塵之歎操順風之堂尚稽贄見之恭屬分領于郡條已大讚于輿誦恭惟某官心存返愛豪不遐遺訪故侯于廢錮之餘追前哲金不渝于燥濕重勤緹騎遠墜海函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一尊燕語佇分燈燭之光欣悵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剎字已漫望舍門而未掃空懷慙于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寧論枳棘之栖引秉鼎來坐襲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參范以蒙成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床而高卧方覩一世之豪下懸榻以起迎敢玷諸公之右

回洪倅學士啓 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早窺雙璧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顧服膺之已久念脩贄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發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超然萬里陳義振衰窮之惠占書以起廢之文末路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于百寮之上固已習于剽聞識小異于千人之中獨未先于快睹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佩腰章撝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扳脩桑梓之恭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為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

東序蒲牛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
猶累長民之寄悤鶩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狎
柱後之冠肖執太阿之柄佇聞治狀俯慰民瞻其晚
餘生栖遲末路托一雷之土幸分河潤之餘望五雲
之書更被袞褒之寵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啓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
方啓共理之求允膺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
居簡臨民哲文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
騎已大慰于遐瞻想南國之棠宜少留于高躅覩二
天之風釆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
之地緊大督之高致寡佚先游綴賀客之下陳自愧
末至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見天面墻而立秖自書空欲詣元禮
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
盡龍之慕莫申執鴈之恭：惟某官養蒙之氣浩然
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盍專右省之車分半
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
之先妙語垂褒朽質增重惟清廟璵璠之器方當待
賈之初而窮途枳棘之栖乃有分光之幸其為欣頌
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啓

望堯墻八彩之光親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
殊科士款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恩主簿
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梁棟之資金薤千萬篇而
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大淵源
之學發為雄深雅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
腐之說工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
遂關一覽榮升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讜得之隆俯墜
蒔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詔墨未乾校中書之文而
徵書可待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狀

伏審其官剖符南服獨維蘇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
亟臻甘泉法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寔鄉枌瞻望
之華屬敢後于急趨將俯申于燕賀第深喜忭莫罄

言宣

回提舉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㕘觀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睹球百城之風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見大夫之右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而雀鼠之弊幾盡平頌賦政直持宣威已乞外庸即膺大任某逃聞新命倍激歡悰方修贄見之恭亟拜函書之辱門鵲在望固無千里命駕之遙河葦可航庶有一日分

　

光之幸

賀莫守郎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刺史之符恭惟某官德配光民材稱循吏握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惕棠郊之蔭一廛受地方修梓里之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覩拳拳褒揚之非餘顧衰陋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侵之交詞鋒出筆壘畦徑之外擊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横盡成黼黻何言謨聽遂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　之甚難探古錦而一窺捋朱絃而三歎攘之離之臂自喜爭先盡渾沌之眉空愁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咲爽莫矣里門初下喜聽埶然念耳熟于百聞會意求于一睹不可尚矣坐尚客儻真是乎又何疑焉名下是蓋不虛爾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

　

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于雲夢胸破大厎于霹靂手方校官于巖邑已加惠于陳人首墜函書重紆銜蓋琢奇句于月脇天心之上駕衆說于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二嗟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貺衰朽增華函丈之鴻業雖固已乘于用大焰乘之珠拜雀室自抵于瞻投頌詠之私古言難盡

回梁倅到任啓

津亭拜繼首紆衛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質增華恭惟某官鳴珂里故相之家通

德門大儒之冑投梲坐之劒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冑而緯有文風見謂佳公子之賢暫分半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冥擊水之圖題別駕之輿方資于共理持從臣橐行剟于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葉守到任啓

縉雲故地昔真仙冠劒之藏金斗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雄殿東藩之屏通殊鄰地道之轄方需咨選愼之艱實一麾鎮臨之始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韜之鈞而六藝連奏神屠之刀而萬牛羣爇望之補外姑歷試于百爲汲長孺居中侍流榮于三接某聞風舊矣試花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况復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趾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啓

懸車久矣聽履瞿然擁隼聽行固盡展棠郊之謌衘書贄見又當脩梓里之恭衰晚卧病椎鈍廢禮第閑親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桀學稽古題識洞幾先解絃豈膠柱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瘡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九潦飢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疫癘

五袴煥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而益巾箱之富已動千里共戴蘇刺史天尚有一壓更爲李將軍地

回陳倅到任啓

自來歸田有愧工床之問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數嘗耳熟于百聞今幸目成于一眄恭惟某官太丘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擅海内之名客蒙驚坐之自宰天下之志衆推分社之均褒崇摛黼黻之章光寵肯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方兄弟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覩甬立特出譽髦之士結門外之轍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辭庶獲賞音之遇

賀劉守到任啓

辭榮禁路歸老窮閻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瀰零

流年寖晚柳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
無多豈謂死生契闊于三十載之際復見老成典刑
于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絶塵瞠若剸盤
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
南渡保釐之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謡咸快
爭先之睹自惟悼耄之年垂盡弗洎于駿奔歷幾宿
昔之契未忘備深于燕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目錄

啓

回王倅賀冬啓

二

回趙倅賀冬啓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回兩倅賀冬啓

回張守賀冬啓

二

回莊守賀冬啓

回吳守賀冬啓

回錢守賀冬啓

二

三

四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回王倅賀冬啓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二
三
回沈倅賀冬啓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回梁守賀冬啓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回莫守賀冬啓
二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與梁倅賀冬啓

答葉守賀冬啓
回郭守賀冬啓
二

啓

回王倅賀冬啓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傃少麻之壁亦復累年莫仲
輿梓之恭奚逭負荊之咎茲蓋伏遇某官情高激日
義薄層雲悵墜甑之空已同葉拂軫遺簪之舊終不
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孫生之永巳千鈞借重俾蟠
木為先游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為
欣莫究頌言

二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筴啓千齡之運拔茅連衆栄
之輿恭惟某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恭介福七日
朋來茂對休辰寵綏敵友加惠桑榆之晚甫據鍾漏
之餘文擒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懷破散穆如
負日之温病目驚窺絢若矑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
歡悰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温之問
屬時君子膺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茲蓋
伏遇某官利器沉潜聲華炳煥睎髮扶桑之日本自
于天來濯足滄浪之淵尚從于地㩳屈臨邦屏分布
郡條眷言一人之餘光奪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
風揚紈扇之間玉色鶴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倚驗泉萌之動
恂顧一陽之復茂膺五福之綏恭惟某官喬嶽儲靈
猗蘭毓秀藹藹五雲之氣遠隆準之子孫落落萬人
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羲文盡泰天統乘乾出逢熙洽
之辰坐擁鴻龐之祉敢圖眷獎尚軫衰遲來日無多
倚丈一戈之欲溺灰欲死詎堪六琯之吹

回兩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超至屬方群陰作沴之始
已兆三陽交泰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
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固應
紀瑞晉臺之上齋心恩誦稽首拜嘉穆如抱冰有挾
纊之温恍若覆盆蒙分光之照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强守賀冬啓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羲爻占七日之亨漢曆表三辰之瑞恭惟某官將夏淵源之學龔黄慈惠之師具萬善而齋百神訶護順一陽而復五福朋來燕寢凝香鈴齋生靄願憐衰謝申睨頌言迎愛日之長已賤化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逐正律本恭惟某官學王者之事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文章二百年無此作吳李將軍之才氣萬戶侯豈足道哉遠兹淮陽卧理之秋久竚宣室受釐之對鳳鳴十二坐迎交泰之期鵬擊三千亟覩遠大之業

回莊守賀冬啓

六琯吹葭嶰籥應律五文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履七日之休展啓千齡之運與分符共理蚤躋三接之榮拔茹同升坐擁朋來之福眷言衰謝首被顧存委大既于窮途杼高情于麗藻魋如逃谷共分一日之光迥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

回吴守賀冬啓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冰厚緊衆陰凝冱之時而一寸之暉長實萬寶欣榮之始恭惟某官挺生耆哲出應昌期萬室連甍擁袴襦而詠千畦接軫賣刀劒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謐泰壇展寀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須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啓

天正著統陽德雖潛黄宫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之瑞恭惟某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綫之長待甘雨以為霖行被衮衣之拜

二

六琯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撫辰羣公受祉恭惟某官進非師錫出為時須秀鍾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賢如趙成季熙熙冬日之温文似張水曹藹藹春雲之態時秉豐大順履洪龐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衡古厌仰瑄候葭飛衆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名高哲文丈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右舉固一人而已孰謂魯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吉祿蔭堯雲之潤寧煩臺提之占瞻舜日之華奚俟土圭之測

四

六氣宣和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身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綸閣紬紅藥應五花之妙斗城閲俗彤襜煥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與未艾與日俱長伊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厌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綈袍之信有踰袞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千石儲休帝藉挺秀儒林玉具高桂顧真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巖廊柱石之姿覆華但之休明悼窮交之濩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愍强食之言

分九甌之霞觴應芙獨醒之陋

回王倅賀冬啓

惟宮瞻柴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煒燁離明之旦扉鴻群雨之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密庸姚畫千里仰成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屬茲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召窮閻埽軌空懷賀廈之私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日行北陸之次兆群陰退聽之釋星占東壁之中繫盛德光亨之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棲屬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之福吹溺灰于欲死溉病木于垂枯益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野老負爰日之暄感頌之私舌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某官重學三餘逢辰一旦雖促凋之操丕改于炎凉而拔茹之速自同于消長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為傅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日空遺故友

之思

三

手柄北旋陰凝而凋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秉心有執德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衆謂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丈更遇羲爻七日之吉金和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來自令以始

回沈倅賀冬啓

俟一寸之陰占四分之曆實陽德難潛之始緊天心翩俊之初恭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豫州半刺史索高國士之風魯國一真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袞鴻罹鳴玉趨紫宸之朝算有驂人之處擊鍾應黃宮之律佇覲君子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時乘玄駱氣兆黃宮占昏旦以俟軨壁之中謹蓋藏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于神將授出大奇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屢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揔十連之重 上

二

一德時升緊上將逢辰之始三徵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官威名攝鳥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萬馬追風山岳為之頹仆屬茲陽復生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遠想壺觴之盛卧漳濱之疾莫伸賀厦之私

三

斛竹十二筩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而締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韜揔貔貅之捷誇追風之驃超月窟以窮探乘閬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罹占書臺之雲坐見蔥蔥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數宜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遠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奮豫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十北人豪三令之行凜如霜雪之嚴一怒之威者若迅霆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亨宜麗禧之攸降

出分師閫秉大將鈇鉞之權歸護殿巖正祈父爪牙
之命

五

撃金鍾石劾氣定五日之中比玉瑄以考聲正八風
之序恭惟某官尊俎厭未行之雞鼎鍾銘不賞之勲
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彙征之吉帝寬憂顧神聽
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鼙而思將帥佇
覲祈父之歸羞蘋蘩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曆之元招摇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
時升恭惟某官四岳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毅名
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陽氣應之初會衆正上行
之日六龘啓重侯之青已登將閫之崇九芝金細札
之書行踐樞庭之拜未違慶禱但激歡悰

七

晝參日表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
之室緹縵以候一氣恭惟某官主孟陬庚寅之日應
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璧祥擁錫盾瑚戈之貴名
參柱石功載旂常魁然斗北之豪久揔便藩之重殘
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八

距門墻不能百里違雉縶亦復累年忽驚紀律之新
又見陽明之復恭惟某官受天大任秉國中權入扈
殿巖擁漢將南北軍之衆出揔戎索陳楚師左右廣
之容逢寢明寢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祉望青油之
幕想見元戎壽斝之飛述銀筆之辭聊効野人食芹
之薦

九

黄宫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祓郊蕭
之澤恭惟某官浩浩稟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
會天子躬三歲一郊之儀石工將擁七月羽來之福
端闈發號宣室須甓鴻名增帥閫之崇細札奉璽書
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
貴獻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明之復用符剛德之亨

恭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
聖人之徒與爲循良慈惠之師緊大夫之賢者逢辰
茲始慶頌宜先詠年光如化國之長寧須測景摛毫
妙有鄒公之體奚俟占雲興頌所同空言難叙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陽升諸明稱來茅茹連而衆進
恭惟某官靖共居位愷悌宜民雖出桑間已著仁賢
之治弦鳴堂上更收清靜之功剛德浸亨藩鼙紹至
換一雷之土共覩鳧舄之飛履七日之辰佇見龍梭
之起

回莫守賀冬啓

星圖表瑞占五緯而貽珠建律本均聲製六琯而聆
鳳吹恭惟某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郎斗城
良牧暫輟邃嚴之直來蘇凋瘵之餘化國舒長逢辰
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白屋匏繋之生莫預鵷行
之列其爲欣頌曷究名言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羲經畫卦爲來復之初恭惟
某官經濟之材將屑帝眷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
華如紺碧而發于莫春露薦降始飴甘而零于午夜
嘉禾合穎瑞麥兩岐屬當七日之休辰通契千齡之
興運以天公降祥之妻奚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
行當欸日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
恭惟某官萬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
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旃席上遇師乃如此履休
明之盛但介億萬之龐禧疇衛社之勲行布白麻之
鋐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梁倅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緹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
恭惟某官二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胄印金斗大
珥玉蟬聯纍朝閥閱之華奕世衣冠之望來展驥
追鳳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栖屬天公巋俊之初届
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
大慰傾葵之望其爲欣頌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羲文呂七日之祥恭惟某官稟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異頃補石之工化國之日長自笑卻戈之陋仰睇晉臺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衆正與而福祿類至畫室應圖而龍見行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之籍共爲瞻頌難盡名言

回郭守賀冬啓

三正冠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明之復龍離潛而現寔大人繼照之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俾彼雲漢之章爰告晉臺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美人和政平訟息盡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于先人敬廬之下莫申燕雀之賀于使君燕寢之前第賡擊壤之謠聊効食芹之獻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徵始著百順皆來恭惟某官挺松柏歲寒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寢傳觴慶蟠桃三千年之會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目録

啓

回王倅賀正啓
二
回向倅賀正啓
回張倅賀正啓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回强守賀正啓
回莊守賀正啓
回趙倅賀正啓
回汪倅賀正啓
回錢守賀正啓
二
三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回晉陵黄令賀正啓
回沈守賀正啓
回周守賀正啓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回莫守賀正啓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與莫守賀正啓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回葉守賀正啓
回郭守賀正啓
二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來日幾何屬茲潛陽士滯之辰舉有除書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栢葉之觴句法一傳妙絕椒花之頌每興懷于故友父編籍于遺誤速墜函封增光英茁雍容坐上那聞櫪馬之鳴欹籬門旁自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儺鼓送寒茲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黄道盡趨鵷鷺之行風振紫山高琢嬰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賡陽春之一曲欲回殘稿復被青黄老病摧頹莫預董泰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詩感慨交懷古言難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題期之盛宜羣公受祉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飾吏循履天正之吉密邇神明之休椒頌傳聲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佇觀三節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 甲子太歲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壁之祥絳人推甲子之年遂矜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大聲追木鐸之音絕唱儷陽春之曲易介頌椒之慶載賡伐木之詩眷茲衰朽之餘被以青黄之飾高懷落落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諄但有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春回北斗又覩椒柏之新茲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態每形于令尹三仕三已之間而故交久要之情獨見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蘭猶被顧存垂襃華衮之章加貴綈袍之舊老冉冉而將至空驚嗣歲之興物欣欣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强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揲泰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晉國真儒漢京循吏持達李將軍之勇一諾可重于百金妙絕張公子之詩千百國程于萬戶蓋發氣相求于一道故升沉靡間于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贍列炬之光分棠 之陰亦預春班之澤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爲新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佳世摩銅狄以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城喜色欣欣上苑羽之壓四野春穀籍籍 禱穰之詠其爲占頌難盡名言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暖風光流轉又驚椒栢之新署新桃以禦不祥撥槁壞以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効顰伏遇某官順理昌期寵綏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蟄于坯土之中老物增華茁九芝于枯槎之上

回汪倅賀正啓

蓋節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暄寒之異圖鬱壘之象笑驅五鬼之窮進屠酥之坯豈恨一翁之後茲蓋伏遇某官牧憐衆棄矯拂群庸方當覩歲趨新之特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拔木勁草之立韡然烈火流金藴積之藏自若重遺緘翰中覜頌言蒲柳餘齡方受之託瓊琚妙語空留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啓

頹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脩故事門符執厲方懷鬱壘之求寮醸先春遂辭臺鮐之祟恭惟某官咸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冊鴻文斧藻萬物著権帽而趨羯鼓桃杏驚開叩羽絃以召黄鍾川池凝涸肇履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國舒從公共分一日况復如我獨有二天莫副碩言但深欣頌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躬成明之姿撫休嘉之運九歌由勸每懷天保報上之心衆正彙興共享既醉六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

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輸投薤之忠尚有寸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為欣頌莫盡名言

三

夏持御正周曆更端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盡泰恭惟某官介藩均倖秘殿紬書悄屢三朝親逢一旦日月十二會已符營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椿大之壽方脩慶牘遽墜嘉音雖凋繳垂枯久後卧龍之起而孤根欲朽空觀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高帝胄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待賢者樂齋宮之雪道載土牛之出遥知卿月之臨門闌櫪馬之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尤深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預西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為欣頌莫究數宣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接桃梗以厭天行節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衆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辦多多最百吏之課而書上上爰履三朝之吉茂迎百順之嘉藉藉郡城唯懼承時之及諄諄一老空懷芹獻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畚代終玉燭宣和春元茲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值聖方上聖解絃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淑錫羡惟休黛耜省耕盡致九推之助腊車入覲更疏三接之榮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緊萬寶化生之日兆群賢彙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庸乂之才正直端拱之德親逢聖旦方興見晛之嗟節循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祉自憐老去實俾遐瞻千指蒙休竊託棠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昌蒲

民用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蘊氣凝天地之中妙語
春容暖于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
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眖遠墜嘉音問輿人之紀年
敢冒復陶之寵賦何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
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丸泥
可對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陂搶可破十萬之衆
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鼎來函書拜辱
渴心不展空懷賀厦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
但深欣頌莫究名言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
百戰之多宜受明來之祉恭惟某官艱苦犬羊之衆
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師為唐大都督名書鍾鼎
勳載旂常逺茲熈旦之逢益茂春祺之介倚爪牙之
衛久外捴于師于谷帷幄之籌盍坐圖于廟勝其為
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明彙進山無紀曆旦驚寒暑之更客有
數年重起泥途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
長鳴司風雨之辰特操厲氷霜之節受履三正之吉
方叹新厭故之時獨占一希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
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々初莛莫賦敬聲之頌區々
微贄但分芹獻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輿一元資萬彙之生諸福會三朝
之慶恭惟某官奇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
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
建大將之旄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輿人之頌盡歡
晉侯三壽之詩贍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歲水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
執干扈殿嵓之峻建牙分戎閫之雄千載逢辰三朝
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魅之逢栢葉椒花壑谷有
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々敢有圖新

頋綈袍戀〻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敘陳莫罄

六

履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令在斗牛
之次有開令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恣膺
帝賚揔戎藩之重有嚴師閫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
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藏行致百朋
之福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治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盖尊一統
恭惟某官器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秘感鬼神一
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欣穀旦之親逢四德體元
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翰之良嗜殺
懷之勳已紀雲臺之象揔嚴凝之護行資武五帳之
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工行恭惟某官
沉雄宏毅之姿奇龐福艾之相奮空拳而扼虎亢絕
藝以屠龍入護中宸作朕心膂出膺外閫爲國爪牙

履茲潛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
可擬金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台躔六符之象

九

玉曆頒正炅魏布法千歲之日于共求端一旦之逢
自令作始恭惟某官盛德介百福之祉勞謙忘千乘
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榆之晚纂納履之慶宜同
草木之欣榮瑟誦拜嘉占詞敘感明月室塵于大
既陽春莫儷于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覃經表首事之年漢儀蕝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
宣龢恭惟某官德齒爲老成人豈弟爲風化首親逢
煦旦坐擁龐禧更桃符于兩戶之間所閱多矣飲屠
酥于衆稚之後而壽莫量焉重勤一騎之臨亟拜朋
緘之辱嘉言慰藉溫然如勞酒之醺老語諄〻蕞尔
真祭魚之獻

回莫守賀正啓

考耆發而太簇鳴侯啓旦而中星見群剛浸長諸福
朋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者賢皆臺

之望風流藩翰之良桃梗動靈藹于門之佳氣土牛
占歲宣四野之春發凡附託于一壘舉涵濡于九里
遠馳緹騎辱貺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
酥送暖宜侵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
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先安枳棘之栖
建服通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督路方開盡紆晝繡
以疏三接之榮更為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為欣頌
莫喻名言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儺驚一歲之除椒頌薦馨共慶三朝之會
恭惟某官佐王之學當啓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蕃條
寅奉夏時肆頒堯曆進牛鞭而占歲凭熊軾以班春
咸欣〻聞鼓樂之音熙〻有登臺之樂東閣之梅
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留誦他年之愛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

有做恭惟某官戰勲出諸將帥之右賀累得古兵家
之流空萬室寵之煙已徹秋防之驚按諸營之柳佇瞻
春事之新迨兹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薦柴門寂〻
正服老農夫抱甕之勞幕府渾〻但想大賓客盡替
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
會定群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提身奉天
時而布法束縛群奸如束濕恢〻無漏網者養護小
民如養雛洋〻其得所哉迨兹三陽交泰之初舉有
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
聊効野人之獻其為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
群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
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謠頌藹然屬剛德之
濟亨宜春祺之攸介逢車追召已塗芝之檢書荷橐聯
榮行奉綸闈之直

二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犀陰于九地集大慶于三朝恭惟某官凭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之慶埽遺蝗于積雪之下散驚烏于列炬之中萬室安眠不聞夜吠千門喜笑已作春聲布寬大之條以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尊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覩嗣歲之興奉尺一之書行見履替元之任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目録

啓

復官謝沈相啓
謝萬俟相啓
謝湯樞密啓
謝程叅政啓
賀張叅政啓
謝陳樞密啓
謝韓尚書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凌正言啓
謝凌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謝榮守太監啓
謝孟郡王啟

啓 紹興丙子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紓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繫昊昊垂精之感宴惓惓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惷而愚受性拙而褊自知寡與見謂畸人卒蹈危機為世大僇强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鈇之慝動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遂興大獄首寘嚴科輸之鬼薪論為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而羝之乳無期豈謂一千年而河之清可俟晉馬已老矣空懷伏櫪之思吳牛尚喘焉再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堂堂社稷之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闢大公主張善類凡所平反之筆皆為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于溺灰之後援窮囚于擠壑之中鸞膠續絃可補熱剝金篦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之手於以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沈冤收茲不齒之身寘諸遇之地戴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顉垂盡之餘齡猶欲効捋髮之力

謝蕭使相啓

夢得之謫九年嘗太鈞之問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卜之占況茲二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念某頃緣學省進二憲臺五疏請和戎可紓之時倉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必啓異日孽小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因為讒讒異論以冒刑誅姑欲効惓惓愚忠以裨廟筭大臣按劾而懲役游寃之聚小醜何為諸生舉幡而來謂中興之佐一夔已足既大違于國是旋黜守于方州未幾胡塵再犯京闕生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靖康龍沙萬里之遠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為首端坐自如獨有言狂衆愠猶在皇天禍悔聖主厭兵始畫地尋和戎之盟亦制辟懲伏闕之士不辨履霜之早固知圖蔓之難某之不才過乃由此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三朝儁老一代名臣歷睹摩公朋黨讐復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蠧相秉賤覆車之轍而弗

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已反眼爲讐而亢怒不測况于草芥賤踪何嫌重以雷霆糜滅可待側聞爰立寔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媢嫉能惡直醜正之弊興哀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効茫然班荊履掛拳之匹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從尚圖報于九原

謝湯樞密啓

受一廛之地正窮闕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睽華之寵大鈞块圠皆被陶鎔蓂鏡衰殘乏以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謂渠畏窮通之故某久罹讒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爲皁隸偶不至緝再作纍纍之狀亦未嘗變色慽慽之窮公伯寮之愬季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固必復事有何還治道勃興群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群情胥悅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肉分珍之賜重叨投醪共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爲最幸茲蓋伏遇知院樞密大章華國道德佐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黎民之休戚當挺身爲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惟許國之素策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爲異物祿介子弗及矣寧無恨焉封雍齒而先之固有喜者

謝程恭政啓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板疏恩更溢褒陞之典擢從罪籍加貴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固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詆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月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群公宰天下之平磨一真儒覽輝而獨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升壤植散羣除苛群燒盡蠲密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業錮之

餘亦預一時戮叔之數玆盖伏遇叅政氣充剛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狹邪詎詖之功鎮頹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之所系出沉冤于無所告攄孤憤于不獲申盖將使多士皆歸心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亭孰甚焉大惠不啻空言難叙

賀張叅政啓 丙子九月

伏審崇奬耆明進陪國論寵數絶廷臣之右歡言溢海宇之間恭惟叅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傅卧東山而强起天下之事理所閱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玆開物成務之安方當經體賛元之任得時而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瞻羣生佇大鈞之播何必理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于尊俎某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憑因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塡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門截通吏籍伏念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于南鄰北里之中拾穗于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卧聽庚桑婦之歌起和欸乃漁翁之唱年門入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絶肆覃茂渥開八餘黎訪千樹桃而苦生種一頃豆而萁落五雞二母豪已編渤海之氓三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禄恭惟樞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書名極天下掄魁之選鰲扉視草冠內朝供奉之班苟膺夢卜之求分總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煒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印可衆論景從致玆衰孱之蹤遂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為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詎忘其報

謝韓尚書啓 韓任刑部兼權臨安府兼詳定一司勑令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

一夫無告之辜仰繄善貸之仁兹謂難逢之會伏念
某許身甚拙涉世尤疎自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衆
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閤首禍爲非狂
踈不切于事情迂闊動乖于時變滑稽玩世但思碌
碌以全生骯髒倚門豈免栖栖而爲倖卒罹大譴自
抵嚴誅悵來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
以三薰三沐之慈遂一洗之出于大造大呵之域兹
蓋伏遇詳定判部尚書以儒雅飭吏事以忠義結主
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衆威名烜赫京兆之智發
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革去析言皮
律之弊輔成救焚拯溺之功宜圖二紀禁錮之餘首
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令知免矣已逃溺著之誅抑遇
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謝湯中丞啓

削丹書于秋官之籍繄聖天子獨斷之明蓋清議于
月旦之評寔賢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毅然一介最
爾餘生蠢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
固嘗求福于木居士亦復祈巧于天女孫邑神惡而

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歘如過隙星紀之换
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
一燈借明九里蒙潤補壞墻而翁怒自于非意之誣
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兹蓋伏遇中丞剛大
之氣充塞堪輿謇諤之聲動搖山嶽靖共好直忠憤
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救于淖而濯西江之水傳
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徒嗜噎腦脂去眼
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啓

蚤罹讒慝俾從四罪之誅卒賴辯明復序兩致之列
伏念某自惟孤拙屢致怨憎一哆南箕之成莫障西
風之汙窮途栖屑何止百罹莫齒侵尋唯欠一死屬
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騖之初抗議去讒疏恩起
廢晉屋產之乘已老復何爲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
非偶爾兹蓋伏遇殿院忠情慷慨剛德沉潛公論倚
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兹流離放逐之
餘亦被收拾衰殘之軀輪囷老蒜雖無意于雲霄呃
喔長鳴尚不渝于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啓

衆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慝一言投畀之天下之
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旨地
射天之惡欺君指鹿佑衆嶸熒合為一朋與其凶怒
彼越俎者譯文本自于借秦逐下石焉制獄柔與而
助桀鑽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
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于迅霆固自
不知其所以然曷為至于若是極也忽三州之徽同
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挺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
旁觀尚為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為心流落三年阻絕
萬里旋蒙恩俾歸守故丘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
憂死幼女病亡藁葬空山但餘兩冢寸心破碎老淚
縱橫惆惆可憐奄奄欲盡方群小快一時之怒傾一
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
措乃如此第莫追于既往豈有俟于將來不圖餘生
復見今日大明博照衆正工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
起幽作歷華室孟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
於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冒官榮茲蓋伏遇侍講中書

舍人嶽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
詞宗首膺厭席之恩入奉燮壟之對論經秘殿舌有
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閽之日驟蒙
明公援堅之仁自惟無補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
一諾之重廟堂之上綫類游揚縉紳之間發情慷慨
謂兩禁舊臣而降為皂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
拔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遺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
大惠不貲空言莫敘昔也癡固知寡不勝衆之難今
而馬反為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泛菑難
忘

謝凌正言啓

籍塙有窺天之勢何自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
歸于一洗縈卿大夫悼屈哀窮之助為遇不肖殘年
投老之光伏念某早竊福機久嬰罪罟兩怒溢惡更
謂盜丘三尺深文論為縣布固已悟昨非而自屏豈
應煩故怒以求中會工聖之作與當大賢之特起有
雖有駁有騂有駱一空冀野之群非龍非螭非虎非
羆出應渭濱之卜拔茅彙進推轂相先善類攸歸國

人所慕茲蓋伏遇正言矜愚容衆泛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于鬼錄借之餘論俾復于官聯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于无棄何所用之故車猶可備于薪蒸未忍棄也

謝凌舍人啓 凌任起居兼權給事中

負罪投閑委孫根于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于桑榆竊以聖人戒讒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雖造端之微膚受而流散之極而讒群囂吠殺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沉于江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反于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方動常違俗吞羅羅織之枉久徒縲絏之拘不自意全適有天幸衝突二紀便當飲恨于重 起廢一朝可謂逢辰于千載茲蓋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闈有批勑之風珥筆殿物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成闔茲溝瀆之餘丐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驂之列其為感悅雖盡敷陳

謝尚書侍郎啓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洗垢滌瑕盡稅楚冠之縶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褫簪裳二紀之餘服犁鉏一廛之地流年疏晚漏盡鍾鳴病骨支離帽寬帶落忽紆宸綬加畀朝紳顧影可憐捫心自愧踞鞍矍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袂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頴昂悼木偶之漂流哀波臣之蕩汩汙青絕之思慨然有怒劒之揮割冉雞之盟行矣見乘車之下

謝榮守太監啓 常州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伏念某早居爭地卒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黃江州司馬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霧盡披天肆開祝綱之恩盡返因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導大度矜愚士名論于月旦之評感哀青于士風之操念泥塗之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絏之非辜豢有解驂之贈其為感悅雖盡敷陳

謝孟郡王啓 孟判平江府

早娶憲綱遂階饔飧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茶之列伏念某杜門埽軌囿已有年對食吹虀猶懼不免爰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譏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而道盡途窮朿日無幾更叨恩宥復冐官榮搔鶴髮而彈禹貢之冠梳龍具而東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拄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師判府信安王三朝耆德 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辨冶長非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絏之餘復被簪紳之寵循涯有醜詠德知歸念枯槎泛藜莠之中偶然未死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目錄

啓

復脩撰宮觀謝沈相啓
謝萬俟相啓
謝張叅政啓
謝湯樞密啓
謝陳樞密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凌正言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兩史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回謝張運使啓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回太守周直閣啓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啓

復脩撰宮觀謝沈相啓

詔綍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荐至復践榮途不圖屛竄之餘更濫褒　之典伏念某自投寘綱逐穢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薄伎少伴竹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帀之悲飢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譽之雖磨備罄忱辭而上凟晝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骸而得祠抑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勳蔽斯文絛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蔑之中示以棄瑕録用之意廝內九閽之邃偶寓直其中真庭群帝之祠宗且員于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繄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殘骨井而出已践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謝蔣侯相啓

望華書殿已冒陞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禄鴻私旂枝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爲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正如轀師造未偶耳始傳合丹漆于遊戲之間忽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藉道途于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胯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蓍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畎畝之餘生乃門墻之舊物早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遂貫鳥識韋皋之貴雖屢罄再三之凟而不替終始之恩私發高華真祠優佚璽書絢爛印組光新眾驚清切嚴近之班俗為衰耄疲癃之寵息黥補劓固已盡于獻三捨舊圖新尚有覬于借一

謝張參政啓

奏牘冒聞仰干鴻造詔音載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歲狂疏未嘗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膽訟愆咋指悔過方壞植散群之後雖微投杼之機而臨深履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翮大賢入輔聖主仰成四海沐寬大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

劍之疑賜札倚須遂獲木瓜報瓊之重茲蓋伏遇參
政禹功翊舜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遺而欲魚収捧璉
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之諾殆過于百金蓬劉公
之書固賢于十部援瑜布帛施等丘山適書殿之清
班竊祠宮之厚饞併叨異數衷老之光盡出洪均陶
鎔之賜乘牛車以覲東閣之士固所願焉空蕙悵以
勒北山之移自今始矣

謝湯樞密啓

秘殿通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饌竊食無功自驚緣綫
之餘復竊忻懽之茂伏念某馮愚好勝任己直前適
丁辟仇黨進之初輔以奇誣深中之士微妖殺忌偪
造無根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從快一時之私怒可矣
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湪
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閔茲窮閻待盡之身収
於散官永棄之地盡謂投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
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蓋伏遇　院樞密以敉忠
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遠湮淪
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
澤通籍嚴廬之邃置身宮錧之閒衰耄曷為叨逾至
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
而効死

謝陳樞密啓

直館就閑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
榮臻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未據喜懼交懷
伏念某坎壈一身漂零二紀志衰善變而未免狗苟
蠅營之態寢驚夢魘而尚虞風鼓鶴唳之聞待吏竭
之夫莫遣悵西崦之剬欲盡迨茲晚遇有年愧平生
筲藉嚴中禍書膺內進冐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
近秩清官閑祿厚戶外之屨滿已無爵可羅辟上之
杖飛而見蜀亦喜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
重民瞻早發跡于倫魁旣嚌膚于政路矜取故物厚
在洪鈞翊茲耄及之年尚玷褒陞之典三錫之榮過
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願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謝湯中丞啓

秘殿脩文盛綬韌紵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
造過所蒙蓋知所自竊以淮南擇汲黯之直寢稱兵

之謀回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蔾藿所以恃伏
猛之威而不採山淵蓋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茲
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內某蛙蛇莫齒漆倒餘生大
公之路一開寢復之恩洊至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
氣養之浩然奔逸之塵望之瞠若聞風而貪懦之志
立正容而譊慝之意消世道将與朝倫所恃惟是鉗
口結舌無吉之狂不勝推膺剥髓莫大之辜卒辟免
于深文尚叨塵于膴仕追尋已往既陳之迹疑萑鹿
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鵜而自愧

謝周殿院啓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錧殿之華更冐陞儒
之寵伏念某孤唱莫和衆喊難容久行憂患之塗重
罹羅織之狂命窮而出所向輒遭痛定而思方食失
筯兩踰歲紀六遇郊禋獨卧窮閻永同棄物借齒牙
之論實有望于至公悼縲絏之非遂卒歸于一洗茲
蓋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聞致主之嘉謀以
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劍倚天而氛祲自消
猛虎在山而草木皆遂朝端屹若王路坦然致茲衰
老無用之身亦預苑攬甄収之數牛溲馬勃備自効
于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于燥濕

謝察院啓

囊封騠奏竊希琳館之閒賜橫垂褒遂著金閨之籍
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人佚
其公不恡屋漏而神聽其直免胄而見盛服以朝故
能動容正色于衣冠瞻視之間自然厭難折衝于尊
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實為天子耳目之
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蔾藿之
生茲蓋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
蓋伏遇之表以法語之言為議論之宗多士具依有
蒙霧不知之潤一時處顯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
屛之蹤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
之心斥鷃卑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託

謝凌正言啓

抗言自列頻追營香火之緣錫命遇優俾接武圖書
之地竊以毀常生于溢惡譽每出于過情坐虎　而
見蔡邕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蒋濟亦已甚矣某狂

猖妄發尘言而逢怒惷愚自守獨事而罹尤怒遷而水之璧可憎患至而江之麋弗悟譴夫峻詆酷吏窮探方一時摧戕蹂踐之餘僅㝠于草莽豈二紀衰病流離之後有望于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氷鑑之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于衆惡拔士于一言迨茲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戡春草之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

謝中書王舍人啓

剡奏陳情誤恩珫寵名標帝所上廣寒脩月之宮路入神仙游禁冠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惷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惟援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冊讀書庶幾求志攡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懟賦南山之詩祇自傷流落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豈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筆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群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溉殘朽于流潤之餘出蚩黠瞎于容光之地圭璋借况蒲柳增花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嘆莫申擁篲之恭

謝兩史舍人啓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群公輸盡瘁之勞獨冒素餐之祿豈孱庸之餘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某以卷曲無用樗散之材有留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語怨所歸名書饕餮之科罪抵讙兜之比已不勝人言之衆孰云袁粲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始信台長之非罪茲蓋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親遇護人之短持千扶世之偏悖茲洞徹之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拔帶索群糜鹿于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鴛凰于雲霄之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已廢十寒之厄策厲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啓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工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

富貴非其義而千駟之馬弗視焉貧賤不以道而五
兩之輸亦泰矣聽鳴蛙于鼓吹之下立縕袍于狐貉
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甕牖桑樞之非病
桑伐樹削迹久矣弗容麈尾疏釣因知攸措未嘗怨
天尤人見愠窮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往之緣會
上聖求賢如不及每時而辟公殿遇有知仁之恕策
磨朽鈍庶収十駕之功振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
蓋伏遇某官追操千載搽經綸之業表儀一世主人
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
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収之爨薪殘燼之餘被荊藪
青黃之飾退思所自為幸何多雖驚鶩之贄莫陳徒切
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盡尚思圖報之方

回謝張運使啓

遲愚犯嚴方虞幽黙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蓑
弁餘生起于眾籍辨市虎之譌已明矣顧杯蛇之影
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
之詩詎可投竿適西日長安之道茲蓋伏遇運使直
閣嘉善容衆強恕求仁萬頃納汙九河借潤被許子
將一言之月壁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
冒許廷之寵末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
為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重

回謝漳守趙中天啓

直承羽之寔重叨淅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
某猖狂寡窮綢之拘拓落笑儒冠之悞足一跌之後
雖幾攬而莫救肱三折之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
過斷尾求全豈繫獨矜之餘尚玷題評之重起壁浮
淵于講席之上寘木居士于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為
榮過矣茲蓋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
要之情矜存故友一函甫達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
聆嘉話窮閻改觀莫禹增華陳蕃甚高殆過兼金之
餽占詞不腆空愁縞帶之投

回泰守周直閣啓

通三殿之班光膺槐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
殘瘵傷敗之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于憂患未老
先衰困于語言無罪得禍盡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
拔之非常豈殞踈之敢望茲蓋伏遇知府直閣葛明

昭晰廣大彝包涵病木之枝于垂朽𥌋敗車之轄于
既覆偶存殘息未首一丘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
歧路固無追驥騄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竊直晝于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尊于神庭拜散人
之殊榮異甚拜既覩然伏念某漂零三穢之餘類
頹百難之後纏樞羸痛容膝易安飯豆羹藜從茲無
怨儀墜縈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層霄之羽翰而
上呈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升蕙帳草堂之
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徒偉所改堂焉茲蓋伏遇知
府少卿文學爲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
隱菊山之雷蟄戶皆震中之嘉息重以好辭分借餘
光曲全英茲雖遠爭地寬殘華途給札殿中詎敢奏
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倘堪授小兒樂職之詩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目錄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謝諸右相啓
謝楊參政啓
謝葉樞密啓
謝何內翰啓
謝中書楊舍人啓
謝侍郎啓
謝左右史啓
謝梁司諫啓
謝杜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楊待制啓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謝提舉啓
謝宮使巫樞密啓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禮當得謝備蒙恍詞詔許辭榮更沾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夙聆國論尚欲矜收敢緣興涸轍之衰始荐靑首丘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夫毫釐千里之差永惟頤墮顙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于燥濕駒精之細茲有待於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蔘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湮淪之久牧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櫪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晩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諸右相啓

爲席榮煌未擁埽門之篲大鈞埏孔已同在治之金居懷自躍之懃奚追老饕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

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僚久為異物獨餘一老謂
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下來始
露乞骸之願上勤遣騎之陳請長纓以曳罪于自嗟
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盍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
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鐘鼎縱橫盡
落模範之中風雨悱懞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
材之目每與大耋之嗟偶還復于迷聯賓大斾于素
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
免北山之勒其為愧荷罔罄名言

謝楊參政啓

老去辭榮願受一廛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
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疏易廣政拙心勞曳
倒尾而競辱常披前胡以披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
疑所願老歸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徒中妨賢者
路芻狗已陳于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
而得所歸寞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參政學為王
者之事文推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
勞之日肆疇物望參秉政均水鑑司平砥石摩鈍眷

茲衰儒首預矜收分大庇于鴻庥保餘生于莫齒顧
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淚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
起木宰草亾之歎其為欣荷罔可勝陳

謝葉樞密啓

餘年向盡上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
恩踰始願感激衰宗伏念某項奉除書復還吏籍便
謀謝事歸宿田廬詎敢徼榮著老路之鞭但欲圖新
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
冒惟新之寵廩鹿繫庖廚之命嘗愧不克終焉犬馬
殺蓋帷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
施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
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
古人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執在共睹扶搖
九萬里之程鼓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
欣荷罔可勝陳

謝何內翰啓

悼東隅于失路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于盛名之下
徒抹遐瞻竊有意于求通亦何嫌于自厭伏念某比

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爲笠澤鱸蓴之思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耄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與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列之龜茲盖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涵賢人之久大以佐楙王之業屬時多事正辟亟揹驅殉國之時加惫窮途容一老擇地築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既褒獎之恩拜既以還遇頑之始念無復陪耆儒之後塵淸蹕于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將屐長謡于牛角之上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啓

拔老丐閑蒙恩得謝皇明簡牍尚綴内朝鵷鷺之班賜札疏榮又玷西掖綸綍之重鞠恭拜既舞手知榮伏念某濩落無所取材踈愚不適于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于三竭之餘賜危于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楙寵曷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盖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技遇三朝屬有煩言拔開一世高辭起廢佯未紘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僭華袞九章之服一門榮耀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爲十襲傳家之寶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啓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殺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藝之科殞售中秘之書廷對大所之策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卿聯三儀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牵遇一旦擾千齡之統儀値兩宮蒙萬里之程巫入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已斷殆令隔世猶有孤臣乃眷先朝舊愛之遺俾奉内閣藏龍之書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盖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大人之度頤篤塞迍遭之質久已安于窮陋而碩大光明之榮尚未睹于儀刑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館吹生及是休歸有逾素願豈敢與歡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啓

紬書秘殿久冒登名持橐禁垣載膺横寵若為老退尚玷褒崇伏念某薄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冒寵靈咎譴既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旅力已愆固不待易簀之時莫早遂抽簪之願者雖有故寵寔非常方叔身寄棄宸之辭尚通籍廚龍鴻之列兹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令為柱下史春官遺老久在窮途故園辭仕之初由借游談之助採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尚有兩部鼓吹之樂某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梁司諫啓

歲月推移已迫莫齒衰殘之境雲天密冒尚聯華貫清切之塗伏念某久負空餐恩容佚老方患豢之士張日觀寇讐之日宜貪懦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懷擇士之嫌尤極履冰之懼彼去焉來牛之何辭矣雙鳧乘雁之足遜肆開寬大之科得遑遑訶之域兹蓋伏遇某官推心近恕持議適平英明先物之幾博大納汙之量雖疾邪屏惡根芟是除而悍屈矜愚黎奎可恃與念困窮之久由推善貸之仁閔鮒安斗水之栖已踰所望鷦鷯就一枝之托尚復可求欣荷之私名言莫究

謝杜殿院啓

己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廷闕之清班循拜恩嘉寔踰分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既免投林敢言擇地驚鳥遠樹止欲偷安詎懷千澤之求但貴歸田之乞止恩佚老紬札疏榮復冥遭辭牧之末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兹蓋伏遇某官天降之材神襟其直事君有責難之恭而獻其可與人求無備之急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庇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璧睨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劍之怒某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宰院啓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之墻益遠矣匪自通于一介終莫抒于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荐叨膴仕備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

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而不知止致
一跌于弓撥矢鈎之後盡三休于鍾鳴漏盡之餘工
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
恩茲蓋伏遇某官以泛愛崇奬士倫以大公輔成世
教方當群臣奔命心競力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
走高飛之計緊斷〻無能為也芝區〻何足算焉遂
獲退藏幸由善貸念莫致負荊之謝猶當惕横草之
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啟

辭章綬之榮甫廹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璧
之光仰惟聖恩睠顧之隆寔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
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卧窮閻飯蔬無怨强弩射
市固亦有命焉怒劒逐蝿又何其隘也蓋數周必復
而否不可長緊平生墻地之初人半皆衰迨老去歸
田之日頭璧俱還尚容乘大夫軒以叨權粟之恩詎
復跨將軍馬以眩據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天
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工畫之仁體貌崇而躬下
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𤻲禁路之華猥以庸虛適

先相後幸收身于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于下
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啟

仕以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爵齒
之尊愧集渾顏喜過榮頰伏念某久從獲屈不敢求
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學國尚齒執醬之餽
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
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内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
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于百難持操
不回于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念倦贊見于恭梓
之初已奉賞音于懃棠之暇殆茲倦冒又出提携束
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攀壤共賡使君襦
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謝邵提舉啟

出絲綸之命方饕君父不次之恩墜金玉之音茲見
朋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晼晚病骨𤺺隤長庚配
殘月于東隅熾〻之初孤鶩伴落霞於西崦冥〻之
後缾罄罍耻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知止甫申危

懇亟被恩俞蔀屋延兩曜之光涸轍分九河之潤長
安道上故無華履化鳬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
鳩之寵兹葢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
黨先進之儀蔚爲儒林後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
久要之言溢譽過情非泛愛寒温之閲鄭重百金之
諾清平三嘆之音稽首拜嘉撫躬知愧念窮途栖屑
嘗賦東郊瘦馬之傷迨晩歲歸休遂同濠梁游魚之
樂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宮使巫樞密啓 巫句容人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館就閑假蔚梁園之
上客奚恨登門之晩已同傾蓋之交迨褒復之云初
知提携之有自伏念某久從幽黙但欲退休每歌長
鋏之歸亶家短檠之棄聖心獨斷國論僉諧疑釋縣
老人之有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俞音亟下細札十
行命秩惟新賜爵一級著上大夫内朝之籍爲故將
軍莫齒之光兹葢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材大受包
荒之度平施有權衡之信揚清極涇渭之分乃眷衰
殘亦預題品雖朝菌之年欲盡而霜松之節未凋猶
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游便恐乘鋒車到東人繡
衣之詠其爲欣荷難盡名言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衰病自陳祈觧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筍之華
循深附驥之榮采結摇旌之戀伏念某崎嶇可笑駑
緩無堪道盡窮途蒙恥不去齒揺髮脱竟死何爲雖
靡忘葵日之傾固已迫蒯年之盡顧謝簪纓之寵俾
從田里之歸嘗駱馬而放楊柳枝亦已久矣持釣竿
而拂珊瑚樹于是終焉兹蓋伏遇某官德配閒平政
侔張趙騖長途如歷塊耳真驥褁疏披大竹脈若破
竹然盖霹靂手不圖晩遇獲踐前塵著鞭久已遜祖逖
之先乘樓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爲欣荷難盡名言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百罹荐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
之密置身枌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愚
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觧拘維尚虞機穽日懷惕厲若
蹈氷淵深懼下石推内之溝中每煩賜褎考終于牖
下命畫工圖漢疏傳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

慕前脩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
官博愛而依于仁好直而由于義司刑如持衡不自
為輕重銓材如水鑑而時謂清平惟是九殞頓之
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豈茲褒復叨不次之恩皆自
提携獲有終之吉顧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
脩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贄其為欣荷難盡名
言

謝平江守洪内翰啓

某景凋年已迫西山之暮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歸
實由群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深次骨
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袠雖殘息奄奄
待盡田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殘
角巾東晉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
緣伏亡益而不任事苦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
千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任詎敢妨功不圖
於籌餞故物之遺猶逮骨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
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
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得以庸虛適相
先後比還禁路復府英躔雖龍豬異閭已不侔而虎
氣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家園難并韋鄭白傳之賢
擬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馮慶居士文集卷二十目録

啓
賀張叅政啓
賀宰相啓
賀陳叅政啓
賀王樞密啓
賀〻叅政啓
賀左相啓
賀右相啓
賀王樞密啓
賀葉樞密啓
賀陳左相啓
賀朱右相啓
賀楊叅政啓
賀葉樞密啓
賀周樞密啓
上沈相啓
荅馮觧元啓
回楊侍郎啓
回楚守王朝議啓
賀張樞密啓
賀史相啓
謝方侍郎啓

啓

賀張叅政啓 丙子九月

伏審崇奬耆明進陪國論寵疏絶庭臣之右寵言溢海宇之間恭惟叅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傅卧東山而强起天下之義理所閲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賛元之任得時則駕莫如令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于尊俎某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固山之久困已蒙辟縱之恩尚未塡溝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賀宰相啓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翌授書圯下爲帝者之師豈繫人謀實自天錫恭惟某官文鴻木鐸武緯珠鈐一飛橫絶四海之間獨喝禁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悵明天子與見晩之嗟歷踐通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騖不足之時借箸借籌獨著道德安彊無競之烈誕敷宸綍正位公槐親逢大有爲極辯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傒謝公之起其如蒼生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公書郭令之考晩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遊聞上相考愼之初老矣何爲已迫龍蛇之歲躍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陳叅政啓 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顧冊進服通察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而叅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暮之逢恭惟某官學洞天人精祲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茲久譽處眾休肆疇論思潤色

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闡
帝圖大釐邦釆迨玆期月肇興王者不世之人奚俟
百年已著善人為邦之效某門墻舊物畎畝餘生猥
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諾游談之助過聞休命爲
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思趨英陪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啓 戊寅三月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
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胄之士亦椎鈍而少文
盖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
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萬里論兵
授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撻强秦之兵請纓係
單于之頸用宣威于道德式注意于安危恭惟某官
髣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治論詩書于馬上方草
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
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嚴瞻惟允厭求形之
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佇袞衣之拜某闌
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寔契榮願致小夫竿牘
之禮或以為煩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已

賀賀參政啓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大公之望固有待然
倏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于躬而可
以大受學邃于經而不為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
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誰肯餔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援
溺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音聞于連章論駮之初而大
節創見于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
置中興之輔而大有為公宜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
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犯武于當國而晉盜奔富貴
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屢掛
冠于神虎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盡圖像于麒麟之閣
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悅而遠者來已見國人
之慕含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啓 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嚋庸王庭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
符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嚋之叙首冠百察
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
天緯佐王碩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為天下君則

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咸情向背
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譌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
夏屋之帡幪大浸稽天獨見詎川之舟楫方重不移
翊衛一尊調娛適中表正百度遂司冠柄益肇瞻鼎
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衮之華某
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蠡
測東海之汪聲寸誠仁能拄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啓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
千齡生申及甫縉紳胥悅黎獻交欣恭惟僕射沉毅
相公清明沖淳剛毅蹇親逢上聖在通途惟文昌萬
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綏民瘼某符
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溉七年之旱方資傳說之
霖燠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道清靜王路坦平
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墻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
甚于脫驂聞命喜深于折屐衣雖敝而可改嘗叨起
發之恩冠已推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啓

伏審誕揚宸綍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且莫之逢賢
者用而任春秋之責搢紳胥悅黎獻交歡恭惟知院
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
渡之衆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鯨鰐垂涎虎狼舐掌
群訛横隊百惡痛凶國步阽危衆心恟懼人耳人耳
共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裂目視冠譬
之憤奮身抵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
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
留犁撓酒未夾傳書而爲兩國怒至于與戎孰謂一
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域析戎聲遂成銷兵不戰之
勳入佐垂裳無爲之治牀膚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
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久羅擯斥最荷知憐每懷
遠樹三帀之依幸會管窺一斑之睹既見王尊夫復
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周旋登神
虎門已且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厦之私

賀葉樞密啓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
運大賢命世階二三同德之臣延渙甫傳嚴瞻惟允

恭惟樞密同知訏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蹇之忠冠豸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于風釆一國之慕具載于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海正樞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墻之舊已駸駸向填壑之時俯深胥慶之私徒有羡魚之樂

賀陳左相啓

某啓大庭作命撥路陞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君台符增焕蓋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衆口蓋習治亂安之幾而就歲偏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堤决石之憂笑乎不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悍折肱之已語爾反掌而莫難戒覆車之轍則安焉易敗者之棊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下大任為國元臣屬當宵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邪蠹而復睹清明救瘵民瘼而一蘇疲瘵至冐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勳書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頌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俜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選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櫱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採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啓

某啓玉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頌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鶩而不足惟時用舍寔繫安危故要重可壹于萬鈞而幾微不容于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焉足以有為建非常之元則駭衆驚愚亦維于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平耿侯大言猶為落落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闔闢之功恭惟僕射相公巖巖社稷之臣挺挺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肯膺考慎之求深惟

注意之隆實蒞扶衰之叢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之雄龜蒙魯國之瞻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于笑談之頃不作聰明運沉機于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于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已茲謂中興之佐寔為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嘗叅文柄竊絕足于群龍之底仰高名于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遥距門墻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踈遥瞻屛迹窮閻願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脩事大之恭

賀楊叅政啓

某啓王言作命賢路應期恭秉政鈞進陪國論爰契鈞衡之小式諧負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亟一柱昂霄衰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筲又何算焉蓋樸遬不足數也恭惟叅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蘊集賢學士環堵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入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于立談之頃消群

慝于正色之間載嘻上宰之勲揔建中興之烈某湮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閑之後所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于息邪距詖之公廷溪甫傳嚴瞻惟允餘年稟〻顧不獲執贄以望下風老語諄〻猶欲効陳言以頌盛德

賀葉樞密啓

某啓窮途栖屑莫望前塵督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于大號固應喜倍于尋常偶驟致于煩言詎敢名聞于左右彌年于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一言悞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寔本兵柄萬川輻湊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剸治盤錯如摧槁然束縛彊梁無頡頏者我情震疊國步寔安茲謂中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維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疲晚分萹之弱已弗治于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于一諾

賀周樞密啓

某啓北道改轅方趣嚴召東郛彌熾一望光塵阻闊

數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于大號固應喜倍
于尋常偶槩致于頌言詎敢名聞于左右莫脩辭于
賀厦徒結戀于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
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因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
推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于
援手汲引之勞中之緩頰薦揚之助方驥尾而上幾
作附蠅戚跌足之顛遂為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
殆不自于人為又何疑于或使豈復有强聒譊譊之
志終未忘矜权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
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茍非
妨賢路以徼榮止願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
骨將有俟于真賢為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于大惠

上沈相啓 丁丑十月

望乎津閣素無輪菌蟠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
絶塵之歎惟是廣厦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
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筲器小鼷鼠伎
窮病鶴欲死而乞磔爭先瘦馬不收而鴻雁為伴會
介圭之入覲正冔席以登庸與哀哥逐客之寵矜愚

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牧曜之光枚拭
垢汚滅除瘢疵寓書殷遂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優
理合覇休恩容再造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
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
一施善待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為大雖四海盡
沐鴻麗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
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幼及人之義每敦親親
愛物之慈九仞為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海猶待盈科
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
難逃屢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驊元啓

某啓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劒
高辭肆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仰拊髀三歎恭惟
虎義驊元長庚毓秀喬嶽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
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了瑟倜卓爾大圭之質
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為儒適
如此文擷齲巖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
陽春之曲諸老生歎驚坐上並舍兒看立道邊大豪

稱薦女而諵啓鄭翁嘆生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年復睹後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既為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啓

某啓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為藉口猶有孟東野並世村與言詩願嘗欲割雞陳祝有之辭但空復聽烏極懷人之想恭惟宮使待制侍郎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廷之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譽中秘之書而牙籤懸四十之車粤從南宮起部之私亟進西清從臣之列龍筌千載榮動諸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佇膺霖雨之求忽紆綍綺之臨特貴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藹然固無挾賢挾貴挾動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啓

某啓改畀名城盡工得贊之頌書傳空谷遽聞求友之聲驛騎將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奇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於萬兵檔潰分崩之際推赤心于群情向背反側之初大盜革心百蠻面內方用長鎗大劍妝血刃之勳豈如緩帶輕裘致銷兵之福遂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啓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迫茲綸言布護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劉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養羨之氣塞天地屬持操于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于群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

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訏謨爲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爲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定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咢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閑田里垂四十年企蓮門墻逾二千里曲惇故舊于同舍游從之末屢訪生死于孤蹤流落之餘益見哉公之歸寔陪周邦之喜

賀史相啓 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覩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値閏世風雲之會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至弱而爲强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澰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寔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因項籍之意趣駕漢中志在滅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爲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者英受天大任秉晉

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內禪之初專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强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于地固危矣出虎兕于柙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早圖之未然至一旦有急遂不免所指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權視國勢而審所上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某聲律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嚴而螢食之殘有同愚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之嫌願効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啓 戊子十二月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而怒日懼推擠下塡壑之虞憤發一呼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叙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書鬼錄乞骸久矣尚掛臺評惟公慍見當路宣言以爲有罪尚不許加刑云何無故而致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寘投荒不測之誅惓〻止欲舍坐下之牛驥〻遂亦作水中之

璧儀逢還怨横被中傷兹盖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推讜懸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濕不改殆兹寢復盡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効至于沒齒不能忘之感但有空言小備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于交游臺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他日當國見先致命固無疑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目錄

記

四令公祠堂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卒寮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燕超堂記

荊谿行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貓相乳記

巢鳳亭記

代廣德縣藉田書記

明谿雙蓮記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辛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踐大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德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蹴踖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于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究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臺郎婁將使指趨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舘銘石刻僅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乎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亡幾遂扶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于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直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予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劍除僭竊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騖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巨室於乎盛矣王室中微羣盜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相一時社稷之高勳于此兵亂敝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軾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于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黄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處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為亂閩建昌不克遂陷宜黄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為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盡誅夷其黨資飢役相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鐵冠頭顱相屬于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于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于邑者指日待更不為斯須計留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涖茲邑鉏治強梗發紓隱拙朞月政成輿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衆為姦利官弗能禁惷小忤則嚼其朋盡甲而出群噪大呼切請眯謝率以為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于道者則又倡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奥靖深參廉吏于東西兩廡櫝藏勑書于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獄庫庾庖湢皆具為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屬丈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為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靖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驚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害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逵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吟乎山區海聚之間甍牖翬極采蔬之華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氷銷火燎無寸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邦侯牧之官往往編竹為障僅庇風雨令宜黄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為名譽則靡靡然日入于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為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籍其貲沒入之獨宅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梁桷蓋瓦級甎之具皆出于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亡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閭客邸閭巷相接漸復其故則吏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略收其羸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

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仆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其篋于創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屬民賦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于一邑乎鄧令諱虔延平人端友其字云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黄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覿時以尚書外郎叅詳貢舉侍罪廷中見司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于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閹寺宮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拭目歆艷以為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内敞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黄丞以歸時宜黄新被兵壞數百里為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閭皆夾江荒茅葦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川表卿勞余境上道舊故以為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于丞廳於是排蓬藋筆其壞垣故基而亦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余具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覩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于公卿蓋亾幾耳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于搶攘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于塵埃蕪茀間且伐去矣又增治垣屋餙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慍喜殊未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者宿學不倦于小官而潔為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一不快于宜黄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所廢興之由經落成始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嘆慕者為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雖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丘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全然溢于山之腹而附

右脅以屈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珮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水竅壞斷茅竹蒙翳獸蹄鳥迹交締于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故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齋衆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衆謀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橈蛇鼠所穿日星下如風雨之夕違濕五遷卧不安席公等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與衆共之于是雜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居家父祖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指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為新堂成雄麗靖深為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餘僧徒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唐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為荻棘瓦礫之墟僧尼周走道路悵悵無所向而徧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尚有存者又懼衆至不能容則嘆而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絶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四顧惴惴然恐戶外之譁入也了如獨不然癯身若志不擇所安更為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于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蕭然出于黃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于此無留滯歲嗟不遇之嘆下車未幾黙政之疵癘民之欲築二橋于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伐木橫亙兩溪之間為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蔽爾之國蓋將為嶺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

戚竦輾輸寫肺臟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
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餪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
儉不常物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華者也嗚呼
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狹
過不暇低首下氣偽偽焉不敢出一語觀所居知傳
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
之緩急如塗之人視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
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華者乎
容德治寧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蹊芽雜草之勁無塗
堊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坐
而從政則約己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辛不知
何而不自己出退事一室則逍洋乎不知寒暑之交
晦明之接與鳥獸為群與木石為偶與天為徒與造
物為友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
所貴而世之君子當為此不得為彼于是備記之以
風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衣和容德其字也紹
興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
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待
其生子以為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廖廓之見不為小
利近功往往迂闊可笑而不近于人情定鼎卜年如
此其安也而一朝之變动于數世嘗膽忍詬如此其
急也而斯須之詘伸于萬人機事相秉如執左契交
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器所以傳世垂後若是
其嚴嚴也天地大亂盜賊蜂起鉏耰棘矜長擔大劒
馳騁于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為王侯者十八九州
縣官吏簡料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
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為大邑比屋萬餘家紹
興初殘于盜民之死于兵者大半延平鄭侯諱庚字
端友以朝奉郎為縣于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
宮祠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言言崛起于戎馬
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尊衰
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
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

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将徙未洮之亂一何蕃起而此之而六館無受汙者夫以百戰之兵束于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群惡之鋒屈于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然投袂扼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于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為赫赫名譽獨能綏靜一方于瘡痛呻呼之後廢長絜大又進諸生于學樓士之廬廩士之饒隸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况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学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于一時追前哲于千載九合之勲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将拔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効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晋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名籍于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于太上皇召見錫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歆艷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禄築堂圃中将朝夕游憩于此堂成為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為記曰余屬者夷狄之禍蹀血萬里諸戎長騖于通都大邑之中官軍縱掠于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翦臂號其父草薙而禽獮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鉤絡張設蘊祀無所向往往饑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践蛇虺氣身間行力竭氣窮又踣于中道其最幸者不死于兵刃不淪于異域不斃于饑寒不仆于道路間關百雑寒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而視田廬已為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為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窮茫無所之於是栖栖然求活于斗升而官冗地褊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閧何之不幸而立于争地則推而納之穽中且下石焉又溺于死可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

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絶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奥縮手袖閒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歡而罷得老氏謂所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犇兵走馬百戰于商之地而中有黄公綺季之嗣爰絲屏居謝事浮沈里閭一出而為景帝畫梁王求望之謀遂亦不免於

手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刼質之害溝壑顛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唯勝士高明深明公就顛晦之大節俛仰遯世違遠俗患坐視猿猱顛倒罝網中而兩手猗末罝所操也茲其所以為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令不能言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請老自號機山閑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荆谿行記

吳氏塋道從守家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洑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彥達云神龍所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于龍山僧曉偕祖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和中省政塋之後下車頃謁因不復秉杖策度嶺而登道艱險十步一謁至巖下龍穴正踞其右嶄絶可畏旁行里所授田舍乞漿班荆坐石上命車亦至從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卧牛前直穀堆山為按丁山兩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

會可葬無害余亦記晉周訪塋母陶士行指牛眠地葬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卽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予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飯竟還胡洑有頃張彥深之子〻為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于阜蓉寺之側聞余攜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費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蓉佳山水欲一至其處于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莫且還途又嘗卜烏龜潭地于胡洑之北葬亾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爲浮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璞求極家二十年矣余
守杭時卜葬亾兄屬惠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
方議予直會余南還未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
始往觀焉實銅棺山之麓而靜樂院之右臂也義興
多山而銅棺特高大崇出諸峯之上自山之脊分為
兩股隱〃隆〃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右可葬如所聞
者而寺僧不如　有維邑方求售者當世貴人余亦
弗强也明年三月更卜地于山中汁穴月癸未繫舟
陳橋招天寧祖燈師會于符塘胡氏家舍肩小輿入
麋城醇族子信壽提舉新冢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
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迓余相遇
于中道屬日旰食未立談戚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
地〃平〃而水于音姓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
張氏殺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荊谿泊塘口觀張子
宗侍郎墓家夜宿沙子渰甲中次縣舟人告糴薪不
屬入市求之樣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矜
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視兩廡黃冠出迎具茗飲
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復泊臺李乙酉黎明入山徑
言所詠又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護併舉章氏淑人以
附乙丑戒兩夫除道備祖燈視之司亭午瘞甚愁王
氏塋屋辭衣少休有洞言洞靈觀旁三山鼎峙秀出
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從間道踐出背出大松
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穴遂返是行也
諸涉經家丘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售賈
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轎以
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小詩示祖燈云來
問松間路涉頭繫小舟閑攜木上坐看盡土饅頭詩
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惠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惠山之品最高距無
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翠阜水行隙
間溢流為池味甘寒最宜茶于是茗飲盛天下而缾
罌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郡盜據其中汙壞
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
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墓所在疏請于朝追
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中薦福始命寺僧法皡主其

院法皡　氣不凡以有為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墉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撥石大之廣深袤丈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于法皡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旰無行迹游客莫夜無託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屋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于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令循視昔也法皡者不離精神過絶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齋衆興起頽仆潔除垢汙于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游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期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訾謷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飾蠱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工其庶矣予故書之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留置于舍中性柔馴不敏于捕鼠而孝慈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樓而食飲卧起未嘗一日相舍聞從食者授魚肉飼其母輒不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又生子日往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棲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自產四子則又舍己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尚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于是盡銜其子置母棲中意若懲艾三子之夭而從其母之利也公遂易一大筐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卧覆之交相乳焉夫貓之餔子也他貓至則嗔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顧視往往遭噬齧以死遇食則爭爭不已則鬭凡天下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己子而不相禍又將雛往就之

十一子施〻然混為一區不可復辨此所謂人所難能者與其嘗覩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言不出牆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子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輙留數日蓋五年而內外偘偘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貓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兄弟之祥者賦雞犬相哺以為董召南孝慈之應今公二貓之異〻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于天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為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棠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閭丘叔智涖官之明年其子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歸門戶煥然名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為寵宜興距州之南北二十里縣據治荊谿上游為橋數百步橫絕其上蜀之南山即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北隅有亭三閱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召鞭朴之聲皆不接于耳目窗戶低深悅可人意叔智命工輩除蕪穢一室翛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拔其藝以進於有司而角逐于爭先競晴孛雄闘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贄譜之稱善曰青錢萬選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棠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為記余聞朝寓物于人而募取之有不可必者況于數百千人逐隊而趨最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問故有操瑟于齊鬻璞于鄭以晴投人按劍相眄而有二鳥之感懷璧三獻負明五就分寸瘞擧一跌千丈而有十上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嚮禽銜不如有司之尺度而雪窗螢案之下兩目眵昏如蠹書蟲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其難如此也閭丘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五世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發妙駿發一日千里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乖于時而不遇老師宿學齒銷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兼有之追取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適祖朝議公與鬚方半白

翁媪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得九子家庭文字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為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歎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智敏于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鵲棲其衙雉馴于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字也名崇孫云紹興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籍田書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贄四鄙廓廓無事矣于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逋作而相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柔綏來課農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春秋之月帥三公九卿大夫親駕于東郊紺轅黛耜躬御帝藉三推一撥竣事而旋彌文闊典創見一時煒煒煌煌農趕耳目民大和會閭郛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傳公逆行禽之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而漢循吏力本節農脩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留田積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于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能有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薅延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為民父母尉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于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竅桑麻畜雞豚而無閒民廢壞上下與足之興于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覆來者之不嗣其意也于是謹以詔書刻之窾于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羽谿雙蓮記

廢獄閒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而南山倚流水築室居焉曰號羽谿羽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與下汙洲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原直以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交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煙蓋雲幢霓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

忽産雙蓮奇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駢頭並蔕繁麗豐碩翹然特出衆華之上公始異之客曰古有至人結茅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觽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嘷群鼠盡不出得須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冠南北阻絶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秦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壹欝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亭于舍旁手蓺木芍藥衆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右奉板輿以遊太夫人欣然娛笑如故遇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北指舍館莫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附纍纍艶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繄公隱德高行不愧于屋漏故溪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祥草木效靈間見層出真家庭之盛事觀不可上已昔周公得禾異畆同穎以名其事至于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産紀于書傳班班可考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余俾書

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記

思樂齋記
靜治堂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于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于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攖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坐蒺藜而莫之勝既于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京江浮長淮泝汴流而上北至于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苕霅並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于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湍以入于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為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于他盜虖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墻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屢竊非據于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閤首亂為非衆怒不容聚而

見訕推挽于十夫拎拔于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
大呼以自解説卒莫能勝遂陷于不測當是時也則
思居閑之樂也而觸罪竄投嶺海蠻猺雜居鳥言夷
面鬼嘯于梁鵩集于舍下枵蛇對食懼蠱蠆瘴
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簸天地江翻海渾仰屋
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
還復故栖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
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于縉紳士大
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椎埋群剽之
奸剪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徼塞千里晏
然朝而出藜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于東阡西
陌之上暮而歸折野蔬酌秫滴飯脫粟老稚團欒咥
笑相雜抗須閱事足懟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
集于此矣夫天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
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一
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
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樂者為天子操尺
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首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

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為
樂者簞食瓢飲餐氈嚙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
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
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丘墓所寄閉門高卧
日晏而起無愧于中無求于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
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
居憂患已空吾心脩然了無一事杞人憂懼而憂僂
師奚傷而怒援劍逐蠅奚沫其微祿氣奚對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
易流操之不熟一為外物所誅而立于爭地材不足
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
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
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
代蕭何為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
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劍征伐四方定諸
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

定令以鎮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始幡然困齊人厭亂之心紬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靜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伏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之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乎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夫接于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于道而泛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操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務物儲精蓄蘊之中可以逆聳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喜奇事不安于其故始于獨言異行以駭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偵情機關捷閉設為鈎鉅以示神明良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常古毘陵郡也並楚之衝濱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

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禍屠已銷兵南北解仇江皐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一偈焉而撿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闢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為吏守家法遇吏有受利未嘗輙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也知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宰民不見吏吠犬生氂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名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善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寺成有異

僧首鉢囊以入僧殿廡下長身㲈面梵相奇古其徒
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汙殿之東北壁而
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亡幾有胡僧葡見
其畫嗟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于道俗
奔走來觀稽首皈依擎跽作禮鼓舞忭蹈歡喜踴躍
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
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
疾象先引至卧内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
驚謝出金帛數床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
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
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云有過
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殿壁所畫像
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葢
齋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于吳越沙門
智賢之文傳于山中父老之口見于大哀經菩薩品
云惟靈巖故剎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
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光福
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

在寺之東廡庳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
意長老妙空佛海大師智訥餙其徒妙機浩乘惠珍
冲正者募衆力大之高甍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
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
動山谷瞻慕感泣又如師始云于是訥過余于是晉
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
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
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麈而雨
花墜凡所見聞同悍齋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
五濁如得雞出湯欣慕至道如子見母如瞽發懞
如迷得路發菩提心脩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
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
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弗記
令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
慧兩足為世尊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于吾儒之
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
巨室搢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
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桀閣旁堂光

守幾偏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于功名之士今老矣凡五柱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于寢廬之旁榜曰五柱靈巖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于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于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與于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愿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而已不容于其間弦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于俎豆于是謀夫說客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于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于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雖然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義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奇節而列于傳唐有陽城隱于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于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于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于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于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埽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于令盖嘗攷寓西郭佛舍之保錫院爲學師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傅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從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進子弟于學者相與圖之恐不及于是門闈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湢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

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峩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貿民任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悍殺牛更十令峻笞朴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從桀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以襃死瘞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脩起學宮士民向化與于行誼彬彬然此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于詔下十之二月日落成于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圬者不敢一日捨曼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鐫磨考鍊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化天下無愧于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啓間大盜蠭出爭為强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常慎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歸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徛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南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四民廬一夕為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　按吳圖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偉麗之觀遂起矣屬有天幸僅脫于兵

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脩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覺精深龍象所栖卉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爲奇勝而塔之後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記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减膳羞大臣辭賜金將校吏介胄而臥士大夫毀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邊率常勸：然搴首蹙頞痛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紹介之先瓦盂錫杖幸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躧屨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帛掊囷廪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若空敝衣糲食不以一豪私其身日以鑄盍懷起頹作爲意又鎊其徒二三輩持鉢扣門或持　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丈人者最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天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揆其隙吾欲　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爲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于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興化軍仙游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璁者嘗見其處斥弗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幾遠近化其德除治灌莽斬木陶瓦築屋廬其像設爭勸成之咄嗟而辨地產香狀類董陸而不常有乾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相仍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廪稍之餘扶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客舍庖湢庫庾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心以爲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是也不疑于物：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

真湛然不如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
位四時行鳳凰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頑石辟
煙爐之中而不焚蹈呂梁懸水之下而不弱矣注眸
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
故有老矣之松肘回主公之石首肯者虬伏猛戢鱗
弭耳于跏趺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
變而為千百億身塞天地　海此理之必然無
足怪者至于孝子之念　日月逝矣吁疏神
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　之夜壽之其曠然

遊于逍遙之鄉乎或帶于陰幽冥漠之間皆不可得
而知也于是祈向佛乘齋心歸命念〻不住惟有一
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珂黎勒大者二珠瓔
珞富者布黃金貧者施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
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
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
鍾西應一氣之感捷若影響況吾血氣之屬者哉給
事公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
其家自香山經始父祖子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

二百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
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
刻之以示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孫遂不果今元飛來
請韋公許我地下有知殆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
告之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
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
表請能仁故刹為祖禰崇報追福之地詔賜額慈永
慶禪院〻本唐正勤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
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辟通脫為衆導師一日示寂
紛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詠于浮言伐冢斷
棺出而燔之膚爪如生鬚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
壞道俗奔走作禮為具湯沐金髹漆為塑像置屋以
祠水旱疾癘有禱輒應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
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
玉清萬壽宮于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
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

羣盜蠭出州縣方脩戰守備而神霄廢遷畀能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巋然出草莽中齋廚摧敗井滅竈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院法緣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衆力排蓬藋薙糞壤補垣墻之缺常為人所徑者以杜往來疏廢井治燔竈斂薪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庀工鳩材為重門步廊寢廬方丈營大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而櫝藏之考韓公之室迹之以歸築祠堂一區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為堂二舍羣僧之焚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為寮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于職事者庇庫囷序列而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十軀金碧煥發極相好之妙鐃鼓魚蠡鐘磬之編百用俱完嗚呼盛矣哉自夷狄橫而窺中國金遷梵帝龍象所栖燔滅塗地盡亡幾矣一時僧尼安于其故收合餘燼葺弊竹自覆而覊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椎牛釀酒群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〻占一席

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橐中貲聚足以易蓋地望豐報而神馬尻輿已坐馳于南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鐘鼓不鳴蓋障不蔽風雨圖像丹青之飾暗昧不 覩冗衣糲飯芭蒐之美無以繼今在〻處〻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畧奮然矯群庸以破苟且之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剎于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故所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殘缺異者丹素相營帚有時而貴犀有時而賤塊以誤墨而成蛇以若是而壞故廢興成敗之際雖聖賢以為難也張公不以法緣于不肖見錄于稠人之中法緣感公知己攻苦食淡銖積寸累不敢以一毫私其身緇素悅隨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擾為屋二百楹食衆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余于是喟然感其緣為之著其成以告夫來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撫四海于 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 革葢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營築此堂為翁媪追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嘆曰此普賢菩薩也于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方道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響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脫解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歷提迎嚮報無足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如領疎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棲傑閣相望以百數疎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璺君神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奧殿丹漆輪奐之飾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為未始見也請為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請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士附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床一帀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躡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希工語連褐累筍子將何為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蜩意鉤履狶畫壞足以得道屠兒賣肉歧女娼歌亦足以得道今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于此得一句一偈神而明之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

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營此歲凡瓌材巨植級塼蓋瓦塗塈丹雘資糧錢用之費以二千萬皆出忠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頗有以相之者作始于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莊偉炳然煥然發照耀大千龍象歸依緇素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余于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為記刻之未幾徙住疎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〻無剩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啓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于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于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瑯琊幽谷之勝有泉坌然溢于兩峰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為大井築一亭與遊人遊偃其上仰矚青山俯聽流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効于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絶處晉瑯琊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〻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寮吏賓客徜徉泉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于是望清流關弔古戰場石川堙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衙公懷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而筆畫雄怪號天下之奇讀記養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欄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當是時功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于淮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于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為恨曾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于公文之次以為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為醉翁操而蘇東坡為之辭又伐石為六碣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郡人畫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至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川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游之處為琅邪記遊竄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

為文以祭莘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
故自慶曆訖今百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
構思如新而琅邪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為冠世絶
境印請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黄巾亦情群嘯于山區
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于兵火更二十年草木
生之牛羊踐之為州者積十數一人支敧柱壞趣了目
前日不暇給令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
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遊嘗佐廷尉議獄
周三尺何如無所徇揭來滁陽政平訟息閑閣坐嘯
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
亭者蓋嘗與民共樂于此比經寇暴頹基蕪然父老
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瓘智遷故事公喜從
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剗剔蕪穢治泉石具木瓦亢
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于以慰滁
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為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
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畯功茂烈載之彝常編
之簡册煒煒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
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
風髮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絶塵于八極
之外而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
聆優孟　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
南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其書
畫思之夜　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
作也所以表斯文于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
垂之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知
之所樂有在于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為左朝散
郎云紹興歳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宰寮吏奔走群祀
不見答適有比丘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
為公算致雨即日詣城東資寺佛殿閣扉趺坐晝不
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
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請清智大師
晉瑧者嗣吾法而名而至也于是州將餞僧尼治舟
檝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寔唐咸通中
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頹垣敗屋旁穿上漏數尺㕘其

中以刺繡織紝為衣食業普寂既至始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庵剗廓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為家至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舍旁地尋丈積累三倍于舊蒐採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為說法已乃營一大庵東西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為高屋建大藏樓甌兩翰間俾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庳陋迫隘棟楹橈敗塗墍頹落始撤而大之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囷倉之屬皆次第脩立高明碩大丹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為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散汝墳之婦人江漢之遊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閭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于庸衆人之中高風絕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為天下後世之勸盖亦幾人而已普寂者自童幼時固已頴悟過人一旦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悅己者遂棄家祝髮已壞色衣學出世潔法間身勵行飲水食蔬自幼壯見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王侯賢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贍依作禮金錢粟帛之施無虛日振飾蠧壞故剎一新青黃黼黻魁奇偉麗之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宕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孱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鉄心石腸茹荼齧雪奮然發私願于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謀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屋無一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也余嘗過苕周覽而歎曰松隨時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乎是為記普寂姓呂氏錢塘人物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四月日晋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剎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咸德所為記至和中有長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隅除第地撤故廡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為衆說法已乃藉田利之入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饒以待四方學者别築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為丘阜草棘出入不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

區民閭之下寺僧善能者奮然欲募衆力起廢而引其徒了源以自助曰持薄問走人門不避勞辱有得輙記之居廿幾載宮宇廬庵福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千張歛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殿成以黃金丹砂瑠璃真珠栴檀衆香劍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成然龍天擁衛鬼神環繞光明晃耀如百千日道俗贊嘆以為未曾有也適竣一石求余文為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頻呻為壑中瘠者相望也善能眇然一比丘無寸資嘗仗方持鉢乞食歛以卒日乃欲張空拳以事所難余易其未易得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旦而作夜而息凡皆為此閣遇群魔出而為崇屹如山岳不可動搖于是翕然檀于大集而毗耶城淨名鉢化出于剎棒草莽之區祇陀林大法幢崛起于狐狸鼯鼠之聚百寶莊嚴如登兜率宮兩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猶力所加提俞響報若有相者隱隱盛哉余聞之曰德猶如舉毛也體易如折枝也道迎如見睫也而人猶有不能為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日而就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丙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往聖出于一念屬之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然則荀卿所為性惡者其果然與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矣有疏藏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悅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饑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于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為人也藏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于不為穿窬自其不欲為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為禹學禮學詩益為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為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忘于天下先王抑詖類扶正道孫皇大中表叢萬代以為世準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于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

厚譽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為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章侯來涖茲邑撫柔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鳩材庀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生師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曄者為之宰于是弦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群試于有司而選升于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艷歎息以為未曾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于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為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到門英族茂聚漢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為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蕃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于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記

黄林先墓記
不溷堂記
芝亭記
燕香堂記
梅露堂記
梅露閣後記
魏孝成湖山記
周氏十公記
捨田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静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華山天池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記

黄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没于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懐德南鄉黄林之後署于是作室塚旁自門徂堂凡為屋八間命傳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右國除五世祖諱渾始避地武進葬於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葬今後署其没高祖職方高祖母崇德縣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蔣氏先祖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塚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没既葬從其姑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没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别卜地石叔祖從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以弟縣丞峴每指示覿曰他日幸得歸骨于此見考妣于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覿中泰侍從三典大州屢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説久不果一日守塚

僧令工登屋補罅漏而補瓦破腐陷一足至股髀皆流血龜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雇工徒盡撤而新之爲一廳一堂一竈頭兩廡庖廚之屬二十餘間三倍于舊堅壯深穩可支十世又卽零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衛輸稅賦有羸矣後二年壬申亾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擧以塋祖母之次卽叔祖所留穴也故事寒食埽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塚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亾叔廿七秀才

廿八秀才婿沈氏十五秀才婿王氏皆先考通議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豊儉小異竊懼七塚覩身後兒侄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令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專治上塚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亾弟縣丞亾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已事遍詣諸塋酹酒茗從俚俗所尚槃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爲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早世去陳氏三步別爲塋以塋陳氏卒葬年月已不

可考計高祖之葬于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廪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頹仆子孫困絕往往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于林表至是築室買田追塋香火增脩故事殆數倍于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榱桷悉以朽腐不堪爲薪祺尚餘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留示子孫俾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于是礱一石敘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爲錢四千餘緡皆亾弟一手所營僅償素

廿八秀才婿沈氏十五秀才婿王氏皆先考通議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豊儉小異竊懼七塚覩身後兒侄輩以不逮事之故馴致廢弛令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專治上塚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亾弟縣丞亾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已事遍詣諸塋酹酒茗從俚俗所尚槃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爲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早世去陳氏三步別爲塋以塋陳氏卒葬年月已不

可考計高祖之葬于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頹仆子孫困絶往往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于林表至是葺室買田追塋香火增修故事殆數倍于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添留示子孫俾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于是礱一石叙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緡皆已第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没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絶如綫蒙天之佑僅而復起松楸欝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殖不可剪伐田園之入專留贍塋不可分給墳墓四旁籬落内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于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于再至于三又不悛悔則持石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縣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為令尹便坐之所仁叔乃命工稍加全堅闢而為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于遣語不鎵代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于詩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素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蒞皆以廉稱為小官二十年心平行高恬于所遇無愠色今天子厲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于疏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當為勑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者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為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為劇朝衙夕坐未嘗泛漫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錢穀之間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間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與余聞天下有至清渭貫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

濟涉可渾而不緇君子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衆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玄不與時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長群居不倚獨力不懼燠寒燥濕更代于前而夷險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字也名霙維陽人云歲次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于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于近世葬書注巧譬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拜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令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荊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為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薙葺歲時錯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從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群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基琢石為柱旁累塼甓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于舊他日展墓公埽除布几筵設拄醴薦獻拜跪至于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徜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甓之間二芝對植于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狀皆應圖籤父老縱觀太息以為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溫公于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于群疑衆惱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強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福壽固未艾也某與公為同年進士公之子文建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嘆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即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內為古今絶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殺行吟吐思而以不與之同時為恨左朝奉大夫儀真太守董公彌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為尚書吏部郎出為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閑有古循吏之迹儀真為州並長江濱吳帶楚實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胥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于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于其前緣督而應無留事矣于是除至一堂度為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脩然遺溷濁于人間而放神于八極之外因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賦則受汙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之人以葯為房以蕙為帳製荷為衣紉蘭為佩芳菲滿堂香通一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用煎淺俗棗膏昏鈍沉易和而盈斤麝多忌而過分范曄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燔柴燎天馨鬯祼地仙苑閬鶴林之花佛香滿毗耶之鉢對紫薇賦紅藥誦嘉橘詠白蘋椒塗芝泥芸籤桂籍自天地之大仙佛之衆朝廷之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于當年或流芬芳于後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廁抱甕陷面滅頂而不可救樂蝓西園之銅窒東海之鰍轉蜣蜋之圓守鮑魚之肆嗜痂腊鼠遺臭千載可不為之大哀乎公清真沖澹蕭散簡遠逌然抗志于埃壒之外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而獨有意于蘇州者蓋欲推其所同者以自托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于泥塗發九莖之芝于朽敗藥華璀璨入所服媚雖有腐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與其在是與董公名將彌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着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茉莉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于繁實亂葉之中碧色

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噐亦異矣夫草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為精華奇姿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黃魏紫帶鞓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達理並蔕之奇九莖三秀之瑞亦曉布世之珍或未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有青蓮仙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為百卉先令獨發于暮春之月跗萼相重其色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儼有物洒面若微雨者仰覩梅則葉端花炯燦然月彩照映纍纍如貫珠琲味若飴蜜益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以為州人洞心駭目瑰奇偉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桶朽腐甍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横四楹從六架度而為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實也濟百味以為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為澤人有無告之冤而吏弗省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茲所以為和工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茲所以為澤自公臨兹州也適當守將數易替廩空虛行獄究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歲之入以校一歲之出窒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于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于用法斷治皆自已出而飾以儒雅時有所貸舍不為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賑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通四縣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猾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侵之交捷逾響鼓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于是為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為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毘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為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圓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瓌姿絕豔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

月又發一蓓蕾于枯槎之上一夕復大翼日白公便坐石開重瓣累萼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特勝不敢獨享方餙吏卒汛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上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王打羯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閬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効祥持為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賞倐然而來如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閬苑而去斯亦奇矣公聰明練達守郴州二年羣吏不能得人一錢里中惡少皆屏迹植善柔服貧弱猶德詠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十里相屬不絕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謟以德為符神聽其值鬼福其誠于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為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嶺最勝介于德興餘干二邑之間衆山面内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搖綴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石大谿横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𥧌溢四出高有懸雷湲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輥霰霆散跳波急洑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為湖小者聚為潭井如曳練如卧白虹沉沉無穀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據其上為門為堂因以兩廡閣以望樂適宜有高明𡨕徹之觀室以處奧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脩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為閣道于重門内以便往來開雲扃抗水榭亙欄横檻未覺素谷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滅望之若化成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舉然然相忘于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于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于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于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畧載于塒曾君某之文章為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

任重道遠可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
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
課為天下最名為尚書郎令以直敷文閣為淮南轉
運副使方為世用余固知非龍亭一壑之所能留也
雖然出處何常唯義之歸出者狃于利而不返非也
處者安于故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
顯列圖像于麒麟之閣官成名立老而退休侶鶴猿
於蕙帳之中得于水者乘流而行得於山者遇坎而
止吾豈匏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
月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担字彥道古者天子之
三公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年
高德劭為一鄉之望者亦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
德為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于淳化甲午沒于熙寧
戊申年七十有五嘗礲一石屬諸子孫曰周氏聚族
數千指吾事尊拊幼舉所然如一人吾闢田殖其家
專用一誠未嘗以詐力罔人秋毫之利自幼壯逮老
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吾門者則書吾行事誌之
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為善必報以自勉焉耳
公生三子曰箽曰汝諧曰傅汝諧始以儒學為名進
士九孫曰宗武曰公才曰唐存曰宗偉曰孚先曰知
雄曰通曰安在曾孫三十人玄孫七十四人知雄隨
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奏恩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
右朝議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之子曰執羔宣和末
徽宗皇帝策士于廷擢第二歷事三朝被遇今天子
拜吏部侍郎以忠孝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夫
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封至令
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卧起如少壯時壽祿未
可量也十公五世孫曰朝右承奉郎監康府行宮雜
買場曰閑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實饒州子也一
日朝議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以遭遇入
侍從出總藩符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
皆有祿位一門光顯矣盍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
乎于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為之辭十公生十
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毀思慕已如成人嘗

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翼日山下有雉飛出
即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芑橋果見一雉
决起草莽中衆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
向輙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
槖公曰吾號家督不可為此敝衣糲食不以一髮私
其身居亾幾皆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他日分
財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
賤取皆予善價意滿而去有傳程者鬻田矛僧胡滿
已評直若干矣公詢田所視滿所估益吾之一書券
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豬水為塘以備
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泥寡婦考餘田以次受水
如約田客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豬門詬罵公戒物校
甚者償之又書一紙家訓凡田園耕斂子孫問學公
上之輸賓祭之具吉凶慶吊之儀皆有法至今世世
守之而行事終始雖令五世獨傳于父老之口故所
次止于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
以木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食其報
留為孫子數世之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

冠冕蟬連為天下巨室如于公之門閭王氏之三槐
封之殖之青報于百年後若合契之合十公者種德
蘊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四世而侍郎公以儒
學起家决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為世用咸曰耿
耿社蔵書而刻之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欒氏
先卒比議葬有地學王九皐者卜一穴于前田原口
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皐嘆曰
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
曰此是卯發地視之得九皐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
熙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于欒
夫人之塋嗚呼善惡必報如影響一善言千里應之
一善行十世宥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
登龍斷爭錐刀逐利司前朝不及夕沉焉如浮漚聚
沫曾未轉盼已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恩睦族
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
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離世駭俗之事而待天之
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玄至五世孫殆數百人周氏
之興蓋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可以

詒其鄉里紹興卅年歲次庚辰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捨田記

晉陵丞趙若拙捐其翁大夫公為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若拙

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强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授權左承務郎大夫公清脩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没于太平州官舍若拙卧苫塊中凡一時游士僑寄與縣逐什一以紓目前之急者咨不為往往日旰爨薪不屬若拙閉户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嘆悉遣子弟從之學于是諸生具贄見之儀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若拙襄大事供薦祭有嬴矣又斥其嬴買當塗縣沛圍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携挈去墳墓斟斗升之祿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笋蒲之饌以薦冥福而後赴晉陵治所僉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子室襞布韋茹蘗鹽誦習群書于瓦燈敝帷之下而不命于所習嘗見於余文矣夫人莫不欲愛其親也而妻子具則奉親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以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施必所甚愛若拙素貧無聚廬托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即先大夫塚塋所在盡供佛僧永為諱日追遠故事可謂捨所甚愛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俛仰之間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于是又表而出之以為天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如此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本廟大臣褒顯其親亦上至于三世蓋隆名盛德既集于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于是追崇位號起幽作壐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以所尊獎臣鄰開示在位以勸天下之為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雅墓有詔焚家有廟享裒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胙之大國猶以為未也又即墳旁建佛刹度僧尼以薦冥福恩禮之盛古所無者今始有之大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剽銳沉毅有将帥之略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狃于久安四境無藩籬之衛大盗乘之天下之勢如瓦解然無一人致忠効命之士當是時公起行間提孤軍屢大敵于百死一生之地淮上之捷威名翕然不數年秉旄鉞位上将總禁旅宿衛殿中遂兼将相始就請建刹如故事詔賜顯忠資福禪院公并伐人先世墳墓在雁門數千里外比公正室楊國夫人下世卜葬于吳興武康縣金牛山之趾乃即旁近翠平山市地八十四畝衆山環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横其前山高水長氣象深穩宜金仙梵宮之宅已乃計工藏材剪棘除地並水兩涯伐石架其工既為大達磨之寺蔚嘉木兩旁彌望欝然重門外啓殿寝中嚴層樓對峙如翬飛長廊四周如繩直齋宮宿廬分列兩序廡庫囷倉庖廚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于法堂方丈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室廟食其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衆毋千餘指命住長蘆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為屋總三百

二十區始事于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于二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為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制宜參稽古之道以為經常一定之法斟酌今之宜以為制世御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稱而已唐田洪正承季安得藉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上之朝烏重嗣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而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勳勞賜旄節立廟于京師雖祭三室而褒封之命止于其考為尚書惟本朝大臣祖禰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由漢以還二代之王與將相名臣之墓得置守冢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于令韓信葬其母亦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本朝大臣墳塋得建佛寺追崇香火不計其世塋上之施乎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古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者深衆之澤俯及幽潛以適其可願名以功章禮以事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勲進位師傅爵命三世建王公號大國已極于寵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

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改易故刹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木工徒蓋瓦級塼藥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侈上之賜餙稚耗于長久不可以無傳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貢職為藩臣文帝詔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祠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夫一丘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給吏卒奉蒸嘗榮推妝亦榮矣今公即仙佛之廬列置廟室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于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昔冐于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于是屬余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世為孝為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二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平江府以處士王充之故宅建宗真壽聖公命道士冲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微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天下神霄宮與凡園室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錢使客還遶其處入門而斧斤丁丁然大屋數十區高明鉅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宮未成而中止橐中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錙不留也即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瀟散有出塵之姿固余異之明年大盗入境州人奔散群弟子亦襆被請行君堅坐不動言笑如平日是夕解衣就榻晏然而逝越日倉皇裂一幅藁殯西廡下而盗浸逼遂棄去不復顧比亂定訪故宫已為墟矣而君一殯巋然在灰燼瓦礫之中獨無恙道士霈宗妙者改棺易衣以歛而祭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臨安府廷祥觀道妙大師劉宗寧通余知其為君之高弟也余曰大觀政和時海内無事天子韓瑞應興老子諸祠為百姓請命工帝而其徒怙貴驕奢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過之如避垢汙然衆不可盡乃有鄭君者一段奇特見于死生之際吳門父老至今能言之于是宗寧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剝中不克志其葬今築一堂盡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之君字先覺處州遂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

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是時妙靜先生項
舉之以法籙荷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師也
遂從之不去大觀初修舉之被名至京師一日入見
内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徽宗
異其言賜號冲和靜素法師知九城宮不數年累遷
紫虛大夫蘂珠殿校籍知上清保籙宮晨夕燕見眷
禮恩遇寵絶一時而君性冲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
别宮于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
無主于其中于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
俱腐矣君視財如糞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衆人
逃死奔命顛倒失據之時而泊然委蛻一榻之上而
去非有道者耶宗亨亦靜者也學道之餘考古法書
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句人所在盖進乎
技矣他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
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語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
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
漁父所嘗游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
俗士之駕折輪埽軌而不得至焉盖巖穴之勝在天
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
遮藏鬼神呵護惟幽棲絶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
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
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
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菜五穀之豐相入也
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闔閭城長洲苑崑山神運
之殿雲巖虎踞之丘西子響屧廊吳王試劍石靡不
觀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
山中草木魚鳥往々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
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
西六十里由絶嶺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嘗産千葉
蓮華々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蹊道險絶樵牧
所不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翹然特出
衆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與草剪惡木剔
朽壤而群石砑然疏洄洳而鳴湍鏘然升高而視鳥
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

列于左右于是買產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桂蒲荷蓺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能求獲奕碁而度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于其心無責于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為文以傳于世山容水色了〻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為向未始游〻于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歲次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為善醫名吳中其學自黃帝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脉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石之英草木之華寔無不售其交自公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閭委巷無不游凡有疾病扣門者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在己為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在己周走塗巷對病為藥人〻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于言面以故道俗尊尚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餽謝日至一日顧謂其徒曰吾釋迦來舍征役祝髮為浮屠盡知所事矣故治方藥以待病者病者得吾藥往〻全濟金帛之事又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吾欲營一大藏經為此方種善集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橐中纔十一以吾發大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為東南大縣而寺擅工游廣袤數百畝宇堂奧殿陛樓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炎之亂燹于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人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丈為錢一千萬又聞吾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胡僧室利縛羅刱五輪寶藏于長沙開福院規模宏麗為天下冣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之殿成倂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刱五機輪湧起于地黃金丹砂明珠大

具旃檀衆香百寶裝嚴極色身具足相好之妙諸天龍衆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耀大千人天鬼神所共瞻仰于是右承直郎高鳳印施五千四十八卷納之歷中錦囊象軸寶奩貝葉無一不具為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劒抵掌發憤慷慨皆兵大漠一介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或欲折尺箠笞其背顧不壯哉而終不見于功名則作事之難也有為之士愛日競辰悼脩名之不立聞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覩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命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一跌千丈差毫釐而謬以千里則成事又難也如象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投援之勞無相先相死之友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于呻呼疾痛之中也世人之貪皆無欲于其間盡破貲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秉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揮金錢賑廩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工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工級塼蓋瓦堊墁丹漆之費為緡錢一萬〻作始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三十年九月計日而成不徙于素論必作〻必成功緒卓殊雄奇偉麗為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象深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御史臺檢法王俁除監察御史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御史中丞徐秉哲司開封尹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延康殿學士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路廓可虞部郎官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虞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張果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何㮚資政殿學士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范宗尹除集英殿脩撰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

秘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耿廷禧充康邸叅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四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禄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疑積日而叙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通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昧謝紛然敎求哲人以持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介嬖諛不憚强禦代言而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薦揚滋久譽處深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峇特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實禮秩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雖籩豆司存之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為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辯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

位次八座必能据經持議奉大典常玩敵人于廿寢秉羽之間制功臣于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駮之司耳目股肱共為一體誅賞群吏翊贊萬微出號令于片言關盛衰于百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于還詔抗勑之間則人無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直方兩朝名臣六任言責息邪距詖不憚權彊褒拉散群如救焚溺名從西省給事東臺任恭黃散之閒罕見青戚之重毋從詭隨以干予正毋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襃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遐建群辟綏靖地方而宵旰之憂懼不下究司芻蕘之議壅于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與衡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迂闊難信之語名從憲府進陟諫垣竚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予奪之際救之于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于無事茲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邪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群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閑寘散一斥不還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因有閒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毅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名寘諫垣首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閒自有折衝之効据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令司諫七品官亦為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徇國之患固無位卑言

高之懼爾頃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
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
朕心佇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
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同大儒之功百世可知有事
于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溫文而毅直諒不回負蹇謇
臣子之恭陳袁盎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
忽所聞寄任尤重汝其安袁肆志無憚權强俾人主
無為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建群辟中外執事贊力率職如牧萬
馬于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亟節無泛駕之患比
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學之美發自妙年儒術之
優見于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擢為御
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敢
度犯禮以干予正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俁除監察御史

上詞同前 爾學問精博智慮疎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
此彊埸未寧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
虔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雍于下究休戚或壅于上
聞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强禦然後可與
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朕子左
右諷諫之臣嘗用黨退無求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
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蹐靖不回挺然孤忠
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荐更衆職
進率掖垣之屬廷登法從之聯時聞嘉猷以對休命
毋悖後害毋諱有司毋同于流俗毋迪上以非先王
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
才疎意廣則相貽于按劒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
于世以爾議論不撓風節有聞蔽自僉言擢登諫省
毋甚高論令今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饑針石可以伐

苟盡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强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叔孫通乃于寢廟由太子太傅復從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爾豈徒哉以爾孝悌稱于閨門行義信于朋友横經學省士論偉然擢升憲臺助予政理朕之用汝盖賴其言扶道忠邪明辯得失嗣有褒寵以答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于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以爾端精不回莊重有守事君以道宗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兵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爾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悉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互躋政路交通詭秘愚瞬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競前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尊諫日聞數求正人莫如用舊

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屢陳社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以旌蘊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朕旁時四方恭求多士惟中秘藏書之府實一時翹俊之選御名杞梓于名堂儲璵璠于清廟異時將相皆出此途具官某氣質恢宏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以天下爲自愛首斥姦諛不憚强禦奉身而退屢辭毋求風節凛然老而彌篤名還諫省擢寘道山秘殿羣章益隆雅望懷鉛抱槧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行有非常之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司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衆地大獄市紛然自非辯敏精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契之俗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懦之志輙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

寄尤重毋牽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于平昔服
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
生死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
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先執
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于刑恤哀矜之意則人
法兩用固有閭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
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乎發紓于疑獄淺服
來于禁垣天官四銓邦畿千里株著嘉績蔚有能稱
必能禁格吏侵發紓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
之謀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
繫一時師師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說而
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
官某文辭辯麗有聞于時志行直方不流于俗頃坐
微累一斥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秘易寘學皆僉曰
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喻障江河
求一簣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進
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朕脩身承列聖之統虛己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
敵未悔禍匹夫横議以訕上羣寇長驅而亂華蔡臣
猛將有致身効命之意而不見于功名仁人君子有
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于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
共圖一時開濟之勲國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懷
悅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徧僕侍從罄忠嘉而來
諗悍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力辭樞筦馳一乘之
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
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稽以古人責難之義尊
獎主柄宣尊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同心而向
道力行所學以底太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制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適于用朕率是道
申勸百工遴簡真賢圖盡大治才才將帥之選名在

文學之科凛然中興之功茲見大儒之效具官某高文奧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閎濟薦更中外懋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横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衆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餘固緩帶臨戎無貪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臣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臣室天下恭之楚朽已沒而想像于伶優談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于虎賁言貌之際矧于天下之大老實為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型具在究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録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升郎省未究其能廷寘宰寮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寀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晋宋迄唐率用第一流為之本朝釐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途爾以才能薦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鼈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責實之政在于知人既考所譽于已試之間又聽其言于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之以爾靖無求强毅不撓閹臣擅國重均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廷寘周行佩〻自将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益尋所聞以永終譽

詹太和水部郎官賈在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聞決于六曹之長爾為郎亦有事于其間矣或以才稱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吏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具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〻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祗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果落致仕兩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强屬時承平軍政寖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萃于千列中巢衞于一尊布宣道德之威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爵資强毅識度精明以肅敬提身以忠忱衞上践更衆職屢以能聞起于羽廢之中分總兵防之重汝其處屬将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强永肩一心寬予受命

耒勝求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師一衞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蓄難有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衆故兹虔始爰屬能臣爾以儒學發身以忠豪許國践更衆職屢以能聞進升廷閣之華分總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癃老疾不得冗食于其中而勇夫悍卒無矯褻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之哉

中書侍郎何𣓏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原允迪隆儒之効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屬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屢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詔群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追配古人雄深辨麗之文鼓動當世徧儀侍從參秉國鈞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倚注共底至平數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秘殿功夫神庭進露門之請于禁中亦巖石之瞻于天下留以自近庶其輔予得賢則能為邦家朕無悟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吾后之啟沃廸訓古益綏虜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爲在眇躬兩河　兵聲振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御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薪積薪之推不有君子孰成厥功具官某體道精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為時儒者之宗器涵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屢紹休于洪緒益尊顯于老成擢升憲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屢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頒西

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心之望革于畏漢相之風
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恭人歸魯國之待韞庶幾三
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尙書孫傅除尙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逐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
朕紹登聖緒康濟艱難搜求百揆四岳之至副畫二
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于衆而得
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以經術造自
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蔚爲名臣廷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
巖巖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
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絃而更張同非濟水之
能合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旣一心服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于萬里海外而
以博士通經術者爲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
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任之艱視唐爲
重矣具官某疏亮雄博淸明沖淳典學足以擅多聞
英辭足以鼓群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
書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遑遑去父
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利利顧好子之語權
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膂之憂以靖干
戈之難毋忘厥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擧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觀過知仁昔唐太宗
破高麗悵然嘆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
烏丸翻然悟諫臣之愛已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
攻取之名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擧之責而不
得罪于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於以興焉具官某聲
名簇自妙年儒學見于已試徧更言選以直諒聞度
越稠人不次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
忍終棄紬書秘殿訪道眞祠朕推內恕務全終始之
恩汝其厥修以俟遠大之業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內閣寶儲上應奎壁丹靑炳煥日月爭光廷登一時
髦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強毅不撓風

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蒋
揚滋久發問罕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
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發紓無告佇聞報政嗣
有寵章

樞密馮懈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方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
賞所以馭威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懾眷予
耆哲時乃真儒正色立朝忠經徇國践艱危而無甚
難者贑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
直方有養義之氣践更華近儀璧純忱屬疆埸之多
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
折無厭之求風采著聞舍懦興起方崇登于宥密用
注意于安危陳意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
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陞秘殿之華入侍儲
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㢈伏倔山林之中遂折
衝樽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秘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群吏褒善
錄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
學問發身于承平之日又以忠義致力于艱難之時
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為善不求其報區
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祗厥服

欧廷禧充康邸參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持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
臣之義不以家為恤而朝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
自拔于聲聞禮儀之地又挺生于大臣忠孝之門俾
試一官以為蔭寵益思危厲以稱恩休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黄轂書京畿提舉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徽猷閣直學士何志同知潁昌府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愽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張叔夜男承直郎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
翁挺少府監丞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梁忱落致仕
李宋大理寺丞
徐嘉問大理正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榮棫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向滁應天府少尹
徽猷閣待制盧益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

張耆開封府少尹
校尉潘廸保義郎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
張淵武經郎
俞倞補承信郎
黨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保義郎何文寶叙舊官
下班祗應張顒保義郎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張仲剛補承信郎
周維轉承信郎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宣贊舍人王孺彌轉遙郡刺史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亨承信郎
武德大夫張偉
武德郎劉士達
左良辰承信郎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浤轉兩官
尚鉉轉兩官
薛安靖奏對
武功大夫王孺彌
武德郎雲茂誠
醫愈高仲謀
趙邦補承信郎
焦詔補承信郎
閻勍龍神衛
單宣樊廣轉一官
起居舍人許克宗典郡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林積仁落職監當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盖降授朝奉郎

涇原路經略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范世雄落職宮觀

王以寧送吏部

徐暢落職追兩官勒停

勒停人辛興宗復遥郡

内侍謝琢遠小監當

劉鈗降五官

傅廣降官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户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康廉許觀並放罷

外制

種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克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卒廢于衆讒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于齋壇入參謀于幃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鷙而善謀早膺碎國之勲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意屢陳從容之言釋婁敬而弗誅莫救登臨之悔追懷前歲進威本兵廣資承難之奇自有折衝之效慭遺之歎遽勞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啻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賁忠錫膺琱戈昇元戎之十乘衮衣赤舃煥命服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侑惟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贈正奉大夫

左右侍從之臣持橐内朝通班秘殿割符享專城之奉盖稽有飾忠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孤遠自奮浸服近班出殿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歎方議追寵而言者交章論汝罪惡交通勢御塵怨一

方毋忘矜者朕與哀矜于既往悼流死之不藏深抑人言迄進位等尚其不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戚哀司休戚眷予耆哲時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蹈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世蒋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慭遺哀歎何及飾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于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視晉人觀釁于齊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恃不動殺氣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于一坐之間而消威稜于萬里之外具官某弘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厭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耻顧疆場安危之未決而遠人叛服之無常嚴自僉言廷登右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讜論慷慨足以感厲持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殊苟賤無耻之習則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無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于久成毋廢壞於一眚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于己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輔之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為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碩尹之臣卒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篤信于當世雖文華國實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屢効排姦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因銓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典刑于老成之重崇道義于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儒賢當饋興嘆想望老成
于典刑之重登用世臣于故國之遺大儒之勍固存
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考文之
英毅華妙發自妙年功名見于晚節詞垣瑞華渾然深
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勤浸
久發問罕休惟是東臺論駮之司實予萬機出納之
地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于人言選任或
不孚于衆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辟有司追配前
烈
黃敎書京畿提舉
華轂之下患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
法者衆必有部刺史發姦禁暴以謹毋定庶幾千里
之畿靡有一夫之獄爾以制行聞于朝廷几案之才
綽有餘力心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
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膚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大鴻臚天子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于九列者寡矣
非資高望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
知名感會休辰踐更寖藏載嚽雅望進列九卿益堅
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鞬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
無伏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
靡有闘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
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服
款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爲屬羣寇之内侵磬一心
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
宏博無窮之辯謀謨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
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奮揚主威鼓三軍
惰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矣俟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潁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吏除苛
解繞示寬大之恩而臨莅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
千里思得大度長者卧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
之大全議論有忠臣之遺烈起于散地出殿大邦吾

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
從之華獄市無容載以清靖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泰愈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辯督佞于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于
後世必有剛毅篤寔之操輔以雄深辯麗之辭庶兩
得之乃克任此具官某行表潔脩志節端亮㦲更言
職以直諒聞廷寘道山復畀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
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
能言之效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朴以先天下卑宮燕㑹不敢有加
焉爾廉靜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
共工無乏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流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于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秘之間選高
秩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于時
其往佐之益思篤勉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固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閔古
學之壞選建官師爾以儒學之茂冠于東南延寘茲
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
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
事故知儒者之効不獨裁之空言爾學問能世其家
議論不流于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
所學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京
城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鏹助濟軍興起
于枕塊之中付以干城之任往祗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于非辜故明試
之爾才以重大理而讞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
以用所長無替厥脩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特任郎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之衰姦諂成群高論大言不適于用而挾情用
詐實為全軀保妻子之謀爾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
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褫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于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于
上爾以才諝練吏庶事論薦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令
為汝累也往踐厥官毋忸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
此官選用之疑蓋自前世爾文辭靜麗擧宜一時占
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議尚方之寫將有試焉勉思古
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衛提擧京畿保甲兼

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擧河

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閔仁元元去害從忠施舍已責而關門
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衛
器資强毅可以濟煩以爾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
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摩胡犯順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
微膳避朝冒矢石以乘城甘藜藿以同衆爾由推擇
進㕔尚方屬子側身脩行之初不厭蔬食卑宮之陋
毋事改作稱朕意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圖書極天下豪隽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忝用
聲卜之流牛驥同牢可為太息嗣朕初載盡選東儒術
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兹選進與群髦之列益觀
未見之書三箧已亡且論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為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于老死而
不知止也爾气身强健求告老之年属時艱難就里
居之佚從其君求義遠其親不仁人謂斯何為朕强
起往祗新遷可不勉哉

李宋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

詿誤之民陷於大罪故慎揀良吏其務平之爾特與
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𥪡以羅元〻之不逮稱朕
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强暴而徂詐或遺于漏網聽訟以申無告
而善類或罹于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
而汝以才能達於朕聽往踐厥次毋縱吏覆使人自
以不寃乃稱朕哀矜元〻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衆事叢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而命汝
爲之屬夫蒞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去其敗羣勿擾
獄市諺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
幕府上功序于庶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
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衆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
亦有事于此矣爾以才譽達于朕聽勉揚厥職毋忘
訓言

劉謨閤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掊取無藝捜原剔蠹
禍及雞豚産怨一方遂殘其師必有循良之士副予
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聞强毅不撓代言西掖早
以文鳴給事東臺屢以忠告必能深識朕意崇德靖
民撫疲瘵之餘察聚斂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
乃之休尚有巨用

向滁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於天下之郛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應
始慎簡官寮爾以吏能効於已試通都大府姑往佐
之益脩厥官無替朕命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議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羣辟顧俊以尊上帝作民克先大賚
以富善人自國貴始具官某以文藝之學連中兩科
以政事之材延登八座踐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
承並受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謨嘉猷毋忘告

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懿磨勘太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群吏貴賤無間
邦典有常眷予通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沉毅風
力敏明勤勞百為游刃俗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効
於後凋追忝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有司會課于
法應遷俾增重于吏民往輯和于疆埸尚有褒遷以
俟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姦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
各有攸處而已苗薅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府典
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貨盜賊之淵號為難治汝
以政事之疑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聽命者勿為
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閣三時而裨佐以卻敵之
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脩武郎
爾以病告致為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
帑以佐軍興起于燕間進位一等以為爾勸往其楙
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武翼大夫
往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晉力必速以爾雄傑
超邁夫之英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圖軀
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終
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留于西陲卻敵陷堅
以固吾圉論功以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脩來效
嗣有寵章
俞倧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衛國而飭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
天下之為忠為孝也往祗休命無忝前人
黨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以父死勤事朕甚悼之既時恤其家又錄其子往
踐一官無忘忠順以永綏于寵祿

保義郎何文寶叙舊官

爾行己不靖嘗坐譴呵深自刻脩乃能補過復叙爾
位往圖厥終

下班祗應張顯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狥國破敵而還有司
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室名告

爾以勇氣鬭于西陲逆擾未寧思效忠力兹爾一命
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室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于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祗
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受脅命鬭賊中寢善叙功進位一等益思勉
勵以稱恩休

張仲到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
一藝之士皆在所録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脩厥官
勉思報稱

閻維轉承信郎

大將秉逆群才並驚爾于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
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埸未靖不忘讎愛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
敵為患議法當誅爾奮身行間戰寡華逆授兵乘塞
捍禦一方冥懷自營迷深疾患稍降黜以示典刑服
我寬恩毋重來悔

宣贊舍人王瑀轉遥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
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奬衛王
室宜在褒升具官某沈鷙善謀强毅能斷事朕艱難
之際具宣夙夜之勞知無不為久而受報疇庸涣渥
式勸具僚遥升分刺史之符總進嚴凝之護往祗休命
永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于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

萃德善慶鍾厥孫加錫命封蓋非常典益綏壽祉膺
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録善
邦法有常爾秪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株爾
勞往踐厥官無忘毖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吏士贊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
行宣勞萬里進官一等其堅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申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株
厥勤往其秪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録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飭使貂將命萬里之
外足未越境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恩
武德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効一官各有常守畔官離次道慢勿處讞法
當誅止從降黜往圖來効服我寬恩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
之進官一等益肩忠盡服我恩榮
承信郎閤門袛應种宏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共著勤王之効
進官二等以勸爾勞秪服寵章往圖報稱
馮鉉轉兩官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共衛王室論功考最
當時叙遷朕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閤門宣贊舍人
具官某朕初嗣服之初開言路而蒭蕘之賤不以遐遺
爾才得有聞達于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升上進
閤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于自強以稱異恩
武功大夫王孺翊知東上閤門
閤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
將家子習知軍旅之事以勳閥進又識朝廷之儀憂
勤百為慷慨自許比嘗勞效屢進官聯載升上閤之
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旁盜賊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靈

醫愈高仲謀額外醫痊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飱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爲賢王所薦服勞既久序進一官往其欽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幕府進膺休賞汝往欽哉

集詔補承信郎

朕稚授首于今七年矣具時將帥猶以未錄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爲後來之勸

閤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錄舊朕不敢忘爾拔于戎行洊𨽻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樂慎一心效于已試超進使號以荅爾庸往圖厥終無忝吾事

單宣襲廉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脩兵驕卒惰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藝能精練繄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寅緣恩幸躐登冊府馴致郎吏一有所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邪達于朕聽右史記言之高選不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迺者大將誤國因功群議沸騰理宜黜斥爾以書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命德之象依違國是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嘉穀國之忠卒言輕率無禁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于塗炭之中廢食屢歎爾為守吏當以身徇國寬予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祿于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于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奪近職往臨闤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亦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援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薦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致力毅稱所委邊遽上聞卒致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場官爾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職聞于上竊位素飡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勉思補過服我寬恩

范世雄落職宮觀

朕以邊遽屢聞推擇將吏固嘗拔士于行伍之中而妄言無行之徒牙爾為盜護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崛起小吏遽登近列誇窮力屈迺以病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偷容佚爵則豪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褫近職益思循省毋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諼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為姦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刺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于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犯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令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為貪吏之戒朕重寘汝于理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循省服我寬恩

勅停人辛興宗復遂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埸未寧不忘夏爾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之臣嘗挂吏議肆加甄叙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邊事慷慨自許沈鷙善謀屢效戰多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内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循懼不稱爾以龍德小使給事宮省弗祇厥職中教妻不遜悖自如稍從宮禁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銳降五官

金耆之郊犬羊大入邊城畫閉矢石交攻疆埸之臣其忍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進繆悠之說寶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寘顯戮止從降陟服我寬恩

傅廣降官

惹因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文自免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于理止從降秩益圖來効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遠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身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夫于嘗慎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閒散二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于廷閣尚分職于蕃符益修厥官朕不汝棄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適者老奸擅國學子弄權黨與群從塗汙省戶炤其一也投閒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鬨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恩

康愿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領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覬心爾等嘗有位于朝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寺之選免所居官畀爾所嘗得者以稱朕激濁揚清之意

外制

黄潛善除中書侍郎

汪伯彦除同知樞密院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翁彦國除寶文閣學士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

王庶除直龍圖閣

范致虚知鄧州

宋齊愈起居郎

蘇遲除右司郎官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黄彦除京畿轉運判官

劉岑除直秘閣知鄭州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六

外制

黄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源賢者邦家之基茂建
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步孔
棘輿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含壽策勳進步五臣之
命具官某器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
而足以識古人之全早服采于禁塗浸宣勞于外屏
胡塵侵犯都邑震驚塵氣祲于九重接腥膻于萬里
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于南征閭閻百罹獨見松柏
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勳是用蔽于
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元爾惟
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
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廢弛將帥惰驕胡羯
長驅宗邑震擾博延群臣之謀人莫與能機名天下
之兵士無關志卒罹變故幾至阽危肆嘐佐令之功
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沉謀有
先物之機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
時訪落之謀定預扶衰之議肇開幕府爰整師千豐
邑故人共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冠鄧之勳是
用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
膂之憂實精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保
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成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之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
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遺家不造凜若淵冰
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棣
之華韡韡致念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
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
篤偏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
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
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于典刑之重登世臣
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載天之
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使公而說之必有御

趙王而歸者實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群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肩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叅稽陟典申錫賛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蓄之氣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子纘紹之初壽兒儀刑之老屢行封奏祈辭煩機詔諭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歸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著行徒待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祗服寵章益綏壽嘏

李回舊依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叅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眷予哲艾為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直方正色立朝屢効排姦之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擢自烏臺入司兵柄遂形諫奏欲遂便麾屬予訪落之初叅倚守藩之輔擁綏旌察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臣屏周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吉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廣開言路日晏延群臣之議夜分覽四方之奏異論蠭起厚奪相乘故雖屢勤側席之求而終不克享倚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茍一言可以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頃在宣和以布衣發策力詆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諫臣抗疏獨累宰相之非雖圜柄方鑿勢有不容而曲突徙薪効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為蔡翟之衛祈衆言之消亂制樽俎之衝竚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拒滎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冠安史拱箚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治東都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屬精宵旰

之懷具官某智術疏通風力強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陞內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命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姦以蠹邦財毋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最以衒虛名毋急近功以貽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彼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于四方炎正中微小雅進廢國步日蹙強虜肆行中畫郊圻責在特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浮虛事三刻更險一節中分邊隅首忤背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陞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竚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抱虎命世之才裂背決胸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鎮羌戎于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先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著之風聲使夷人歸我侵疆汝宗

與有亾窮之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制群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帥遠在外服想見風采肆須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辯麗博通之學發紓賢蘊服在邇僚肆紬秘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政已成政畀在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袞司錄聲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矣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艱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顧治當資思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冀永無愆爾以藝文冠冒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偏游清貫紬書中秘列屬憲臺譽宣一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供奉殿坳君舉必書毋俾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慭遺興歎懷人念遠知稱寔之教忠崇德象賢寔皋陶之裔矣以爾儒術之妙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于當世屬時

康之初政褒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
纉紹想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肯
前人

楊娳除工部員外郎王䞿之除屯田郎中秦伯
祥除虞部員外郎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祚天下觀政一
有借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学之科或
居政事之選肯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姦以慰民
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
戈未靖饑疫相薦申飭使軺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
遠在乎庭户之間以爾慈恵有循吏之遺風祿仕
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彊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
道助朕初政益修厥官達于斂散之權不失安懐之
休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寔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適逢世皆能自致于顯庸而中

臺寔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家之操間關賊
中恭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将有試焉行其所
知以赴功名之會

黄彦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國門之外恵澤所先强寇內侵赤地千里人
罹塗炭禍及雞豚乃飭粟軺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
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
宗祥勿擾如製錦勿傷手摩附之裕其衣食宜體任
官之意勿懐擇事之心益勵厥修美成在久

劉勰除直秘閣知鄭州

滎陽大府國之常維靖寡以選守將三易士無特操
往至竄奔肆朕嘉祭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
彊明慨然請行寬予西顧隱若長城之寄忍為僕敎
之謀中秘紬書坐鎮千里亟聞敎政嗣有寵章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目錄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講筵乞請范祖禹唐鑑劄子
上何丞相劄子
二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强胡犯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攖其鋒者中外之情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茲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後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寳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遨大名以怒朝廷規欲遂絕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毋發兵坑小醜耳時吴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殘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盗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吴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决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

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肯和議令女真桑起藏契丹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于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強胡乘勝屯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虜胡驍然聽命捲甲而歸是以為德矣以其暇日簡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脩法度成中國安強之勢所謂屈于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授讓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胡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 十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師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于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蹙項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于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夷狄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拗）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彌兵端使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撫劍疾視斬頭穴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

行在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眞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祗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諱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逮儲積實復為盜糧矣眞宗顧近臣曰將卒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于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藉蹂踐潰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睿慈鑒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群臣從命百姓歸仁之初眞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較一時小利推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從臣僚〻請亂聖聽而予奪之計已然定于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眞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宗闕忽睹神州奧區金城湯池之固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盡墮彼己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堅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萬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群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釁以惟惺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計藉令出于虜人不意倘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于旬日之先拔數千兵以入虜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陷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使倖于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殉死有餘誅方從專謫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衆衆伏闕鼓亂群小妄訴宰相連結强胡開釁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徵唱猖狂衆數萬撾登聞鼓呼譟動地手擲瓦礫狂擊大臣序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嘗率諫官合還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〻之也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

廷重建師儒學宮室豐饒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舉
其屬博士學諭等正録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
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率天下有
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
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
愧尚載其面立于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
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
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茲矣
臣承之國子司業侍童冠脩建武學落成矣諫求為
教諭率同列獻書童冠請車駕蒞幸其中有不從者
遂至譁譟臣聞之曰武學宮戒何爲太學有正員
者來與率太學而武學生例從其唱此東所以建議
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
得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宜具申學法流
之遠方終身不齒爲多士之戒無令復出爲惡以當
禍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愛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
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脩爲臣言嘗
使王翁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脩侍立親聞
其語翁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
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郭圍城之西南至于郊君
自河北來屯兵北郭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
五百里外焚燒蕩盡使鳥雀不能過也翁退上問宰
相唐恪三關茲如何恪曰不予則必求予之臣不能
保其不求三問三對如此上赫然曰卿定宰相何不
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強胡怙衆昧死
一來欲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
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使示以形勢俾若
孕渴而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邪議
出于劫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強胡輕視朝廷
必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
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于函谷割求出
楚懷王秦王問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
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
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

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稱强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卧矣狂士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兵殽三塗崤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胡塵數騎鳥散不知所在大臣倚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驚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强胡舉國而來屯兵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竊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群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强敵以誤朝廷計拙言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猥替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于身也夷狄驕橫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傾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倡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為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特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仇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數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復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若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倡此議蓋區區

之患以為割己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強國勢選將厲兵以固邊圉與裒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有象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竄裔臣廿之如蔡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令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臣臣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旨推原其用意蓋謀臣策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斡离不擁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強圉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効命與之校者遂至京師如蹈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騾遁去群胡初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技止于此也今粘斡离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于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逗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屯兵于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偏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凌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紿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衛司十數卒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他十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答而悒怨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幵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堂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厝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群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

而不復顧其家況令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
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
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
萬一有如王黼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𤓰蔓焚
燒五百里掃蕩一空則孤城巍然獨存亦何以為國
昔者太王不忍鬭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
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己奮神斷親
强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單旬
日之勞從建别京圖萬全之策如舜禹之謀特詔聞
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
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于朝譬之冰炭同
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
小人不勝則含怨忍恥千歧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
勝一日得志遂肆毒于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
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
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
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
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覽竊見故翰林學士范
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
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
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于唐
凡三百六十篇離為十二卷元祐盛德亂臣賊子忠
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
初詔廷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學之
明與其論事于未然孰若按已然之迹與其考古于
未試孰若視已試之效臣愚欲望聖慈每遇邇英詣
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廢
興之由盡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
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群盜稱兵犯闕朝廷情然方議
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群
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恬衆作亂不可長

王黼以誤國致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
誅合行竄殛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羅侍御史
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
召歸西省遂替書命又會虜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
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依違不決某疏言
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
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以病狂喪
心者冗竄吳相李樞之怒得罷去矣今又忤唐丞相
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
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哉蓋不得
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
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詬忍
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强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
薄城下無所忌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
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兵乃
欲效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區進和戎之
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持
上下元臣故老屏棄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

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
相視効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誅主
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
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庭
俊堂陛陵夷難乎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離
不圍東北王尚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
輕重捐三關以為緩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
方天下安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竄官
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
坐廟堂自若也某事朝廷十年以文字為官守言
語為職業一旦逆耳令冒矢石抗强寇于城堞之上
設有效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袁時諸公
安坐府堂示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死
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
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
為一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
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
之任莫大之責于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

之駕御群黥守衛城壁相公盍責以勇悍之將請練
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
休戚也

二

某據大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
白棒赶逐巡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邏
當夜打開鎰至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令根
尋待盡在諸齋未曾句動乞申朝廷差官拘収入倉
免致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
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于廷曰本學秀才
聚衆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男內貴更無
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諭令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
日必定誣証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
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某曰與汝判送監照
會于是又拜曰令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兩門太
學門律樂門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
方得句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以處遂
摘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面覆相公亦未有所處
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
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瞿然果如小
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
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
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于賈販
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以望為君子
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並盡賢
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
豈盡不肖一為陳東所誘遂相朋為亂某時任言責
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為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宜
且因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臺以某妄論伏
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易至此也國家養
士二百年為異日將相之備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者其効如此某以謂且當愛惜國體不可暴其
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慈指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旨
揮下本監官將鎰至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輪齋僕
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然訟訴讙譁以為口實為學
士大夫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守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横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通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遂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諸他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挽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爲稱職無一金之儲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需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爲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逃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爲萬世無窮之基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目錄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西徐上梁文

金山大殿上梁文

資聖上梁文

和州錢守代趙朝議樂語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代答昏

答佘氏問親

答李氏問親

答董舍人問親

答王氏問親

答曾氏問親

答張氏問親

趙宗求昏

張宗求昏

伯宗求昏

介宗求昏

袁宗求昏

宏宗求昏

壽宗求昏

代答

代答

代求楊氏昏

代答昏

代佘氏答昏

族妹再適爲張丞宅答昏

答董舍人問親

代答

答李氏問昏

師變求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黿鼉之窟
鳴杼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偏遷地于吳閶
乏問津于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
吹虀怵心嘗月平生許國躬陳登百尺之樓晚歲夢
累住楊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踽踽
之羣共集雞豚之社半山御日落帆影於半中高整
留風過樵聲于枕山蓬茅不剪茶餘隨送別白板
之扉綴和鳥捷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倚門
郡問黔豈泥田父屣盆之飲河國宮茶把之思恨昨
夢之已非失吾生于既老木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
求土偶人自待所歸於焉定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
一笑之讙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々同凋草不鋤隨意綠叢花無
主為誰紅

拋梁南鼻息齁齁午醉酣一縷清風吹酒醒榥宮不見
府澤々

拋梁西亂秫孤蒸刺眼迷雀啅風前紅斂覆魚跳波
底碧圖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先舟到復回山人俗
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禾杪浮新漲背數百鬼瞰高明然驚鶴
猿啼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々來賀廈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
頭茆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寶大如甕盎
禾同高若坻京過桑田之鐵人一鉋之恩猶在觀梁
上之君子大千之劫無因見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後蛇茹盤晚身五嶺之癥猶剔息黯歸老三家之市
桑麻接吟雞犬交音已免晉生聞鵩之憂遂諧韓公
見蝎之喜當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蟻氣之臣
獨開晏嬰湫隘之言遂辭鍾儀楚冠之縶蝸盤兩角
已同蠻觸之翻騰共一丘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

咮々擘壺而和烏々兮故家以終焉㒓吾生之休矣
迺占吉日爰擧脩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
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兮從戀三宿之桑固將面
九年之壁老蛤駕月上下嚴綮擧之間一鳥呼風嘯
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萊投大澤之雲
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搊頸自
如拄九節之節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
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床之夜盡申善頌以佐歡謠
抛梁東卧占寬閑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裏半窓花
影日曈々
抛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烏擭々罷亏笑
向虎耽々
抛梁西落日投林急烏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
月桂簷低
抛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遣家
書萬金直
抛梁上萬壑烟雲集遐想顚倒山公白接䍦光芒太
一青藜杖

抛梁下去々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伐豚
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鍇𧦦崇三揖送窮人老耆年々歲
歲之同花枝見夜々朝々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
之入盡歸河姥之家爲三萬六千日醉鄕之遊獨占
地仙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紹興甲戌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刹壓梁棟
之舊擧新蘭若實奉金仙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爲
現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眷玆勝地獨有頹基
鍾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屬當仁妙高
臺老比丘而爲說法指園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
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仙
聖太宮一鷲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迺起諸天之工
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備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
海若之難窮永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脩梁
之擧共賡擘壤之音
抛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寬大起六龍推

出半輪紅
抛梁南一勺中泠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落毿毿
抛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雪平堤
抛梁北北戶星光珠的皪夜鶴髏驚蕙帳空古佛同龕有彌勒
抛梁上堂堂文文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盡回向
抛梁下二十三生本同社庭前古栢自長春袖裏雲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方護持萬德從衆香之鉢而來群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宜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繁會山河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啓重闈同登覺路恭惟資聖堂頭圓明大師悟最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道雄視一方叢林之冠乃循穀旦爰舉修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象駕擁金盤陀開黃龍關繞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凝蛇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大壺中善頌用佐歡謠
抛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卧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殷殺中
抛梁西透指雲山路不迷莫作瑶池阿母看金身自拍佛肩齊
抛梁南待識青溪一勺甘嶺上伽黎拈不起還師更說後三三
抛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娑評銅狄
抛梁上寶蓋盤空蒼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寶光明藏
抛梁下地布黃金光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綵階調玉燭之
和寶歷驗蘿圖之国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
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錢交代趙朝議樂語

未憣阜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檣又泛秦淮之月
單壺與道簫鼓沸天紛然郡轂之歧居有挽須之意
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望系宜民時推北斗之一
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
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柬移牧通都五馬
擁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金檢佇雨露之新知郡
侍御風陳燕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豹
調絲長歌寧獨童之繚百枕倒瓊艘之淥渭城朝雨
寄別恨于垂楊南浦春波渺愁心于碧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盡角孤吹千嶂
曉綵舟橫曳半江紅暗粧盡帶梨花雨舞袖猶翻柳
絮風只有邦人留遺愛堂陰繞屋自蘢葱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阜蓋迎門大發旂筵之盛
恭惟某官名高八陣氣盖諸公寄某恭玉帳之籌妙
棄泾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渝兒弄兵
草莽之中折箠一麾投戈四清鐵衣百萬盡歸細柳
之營珠履三千坐噣紅蓮之幕知有待制恭陳燕豆
聊駐旌麾歌鼓干霄笙簫塞路盡角卷珠簾之雨舞
筍生羅襪之塵雲起雪飛百枕倒瓊艘之綠河傾月
墮千巵擁蠟炬之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忽忽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
坐卧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還追鋒去千里謹呼負
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啓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
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高某從
孫女老壽生之子蠶織粗更累日相望風馬不交于
秦楚餘生何幸門牆遂接于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户之光已届昏姻之候九里淅河之潤寔繫
閩蜀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

靡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充袞宗坦腹婿床已見
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于萬里金蘭一氣遂合于兩心發帶
来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繼有餘風以
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
士之可依天實為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斗南垂迥若星辰之次東傾西陷自同針芥之投
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窮國之好而
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早緣草木臭味
之司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于三復固無磨玷
之尤出妙句于五噫共有打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細書延閣早陪鵷鷺之聯高達窮閻又玷葭莩之末
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
方從姆傅閑機杼之工共助尊章蘋蘩之祭不訂
好逑之意脩循代遁之規二姓交歡敢諉參軍之配
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管蒯代匱矣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勿野人之獻
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
之餘以某姪女固嘗習荊布而儀賤貧可以執箕帚
而奉洒埽屬宦家之有顏式諧鳴鳳之占綮柔嫁之
吉遽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系姻好合亦已累年情意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
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棲于枳
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嘗布荊之素而不廢于蒯管
發幣孔嘉始書其寵秘崔盧一時之望同已欣然締
朱陳二姓之歡永為好也

起宗求昏

貴昏以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
之愛敢忘脩贄之恭以某長男〻千習箕裘粗聞詩禮
偶聆姑擇婿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嗟咏之同
敢蓋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投券而行參觸親〻自同

兄弟朱陳世〻不替昏姻庶幾相依脣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強宗求昏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睨如之茲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執鴈告虔篤食芹之甘靡羨于按劒交斷金之利式佇于穀瓊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于原隰昏姻之好合茲有望于桑榆壼中執鴈之恭永締蘿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坍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庭榛兩喜之言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何心遺哉繄晉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鈞悼旣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盡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窕如衛女之賢問諸姑于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于渭陽固已託莩于葭中更欲施蘿于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表宗求昏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問鈌然締高援于一言宿昔之因著矣喜深一老光冒棄宗比者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迺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婭遂登道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繄昏之籍具爲欣幸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維豚同社桑梓交陰早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空教第四令女蕢嬰仕族逢掖儒家祖宦嘗閱蓬麻白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爲農爲圃方績父箕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諳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消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孄有容德門之青而某小壽宗幼孤自立衰緖之餘方申下女之求

適際有家之願自愧非偶遽忝謝庭玉樹之芳猗幸同榖庶聞龐氏鳳雛之應

代答

聞夫子之墻竊有執鞭之慕埽君相之令尚懷按劒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問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猶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通郡鑒之容若無覩綺秀之家何有代耆可矣奚為食鯉之求何貺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乎以父兄獲預俊游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婭之聯某盛禮于一門締交卹于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詒父母之羅重勤慶幣之光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盧母[illegible]閨萱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門池紵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壘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千霄適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汾陽鼻祖雋路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一時鄉冷族匹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潤蘋之采望塵膛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何益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昏

枌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兼雁旋庭端若駐塋之應遂徵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擊父祖之箕裘而家法且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槃帨而婦儀已習榛栗棗脩之贄以辭男女不敢逼爲蘋蘩蘊藻之薦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余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攻舉欣哲壁之歸族黨交歡里閭賛喜伏承某官勳烈名王之世文章俊學之宗奉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某縣丞弟次女復得奉匜之薦庶幾舉案之恭芹楚之東綢繆不替青瓊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縉室答昏

鄭道德之門在昔竊懷附驥之榮傳孝廉之室久虛椒簾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

許之故家以某云云宦冷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啼而三繞參梁木之可依雉朝雊以雙飛屬商絃之妻而貽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裁擇對而得温太真之玉鏡臺者雖重奉流舟之守粗效恣舉案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柱之路支竊墻仞之高平輿州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末倚膺大既重以好辭曲致久要之情求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孫粗閑婦訓謂婚姻之好莫如骨肉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願有意于求通殺氣欣同又何慙于非偶伏承令女巨度喬選愼云初而某云云陋巷諸生糠糠葭豈敢惟是昏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爲好也

答李氏問昏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塋姻婭之睽重勤綏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早聞孝詩學禮襲丹治之傳以某侄女孫可使奉尊長羞蘋蘩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爲一朝附託之因某然雁幣之陳遹形于簑家苟爾素脩之贄殊異于執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遼矣楚珠方東西山有洛鍾之應實繫天合豈謂人謀僭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鯫生初無他技倘逶當侍青松之上宜見嵩鳴丹桂之間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適聽季子黄金一諾之重式佇嘉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目錄

四六雜文
代黃籙青詞
代大醮青詞
新居醮謝青詞
戊辰年醮謝青詞
壬申年醮謝青詞
癸未年醮謝青詞
薦亡女水陸文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教院請疏
二
黃林菴請疏
龜峯菴請疏
牛山菴請疏
金沙寺僧堂疏
太平寺戒壇疏

開利寺經藏疏
吳江教院塔疏
資聖寺大殿疏
請妙印大師正儀住龜峯菴疏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華嚴輪藏疏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楓橋砌街疏
茅山鶴會鑄鐘疏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黃林西菴請明老疏
虎丘修御書閣疏
教院興造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開利寺建造水陸堂疏
崇安寺放生疏
普利寺建三門疏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醮疏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三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黄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叩籲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一方罹蛇豕之妖劫火熾然彌滿萬里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膿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赤露靡一杯之覆春秋奠饋無半菽之分念衆生積劫嬰縈之深丁一時大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深墮冥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游集黄冠之勝侶琅函寶笈藏室弘開絳節朱旛靈存來下爰憑多羅拔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冠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遙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祲之交效如影響之捷洪惟靖康鑾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騰火燄天胡騎滿野頭顱系道慟哭干霄春茲

桑梓之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橫潰老稚驚奔深虞
玉石之焚火軫淵氷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
馳心傍磬傚衷首發弘願仰繫鴻造大芘群生安天
步于九重廓妖氛于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欒一視
寃親普加慈愍逮此疆埸救寧之日用申葵藿傾向
之心祗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
秘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丹壁
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譓幺麼大畀鴻庬洗滌塵勞
永依至道斷除業障度奉真游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栖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皖晩流年未就一廛
之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猿失木
之悲遂諧脫兎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窗之下坐觀
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芘千萬間之寒
詠龜視日除地庀徒疏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虞戕害
一時昆蟲之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從迺即家庭
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真文俯輸螻蟻
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差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
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黃髮之期遂微福于
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芘群生螻蟻幺微上下洪造伏念
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偏羅南遷仇
怨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
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煙上薄煬突
久燥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爇
弟婦胡氏猶子强宗三被危疾救藥靡効賴天之佑
得保餘息姪女兄壽老兒乳之夕母子阽危亦獲亡恙
皆臣弟覡齋心啓許前後七莛設用昭告嬸娌劉氏
頃緣幼女早逝頗追福于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
行年慨挺灾于惡曜建茲穀旦祗奉靈科度誦秘文
熏修菲薦疑惟仙聖靡隔塵凡衷閔手足慈難之情
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之際若幽顯之門蠲除
回祿之災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弘願俯輸
庀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
庶幾芹獻洗心皈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

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
盜賊疾癘之虞出于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
所鍾仰贍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莫垂哀憫以鑒
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座三
人教以詩書安于貧賤布衣草履糲食蔬羹相與終
身今猶在耳已乃覩兄早沒得偕吾弟俱存爰自青
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
絶旋蒙解網獲遂首丘指西上躬耕不復求仕宦于是
粥于是無一日不從歌於斯哭於斯蓋二紀于此云
何不淑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罔嘗有符昔來償之
負逮此卧痾之日亦屢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埽
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修
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懼其多生身口
意之間悉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患難之情至切
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之抱終天之恨
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年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于五
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
水火非常之變輒伸丹悃仰扣天閽曲軫鴻私俯從
人欲竊除疾殃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
慈幼有團欒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
實繄大造雖乾坤之施蒙無所謝而郊衡之祭物有
固然爰卽家庭恭修報禮固不敢以貪冀遐僥求無
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
駒犢之愛仰惡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
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于嶺表母懼不測
受死于蓐中以幾幾童孺八歲之餘而哌哌孺慕三
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
私門之除戾致釋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
免水火永負九京沈痛之冤示見神道獨仗諸佛慈
哀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

盡之燈彌滿衆香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翻空升濟幽明皈依佛祖伏願亾女流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衆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爲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亾妻淑人辛氏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眞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某亾妻淑人辛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濶屬臨諱日祇叩眞乘弘宣貝多葉之文瞻禮靑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敬圍繞伏願淑人辛氏永離火宅超悟三乘結蓮華中祥除六結後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塵劫冥冥覺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塵身出現仰神弘願俯罄一衷伏念某人六妄所纒十生相續屬免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棄亾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九泉念茲蠶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皈依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毫圓成佇佛來應千燈普現八鏡交光伍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願俁三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濁爲解脫門斷生死根爲菩提種諸國土內見在天身如來會中作大法王于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濟極樂之方共獲菩提之果

敎院請疏

如來起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廻開諸一切有情當爲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循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群迷之領袖墻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二

老宿下床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貳門眞心本自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迥氣矢之汙蔑笑熄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尙假言銓有情無情已證末一音演暢四衆依歸水鳥樹

林慈念僧墻辟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〻之相金蓮
開葉〻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黄林菴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許公已潛
九泉之幽方老爲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
踞地磨磚不妨挿坐

龜潭菴請疏

一丘黄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
某人安心得法隨處現身獨來給孤祇樹之園而僧
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安坐觀空運水搬柴
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
香火升齊幽明弘開十力之慈光貴九泉之室即諸
緣而應付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立敞把茆之廼

金沙寺寢堂疏

潙盤舊隱羅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定長者布金
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凌遂空而壁仰勸

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于毗耶丈室之中庶幾容
膝于彭澤南窗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籌拘羅尊者捨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
分二珠瓔珞爲具足法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
兩國何其多貧女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捨自非龍華
會世〻受當來之記肯于菩提種生〻有宿植之根
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蹟阿蘭若傳伽留錫在寧塔渡人依十力
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柄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
一夕煨燼仰勸檀施共締鴻因巋然三百尺之高湧
青蓮于地上瞻若千萬人之衆標白月于梢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寶只是閑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
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毛孔現前諸相具足之身

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盍增于妙果弘用益于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受丘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太山一線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勝緣故應喜捨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䟽

一世解纏尚存馬鬣三靖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舍衛國之比丘祇陀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勝去作閑雲之伴一丘黃壤停雷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䟽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宗䟽兩足尊俾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剎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為善知識共脩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䟽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栖適踞通津戎馬荐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

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德

華嚴輪藏䟽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放諸佛開大方廣門為衆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盍資衆善普證大緣由進簣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䟽

同產五十年為昆為弟孫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弘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捨身得度住世隨拄杖緣徑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庶憑十力之慈大庇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䟽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秉輿溱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門之北實惟渕水之衢冰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躓蹶駕萬斛之舟挽蒿挏蘿爭一線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潦之中共寘於坦途

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盡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
平定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鍾疏

學中天之表華以延遼鶴之歸達東序之金鍾而應
蒲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僊之籍爰嘉平臘著而絕
之緣念久閱於鴻音皆仰資于衆善百求百得聚千
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鄴都宮而罹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
而求福者無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
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因緣啓發真心極種種相
好莊嚴之妙增崇穀地為生生福德具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一杯擲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
之供肆崇善利光屬曾仁恭惟長老朋公緇住叢林
久授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蓋一把茅結跏
穩坐雖云無住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
九年之壁

虎丘修御書閣疏

呂丘勝地龍象之衆高栖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
長廊千步高閣三成風雨震摇日星穿漏春兵門之
奧境古制水之上游欲仗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
後見寵圖出河洛之中楹桷穹崇共看龍華照人天
之上

教院興造疏

修具足之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
越皆兩足受穀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
供毗耶城香積之鉢轉光明藏貝葉之文闢大旃檀
林建寶蓮華生娑婆世界內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
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
養應獲福千萬億劫不可稱量况毘盧藏所傳大乘
經皆釋迦文所說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
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嚴極八十一
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恭此鴻因故應

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衆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悲開甘露門推三車救火宅之焚渡一栰援苦海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場恭惟大檀那增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土之報更修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鐘無辜就死杜工部觧衆雛之急縛不忍烹煮故諸善堂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憫此衆生羽毛鱗介之屬贖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擧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熙熙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黄金爲行道之場踊青蓮作說法之座况諸菩薩現身之地亦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興重門未立盡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令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當來圓滿報

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修堅牢實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俯容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他日指緇報恩報德

大醮疏

逆虜不靖每懷塡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未悔禍而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洚水延災菓木而居幾變田廬爲析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蠲除逋負荒政擧而稟恤流亡賢士大夫同七分明憂臣宰長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資盗奪之變歲飢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盡中壹枝建月發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衣華之具天道不諂神聰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中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擧同

是日脩申洪願仰扣真乘伏願維月知日之升立極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之壽不騫集何闍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鳳入舜絃以開受命之祥玉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脩供萬億同音伏願追五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祝

三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繞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罄萬國之歡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王基侔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勲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先寢儲休瑞乙紀生商之侯宰詞錫羨倚蘭開胙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賴伏願弓櫜文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昇燮倫九疇之叙農桑三萬里而永燕薊圖之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嵩重踐運震出膺期鍾唄歸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蟠地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作光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目録

序

東平集序
浮溪集序
叅政兄内外制序
切韻類例序
竹亭詩序
尊勝陀羅尼序
語本序
翰林葉公内外制序
西山老文集序
丹楊集序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世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旄節竒麗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為賦頌銘碑制誥册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于家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内乂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以斷天下事而稽居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投千歲積壞之蠱以追迹二帝三王之治亭經崇儒宗王賤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非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之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講帷掌内外制由三司使遂踐丞輔魁名碩實為世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殺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

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于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于世俗之耳目如欲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曲畢之奏孝公閣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抉者莫不欲脊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伏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于絕學之後續微言于將墜之餘大公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商搉論思典冊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大豐財裕國治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戾于古推原道德之言不悖于今聲氣相交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有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太音希聲震越渾銓如鈞天之奏撞于石之鐘振萬古之聵也公之文章用于世傳于今覺于後遠如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宣城而辭氣浩然折而不衰至一觴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于經義非玩志于文辭以循人耳目之歡美而已也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詞宗賜禮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直郎請遷建炎兵火焚燬之禍從家晉陵始從余游一日出公遺稿請余序而識之某為書生時誦習公文知敬慕公至于今老矣使得以姓名託于公文之次豈非過之之願也欸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若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于此而注莊子方盛行于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龍圖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彥章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當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遂皆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侍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某為之序余曰天下有非事而文章為難工由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覽精深禁

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衆矣絢句儷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變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中精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縈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啗土為嗜昌歜為一篇落筆千載心契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而思千里風月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咏歎者必寓之于此時值兵亂時深伏隩悲歎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使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鍾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一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大史筆為天子視草於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播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恭跋兄內外制序

貴顯世之君子皆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于言語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發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麗崇詞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學曉曉然刻意記遺而不切于事謂之空言可也齊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捧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屈強不庭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姦宄之雄驕悍不軌之徒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

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于一鈇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于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袞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參侔于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叅政公自幼學號神童而著名籍于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册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叅任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群盜相扳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叅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册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遺于是為盛其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于其意意有不盡于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于四方萬里之遠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惟公之文為然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是喟然歎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鏡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配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家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禮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研覈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剛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韵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古字而士溺于所習顧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侍郎弄麞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

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雅圖為述之遺趣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雖白過日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笏論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雖覔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賡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楊公博極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書權三衙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顧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供奉官進習門祗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于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槃于學者共之昔仁宗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崇增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數篇集韻而以貢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別户分著為十條為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與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秘圖書之府與夫私家所藏舊書之肆焚滅為灰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場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見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偽不待旁咨父察窮蒐遠紹具見于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楊子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覽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崎翁云

竹亭詩序

脊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黃地偏俗美千嶂林丘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雞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皙美鬚髯如世間所畫壺仙劍客酒酣抵掌論事剖決明達亹亹可聽盜據臨川群偷乘間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扳而起澤民馳一介召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犀倫城上以徇無脫者少年感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脊

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衆數萬焚崇仁掠宜黄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梃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疑叵測為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于一鄉所立如此而懷奇負氣恥于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梃引水環之美蔭可蔽將葺茅竹為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于是各賦詩一章以俟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放者也

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為序

尊勝陀羅尼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而以加句者為善本勝妙獨出而不錄于大藏歷年浸久時見于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璧者遂著論以照其偽大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璧之書而嘆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詖聞異說往往竊出于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真況佛菩薩語涉流沙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籍今喜事者崇飾妖言疑誤後學乃託于梵咒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于是博採傳記得唐人勸善錄三卷而尊勝如句實佛馱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椒與慧琳法師之文紀其甚衆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亘古今異天壤積衆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璧以曆本照之誤矣按椒自序其妻死于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即椒也然文公生于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椒之圖西佛盡求文公時其後文公見其畫乃弔之耳嗚呼辯古今事當否正群書訛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真者少可為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攬百氏諸子之書考次前世名僧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質齊璧之妄推見至真闡示後學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乃

序而誌之俾刻示其徒亦有驚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誥命歲大官為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諸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于為吏宣和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閒無事除治一室悉取衆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人文陰陽律曆卜筮占相兵嘗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抄數萬言至連篇累牘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所自博採傳記掇取為書以數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曰公何云利市公答曰說卦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蓋始于此公聰明過絕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公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蔽居野處無所寄意于文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緝舊聞各從其數著為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離為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矜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竊發名于天下扣之實實然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從而和之將焉取于斯也嗚呼閱龍圖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于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二奏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朕所親擢係奏數千言俊邁逸人老于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下為知己挺立搢紳間益自重磨然無所諂已乃登册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

學士詔令垣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耆皆歎異之余一日過公〻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置赤心于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〻多自中出蔡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禮趣進吉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遴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名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〻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于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俗不浮盍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 紹興甲戌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獘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于斯文掃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懷寶含章待偈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鍾氣焰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〻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文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耀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儒字少汲少工于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表而出

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稱是筆
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啓記序銘賛之屬蓋
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
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
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
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
將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四
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撰集公詩文為一
十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為侍從
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為世
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
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學相望三
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令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為
並江西人物于是為盛

丹楊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
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
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為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
伎耳固無羨于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
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
覺雖不見于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
亦其勢然歟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楊葛公自
髫　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
禮部遂擢其科文節林公于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
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于是名聲
藹然動京師始去州縣吏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
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叢稱文報禮上下
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
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歎謂公即
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
詩魯頌之作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
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聽明
疏達與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寘諸法然
後簡節疏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于折獄躬自臨聽
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于片言以故所治多平反無
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從

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〻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為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楊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定止與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為詩喜怒窮泰悲憂愉佚陵高眺遠飲酒歌呼雜然有觸于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于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公為前輩蓋德而與公群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為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為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追奏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目錄

序

送王子欽歸婺子序
送方嘉父判官序
送鄒次魏序
送祝得之序
送鄒志新序
送荊定姪歸南安序
送孫承祖赴嘉興掾序
樵居集序
送荊定姪倅趙序
公望通說序
押韵序
曾公卷文集序

序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充國被遇真宗號十節度充公其一也靖康鬧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閒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亡其資械身獨行浮湘江並橫山少留桂陽道遠吉逢椓江左會予得罪南遷又從予走臨川涉塗水復由衡湘路嶮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慷慨有氣節喜讀書尤長于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〻使酒歌呼自遣予不嗜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常思北歸又携以俱北至晉陵從予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以沒而子欽之歸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徒步而往一夫荷擔以從予不能留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貧適逢世嘗折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漠使不測之虜齧雪餐氈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閒中以危法則投畀荒海之陬侶蟲蛇與魑魅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困垂橐以歸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為將不為使不立于爭地而有兄弟妻子相見之喜一日入覓顧省其家婦兒稚女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上吁 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于兵亂六七年之後一笑團欒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守持漕搖常州考進士試令平江守大學士張公慶然為舉首而予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麕至于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義授諸生為領袖者蓋以百數予少年貧甚居閑陋〻無可稱道一旦被蒐選薦名于禮部閭里宗姻往〻驚駭改觀予亦感勵自奮讀書屬文不專治舉子業未幾踐兩科登冊府隨牒推移遂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屢觸罪罟流離竄徙瘴癘之鄉崎嶇

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處一廛學爲農圃遂將老死泯沒于無聞矣以是有愧于公紹興丙辰公子嘉謨顧予田閒追惟平昔執手出涕嘉謨仕州縣二十年猶未脫吏部選廉介少與舉朝無半面之交予亦摘于時不用兩窮相遭執視而嘆嘉謨又將卜見于平江李一過焉予曰張公巨人長德中外望以爲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偏發一言之重出子于銓雪冗散之中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甚相遠以予懷方公之德悼吾子之窮莫得藉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度以天下爲公進不私其親舉不避其與嘉謨〻然記小惠以出于常情之陋度乎故書成輟毀已進復卻未敢前也予笑曰予第往人言第五倫無私然第五倫又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予友鄒次魏宜黃人予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予蒙恩辭因藉賜骸骨以歸盡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强學博記非古聖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爲辭章後壯豪健意與古作　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爲寵辱少貶以求助于悅己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二千里予方追笑前謬閉門面壁自足于一丘一壑之中次魏橐其文數萬言裹糧襆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氣力者發揚褒大以光輝于一時而汲〻焉求予如恐不及氣類金火熾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爲類而獨以余爲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爲文于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于今〻之有司斂羣材而槩以一法銖　而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奇瑰麗驚世絕俗之言往〻棄不錄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尚而迂闊子行矣予未知今有司以爲可不可也

送祝得之序

戶部祝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由尚書郎出爲鄂州刺史道過光黃間頗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游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爲寢丘大族於臨

川教授文林君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得之兄弟携挈官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于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于盜吾不忍獨生于是徒步間行絕江並長淮抵淝水上即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淮北走荊湖披榛莽沐霜露犯虎豹踐虺蛇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孫于湟陽而得二雛于民間指重幣贖之與俱還蓋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告于朝詔録其孫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為成人男曰某令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畀以所命官于是得之亦赴臨川而過余別余曰得之首高士之行卓為搢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于朝為可恨也予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為父後者至舉直言必求于淳朴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囊誦詩禮發冢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于天下而孝宣總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于大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新留志新自宜黃馳二百里勞余于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至次魏少年有聲場屋間袖中出所為文清雄雅奧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逆于竟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為治具三日時送客皆上于宜黃獨志新進路至城東而上　一遣介持書謁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不與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墻不相請謁乃獨顧余于擯棄流落衆人藉蹴之中別去數年相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便刺驚睎且喜倒衣從之執手懽然秉燭相對接語通昔怳如夢寐蓋留十日而後返也某謂志新曰爭名者必于朝爭利者必于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而車轍馬跡不接乎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來馬棉山乘桴瑙海探穴捋猛虎

之騎泳河攖躍龍之頷雖機穽當前抵冒而不爲然後入手爭先有力之強者志新惟無所求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于市而遇余于羅爵之門促膝晤言不及榮利興盡而反翩若虚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洒行書之以識別云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絕之氣旁礴委積于天地之間常爲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爲文章翰墨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丘神林鬼冢蟠踞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游焉故其爲詩跌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謂得江山之助吾族兄參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參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于温之永嘉于是稍出而涉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劒川鼓潮陽南海之涯出度嶺下已乃泝章貢奏廬陵道臨塗水以望豐城由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鉛山家舍航潛吳暇淛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轍跡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友于千載胸中浩浩焉與曩者異矣一日盡橐所爲詩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奇麗炫燿橫生如煙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秀間見層出靡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參政兄以文儒宿學命一世齋頭仕爲特宗公至是闔門卻埽焚棄筆硯不復爲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嶢嶢犖犖乎聖賢之途逐充吾宗余三復其詩嗟歎不足將行矣道遠之以言俾持歸以爲起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脩聞于天下司馬温公特深知之崇寧初沒于鎮江之金壇寓舍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謙爲壯子處丈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歸子弟從好謙受業者數十人而處丈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發未幾好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丈亦中甲科試詞學兼

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為郎歷左右史試中書
舍人而好謙通判初州不幸遇疾以沒處文方迎婿
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文寓晉陵婦
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
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止占對皆可喜余歸謂舍
弟季益曰好謙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擢
法從為世聞人好謙官止朝奉郎又不幸早世今見
其子弱角嶷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季益方
為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中
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待也安人知古今善
故詩前言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
自教也超宗亦孝謹念守如其守時日孳孳嘗一味
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栖
法曹掾韓吏部嘗辱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
矣余亦為之助喜但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
著于家　不滿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
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絹素　余書遂次其語為序以
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
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縣萊
次公之業為三十卷公諱綡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
公以智畧功名稱天下卒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
父書後偉辭博過絕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
弗就試太學為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縣簿洛尹
洪宣苑公一見以為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仰
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歲振西州戎人懼逃不
敢並塞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里城　塋壇莫府
文書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
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為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
入尚書為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讒
人中以飛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
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今石錄千卷闔戶垂帷
不問家事精思于經術嘗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顛
繆于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辭為訓彖七
卷發明奧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

外有古律詩表啓序記碑志銘賛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畫脂鏤冰角無用之空文徒為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于治劇發擿隱伏號稱神明某甞銘公墓槩見一二矣今不復傳載獨論公之文以為書首

送刪定姪趙倅序

聲律之學盛于楊劉號西崑體一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撚須鑿琢肺肝鑱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于其意意有不盡于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荊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于是天下翕然以為宗師刪定大雅姪余受其尺語最工邇來作箋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别乘攜文過别討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艱難辛苦之態者華暢自中律呂盖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冊府出為越倅類藁中有云卧龍齋作者即越倅所為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今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為探道淺深之候歲次巳卯十一月

谷盈通說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閑不用歸治一室取舊讀書之目號谷盈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孫自少時侍父祖觀道德聽教誨傳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伎之家說凡可以本人情輔世教為日用常行脩身治心之要而不入于謬悔者集而録之為一書號谷盈通說叔共曰士有採薇茹芝餐氊齧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肘見鞾跂踵決髮鶉百結以為衣者吾不以望于人以其望于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捐囷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攖龍捋虎伏劒以死王事者吾不以求于世

以此求于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崖岸斬絶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欲廉者非不取也取其所可取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可予則謂之恭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衆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貲産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慝以致吾義强辯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衆勉强以從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官府居鄉黨正閨門交明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于帝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〻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茲所以爲通者歟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者稱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爲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褫去爲牛童馬走則懾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此叔共又曰譽者爲佛菩薩毀者爲禽犢非其實也勿聽之爲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戲而詈人則怫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立于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押韻序

王荆公請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雜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爲韵設者君不强起時難更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爲韻設者拄一念萬漏是也惟杜子美語韻天成不見牽强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韵爲難蓋如此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遣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錄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〻曰詩自蘇李更蹺抵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凌跨百代爲古今絶唱本朝王荆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固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于用

韻師武摭取四家韻語類聚群分會而為一不待勞搜博采開卷了然盡于一睹如觀武庫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即度賦競二病韻學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空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雖人置家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意立言于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好學强記誦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于左氏為文工于詩官右朝散郎監行在榷料院名濱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宗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鳧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于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荊國王文公誌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于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儒道德為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在受之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于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于天下分可省學問之半于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洵仁薦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精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詠援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瓴水疏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昭陳瓘鄒浩龔夬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刑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興大獄陰坟怨公兄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于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

州刺一路且出為世用矣而京黨李光涵奏公為真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魚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兩堂傳笑以為口實公文章圓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純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還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樾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圖扇上謂詩人莫能辯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與冊公之詩足以記雅頌而卒不過以死彼惡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為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于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泰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為十卷詣書老友孫某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雄詞傑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志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辭言辛一啓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于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章識其葬故不著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目錄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書莫守思齋記後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嶠帖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書臨川集
書唐鑑
跋戒酒帖
跋宋徽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跋陳道士群仙蒙求
跋宋藏一丞相帖
跋吳翁元真贊
王龜年跋
與吳世範帖
趙善發字說
書辛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蓹林銘
御書扇銘
清和堂銘
飛鵬齋銘
耘業齋銘
能仁寺鐘銘
謝景思提舉硯銘
贊
葉夢錫真贊
唐李衛公畫贊
圓悟禪師真贊
僧智標真贊
長老端裕真贊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月堂僧惠山畫贊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僧法琫畫贊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為師而有得于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于千百載之後剛毅沉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宗林宗少年時以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鑱于是將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彦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彦章獨推林宗篤治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為記刻之其冢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苕谿之上有室數椽老嚀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室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友也已乃出佐閩舶于泉南官閑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群書文辭煒然與古作者並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己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團囊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解集而錄之為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剌一路比比焉出為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彦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友焉實錄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京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最有必跨則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歲次甲午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書莫守思齋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彦平以政事稱天下貌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治令公之子某字致道由尚書郎出守思

陵再鎮永嘉繼公後洲治有堂未名之曰思濟云昆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于用法每折一獄積一詞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情不為己甚宿姦老吏斂手仄足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群而發紓隱註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專紅從容風流醞藉嘗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焉況如昆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為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逐而採案披牘專寂百節闢辟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宿惡如前日事今守一藩于海上如割雞耳方且訪求遺蹟搜倚故事猶恐失墜先訓書榜揭之于倚衙銘坐之戒昔孫諫有後如咸孫戒公是似如召虎縉衣好書鄭司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載令致道以致德高行踵先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為一代衣冠之標表永嘉固多知名士當有操筆頌使君濟世之美作為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採某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歎之餘遂書其後

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璹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為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諂頤浩為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貌寢陋山東驟褒秉一旦爾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綯喜公謫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録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頤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悅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頤浩大喜句日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時語喜公曰公聞相君棣語乎曰然書生多倖擬非其倫從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得罪于賢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璹中有書問寢稱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為諂近于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言俾錄示子姪書諸紳以為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藁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亡兄行述而南豐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藁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々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無己由布衣特起為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豐之殁已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殆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抵如此故事實錄有脩撰檢討官國史有編脩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闢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橫筆邢和叔在宣仁太后之時排王珪附蔡確至令人聞其名往々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橫筆于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闢既知尊稱南豐無己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闔雞唱寢不寢書付堉堪余曰幸付堉堪若以示識者則橫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々出于慶曆嘉祐間而莫勝于熙寧元豐之際王荊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深甫逢原四人者發六藝之蘊于千載絕學之後而自比于孟軻楊雄凡前世之列于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荊公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秘閣校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指呂吉父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為小官時已負重名于世及呂試館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脩起居注凡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不逾年至宰相位極人臣倒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二也公既得位罷黜

詞賦崇尚經術盡革故時聲病彫篆之習天下翕然以通經學古為高而公所為文凡有韵有數律者皆妙絕一時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具載一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而已一日留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詞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策有不可掩明皇開元後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异皇甫鎛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優致播遷卒不悛省凡此類幾三百六篇任賢必至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比附通鑑進讀不過歲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于治道淵聖欣然嘉納方議施行旋被夷狄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會故人張翬作州椽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憂國愛君之忠以為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為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之臣欲學〻納誨者莫若陳此書由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實矣

跋戒酒帖

恭覩國史大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釂于是儕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而敕止酒公首書謝表遂不復飲一飲一啄皆天色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宋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右中奉大夫直秘閣宋公節賓贈右太中大夫宣政待以政事之科稱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先有能名徽宗皇帝名見進內閣賜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于華亭私第其子右承議郎崇繙閱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

貴達聯為一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為部刺史時某
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
公捐棄諸孫家土未乾二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十
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種言語之
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標櫝藏之以遺子孫
何如余曰昔　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為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石表
之背今承議公録藏先友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
異也古人師慕賢達穆想風毅故有存昌歜以追嗜
好想崇以誦遺愛而況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竹
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歲次
戊子重午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稱亂懼罪
而逃臣從韓世忠奉詔追捕至建安手擒二叛檻而
上詣蒙恩獎擢超進位等出分帥閫入扈巖巖歲月
推遷遂秉旄　而臣德輶材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
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荐致人言全度
務容貸而弗誅止投閑散于時屏居念咎飯蔬飲水
誓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
恩加區內追錄故臣于罪籍中拔拭汙累還昇官資
復授兵柄責以來効親御翰墨諭之德意至于再至
于三臣捧詔感悸繼之以泣訓辭勅戒尊嚴如父師
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噓枯吹生雲漢之
章起幽作惠顧臣欲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
出自行伍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無族親扳聯之
勢無左右將譽之助而聖主特達之恩實萬世旦暮
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于軍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
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流然激昂踴躍增氣
皆欲効一死于戰陣之下況臣么麼被此大貺若為
稱塞生當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沒而有知餘忠
未泯又當結草以報于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
子孫世世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二年四月日具
位臣某謹記

題陳道士群仙蒙求　己卯

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一二章便

有供無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慶觀道士陳君葆光好古嗜學蓋超然出于其徒數百千輩中者讀道藏通儒書與夫傳記小說靡不記覽著書二十卷稱三洞羣仙録貫穿古今屬辭比事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悉成韵語雖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道家者流清淨無為也者絶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琴圍棊以自娛或鍊丹藥以玩物之變或治符籙以訶百鬼療疾病固賢于其徒矣如葆光者傳極群書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為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于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才數日遭明受伏閣之亂不持寸鐵詞御群凶弭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纔 交想上獨明其功而後群邪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埸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生氣凛然而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吴省元真賛

余讀大藏諸經惟楞嚴之文維摩之辯勝妙獨出而根器椎鈍不識其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始然終艱禪為游戲耳吴公前輩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稱自賛皆佛菩薩語啓誦三過欲下一句而家有識真者恐得罪屎汙羹之誚

王龜年跋

匹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早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為天慶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亦從高氏二子析田宅為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恩絶不能自存予餙龜年歸養龜年從道士衣髮歸斥卷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躬耕以養政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分食財予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予曰幼弟悍悖不可耐盍告有司而毆詈乃兄無笞杖之法又不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病終龜年具棺衾葬斂皆盡力予又受其以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為之龜年予改名遇云乾道丁亥

正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余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女年十五歸余明年大夫公沒于番禺官署又七年予為秘書省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戶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令跡淑人入孫氏時予貧甚僦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傭翁賤者比予登侍從與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皆仕于朝不享壽第三五子歲之子隆祖一日自上虞過余盡點淑人之沒五十年矣子跨小兒具舟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〻旁里所巖穴高絕處有大潭廾廣袤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連絡紫翳如植屏如張幄濃陰四合坐不知暑鏡玉女潭予方欲菴棲葬蹊道路而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然一身如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方客丐予諸郎視某為母黨見過良亭又時得傳此姑家舍埽除之役矣予欣然許之以來革〻菴成〻即移書詒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予再娶韋氏亦沒于壬子歲〻次丙辰予自嶺表放還啓二淑人之殯合壅于宜興縣湖洑鎮龜潭築室聚糧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欲結茅館吳子其中可謂不知命矣予八十三歲一齒脫今復生髮亦未全白倘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來家舍瞻省墳塋按視松竹在存沒為兩得之也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若拙置酒〻半善發欲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予已被酒不果也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為之說予聞之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〻而不中則反求諸己請字曰正己夫射之為勢當正己而發一不正則失于適者在毫釐之內而差于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閒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吾子識之吳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沛然如機括

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明春秋十二人之
徒也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曰吾畫得寒林竹時已
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予
曰公詩擧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
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遠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
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爲獨苦耶晉
陵孫某書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
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丐伊蒲之
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
坐說法緇素咸會有僧出膜科問生死根本公酬對
語未卒擧拂扣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走空巷相登踏
嘆作禮如佛滅度于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
治命矣七日而歛擧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

全軀于寺之白雲菴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
死而孔子不以告後上人者常住真心入涅槃正路
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
亦奇矣靖康初予守歷陽被召過儀真公時住天寧
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大輪藏壯麗甲于
淮海予歎曰公才吏用不下澄觀方時多故而隱于
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叢巖築一堂于方丈西偏
予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長老
德最過予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
公其勿辭遂授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
方在母夢一婦人秀黃衣寘一兒盆中擧而授之生
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十四得度嵓
骨不凡進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父之悟歎曰
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禪
于桐川天寧寺一日度閣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
視之即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于心者
當是時姑蘇瑞光寺爭照師崇信以道學爲一時所
宗公往從之爭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爭照從住真

州長蘆寺會學者來率數百公學成行尊當其高弟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廷住天寧禪寺恩賜妙空大師儀真二江三吳舟車之會櫝施大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炎初住杭州靈隱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坐賜號佛海明年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軍中大酋解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餉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為公德院薦先福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公儀狀奇麗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間法而以警捨扃降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橐中無留蓄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歿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橐簪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二召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公〻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歛袵跪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別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俯師川書其事為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耆宿皆會前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褐　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公衣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寺據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築室十數楹于府城之北為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為請于朝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摩弟子併歛公爪髮瘞石為浮圖即慶恩之寢廬瘞之祠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照為雲門六事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為幻身續息已定奄為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丘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予南遷次臨川道過踈山長老善清領衆出迎予于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魁秀肩胥

介公子之風問知為善清之高弟令一公也已而與之語牍詞亹亹皆自經論中来聽之彌日不厭又問其世出實章懿太后家故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襄陽王生子曰瑋武城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璋尚兗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曰珹宮苑使贈金吾衛大將軍之曾祖也成平百餘年中外安富李氏以勳戚之貴振天下築大第建旄節粉白黛綠充滿後房鳴鍾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未始華餘相高于道豪者以馳騁射獵為事謹者亦累勳閥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跋荆棘茹蔬食糲晝夜持香火給薪水事佛祖脩無上道為天人師非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儼朝奉大夫父某某官方在其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奇古如世間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夕生比成童見群兒嬉棗栗跨竹馬為嬉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為諸生被服詩書偘偘然寒士從其翁仕淮南大夫公欲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賾公為比丘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賾公沒去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愿公徙之琅邪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割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勤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天寧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草堂清公坐跡山道場間關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膜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永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緇素咸會至無地以容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從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于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法不能禁有司奏改為禪寺選用一世名緇衆所信服者為領袖又從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符公璪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道推論于公璪一乘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觀音別院才決日示微疾索筆書四句偈趺坐而寂實紹興

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八日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力發菩提心難遣種々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興矣便成生死大海師生于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惰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為大善知識世緣已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寢禪山長老寧餘過予曰公知師者宜得銘々曰

三生了々大摩尼珠出光明兮剖書甕中一笑相視過去僧兮苦海無邊作大橋梁度衆生兮死而不亾耿々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時遇群兒嬉戲隅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然而起立其父曰必法語也當令事佛生十四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廣壽慧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如來最上乘無捷而徑造者也吾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當是時詔住相國寺知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為世尊師道俗宗向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年獨能盡其學為高弟子是下汴絕淮徑吳中浮浙江上天台入雪峰遍見耆年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莅黃蘗師亦自雪峰至學成行尊衆為工首居亾幾亦坐黃蘗道場領衆說法繼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奇龐寡言笑危坐一榻然如古井水有來扣者雲涌泉落愈出而愈亾窮性介特務自閟遠不交人事將詣雪峰朝議大夫魯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師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為已納笥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蘗上首故是強將之下即日移書遣騎迎師々辭不俯使者至五反而後受他日公過師々出恬書且致不即遣之意公喜曰韞櫝之珍深藏而不市吾與師賓主無愧矣居三歲改涖聖泉會左丞葉公夢得來守福曰黃蘗古佛道場令世名緇孰逾一公者移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而閩境緇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穀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

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啓悟後覺人人向道以佛爲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捨去歸卧雪峰鼓盧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雲峰菴卯妙湛所栖閉門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將終焉歲被旨往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壟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衛謂其徒曰吾將築室居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遂處明月堂唱箇中衣供佛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趺坐如生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窣堵波舉全軀　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詣老請余志其塔余許之而未暇文三遇余而請益勤乃授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師說法諸天雨花相彼幻身
如空中雲蛻骨芝巖天丘其真道處現前而作佛事
與龍爲友亘千萬祀

薌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脩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嶠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余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塗水之湄登高撰勝築室居焉蒔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輿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名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頓動色於乎盛哉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爲之銘〻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安聞六鑿交鬭蝍蛆甘帶
蜣螂轉圓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
君子好脩紉之爲佩手援紫茹搴芙蓉蓀蕙有蘭蘅
歆芳食菲芳菲滿堂萬馨在德蒸蒸草靡偃風就日
帝閽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廿餘獻芹扁榜歲〻
采從天上璧月珠星云覩臨燕慢天命不謠惟德之符

車過必式于公之閭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
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郎桐廬令匡從屬臣孫某
爲之銘銘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
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
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有俞俞
御于帝所著爲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
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耆儒宿艾歷宗三葉扇出尚方
寶墨未乾天縱筆始究若龍鸞壓月煌煌光燭蓽室
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循而視之昧昧不執吾知其中
至清者出陽驕陰矜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
吾知其中和之委云何鎮木出火自燔螢燎不救
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垢不入諸妄
不礙不緇匪道匪介大千一如無有雜壞老塵離合
涇渭自分茲謂清和衆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爲之
銘曰營巢幕上坎柔勿頭棘刺之端可以刻猴蠖蠖
之穴如聞鬭牛蚊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
上浮一怒決起入極已周俯視大千盈中之囷達人
入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隨風追汗
漫游二豎何知斥鷃鷽鳩焉言從之忽焉在後

耘業齋銘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
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刑如其爲人嘗治一
齋聚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
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致人孫某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生之 化爲草莽牛山之美
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
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
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

異端曲學非聖之書迸楊迸墨卒歸于儒術之闢之斂華擷實采々新田有荒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々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于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蒙和衆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重無邊衆生熱迷馳走室聚瘖聾為牛夢春作鼓犇亂顛倒忌認前塵色聲交騖不守其真學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延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古之鐘蛇以目聞猪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聾破聵一槩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咮磔龍鬚汗綠竹編青蒲紉金檟論石渠記先

贊

葉夢錫尚贊

葛製紗巾戴星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欲王立堂王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勲袞紱貂冠圖像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予友張漢卿博贍尚友千載處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為人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夜夢晝思庶幾得見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為之贊曰

唐李諸帥悍驕不臣有來衛公河岳之神巍々堂々若鳳若麟不動殺氣歆伏鳥剔安史肯亂兩河附起群吠吽牙竄蝟蹴望叩眷齡之不用尺箠一麾而散毛群捍尾道大名捐蔚為臣宗沒有遺像太山崇々有如公者孰御以徒庶幾一睹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真贊

佛之道雖成阿難七徵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

弟子皆不任問疾其雜如此固非下愚凡夫之所敢議而世之學者託佛為姦規以射利爭談禪說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心譫言囈語一切皆妄如小兒觀戲初無所覩忽聞人笑亦復大笑互相欺紿如是而已以致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真莫肯信人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為世尊師余見其住天寧時梵相奇麗神宇澄穆隱几嗒然不知何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旁引孔孟詩書之言合而為一詞辯鋒起適物維辟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于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才智之士翕然宗之遇體沐日寢門未闢而屨殼盈駸駸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龍游會叛兵趙萬據京口殺數十艘奮楫譟而前過風輒返終莫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圌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鉢囊獨亡恙又嘗蓄一筍諸上方略扬自隨抵儀真使步不能得盜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俗驚嘆以為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廬山之雲居雲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往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自若三年奏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荼毗齒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令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在京師時嘗從師游僧宗達者已能傳其學宛然為高弟今住平江虎丘雲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余為贊贊曰

樣木挑革偃師之戲相彼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認為真薪盡火滅奄為空雲云何舉舉寫紙上影是耶非耶為倒為正有大比丘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偏滿虛空出現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真贊

一衲蒙頭三椽容膝外枕布囊行住柳栗祇陀徵心見那間疾盡時高相凝壇照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即女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瑞裕真贊

龜猪床鶴果肩鶉百結芋火然窺堂堂人中師子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霞猶耳屬肩大比丘老臞仙五葉换一燈待天雨
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末鈆具相好吾現前清淨日光
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慧山畫贊

垂顧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真天人師有言皆幻
有相亦非躡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子綦
吾今喪我問汝為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
切畫師分身盡其戲

傳法臻畫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真心常住
不依一塵應量無邊是真老臻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目錄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宋
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
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朱公墓誌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紱建中靖國閒仕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為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高行剛節繼公後以紹興九年九月甲子遇疾卒于家其孤元飛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某發哭已共書弔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旰食博采群議如不及而北關小吏往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操畫畫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為拔奬拯溺之方以故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功名著見于天下而光明隽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沉塞持一意無所牽隨可以屬大事而投閑不用至于死可為流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仙游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徙待制公斥為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穎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傒暴閭里為姦利有誣鄰翁盜犬訴于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以盜耶命捕之召其拏與之期三日戒曰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按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督尉傳檄公屬民涸西湖水為田耕之公曰屬民自養非為民父母之意即日反其檄守初怏怏無柰久乃已五年補盜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錄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太府遷駕部司門司勳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為吏部司農杜吏侵決積壅無留事尤有能名太上皇尊寵潜藩之舊併錄其子如何志同溫萬石傳宜夫之儔皆超進大官待制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為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公獨無一跡故徘徊省寺十五年視富貴寵利澹然不干

其心而以善人君子事否為己休戚靖康初政近臣
薦公才堪治劇淵聖召見欲用公為開封尹而公奏
事觸宰相命遂止今上即位大臣除不附己者多殺
責從公亦免府居建炎三年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
元年召還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上旣制置使發兵
捕誅而師屢出無功詔選部使者除公直秘閣福建
路轉運使且趣公入對公曰愚民窮困亡聊弄陛下
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寇弗除誅歛益急將盡驅
齊民以為盜陛下苐追還制置使者且殺集之可毋
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之要上嘉納付公施
行而制置司方議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
之曰公擁兵踰年州縣傳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
在壑矣吾不能為公下石公自為之胥朝廷更遣他
將而盜平如公策公家閩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知
之歲竟取衆所推以為才考第其能為一書上之朝
不由絡介皆被辟薦而勢家子怙貴為不法者餙免
于足閩人新困于兵公所興除人皆以為便而言者
復論公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厭其官家居十

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
祖榮不仕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
保母劉氏福國夫人繼母劉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
淳浦劉氏通直郎錞之公前卒四子元熙右從事郎
泉州惠安縣丞元悅右登仕郎元飛右迪功郎泉州
晉江縣主簿元輝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熙
元悅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迪功郎劉巡次適左
宣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
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沆右將仕郎曰澤曰寅曰渠曰
淳公志大才高遇事蹇蹇有立常病天下苟且之俗
勝而中都官為尤甚便文全己僅同寄坐公九為省
寺官樂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辯旅舍一切以法令
從事遇不可凍豪凜然視權貴無如也大宰為人好
直尚氣以不同于俗為主衆棄我取彼圜獨方以故
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潘氏年八
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祿未嘗一日
輒去侍膝孫曾盈前虞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
屬疾棄而先太令人哭殊悲行道為之出涕此其可

哀也元稷以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
塔山之原上書來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
城群臣皆從居匹幾虜酋擅署置綏遣馮澥曹輔等
二十餘人盡集瑞誠殿下獨余不在選中有小胡敎
余以姓名屬胡人用事者亦得去已覺落餙使追還
余獨余孰可知緩急者乃即令余從刑部負外郎張
御材自歷又問行詣公越七日虜使坐都堂趣還甚
急而御材從開封吏卒肯明造公家余自度不得脫
顧謂公曰虜騎且行矣第爲我一日計公徐出召府
吏曰某官嘗抵此又他逝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
而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鳴亮吏卒悚嚇不敢動望
日虜騎引去遂免嗟乎方强胡得志凶焰赫然公一
言折衝逢里紓朋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爲將相殘殺乘
危解紛排難致君臣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于此時
固無疑也銘曰
欣欣巧夫誣痔得車乞祭之餘衆醜恭以趨而嫮其
挐公奚不如寧蠑獮之與居而曳尾于泥塗以全吾
軀左詩右書言忌其盧掊金而呼烏烏有御不祛以
閟于幽壚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
銘

公諱縡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
公之高祖曾太師諱谷者以文辭擧進士第一而官
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
俊魁磊豪傑偉異之人出于是宰相郇公中公樞密
秦公仍世爲將相高牙巨纛奇翁三朝百餘年間章
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
事于時比比有爲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
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諱楶之子禮賓副使贈太尉
諱訪之孫尙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諱
頻之曾孫太尉公又從蘇州之吳縣人平江府也公
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沉默寡言笑怡怡衎
衎不自待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
人蓋犄然壯者也公仕爲尙書郞與二弟中大公綜
修撰公綡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召公兄弟過
其家京曰秦公在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謀帥

有事于靈武纂父之業將在諸郎矣公笑荅曰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悅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千已而改當五旋復為三令下之日市門晝閉人持錢求米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紬百貫之價又檄庾官糴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微公吾屬亾矣權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于京師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賈索然為流丐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真王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援所持鈔為錢以千計凡三十萬公哀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衝替與遠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綖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嘗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如此而世方槩以文法操切辟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于老死為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

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于臨安府臨安縣園昌鄉前同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從政郎信州上饒令芑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舜廷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當世有名位能文章者以傳信于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嘗讀公錢校書郎龔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之句欽誦三歎以未識公為恨後倩撰公以女歸某而公下世久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少穎異不類兒童年甫七歲秦公得古詩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成誦既冠入太學文藝燁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公周官義十六篇讀之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作其令立學與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雄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參軍郡掾綦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傳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併按公公持之益堅遂而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

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秦公爲陜西轉運使以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爲主教條寬簡不爲表暴以時發名殖善柔戢姦恭視遇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炷香于臂爲名請禱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景温帥涇原奏公辟當公事紹興 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辟當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名燕飲獨不往執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正丞太上皇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爲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徙還戶部郎中出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辯于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刻不肯碌碌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拔公自助許將輔政議欲薦公公以中公當國辭不就其篤志如此至崇寧中始進位于朝而蔡京握事稍樹黨排悅異己者公獨巍巍自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逵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興除不便于民一切疏罷

而公從旁贊其決逵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誣縱以中逵公又竄置秀州交親咨之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丐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京府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爲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閒從賓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官精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曰芑也五女皆嫁爲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適右迪功郎嚴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篤弟待宗族朋友一出于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侍安否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答責奴婢故當世推爲鉅人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奩具以奠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

州再取合胥吝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于道為具
裝追餞出境嗚呼邑屬內萑蘗諸小人孔子以為盜
公大度恢然尤通英若可欺以其方而見裏勇往所
謂天下健者莫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〻青〻甚曰詩書黔蠹孔碩
慭莫測一怒而蹈虎搏而飲孰如公醫人　而天
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褒衣裹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
君子之剛其剛烈〻以節自發屹若丘山萬夫莫挽
尚有典刑覈閑惟馨刻銘著之以詒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相聲號
㟳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
祿光大為世聞宗而從平江者尤稱于天下大丞相
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
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
知名公第三子諱縡字子上為北章氏道亮英敏有
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
次及公〻推與其弟而求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
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于有司元祐二
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
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尹洛一見
待以國士留權尉篤察吏莫敢欺于是故相韓公汝
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于朝
就除京兆府〻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
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議郎
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
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出塞
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籌尺籍
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
勑中貴人錄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
而喜曰名臣子足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
也除祕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陝府西路轉運判
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
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為出入之要窒姦偷罷不急
以紓縣官饋餉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
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

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綱
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甚出竟天上感
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
書侍郎劉逵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
御史誣奏綖盜鑄為姦利以併中逵于是詔開封尹
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
鉦鼓之聲連晝夜不絕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
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畸代往
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
止綖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
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罪者皆復〻公故
官通判秀州會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
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謂伊周泰直
不平斥為蔡卒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
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
紹復熙寧元豐法度辛矯誣為姦因非先帝本意建
請置局鏡皇宋政典擇近臣范鍾劉掞篆集為書黜
其妄詔公為編脩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硯以賜後嘗

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
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屢遭讒慝以見困顛負
先臣餘教幼弟縝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
觸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甄揖之愛
加惠縝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
即日詔復縝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
馳告而蔡京復相同列有譏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
以危語會遭秦國喪除吏部直汪岷州長道縣而公
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閒即舍東
營一堂號吳芸閣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集
古今石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
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
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傳乙覽而不果
上有所感遇引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感嗟留落不偶
之歎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
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為均州三年提舉兩浙
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
東南新繇于兵詔并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

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槩職寄事所治有名
迹朱縛奸吏重足而立受養百姓則唯恐傷之鮮州
神霄宮成黄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
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遷名宮爲行事
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
越府部訴其子于均公鞫曰房非吾治也又訴于轉
運使以屬公公召詣庭下不以屬吏鞫諭開曉母子
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
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爲盜聚群惡操兵入其室盡
殱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縣陸氏恃富横閭里殺
人應捕輙賕吏執平人代己公一閱盡得其情捕取
二人寘諸法衆讙以爲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
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
燕集宴佐如平時于是勇敢卒謀爲變公飭將吏指
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
武士于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
年中貴人譚稹爲宣撫使又請公于上朝廷不能奪
除公河東河北燕山撫路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轉

朝請大夫加右文殿脩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
千人竊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
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
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界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
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覺之旬朔州境上稹次
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包藏甚深
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王
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爲
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齮齕首用
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于燕山訖無善後之策
況議雲中乎退而曉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
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趣稹上之稹請奏大驚曰安得
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微罪行乎爲稹
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摘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
職逐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拜績師再出而
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
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
年六十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勲閥以文章自奮一

出試吏即為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
備将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孫
立一意衆娼不容将起輙仆遂棄官老于家宣和末
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任而大将爭欲引公自助爲時
久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
萬虎狼之衆以僥倖于一試公于是慨然投劾以歸
辛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孫以其年葬公于臨安縣横
谿塘頭塢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
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芳故任禮賓副使贈
太尉父棨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
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
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先配河南縣君令配太碩人
四子男曰羙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菜右廸功郎亦差
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觀孫男女十七人男曰
澤曰潛曰澥曰洵曰澮曰淖曰汻曰洋曰淖曰淌曰
洞湾曰濛澤潛並右廸功郎汻右將仕郎女適右宣
議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
人公性剛果胸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

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
在亡為辭居官燔〻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
志乃已家無旋娃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專王
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奥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
之女擇所從而歸觀四年而公沒矣又七年而公之
女亦亡又八年而觀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
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于如
此銘曰
韡〻章宗維宋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地走
不可係鶴沖霄追風一抹萬霧視天尺五可階而上
絲綸恍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篡倚蒡嫡〻介居
君子之剛践艱衆危初終若一方情而振又以饒黠
孰益孰豐至神孰尸謂當秉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
葵棺永巳魅名揭厲表〻逾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與
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
邑三佰戶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

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徒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
以十二月庚申葬于閶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
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
行治屬余銘以闡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詩序
而誌之而系以銘榔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緯以功德
顯于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于京兆唐末子孫散
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瀕故任宣德郎
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于廬州合淝令
又為合肥人公英妙殺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希
希杼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場屋間舉
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
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
州前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密不悅公者陰詠章以康
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于上有旨移公秦州司儀
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
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
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鮮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貫
欣稍多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錯師勞民之費

自傳折移增收鈔貫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鮮鹽之
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于是始鑄大錢又更
為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價日
以騰踊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
于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
紛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
始怒譏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祇當所宣和四
年除知滄州河朔盜起滄州不治而公代之公至則
繕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算食彌月而辦岩賊張迪
者聚黨數萬人掠雜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
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
勝捷兵次雜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
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群縶旗門下公
大驚悉欽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群惡以
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
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
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
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旨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

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食粟惡遂庚官嗾聚為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卒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訃承勵遂胥之怨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勵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勵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于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于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象如何未嘗苟屈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疑其蹤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留落不偶命矣公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卬滋也監饒州酒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輒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乙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棣右登仕郎公弟珹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珹至遂改蔭珹令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于傳記無不通達遍古法書圖畫至辭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覩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橐金命工刻石蜀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焚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抵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寒寒柳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于險兮又推之于將墜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于土中兮賫恨永已蔦本如茨兮闔門之祉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千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怨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按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即日起駕漢中用張良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躡楚之誅秦于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專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譏盛德傳言四方以為口實此亦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稍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晉謝初度縱騎八千破苻堅百萬之衆宋武帝興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蠹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于是辭疾不

累行久之請祠宮固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所嗜惟讀書至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參穿獨安馳騁上下務為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于感微託遠論美刺非則寓于詩今參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于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于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辯足以謀一國而不用于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七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援以見于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父韓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即位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

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
請郎公在郢城嘗權左獄因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
訊得其情曰因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
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顧人
以得公為喜檄名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
移日至終吏不得還婺源之劇百倍豐陽俗喜告訐
持吏短長為奸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寘諸法
縣人屬焚剽之後卒用葦竹茨為屋久燥則焚公命
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
洶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為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
從慶卒其徒引去公試于事大槩如此公器資沉毅
寡言笑與人侃〻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人
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辭屬駿發
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據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
守乃止館寡婦友諸弟恩敵甚備女姪幼而孤調護
若己出治命飭具裝遣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
五妻安人凌氏男曰廓曰廣女嫁將仕郎李襃餘一
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

塘鄉百濟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楨〻從公官四方
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著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
卷彬為公買田築室治其家于是過余而泣請知公
莫如觀也來徵銘觀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
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矣杜子美詩
寄族弟唐史君以供後于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
仙翁謂同出于文武觀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于
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于五世不相聞既冠始
見公于鄉校後為同年進士而公長觀八歲雖壟辭
傳實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
合必而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
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
莫逆其髓求丹其轂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
不顧其身一病而斃惟其不朽亘千萬祀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郁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事州傅公墓誌銘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二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于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一一凡幾人或殘室殘以衒虛名或便文句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實智略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肯風俗任歷四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稱于天下京西治河南總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多顯人恃貴不奉法至革金帛署別籍儲之部使者遣郡上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他路為劇往往丐請于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以身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之贏而倒持之吾不能喑噫以為生即日乘傳詣所屬州按

簿書窮株究得亟督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
重綫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于是上下贍足
貲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
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
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
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盖
里中為豪長者至少師由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
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
州司理參軍年尚少也而據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
驚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
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
少師憂〻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
不赴監編估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
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麗實孫被旨鞫窮平蔡氏
黨而實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
縣籍記兇惡束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幾徵租不遺一
吏大署其門予之期〻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
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
州杭為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絕境守將領客出遨相
踵為故常而委事於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謳
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畫也公不
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訟訴數十百人立盡
日出從寮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
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黼公當國方更置天
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
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
河北路糴便司除江淮荊湖兩浙等路制置發運判
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
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斛輸之京
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責括藏錢廩粟無羨餘
以獻而六路漕舡浮長江絕淮泝汴累數月而後至
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穴而沉之以偸為解甚
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亡十二三而中都
歲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府出御札
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略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
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速之

誤令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讒人與
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
科條蒐補脫遺紐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公曰可以
有為矣會蔡京以愛去位京黨復進改除兩浙路轉
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悵
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
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留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
而錢不輸于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
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于水火盜賊者
聽吾命于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皆賴公
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闔關微逋貸之未償轉宿貸之
未售者居亡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
貴人李彥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從臾以俟進
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頃可屬民
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未動方幸主
其言已乃傳詔屬公公驗之皆磽确不毛之地嘆曰
此伊陽背脊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
刈麥持衆而剽有毆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
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者
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
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秘閣再任六年朝
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為提點南京鴻
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
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秘
閣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酉感
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和渾渾不見
圭角而長于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前迎
見立解投機適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
于民而明于開闔斂散之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
為後法以故尤為當世大人所器擢于郡丞進領六
路連超其官業者不以為過建炎之亂縣官財盡而
民重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縮手袖
間旁觀血指汗顏之斲不復為世用遂老于家可為
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
職方員外郎東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
十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于縣之膠竹

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没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于令人之墓卽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從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迪功郎監行在編估局曰宗右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慶祖右從事郎莫佁右朝奉郎通判衢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莫氏者再適右脩職郎洪時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徐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于水陸之道為東南一大縣胡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亾恙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為巖阜松竹蔚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藥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舉觴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過郊祀恩公薦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鍾愛妹撫孤甥視遇宗族交鄉里鄉黨恩敬甚備不為翕翕然久而加親故屬纊之日搢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之盡哀無一人怨謗覿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為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說壯又從公周旋至于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覿來徵銘

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朶尾進刀筆兮曰此當署若致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忻戚兮視靡以偷不謀夕兮矯矯朱公表獨立兮毅然抵几吾黨直兮櫛風沐露戴星出兮臨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奸縮頸吏屏息兮機弦鍵閉呼莫測兮摶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我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坌吾壁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禀然如生尚不泯兮銘以著之比其竭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墓誌銘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為變因守將殺轉運使據城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衆大譟盡甲以出逐其帥領辛道宗者又叛所過焚掠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郗公以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

衆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
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
無他轉禍為福于此在矣衆相視聳然斂兵不敢動
公即日具酒肉粮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咸悅
刻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〻無忘公之
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郗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
博疆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
者而公裒然為諸生冠同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
尚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嘉而稱之顧謂里中耆老
曰忽見騏驥一骨于此下駟中求千駕所能追也居
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擢其科賜上舍
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閑練
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辯爭訟決稽滯悉以屬公
公一出輙持數檄賦事剸易揆日奏迪次第裁遣無
留事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過盜刃傷公股
面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
兩過恩遷承議郎言者譏公李綱党相歸公坐竄吏
迎謁道上治盛具張殽樂送其至一方駭然入之法
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蔡縣次鄉縣〻令位
亦見禮也設欲兵燕飲絹勞為天下宰負貴張甚非
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宣臣者之妥矣上是
其言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
大帝嘗以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
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闖域
驚呼以為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洶懼不知所為
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帶就坐笑語如平日
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于皇遽怵迫之中多類
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
隨軍幹辦官產平進官二等遷朝奉大夫明受勳王
恭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
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學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
陽地卑暑濕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充江
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
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路軍馬又兼都
督府隨軍轉運判官尋遷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路
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參

議于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秘閣知宣州公曰南
北辟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往家焉上疏
請宫祠得提舉台州明道觀凡再任買田築室營一
樓于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歷可數間從常
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
疾卒于州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
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問獨步場屋文華深厚有氣
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詣學校所第諸生
試文署校揭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郝君之文
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于時東平道儒大人三朝之
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衮
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豺狼塞路公挺身入
教卒數百人中視群偷若很豚然不用尺箠驅之出
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援以自助入參謀畫出將
漕挽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涖皆有名
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秘封臨清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而議者以用不極其才為公
恨郝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慮四世生鑒
為晉司空侍中人愔孫超皆有名晉世遠族分有籍
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從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
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
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令人前卒河朔陷霞衣冠
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歸者生養死
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達者嘗授公學其子流落行卜
道中公與之遇館留于家不可斥厚幣遣之善遇所
望而去市書數千卷延師教子皆彬彬焉以文行世
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嗣
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宣右從事郎歙
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侍郎餘一人尚幼宗簡亦前
卒矣一女適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孫男
女八人男曰畫學登仕郎諱孫以其年十二月壬午
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于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
黄莖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還嶺表敕所屬
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傳
屯悍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吏卒之謹厚
者三人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為世用

詒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饋旣久而益厚也蘄春之别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曰

猗歟郗公河岱之英早以文鳴吐辭爲經一世儒先相視嘆驚策名爲吏日以有發于時與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屬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啓悟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訛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將震恒方令失著公獨巋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大名播蒸者與起將相侯王迎門躧屐待置一榻絶席異禮條疏書奇劾于屈指大塗九軌始驟而馳富貴方將孰盛與衰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北樹之松楸鬱﹅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璡大父仁誠家常州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爲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偉有智略大破貲聚築室舍穿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爲過絶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爲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于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李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當既冠得太學上游所爲文章十請之曰吾可以一試矣則彘種任從之閉户治書未嘗嬉戲燕游以棄一日積六七年遂大發于文清淳温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爲第一元符三年鮮進士韜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三年召請都堂除編修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譖公爲太學生時餞鄒浩新州逮赴詔獄斥爲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郎充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從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改判國子監代還通州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

使司叅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為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早以文藝游場屋為名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于時建炎初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書紀法㡬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纍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檢案見吏民于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辯施舍分別可否統為一書日詣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為尚書郎意公復助己公循道守官不為翕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捐其太甚者詔處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特有所任令公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中紲三官且至乙矣叔貸不問令日後論而如甲公秉國鈞于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素敬愛公不以為懟公之遇事時有執强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雖舟車鞍馬行役閒未嘗棄而不讀尤長于易嘗著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覈諸侯卿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為說反復貫穿切于世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屢讀卿奏指事援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揚有狀繫卿之力天語一聞衆謂公且光顯矣居亡何又引疾丐去除直秘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六年提舉台州明道觀嗣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三入尚書為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而不挂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脣弗卑贄以為奇善刀而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皦以明于韞匱而藏諸　我者帝有富弗施奉吾身以歸為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吴公墓誌銘

王荊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獨喜為詩又出新意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者凡十餘辭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辨博蓋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于太

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景為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来請銘而頌道蓋其父也顏道江左知名士早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與荊公魯晉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畯畜當是時大學陳于菁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顏得為國子師俾學者有所矜式荊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于是江淮閩又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子之器甚衆而仕不充其志以殁顏道生三子而公為中子諱慤字德穀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辭麗俊壯有家法屢試于有司輒不售荊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荊公褒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鑼納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府閒從常所往来幅巾藜杖徜徉川谷間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耋見其子稟擢進士第由尚書

郎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槩易不立厓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營辦葬送事寡嫂撫諸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饑民墊于水詔州縣發廩粟賙之為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藉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為治次舍視孺羸進淳糜旦旦撫之益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揖案謂曰是當食饑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間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室列群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錯切凛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亦通句解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令封于是縉紳嘆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為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於子稟之官舍諸孫護喪次毗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

子棐承節郎次令楚州也次案舉國子監進士早卒
女適進士江邃孫十人男㷆煇焕炤炳焊右廸功郎
兩浙轉運司搉促行在物斛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
登聞檢院章鍔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廸功郎
管鍔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
亂徙撫州之金谿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父
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蕃故不仕父膺即綱道
也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荊
公于金陵遊宦焉令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佀邊兮自皐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錄五色
兮天可補斗闌欲上兮閶九虎懾然脫巾兮挂神武
家身歸臥兮環一堵東阡南陌兮鳥家與棋漁爭道
兮莫適主秀㝵皓髮兮須鬚古姿皎若遺兮夢栩〻
有子簪筆兮侍帝所高書鼎盛兮沛其樂萬室夢園
兮一丘土贈印追榮兮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

銘

余政和間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脩九
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
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禮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
老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于儒官學省以待任
使冲益居閒儀狀魁偉而目嚴冷不妄笑言落〻難
合即之既久而後稍〻出其所有于屬辭紀事議論
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
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
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而舒直任氣負所
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徘徊于小官益自重無躁慼
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為尚書郎行宜用
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
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縣事肇治集公詩
文為二十卷矣書抵公之友孫勰求表識公墓余不
敢辭遂次其譜為銘公諱諒友冲益其字也姓傅氏
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化軍仙遊
縣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郎充龍
圖閣待制仕徽宗為中書舍人以清明諒直聞天下
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主蘇州吳

縣簿歲滿陞瀛州防禦推官鄭州〻學教授遭少師
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憂〻除為
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
縣令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
發輙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
厲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修
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
六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
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
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鉤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
之子若孫門生故吏婚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
世大臣猶以當任事于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
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
所會闔户著書澹然無求若愿于吏者讀書一過目
輙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于其時文章閎
麗可著乎典冊以施朝廷詞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
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于世宰相華原鄭公深
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

問勞甚寵于是名實暴耀暨冠一時將遂施傳所學
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葬諸孤卜
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
原去少師𡌮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家之女
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貧耻言利既死槖
中無留資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公喪浮汴涉淮閩
關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鞏
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
鞏始及祿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迹公
祉所施庶幾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瑰奇偉麗九鼎千鼓聽公之詩
隱若大呂震越渾鍠歌周頌魯胡不畀之天子之所
常制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億一
癈恨入土天道茫〻孰知其故吾豈草木而與俱腐
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建炎紹興間大盜擾中原羣惡亡命相嘯聚為寇于
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

暴除殘掠溺弔凶于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
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拊
接諸將慰屬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
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寵　而天威咫
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
權臣樹黨除不附己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
年更四赦不得還閒遇勝日幅巾篙屨登西山循鈷
鉧潭入愚溪泛湘沅沉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
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筆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于
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
諸孫蕆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
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
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卿祖宗顏
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穀奉議郎贈少傳妣
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
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
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從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

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工方
賜永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
一坐莫驚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州學教
授丁少傳公憂憂除宮制行授從事郎荊南府掌書
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
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書事者
集錄為一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
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改宣德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
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故
相王黼與公為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
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
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
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
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
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
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
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

供筆札而録藏之其為詞章明于道德達于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于僧壁嘆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撰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宰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叅雄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待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澤州進士何烈烈對策稱王臺跪論烈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工麗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罷入謝表至上復稱公直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繒黄麻似六經十字以

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思過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疏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幸一時誤恩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旨未乾而建炎恩赦有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駁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父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須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詔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須日曆如故公蒐攬閱文籍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註辭總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沖究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

而中止積久散逸後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
令依舊纂集為一書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册非小補
也于是有旨復令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參
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二錄
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嚴州公前
後與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
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孝聖皇帝李亳改睢陽刺
屋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
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顧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
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
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未勳審戶數
十種冊漆之光可鑑察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
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嚴州學今
殺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
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
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今并賜矣又斥公帑之羸轉之
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永州嚴
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

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
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鎮
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
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
軍食不繼官吏皇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鑰給
之詔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
食群聆饑餓　比郍雖錮南山猶有隙也遂以便宜
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議公而罷論奏不
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處風痺乞致仕不許竟
卒于永州寓舍寔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
六積官至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五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歿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
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時教名至居官任
職刊鑄〻然不侵為諾然者也不善殖財利榮貴三
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
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當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
日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內
公嚴待寶可過公發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

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幽隱相之
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公曰若使我與可革為伍
耶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
堪錫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移旨
降水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
例造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宥今豈可
復受賞耶三辭卒不拜海船次泉闍婆國王附送龍
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卻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船商致
方物係故事不可卻也公餞送公帑不一銖不取公于
辭受如類此亦以故遂多齟齬于世始公在太學與
王黼有織芥後黼入相猶恨不除竟坐癈斥而言者
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于窮窮以死
雖然剛愠慕喜不督不倭初若一閑然曾未轉眄已
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册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
列于圖書之府嬰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裒
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于世後
集若干卷嵩是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雜俗
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尤

配淑人趙氏令配淑人莊氏亦前卒塋于常州宜興
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孫奉公之喪
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
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怦右承事郎曰
愭曰懍曰憘並右承務郎曰愇未仕女適右迪功郎
莊瑾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皐舉賢舉女適
右奉議郎嚴霖朝進士莊霆莊需餘尚幼新安汪氏
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
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于時儔與田園悉推予
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
者元璧已未少傳公為永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
三年公刺永入境憮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
秀公生于鎮江後鎮建江節築大第居焉實公始生
之所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〻我宋崇雅右文藻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
照于二代儒先甫〻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
學窺聖域文嫓皇墳芸省讐書螭班珥筆論經石渠
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

持槖剖符出使入寺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賦述詠石思誰私黨仇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泯至寶在焉綏〻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〻昂〻命世之儒流傳海内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礪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目録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時之墓誌銘
亡叔墓誌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宋故從事郎徐府君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譔字茂嘉定南唐李氏國除族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為養始悉情讀書日惟是之以充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東書游鄉校從崇安先生受詩詩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頴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駿進不類尋常一試遂擢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辯未嘗諳律令而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者歷事三朝從宦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上大夫著籍右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孫以進士陳珞狀公世系爵里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父黨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法參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事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號治城整飭置樓櫓招還禁兵先期而辦連敕進秩遷承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入對奏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戶之官而貧民下戶一畝之官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于令甲可詔鐫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無狀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制立法銓別人品第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韙其書留中遷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短李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溢腹或曰李茂嘉殆公是垂後身也言者詬公年貌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乳臭乎差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亡命嘯聚所在千百為群郡欲閉關以真受公曰奸民竊發當飭將士以示討除何為遽如許也郡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聲大振群盜奔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

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新疆蒙恩
進職令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置
河北燕山府路糴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迄
息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實不持一錢
而州縣未堪為民病公曰度牒闕鈔大商賈之輕資
也稍下其估售之為糟糴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
間未幾粟麥坌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
勞朝廷嘉之進直秘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餉邊
方藉公也留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入守
將儒緩不任諸公就節制府事公檄召所屬兵民官
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塤將部曲彷徉境上獨不至
公得其文書已著虜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徇
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郤誣文炳踰城數出公
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誅請以妻子為質斬捕司
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
辟文炳就席伺其保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震
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
慶源府改元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參議積功次六

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畢
恩還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亦者擁兵建康謀為
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
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金巷中栅其盜夜半天慶觀
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
訪守帥則縋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
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奏公授舉常平頤浩
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使宜起懷
衛二州常平粟輸濬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濬京東也
燕山軍士張順待哺而輩懷衛之粟由京東轉河北
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矣必有
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悅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請赦
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
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
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眾人殺之頤
浩唯〻方議行而御營參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
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群凶稱亂全軀保
妻子之臣擁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響復王淵梟

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而浩聞之益怒秋
八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黄敎書主橋道大駕次
張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遣劾之公與敎書皆
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
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
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吾人疾苦壅于上聞
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
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
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改兩浙路轉運副使
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輿幸建康兩駐京
口公每入賜對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
方闕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
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
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
潛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恐公次丹楊或勸公
單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
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
數百指送官消日視事廷見民吏寬接將佐如平時

一府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
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緝治乘輿巡幸屯舍之所需千
官萬兵供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贍足不擾而辦移
牧臨安百姓遮道而泣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復東已
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送歲大旱公率寮吏禱長
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于
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苴豐儉爲左公因退食
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全歸墳
墓矣盍少休矣上書請祠宮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
十六意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
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材高識明長于
治劇御吏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
反側之中發擿隱詐鉏治强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
議者是源被圍屬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藉藉指
景雲爲奸細衆怒欲起公馳詣景雲所諭其衆曰朝
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
衆火焚之衆遂定通判許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
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交通虜人爲內應衆起圍

第欲屠其家公面諳和卿曰銀瓮如此吾曹未知稅
駕之所公首爲亂階行且及矣揮其衆使去曰城中
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
庭下公驚曰吾傺爲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
言骨已朽矣願効一死以報久之虜中檄還北客之
落南者觀國在遣中遇公别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
尚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
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祿大夫母宋氏贈永嘉郡夫人
娶戴氏封令人有賢行賓文公起徒步爲閫家緊令
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
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
時後右脩職郎楊州泰興縣主簿時肅右從事郎新
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晧俞氏徒戴必先張釆其婿
也徒右文林郎釆左朝奉郎孫男九人杞榛栩並登
仕郎樞朴桴棉棋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孫以其
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　　鄉青山灣
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趙
家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恭高陽機幕奉

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内侵大盜群起將母其間跋
歎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使秦安
車以還考終大耋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
時哲時脩者中外宗姻貴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
以辦公已而閒闊舍北地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
營堂奥宇曲欄幽榭蹊沼沚藥花竹環之日具酒茗
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鈞禮既
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藝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
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爲一州之甲縣人數見
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又獲一金魚以爲子孫之
祥大喜翁没而諸子析分不數年卒爲李氏胡馬南
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群胡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像
而驚顧其徒曰李巖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
舍者懼不敢告夢吹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
此李巖猷宅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爲布衣而
戴公以財雄爲大姓自崇寧距建炎盡一世由幽燕
抵金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嗲
啄無爽差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

與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執強弗友執弱弗競執致于武
從木以令脩傳循墻若兵在家執援予文執鐸以徇
噓枯吹生析醒愈病矯〻李公德配前修治軍牧民
如農一丘耨其莠稂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邦其尤
百犬吠聲衆狙咢怒舉背一揮掉尾而去三虞從兒
兩端首鼠鍥切弗偷夾以鉗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
如牢圈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師慈惠之師不配其有
執主張之河圖告終景雲游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
祐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
一時世德垂廷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
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陵
字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祕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
武縣尉以最升溫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
河過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
徙奥墝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
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
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
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
氏憂〻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
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聽事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
略司辟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
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于斷所從皆有名跡西方用
兵軍食政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為盜軍無宿儲士有
飢色公閱槩知其弊出令隴下其估而增糴賈以受
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乾負擔四方而至芻粟
委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
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捍賊衝築一壘變
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
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
為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
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皆精練為諸路之
冠當是時自大將至稗校築保障扞禦偷序境土
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

公出也公善知人明于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
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
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
遣移書屬鄜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
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鬬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
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盡令當前斬捕自贖而
殺壯士爭師後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卒貴將之首
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戰大敵手擒二叛威
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知狄武襄公〻四任開
塞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之還至朝議大
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于施
設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于朝曰久任
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效得守濟州會歲大旱
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達明
具冠裳率寮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群祀伏地顙額為
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郤蓋不御徒步
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他壤徙
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

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机
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
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
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群吏
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求多為人執一牌立閤
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
辭明白而切于事傳誦至今以為法輕財樂施喜趨
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梧城舊令尹
過疾〻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斂之而司
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貲擇送吏與凡
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絰數人羅
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
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敢來公惻然計其費謹
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
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顧任者任其子分田廬公
不取推以奉寡婦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
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劒收

一戰之勲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
無躁爲具裝資勉収卒業遂収其科後官至尚書郎
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璹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
自誓乆益困頓于飢寒矣公周其乏絶又教畜其孫
進于學〻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咸
歎以為榮璹後以才選荐更任使將漕帥邊廣顯其
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贊不仕皇
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先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
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分配令人馮氏贈
少保某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舫厚之妹
有訓德淑行為令妻爲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
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筦庠前聞事有丕祉
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
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
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贈瀛國夫人四男子曰
机曰模曰桴曰桶四女武學生翁宜朝奉郎知南
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孫朝奉郎宋棫
其婿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

得謝無以歸通判若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
親家諸孙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
指四子曰此是已炬令紹興己亥四子者机右朝議
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桶右朝請大夫充
徽猷閣待制孫曰嚴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旹
右承務郎曰峒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鳴
呼君子種德藏善積之躬俟之家責報于天取必于
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數文公逢辰得路强仕之
秋已齊法從追贈公至少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
繁衍蕃茂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
荊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祔荊
國之次至是諸孫奉公之喪匝次潤亦卜地于五州
不獲一夕夢公刺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黎旦
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他日行焦山道中
顧見一穴水深土厚受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
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媼
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于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
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

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悖𢙢而諸君適至頌奉
此地以獻卽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奉
以葬于是諸孫屬待制馮公誌其葬而墓隧之碑至
今無辭以刻殺文公誥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
少師德烈靡不聞殺文脾青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
巨公具著顯實揭諸墓其方負罪屛伏田里非其人
也辭不獲命乃撰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
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
具著碗畫儲𢧐欽然公預其青于箱襯至曳踵黏眉
萩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祖高驤
馮河暴虎㷔煌坌起彌滿一祈電埽霆驅廿雨應祈
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與
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
田不踰寸種之以德女視女籮其穫幾何萬金之產
孰與予多有嘉者子特索入侍綰開厥家戎公之似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諱畋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

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孫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
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觀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
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為書抵猍父某請
所以誌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
之五世祖諱潭從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詁
與其子立之俱以經明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
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之于公為高祖次曰諷贈
尚書職方員外郎于覿為高祖故覿視公為同五世
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冑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
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
時大夫父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
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
昇和州含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議大夫母宜人鄒
氏朝議早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畸曰畛與公
方在童丱中頑兒里巷群兒徵逐遊戲無一人讀書
受學者亟提諸身還宜興依外氏序貴籍耳求師教
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戴冠遣詣庠校從先
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煒然秀出一時公與畸相繼占

上第起家吟亦青禮部而以奉旨廿譽數百指之養
不果卒業德茵俱尊名善士于是中外宗姻歆慕稱
嘆以宜人教子為法公學尤邃于經危坐單思至不
知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按
起之胸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辭
于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
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州學教授宣和
四年用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
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今上登極

遷奉議郎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公
居官侃侃然謹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語事其上以求
悅己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訹郡
將以罰染公公笑曰一罰狀于我何有從所為不問
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
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聽事相對終日賊覘知
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詔追討聞公名檄
主軍饟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辟錢塘百役毛起府尹
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十

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下尹席益病
其隘擬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治溝洫
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令遽
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愍沮而止戶部侍郎
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須皆非經數奸吏並緣人不
堪命可枝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
無名之斂公曰兩稅既增他日年利之臣暴斂復起
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詣公請事公
不答俄領皇城司遣邏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欲

併中公詔送廷尉卒不得公毫毛罪僅免所居公議
藉藉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赴改知湖州安
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
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
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
事公驚曰使吾罔上使當耶一毫不敢欺也具以實
奏察吏嚴服每行部廷見吏屬治有狀或得于一言
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鬻爵為石埭尉者屢請貴人
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汙吾筆而司薦之士必以

會伍為恥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
仕定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
十二公性沖澹寡言笑尽上接下心平氣和不見愠
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
人材鄙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
年心意幾微輙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
也事寡姨撫孤妹畜孫娚恩敬甚備廉靜寡欲時問
遺非親友之舊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
處號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某往候公以杜門高卧
為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為世用何遽如斯也
公曰弟叔子勲名逮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
事十嘗七八在世路中固然須令錢塘忤中常人幾
福大罪此使江左石埭刼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
吾懼及禍不去何待非事高塞者某太息久之以非
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夕不去手其視得喪
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以言者八男子曰仰右從
政郎太平州司法叅軍曰份右脩職郎平江府司法
叅軍曰价將仕郎曰儀右廸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

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
秀庭楊庭詢庭玘庭操庭蒨庭老女適柴餘尚幼公
初感風痺卒自問飭後事棺衾之屬顧謂諸子曰非
謂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簡儉
之素屬纊之際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並時
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犯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
而氣剛志得道行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者而意有
所不適遂投紱以歸高風絕塵可為世範書而刻之
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蹇蹇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程武兮别吭一鳴
矯矯鶴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皎皎珠唾若丹素兮
道遙踈踽萬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
眩海冒兮涵山觸天釁萬鼓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
篤言歸與卧環堵兮瞻彼西山蘋芳桂兮流行坎止
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
家傳一經自鼻祖兮蟄蟄詵詵弱隱霧兮孚譽萬室
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相之為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者數百人手抄口誦連榻累簡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強記洽聞不專事舉子業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為余讀之音節華亮耳目醒然如挽天河瀉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諸老先生往=竊笑其迂遇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掌劇談縱酒博奕歌呼竟日而後已其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第宦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由平江從事代還相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為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勔以寠人子為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推床大呼又復悵然以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感遇作為歌詩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齎志以沒

沒于紹興十一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孫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余嗚呼余與靖之游四十年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楮方今為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注海州沭陽簿用舉者遷通仕郎又以監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析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通判溫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辭屬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于詩樂善多愛尤喜誦他人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採求猶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惡其近于諛也平生故人去為公卿　不及門不通記問若不可以親疏者居官潔脩自好頗以所涉皆丞佐不能獨有所為以自表見于世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于一人自謂負有不能過也朱勔用事翕貴驕橫士大夫獻諛諛備使令以濟其惡靖

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仕常欲去而無留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故文章不大傳于世行義不博聞于天下而獨為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宗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宋頁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于因果名相之說遇佳處則據榻卧讀之家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福福竟何在適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于所居之壁後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桂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亡叔墓誌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遇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盖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屢試于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蒐攬群策片言投匭往〻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于一遇而單遊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于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孫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序而誌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諴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稷以儒學起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稜曰積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于易不守先儒傳註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于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精狀迎見立辭超鶩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為不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于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言嘗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而治其家閨

從里長者劇談縱譃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膈胸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竊聽他日記究以為口實君盡忘之矣疏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千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無謬語肯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張氏生子十一人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遜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會稽縣事佘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為軍劉彭年右廸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唐畸右從事郎新監溫州鹽倉施増左廸功郎新授台州司法叅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於縣之懷德南鄉鄭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所為文詞見君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間官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獲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世間共一蟻垤況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遂別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祇繄其逢銘以著之閟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皇考位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燁然踐巍科登膴仕多為世顯人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束書游四方聞一善士徒步千里從之常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于此而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為擇所從曰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寔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為汝州司法叅軍以最陞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人嫠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晉安縣君再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

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
木輗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瀹其婿也餘一人在
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三日
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
常州卜地于州之南武進縣諏龜視日皆吉遂以其
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
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嬖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
徼恩幸以進朱紱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
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婿也庶幾有
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莞庫視寵遇奪接于其前
而不置休戚于心頹然而已通直君精習名教力學
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材能自奮于稠人中公卿大
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祿而傳祉于
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揆茲嗇不配其有天不假齡
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翼南首旁營萬家置塋大𡏖
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徐府君墓誌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
孔子之聖而失之于宰我人心難知甚于知天聖人
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
可恃以為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
之胄或起于刀筆或擢于行伍或拔于芻牧或用于
夷虜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
而已故宜武得人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
為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
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于其間
往往迂闊可笑徐君子野精悍有謀略遇事無劇易
唾手立辦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絀于世蔑
而不用以死為可惜也君諱大句子野其字也姓徐
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為縣富
姓至君始仕而求仕宣和末以進功郎尉筠州高安
縣縣令懦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君應之無留
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侍檄君詣州凡軍
興所須資糧扉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卒
所部先驅人壯其誠兩遇恩循右從事郎秩滿紹興

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
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
月庚寅葬於縣之侍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
國子監主簿王憑狀君官壽世次為書來請銘有述
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
賢士大夫不余籍轔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免于羈
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
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延師教其子而寓
公爵客滿坐上斝觶置醴談燕日以為常無厭怠之
邑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鬬訟不得其平
君一言折衷人人意滿而去閒名吏有所屬則具衣
冠抱牘趨而至惟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害所栖凡
市井無賴屠沽狙儈兼并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輒忤
目指氣使欲然響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傳余寓
宜黄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
言已窮于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宗卒無所就
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臯
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

宜黄時駒始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
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
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魄浮超然遠游飆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策
卜此玄宅龍江之渭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
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
贈少師萬俟公墓誌銘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

贈少師萬俟公墓誌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為治道之首屏遠壬佞驛召故老于湖海數千里之外于是右丞相萬俟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道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賚甚寵越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參知政事當是時天子厲精更化一時承耦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被讒斥去國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召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略以為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薦獮擯斥殆盡而讒佞欺罔之徒遂為險膏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掊取無藝公私埽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帛金穴至不可校軍政隳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于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湛

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不旬月
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縉
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成
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卯薨于位
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銜中貴人挾太醫診視
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屬
于道公輙有表謝曰臣不幸徇馬之病浸革自度不
能復任陛下致仕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
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
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
以斂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
子員中致中直秘閣勅內侍副都知衛茂實典護喪
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擇日奉公之喪歸葬衢
州又詔兩浙轉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
在官給葬費悉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禹
字元忠姓萬俟氏有諱晉者與其子洛俱為太師大
司馬録尚書事顯于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于開
封不知其始所以從公實開封陽武縣人曾祖琰贈

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
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太中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
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公幼奇穎有大志讀書
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
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
司法叅軍未赴選授相州〻學教授代還授潁昌府
府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録建炎二年除
樞密院編修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閩
群盜蠭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
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〻除〻荆湖
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
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陛見擢監察御
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
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〻出于天性時方多故武夫
怙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
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恣為閭里患公語荆南
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
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于朝改授副總

管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寘獄遂除之又
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
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貴之欲盡示以逗遛之罰
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懼劉光世建請舒蘄等
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公言
光世以五州為根將乃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
鎮僭悖之迹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
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横草之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
廷此不臣之漸變路漕臣李坰奏劾知萬州馮時行
跋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堠然在
荒茅篁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
轉運使詆以跋扈遂興大獄連逮士辜豈宜付外臺
耳目之寄又言郴韶永晋四州官吏繫獄受賕執殺
平民幾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又言使相遇郊
恩奏任子孫盡循舊典今邊虞未靖宜復勇爵以厲
爪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
諫論事如此于是上韙其言皆以為書而公由此大
用矣徽宗皇帝梓還詔公為永祐陵攢宮按行使竣

事還奏拜中大夫參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顧
公曰使事言旋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
曰陛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太母東
廟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〻者獨斷屈己消兵以
交隣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
謬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命萬里絕域實預榮
焉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以
為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
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
又以南宮毆轎夫者告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
調夫矣公曰毆轎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謂夫則止
于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從舉詳定一司
敕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
金人譽己數十言屬公紿上公還而敘曰丞相誅我
高護吾數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
愠怒殺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
殿廬中批工旬敕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帋尾進公
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

一談而言章亦韙至罷爲資政殿學士除鄜公入辭
自言曰臣無他長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
忠邪自見疵釁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籍口而上眷
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問勞深厚且諭以賜環之
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護己愈怒章復上奪職提
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
杜門屏處人莫見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
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
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
十歲在焉太師曰沅人視吾爲去就吾去則牽而潰
矣堅卧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具矢石
聚芻糧羽壁以老其衆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
人曰生我者万俟公也及是公來老壯歡迎數十里
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〻笑謝不顧得官屋數楹
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須知政事遂當國公忠
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爲詭激之行三任
內外學官尊奬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己沒〻然
惟恐不聞于時四爲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詳刑讞獄

傳經據古議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
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明奸罔上公獨持一心顛頓
困窮僨而復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己聽公〻亦奮
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
不一施賫恨而恨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
太息而至于流涕也公嘗提舉實錄院皇太后還御
宮復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又以
列修貢舉條法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
食邑四千九百户食實封一千九百户享年七十五
配侯氏故承議郎膺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
榮國夫人五男子曰更中右承奉郎直秘閣曰致中
右承事郎直秘閣曰居中曰有中曰粹中四女右脩
職郎李詡右儒林郎吳銓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
九人男曰傑曰傳曰偉曰侶女尚幼公姿度夷曠胸
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〻薄其短而樂道
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于處決大
議志守端直果敢明達亦不苟止而妄隨權門如市
氣燄熏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屹立于回波急流中

不可移奪盖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
宰相進登廊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奉身清
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聖賢
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脩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
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
所得俸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
子四孫皆未仕諸孫以其年十二月己酉葬公于
某縣某鄉之原宣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公
匶次毘陵亟具小舟馳弔已而二直閣泣請銘某辭
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三過稱歎不去手先
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
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興運雖
剛方難合屢以讒擯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
有符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中徇君臣之恩有始有
卒可以褒勸後世故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竊言稽兒堯舜之徒既適可弱
盡反其故曷徇己陳棄不復顧執如我公屹若岱嵩
巍〻昂〻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
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柔
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膝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
覆却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
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〻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
誼不營躬誰私黨舉一日三黜曲突之驗僨而復起
帝曰歸哉柏車崇〻如左右手以訖爾庸道遠年徂
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訃聞震悼胡不慭遺
閔有加錫天子之恩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榮有誥
諒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閟于幽宮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
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
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絶淮泝江鼓行而
南如蹊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
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
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孫軍駐
揚子之焦山募海船百餘艘具糗糧治其器械進泊
金山下連艫相銜為圜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

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
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綆貫一
大鈎偏授諸軍之伉健强有力者比合戰分敵船爲
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縋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
江上睨爲救孰視譟授莫能進一步曽不踰時擒獲
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立城西
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千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
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艘拒吾師破巨浪
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于是錄俘
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嘘遣吾人之被繇執
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
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
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繄公楊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
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積慓悍過
絶人不用鞍轡騎生馬駒挾矟馳射勇冠軍中家貧
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閭從人貰貸累豢十
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皆償之
卒以爲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鮮鞍頓舍而
賊騎出闇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爲公袒裼持
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遥見一
酋金甲朱旗其護兵意侍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訪
知貴將駙馬郎君兀彩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
朝而宣撫使童貫忌不先己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
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月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
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
稟行次潤河别將王淵駐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
領騎兵而戰非其地柰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答曰
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擣賊公
率所部突其奇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
悉舉飲器投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列補
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蠭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
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爲聚魏博則有楊天王
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
淵名捕于兩河之閒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
自副除山東之盗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
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

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
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肅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逃
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
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
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䇿山西良家子
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比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
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愕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
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授
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辟臣
勸進公管諸將營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
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谷禦難以從建炎二年
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
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叛起兵脅衆伏闕殺
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爲表裏衆凶聚匿視
君父無如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
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
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
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

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
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
赤心軍伺擊于臨平山下公曰亂臭兒敢爾耶一戰
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挾冊宵遁矣越日公入
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
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
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
甚公手格正彥擒之吏士讙奮傅亦就縛牢檻二凶
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
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捷書至
除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
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
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群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
爲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
忠者冠白氈笠自表最猖盛上面命公副參知政事
孟公庾爲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
傅城而陣汝爲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
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殲

其黨而建州平蓬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諭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關志非汝為比追之則併力玩之則生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勤除律自擇已後其徒更相猜二倒戈相誅或呼散或伏降惟白韜笠者自出以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窘馳小舟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彊胡不量彼己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慫慫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聞其鼓懼壘以重兵而與之薄戹幾景德澶淵之盟乏以為德無何刼寨一路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道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粵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確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鐵衣數重上下山坡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佽飛射聲越騎之傳覆鎧

鑄蹈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孛堇撻也擁鐵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揕其胸下捎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刱尅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虜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戰至高郵率捻撻也等兵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胡人一再敗衄稍知退畏離時時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判于人臨機制勝一出于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殄淮泗並蕪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趣利進攻淮陽虜酋撻里孛堇考驍勇萃衆獨出跳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

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封
英國公會虜主遣元顏烏陵李董來聘請以太上皇
梓宮皇太后鸞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
吾能忍詬以從使馹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
兩地晏然鮮兵徼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
赤舄入侍惟懼極人臣之選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
辭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
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
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辭將相之官以祠官奉朝請日
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寵崇度
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
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攜酒壺為西湖山水之遊釋衣
籍草命酒獨酌興盡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
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
十三方公被疾上錫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
疾益侵始用公請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賻贈
加等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

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閒忠憤
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
金山之戰首梟奔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
之內掃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徒屯江左公獨留
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蚍蜉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
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
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
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
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戰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
柄以功名富貴始終官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
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
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書勳竹帛追
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
師國公考慶贈太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
蘄國夫人茅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
丞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
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
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

郎通判饒州書雲左迪功郎充廣安軍務授馮甬休左
迪功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萬脩左迪功
郎新授福州懷安縣主簿劉晉左迪功郎新授婺州
東陽縣尉胡南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孫子仁其
婿也二人奉道為黃冠孫男四人梃右宣義郎直秘
閣杖右宣義郎直秘閣格右承事郎栩右承奉郎公
御軍嚴而有恩紀律脩明不以賞罰徇喜怒黎夫秩
餕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
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村大
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
皆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
夾路傍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
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錄之為若干卷錦囊玉軸子
孫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疾卧
內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
嘗退衂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
全首領卧家簀而沒諸君當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
年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府吳縣至臺

鄉靈巖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
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盍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
銘公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
辭不敢拒令七年韓氏書屬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
恩除罪籍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系
以銘々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將羊之首墳犬為妖萬騎控弦
鼓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蹙々韓公山西之雄
赤心許國誼不營躬群梟噪讙伏闕稱亂奮挺一呼
奉頸氣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為鯨鯢
封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犬羊膽落
江水為耕電埽霆驅威懾八蠻移毛變句坐鎮千里
長城隱然殭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窮堂玉帶金魚
異姓之王麒麟圖像中興第一巍々堂々莫與公匹
國恩粗報智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黃裘大雅君子
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樵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
與宋亾極惟公之功閶闔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巍然
過者必肅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
曾祖遜不仕祖稍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傅公
有五子伋最幼紹中被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
道中上意遂躋法從本兵柄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始用故事褒曾祖稱為東宮師傅而句容之巫
氏始大公氣質沉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
中崇寧初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曰有試公與諸生角
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輙不偶
父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嘆曰
吾老矣尚裹飯待旦决得失于一夫之目耶盡焚素
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材不肯與事之
當否得失者為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
為戚疏厚薄亦未嘗降志折節以屈于一人曉音酒
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群從之家扶長有氣數
使酒侵公〻一語不督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
消往〻愧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
全活見貧寡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

去不以告里人聞人氏請公數千緡為子母相權之
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為五已復為三
閩人盡易大錢貯帑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
羽化耶衆愬為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
學而樞密公方束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
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為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
闔府諸生往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歲在稠人中
見而異之問而為公之子也以白命公曰公老于場
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謂夫人
曰吾愛伋甚他日必充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
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銅百貨之剥
于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鬬者公捐數
百萬若棄涕唾然横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
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為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
仁義以為子孫無窮之柄于是樞密公起家為名進
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察典司密命赫奕顯
融為宋巨室天子原大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為宮師
下其書吾第又刻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

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于死生之說病且革顧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晏然而逝寔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縣之嵒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于朝建佛刹以薦其福詔賜明覆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諸子遇內外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晉安郡夫人諸孫以是月己酉合祔于少師之墓五子者長曰㦤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僎曰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薦至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為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劒拔千尋干霄蔽日者非一日之致也今公道積于厥躬責報于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為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龍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少停哀大氓之溺眥兮牛腹尸而不盈緊達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嬴棄千金而不顧兮美墍甑之足驚空四壁其有無兮獨家傳于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五兒之寧馨貯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束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兮陋區區之滿籯納茲銘于幽竁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為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為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筆一大巨碣寘廷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者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廷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歲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

為方伯周氏浸大矣於侍大夫之命奉徵余文記十
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嘆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
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
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
弋陽縣人曾祖文坦即十公也祖倚考知雄韶州樂
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經
學古為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歸
伯兄早世方治葬送一弟又遇疾死顧影孑然家事
亦益出一門寄祭衣服之奉正事之輸外姻屬人之
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屬
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子業
以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天子號恩令公承事郎凡
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為郎時以所遷一官
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又賜服金紫余嘗讀仁
宗實錄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
文捷以諮貴拜十一官于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
國史為天下父子希闊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
為烈大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

典冊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
接遇長少咸疏常欲處之于無過之地閱讀前人家
訓可為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閭
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容為之嘆惜兄
之子出分里中兼并之家以倍直質其田為必得之
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氈故物也不可動一費按親鄰
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為錢八十七萬云喜
施貸人有丐請無但已者事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
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定信如所云也故一鄉之評謂
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慾老益精明待制守
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劍門蜀棧之險
即日上書丐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雖老尚
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
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潨靡不游而巫山祠三游
洞在高巖窮絕處蹬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拄一筇
褰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郡守貴池
從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所往來命
屣酒道舊故以為笑樂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

夕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除江西太師侯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跨鞾充滿門巷公雖卧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廪粟周其乏財三日公易簀矣将吏奔走給喪事如在官府大斂已羅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曾有也元配吴氏忠州文學季文之女今配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子長即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兼營田使次綬先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士余德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閶閬閎閌闓闉闢閣右宣教郎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閎右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闢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愛容迪功郎李友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荷總程繪其婿也曾孫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酉奉公之柩葬于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于是待制公以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于其躬而以燕厥後予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甘泉侍臣之列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銘〻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蘇生菌孫枝出林周氏種德為山九仞封之殖之百年而信赫〻大夫祿順襄方續聞武宗簪紱紹有光燕壼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田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紫綬金章拜後拜前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慶遠彌長如川方至河公塋洋前地之原卜此玄宅公孫追榮嗣有褒册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葬而余之婿右朝奉郎李濬老方從事在越諸孫狀君行治屬濬老以書來告曰周君會稽嵊縣人沉毅有知畧為縣豪文者未嘗讀詩書而劇談世事斟酌有否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畢入于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為辭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

大夫皆喜與之游而浮沉里閭卒不為世用以死其
子汝能者以文藝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欲請公文
誌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
語為銘君諱侁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
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祭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
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
除治舍館捐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吟夜誦陶
濡醇懿文采斐然一日明試于有司子姪三人連名
並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亡幾汝能
者再試禮部又中乙科于是會稽周氏為東周望族
歲饑群惡相嘯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栅險隘以自固
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和弱未發不先事折其萌
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數
百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群偷讋焉已而
將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盜狗盜為飢所驅耳迫之將
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召之可毋戰
而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其貲者曰
餘黨未除盍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

石俱焚矣于是不殺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
安撫司准備差遣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浥民
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檝糗糒往飼之收載以
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衣白
洚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丐錢竟不可得守
令且負殿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
至者輸之君資慨慷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
賈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
折券焚之儲棺石以待病者給棺轝以斂死而無以
葬者又聯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
纊之日士大夫與内外屬人弔哭盡哀而里巷小
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踈財
好義振貧窮供佛傳建梓廟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
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 辭乃奏請冠帔
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蠱有
父風次汝稱蚤卒次即汝能佐迪功郎明州鄞縣主
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示右迪功郎徐汝夔孫男
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

廸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加善餘尚幼其孫以明年十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屬夫人以祔諸孫侍兩殯執喪盡禮成產三芝于寢中色黃而澤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爲純孝之感銘曰

剡之水可舟載德奕世兮與之交流剡之山可爾種德百年兮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丘雖死不忘兮故曰壽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廸後覺爲大宗師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〻然日入于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竊罪從竄表奏臨行道訪公之遺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餘韵猶存于絃歌之音舞雩之詠彬〻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俠游燕婧以棄一日蓋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深辯麗亹〻然萬言終不肯出一伎掠衆人之耳目以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牽齟齬不合而驁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于千百歲之上惜乎未見其止而遇疾以没年四十二實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於是次魏之友黃允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賢達囿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于施設不博見于天下竟賷恨以殁而身後之名猶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叙而銘之次魏諱宗彝姓鄒氏次魏其字也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爲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職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爲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脩介特有奇操里中伏其高次魏某氏娶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也升卿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廿以寧趙良史皆善士孫男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宜黃縣吳城之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曰死生壽夭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衆者勝天〻

定亦能勝人鄔氏以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蓺善閱
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
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譽稱奇童噫嘻次魏為
不亡矣銘曰
矯〻鄔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出奇偉追躡群聖
馳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耆誰主誰葉半塗而稅
有生必死萬物一致坎未及熟俯仰一世誰是不朽
遺書滿笥渥注奇種墮地千里以為不信歸視其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
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宋故鄔府君志新墓誌銘
宋故鄔府君志南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函亭侯澄為鼻祖距今千餘年諸戎亂華大姓移國名臣巨屋捐墳墓印綬老死巖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〻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班〻然以官學世其家為閩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占數豪與諸函亭之昭穆為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函亭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為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孫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廟而蔣氏子孫有名籍于朝者比〻出焉公諱璨字宣卿曾祖九皐贈太傅祖瑋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直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三歲而孤鞠于世父魏公誦習群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不凡魏公喜而

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蓋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道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〻除〻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稟給不繼一日聚而譟于轉運使之庭排門闌擊肆吏出不遜語公聞變馳往麾其衆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歲荐饑群盗白晝入市〻人惶擾不知所為會公詣客與之還盡執以歸殺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過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粮糗嚴兵彈之既至斂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宜販商舟楫之聚有杜興帥所領兵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招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眛于一來餙吏卒持酒獻迎之而盡驅繞

商出境輿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
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秘閣淮南東路轉
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
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堀然
在草莽中于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
流亡闢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
有操橐耜携婦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嘆曰
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為恨累轉右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與治京師
世家大族恃恩驕横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
使俄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
環立道左啓閤使君無恙公褒惟勞遣賦詩紀其事
令刻石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
期至不如令律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借漕錢以
紓其急所過州屬暴骨朽骼狼藉道路公視而太息
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
釋流分授錢米每斂數百軀則穿一大坎瘞之用富
韓公故事號叢塚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

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禄之柄視苞苴豊儉
為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
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即孟亭
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閒遇勝日稅杖菖屩從常
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于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
學所為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于群
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于詩清醇雅奧敍比字偶皆
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于心皆于
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寓東坡詩文自
幼壯逮老連榻累筍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
坡云余南遷過蘇山見公擬東坡墨芋詩刻龕之傍
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
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明
年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脩撰知平江府進敷
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二淮荐經兵
火公私掃地滁小州尤為窮困獨有上供錢尚著版
籍中戶部移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
徒費紙札耳有詔蠲之又言朝廷募人治淮工廢田

設有侵冒變斥鹵爲田桑矣不可而無賴告訐官吏
呼無寧居者令丞職在勸耕實授之也以故良田上
腴蕪沒爲汙萊爲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
年使墉耕其中人人歡豔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
授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寔邊爲公私百世之利不
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
難治公禁戢奸偷鉏刈强梗植善柔抒貧弱獄市爲
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
財與力皆出于民公請于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庀徒
賦工掄巨材陶瓦甓之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
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爲兵補軍
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强壯少年束縛
鉗梏之惡少利其貲通爲囊橐因閑柵中無脫者公
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寘諸法遂絶水潦大饑詔
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
人老幼强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譁者已而屬縣長
洲鬻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授舉洪州玉
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

病矣以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
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年所涖皆有迹守平江時已
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
賓客餞送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疏
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溫之
問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
句畀歌者持杯勸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
句府治有唐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畫像號三
賢燬于兵火久矣公即故地繕治祠堂繪三賢像自
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
堂與從父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
從蹱其後衣冠之盛搢紳嘆慕以爲口實公善書得
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
一時凡今仙宮佛廬窮堂奧殿層臺出榭得公書榜
以爲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
殿中上顧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遒健不類老
者嘉歎久之有詩文三十卷藏于家享年七十五娶
同郡李氏承事郎畤之女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

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鎮
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蓮蘭並登仕郎蓋蕭
范該公遺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
生無嗜好沖澹簡遠有晉人之風家無十　之產聲
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
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
長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爲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
治寮室爲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
民如家人待寮吏如賓友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秪
畏憲禁未嘗有所私徇亦不自爲輕重以故人畏而
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客貶秩一等是歲當郊
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而已遇
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故奏登
仕郎蔣氏諸老嘗曰真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
豐鄉碧雲寺嶺見一地周阜深秀曰此佳城也卜之
吉乃自營塚墓手種松柏環之後旁築屋十數楹舍
守塚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年三月
某甲子奉公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祔銘曰

蔣侯開號自工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
維桑敬止千載相忘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幼仕
歷宋二葉持橐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
噌吰卓犖繫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悱
落筆千言四坐驚靡于時魏公熟視而喜喜而賦詩
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
發粟賑饑如哺其子持節十城曰古膚使布宣上恩
澤及枯骨閩省之華嚴廬之秘父祖百年三青並峙
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憖遺俾仰一世君山之陽
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辛蓋
有銘昭之以詔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晉陵張氏有時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
以父兄爲師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
根極文章閑健筆墨畦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
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
時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臘翁媼坐堂上諸
子環侍袍笏盈前進卮酒爲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

王所賦常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
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曰宰辛官左奉議郎曰宿左
中大夫歷秘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宇四
入尚書為郎典大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
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繇參樞參大政
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于是張氏一門
為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
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感疾終于椿
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寔狀公世次
爵里始卒為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于辛酉嘗為國
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投閑歸宿田里公亦
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
公奄忽下世宜有銘以紓余哀乃次其語為誌而繫
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肥人公七世祖訓仕吳為太
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流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
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為晉陵人至
宋興張氏比比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第蔡兩相望
屹然里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
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為丞輔得
英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
人而張氏益大曾祖慮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
祖承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邵贈太傅公也大觀初
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解褐為貝州
司理參軍代還以最升從政郎開封府陳留縣丞未
赴丁太傅公憂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
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
罷為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教
郎又遭母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事
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
還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
時閩盜范汝為據建州叛詔遣參知政事孟公庾為
宣撫使督諸將討誅辟公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
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
左朝奉郎大資公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
機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
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

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干賞七年遇明堂恩賜五品服召為司勲員外郎議改祠部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艱難久任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常欲有所興除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姦有　戶輸粟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為盜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命祖宗之法官吏抵罪保任坐舉者今法令明具宜詔有司申嚴監司郡守繆舉之罰以救貪贓又言國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敵奔潰為盜請裒覆發可以為監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取忍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劒客驍勇絕倫之士其領闕清以使事入見又言天事萬壽寺改報恩廣孝為徽宗皇帝薦福宜詔禮官改題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為非

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內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熟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曾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任縣校之情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上每嘉納其在吳興治道清淨不事發華整齊大體闊略細故不治苞苴奉貴權不飭廚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于不擾至今以受利為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堂于舍西偏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又三請宮祠四轉至左朝請大夫皆以年勞考課二十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樂易不立崖塹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品〻然恐不得當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胸中甄別人品如涇渭而臧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儻來寵辱得喪所閱多矣而不見慍喜非意之干倅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動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逞寵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古雅如其為人不務琢雕為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

議之文叙事詳實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
未嘗與人爭而立于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
請外治郡則丐閑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
議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
氏有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義〻自立逮豐
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隽妾御謳謌令歛所以娛侍公
者惟其意之適客至即宜休治具擧觴置醴吹竹彈
絲酣醉歌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歎太息以謂宜人
賢敬其夫當著之史為世範公喜援人之急有孫女

未嫁死而無以葬歛者宜人先意指金帛賙之無秋
毫計惜以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
十七明年三月壬申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後者原
上甫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皆孫奉公之柩
合祔于宜人之墓〻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買
屋十數楹以舍守塚者號休〻菴蒔松柏疏池溝治
墻垣植籓援不移不陋葳蕤其當公夫婦歲一再過
策杖按行瞻顧徘徊退而命酒相對薦蓉而返卒以
為常未已拱矣公于是息焉公沒後諸孫類以公平

生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卷藏于家生五男子大
成君從政郎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
迪功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煙火公事士
成右迪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從事郎新
監臨安府排岸兼脩舡場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
未命一女適宣右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
孫男女十人男撤攟核桁擬女尚幼公本六子第四
子自　考出繼公通判兄寅為主後今任右從事郎
新監婺州都税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村韓五世留侯挺生竅秦之季殺楚安劉
傳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續不絕史
嘉正仕唐祖孫父子號三村家鳴珂之里歷宋二百
益大而昌東西二卿門戟煌〻繄公伯仲富辭擅場
射策君門一發如望〻〻二老既康壽而康行扶坐
侍手笏腰章扶珠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龍昴
有如我公白眉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耆儒
中臺郎官有不遂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堂
有酒如澠客至舉觴倒冠落佩以醉為鄉師心而行

與道翱翔孰云公逝有化非亡乘雲跨箕至于帝旁
後署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
二月六日感疾終于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
右宣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
葬年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
今子釋其瑣紀大者絕重江走千里屬于不腆之辭
以圖永久豈敢以既老為辭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溫
字汝直明州鄞縣人曾祖昌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
助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
父書有聲場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政和二
年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
就除雄州〻學教授秩滿調衢州西安縣尉宣和三
年改奉承郎知越餘姚縣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
郎鄆王肅王景王府贊讀上即位恩遷朝散郎提舉
江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郎改倉部紹興元
年又改吏部再遷朝奉大夫一年知衢州時有諫議
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
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譖言謂公薄己公曰諫
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予數以我為簡乎歲餘嚴睦
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衝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
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
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
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
治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為少卿
權知臨安府遷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
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貴權人下
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嘗抗己罷公為直顯謨閣
主管台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
終權貴人之世不用遂老于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
事以智為樂興功利鋤蠹壞所治皆有迹雄地被邊
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鴃音當
可革況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
彬〻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為民患公一不以
屬吏名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

之應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令乙捧檄而出無
言異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徭役者無虛日餘姚
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而其閒縣無訟矣縣瀕
海舊有堤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圮壞民之墊于海者
呻吟相屬也衆公舉力復之堤成而七鄉並海之田
桑麻秔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蕻壩溪疏通二斗
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旱
東鄉敝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
東斗門以泄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
一日行縣其至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為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
等受息水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于門上欽勅書藏其
中高明碩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于大門
外凡詔令當須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宣
云吏部案牘南渡之後水火焚漂埽地盡矣一時予
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公至群辭于庭公
廷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無為
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

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辯數不為詘用事者益
不悅公請得郡銜久之銓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
除吏部選入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去留落
躓蹬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負溢移者本部以牒使
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
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塈累或物故而不
陞改者公出囊中所儲使自擇圓之至今多所成就
公在三衢有婦人訟其子公械送獄徐召其母以微
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廣因公曰汝母
訴汝當抵罪又欲責汝破械縱遣為母子如初有姑
嫉婦讒而虐其婦〻求去而姑詬〻誼訴不已公曰
汝為人姑信讒而出其婦〻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
母矣為自破其家也答其婦遂之戒婦曰害汝者去
矣善事其姑〻亦感悔怒謝而出郡人聞之太息曰
使君真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〻
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
帳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
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

帝姬舍郡邸群奴怙貴劫請州縣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郡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稇載而行半渡辭機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亡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傳補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柁交錯其中十倍于舊一遇啓閘奮梓爭前進有擘閘傷敗之憂退虞潮波覆溺之害公于是鳩工徒疏龍山河修復舊閘啓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檝皆便之湖人善私釀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室翻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從事人感公誠皆從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迹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財計屬時多故暴斂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毫取于民按視經數設為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沒之姦罷不急無名之費皆罷沛然上下贍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所以開斂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為太府司農出為轉運使皆號稱職公之材見于世用蓋如此而屢困于讒忌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于勤一官任一職無大勲名為可惜也二十七年尚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祕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既葬有雙芝産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録黨籍之舊擢吏部郎亦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于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汴絶淮泝江僅次毗陵而嘉禾叛兵奄至公倉皇負柩舍一佛寺寺僧驚逃去矣公置一榻卧喪側群盜

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
華亭僦船舟為航海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浸不
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盍權厝而行
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南京
持旅櫬歸葬間關盜賊跋涉水陸數千里而後得至
此舟人以驚溺神祇為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
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
賜以便風歸祔先塋香火未收風雨浪息舟師以手
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之曹娥埭矣既還

治葬送撫孤嫠擇士嫁遺二女又奏乞遺龍恩任其
孫一子未勝衣而夭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為主後令
為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
吏部約戒為并退閑居對床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
逝矣公因之不改銘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
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于正奉之次既得卜又徙
旁築一塋遷祔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于
地下吾羨有生之樂諸孫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
之匶合祔于縣之桃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塋三男長

郎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
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璩
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
功郎洪筏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迪功郎通州海
門縣主簿積中得中端中稽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
嫁進士姜域餘尚幼曾孫男扶公慷慨特達勇于為
義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同舍生將論升而抵規罰
公嘆曰選補之法纔舉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墜重
淵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參知政事王綯為學

官聞而義之事遂已已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為
顯人四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
能自存死而無以斂葬者公為首倡士大夫應之翕
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為歸紹興初余被譴斥徙象
郡州次三衢頃郡寺治遷陟之裝公聞遣別乘移書
存省而果茗藥餌清醴之餉無虛日蓋過旬而後去
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
日視其書有無為殿最于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
荷儋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

吁余方抵重譴放游萬里日懷內溝下石之虞公亦
以抗直忤宰相出守已又竊諫大夫之怒而獨于放
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賜于數百里之外
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為書少紓懷惠不報
之責而老去蠹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生于時有遇不遇傷鳳楚悅真龍葉懼躍貴賤
惟時之遭堇喙豨苓而伯其曹眩于創見越犬吠雪
敗于既厭吳牛喘月矯〻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
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衆醉獨醒人棄我取
高明之家萬首伺趨蚑蚼遏前視之如無執蹈坎井
擠之下石山鞠窮乎巃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緇
律貪立儒百世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護乃忌
一斥不復短褐練巾匹馬二童儒先哲艾閭里之宗
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亘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諱大發字欲仲以紹興三
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沅右
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治有迹陵余所居里也莫有

害物此何為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令斷治皆
自已出日旰縣庭闃然無行迹于是州檄又以瑞安
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牘至累數楊公
一覽輒得其要摘治循校之舞法者發紓冤憤之無
告者訟銷一空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選擇守戶部
尚書章誼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
振鈐蠹壞舉軍欣賴亡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
書度支貟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粮召還
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粮
就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
西路提點刑獄公治財如取于視先後緩急為出內
之本在戶部稽考諸軍庫積羸錢數十萬在總領按
尺籍核軍實杜吏謾脩得羸錢數十萬于時權貴人
擅事納四方之賂鬻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翕奔
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
擊轂舟銜尾相屬于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
所往餘錢有羨盍致其餘無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
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以貨取耶竟無

日流以左奉議郎臨安府〻學教授葉議夙狀公族
出名氏官壽行治輿卒葬之終始為書走一介請余
文刻之以閟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
父祐考瑋承事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
公束髮受書英妙秀發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于鄉
升于太學選于禮部皆中有司之法遂収其科政和
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荊南府
府學教授丁令人憂〻除〻睦州〻學教授方臘聚
衆數萬起為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

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門曰烏合之衆易與耳而可
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天而下也臘授首
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
調溫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
在武義時故叅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脩撰為守
將顧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于州者日數十
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閉閤坐嘯
矣公庫歲臨黄雀供餽間寫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
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

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瑄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貶
一秩罷歸公清甚寡慾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
第去墳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暑大寒不廢閒遇生
初凡里俗所尚饌湯餅進卮酒為壽皆不講第燕坐
一室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
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清衷初起布衣
登朝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雁蕩山中無妻無子遺
僧蔬自給一日遇公曰端友煢獨一身老且病以後
事累公矣已而訃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治家塋葬

斂而還搢紳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又
坐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
累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黄氏封宜人諸孫
卜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于縣文谿之賽積山子男
三人長即沇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郎新廣南西
路經畧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櫟榕杞棫楷
宗極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何榮餘
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月宜人黄氏亦以
壽終遂舉以祔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悅以隨鬻珍髢于
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兮舉肥表獨立兮汗漫
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永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
疾卒諸孤卜地于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
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弟父友
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詔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
行人于高安新塗之間少留宜黃寶積院當是時投
荒萬里流落異縣獨游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過
余一見傾蓋如舊宜黃山水隽絕名江右余日從諸
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爲笑樂志新居閒侃侃然
不動聲色危坐竟日不見頹墮之容若不可親昵者
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謫象旋蒙恩賜歸宿田里志新
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後返問遺
之書籍二十年累數百紙久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
孤謂不朽之託宜見于余文乃叙而銘之志新諱陶
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
宣義郎致仕父餘承議郎守侍御史侍御嘗建中靖
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
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儉會不治生產既沒無田
廬以歸志新廣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
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相接似不能言者既而即久
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可
聽而韜湮自晦不蘄人之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
遂豐其家清淨寡慾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于舊
嘗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嘗春秋二
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鄒君
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
通議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蓍以文學知名嘗
一試禮部不幸早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
鹽稅曰宗悅曰宗皐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蕚皆以學
行世其家宗皐亦前卒七女子余中睦許世緯侯瑀
李佩孫鄧顗伍詰饒行周其婿也孫男十三人升卿
子卿臣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
應卿試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

臨川念志新嘗振余于羇窮困絶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鄒志完江民表往還書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若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御之亡而喜志新爲之後又有會稽楊煒常移書鐫誚鄉人之輔政亡狀者後十五年煒令黄巖鈕治凶惡無所仇怨家得其書盖以詆時相之語録本訟于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爲城旦投之海島還吏部送徒步千餘里卧臨川客邸中不能興志新通見之舁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賻煒鬻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于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絶塵不緇不磷以貴愛其身而裕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宣義郎致仕諱賡之孫撫州宜黄縣人也侍御捐舘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于學既冠學成屢試有司輙不售撫卷而嘆曰吾屈首受書爲五斗米耳況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畚而取二千石于是築室反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嘗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窶無贏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僅以歲月然後可冀一名于鄉大夫之書則已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屋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飲汝汝曹勉讀文書無落吾事已乃闢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爲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爲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其財刺之不殊宛轉卧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舘之舍傳其湯液分舍飲旦旦撫之俟其復蘇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貧不能歸志南贏糧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于爲義蓋天性也資沉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歡然無閒爲有終始晩喜作詩有所感寓則琢爲句以韻次之爲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卒生二男子曰桀曰楚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甲子

合葬于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〻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于余〻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為有後而託于文字者可傳于無窮迺為之銘〻曰

韡〻鄒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嗇不配德筮日詠龜考君室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目錄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其事天子曰嘻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于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矣箱乞骸骨以終大賜上惻然始許致仕翌日癸未公訃聞兩宮震悼輟視朝賻金帛加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斂又詔太常擇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久備將帥擐甲指揮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斃家寢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其子孫七人親御宸筆賜謚恭簡敕使者典葬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卒吏護送所以隱卒崇終賻恤有物褒贈有告節惠有謚平生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榮光寵極于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太子太保妣汪氏新興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壽安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為宋巨室公博覽強記文章長于議論傳經據古不為空言紹興十五年登策殿中擢第二名會暴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為國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為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教郎故事當名試館職宰相怨公不諂己授洪州〻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為事始殆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應齋信踐之二十六

年呂丸談治道中上意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
郎令天子為晉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
諫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
辯所以起尊聽明有諷議切劘之益除起居舍人陞
起居郎編脩神宗皇帝寳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
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
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
令勿計敵國之強弱盡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
將帥揀汰冗食之卒以蒐戰士積穀以實邊儲節用
以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將良士勇彼請盟則
為漢文帝彼犯邊則為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
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
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遂左朝奉郎
龍圖閣待制〻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錫
鞶帶象笏寵其行賜親札所以恭顧撫存恩禮甚渥
進數文閣直學士當是時也大將吳璘累官關至師
其下姚仲王彥之儔亦建節旄寵臣宿將矜功負貴
雄視一方異時守帥以文令則玩于柔而將吏驕蹇

不用命以武競則窒于暴而上下相睽伺不得其情
故人為難惟公檢身以法示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
三鎮上自大將下至稗佐開心見誠不事敎章不立
崖塹馭軍裁吏恩威並行間遇邊遽羽檄紛然從容
裁決皆中機會虜騎度散關人情洶懼公躋一馬日
馳百里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豪同休
戚安得高枕而卧又遣蠟書抵張正彥濬師西師大
集封馬逕舍方議捷奏公憤然倍道馳還謂其屬李
燾曰將師之功吾何有焉燾嘗曰以身督戰而功成
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為衆所
推者上之朝備錄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
勝士與幕府參佐之賢客號以闊充郡使者州刺史
之任所臨有毅皆號稱職于是百官遷前萬兵播後
蠻蜒夷獠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閭遠至數千里外目
使頤指翕然響應無一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
識大體者也州城缺壞凡可蹂者三十餘處公周視
太息曰事孰有急于此者即日餝吏屬起羨卒具鍬
根蓄財用伻圖庀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

高墉巨壁周若千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法遣使臣
千餘輩有困絕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冒白刃
於少壯之年而斥棄于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諭
府猶有馳射可備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
糧稟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義倉米遂無失所者威
茂敘瀘四川地接西南夷邊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
聚而為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
自是兩地晏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糴貼歲課
不登者五十萬監吏無能否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公
奏除之變路例給鹽充糴本官吏並緣所給才十之
二忠州太守楊光疑知其故令官自鬻鹽行錢糴買
不以累民忠人大悅公推其法于一路至今人蒙其
利成都萬歲池廣袤千里溉三鄉之田皆為沃壤積
久堙淤公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巨防表以石柱
植榆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
漢興平中所營最為舊學物崇寧中推行三舍法又建
新學連甍接棟幾至萬礎遺時多故生師之廬日入
于壞公屬九縣脩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

爭出錢以佐財費輪奐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
葛武侯張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富
屬拜焉地有黃巢墓松楸延袤樵蘇不敢犯公曰巢
出潼關轉寇陳蔡遇宋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
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
獻于朝安得葬在此命夷之妖人王思聰挾女巫蓄
一蛇晝夜聚男女為妖公曰左道惑衆亂之萌也命
殺蛇黥思聰徙之遠方而境內淫巫為妖妄者皆迎
自戢蜀人繪公像于文翁張文定之次置別室祠事
之謂公視二人為無愧也天子壽受內禪思遷左朝
請郎又以宮邸之舊進左朝奉大夫召赴行在于是公
帥蜀三年矣西蜀自劉旰王均李順之亂姦訛朋興
衆心危懼日三四驚無寧居者時有馬正惠文潞公
張定隨事鎮撫皆以功名著稱天下建炎以來北朝
擁衆數萬窺蜀朝廷宿重兵扼劍門之險積三十年
師老財匱非若曩時群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
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
三軍之衆禁戢奸盜護養窮弱內外斬斬不聞疾步

急呼軍食歲為米百萬石為錢二千萬緡而猶有調
發不時之須公為更關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
征暴斂之患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為兵群
言藉藉以為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
聲震山谷其規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
百年如出一手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既
去有追路數百里而後還者尋具奏以足疾不良于
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
一園植巨竹數千挺桃數百本環之號竹隱謂人曰
上恩許暫均勞逸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兩淮震
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命單馬入見上問戰守
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原陷沒億萬生靈
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難與戰靖康嘗防河矣建炎
又防江矣而虜騎長驅犯邑越都如蹈無人之境誰
與守且當磨礪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厲
兵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搴旗斬將之
功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
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

中上為國溥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命坐賜茶詢當
世之務以上即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致
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
范增知有滅楚之意句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
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陛下坐薪嘗膽欲刷四
夷之恥萬分未得一而述之布于天下己若泥中之
鬭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辯已而使人句當
中得其要領遂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
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
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而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
為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為屯田制置使
墾闢曠土千餘萬頃充滿塞下無餽師勞民之費而
出入守望帶刀佩劍有折邊固圉之實功效卓殊具
載國史可舉而行二曰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不生
非地不養非人不長取之有時取之有數止于是矣
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廣耗殆盡主計之臣取具臨
時趣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夷狄賊盜之虞水旱疫

竊之變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謂寒心矣三曰恭
材武以備將帥之才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
權謀或通術數或興于屠販樊噲灌嬰是也或起于
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戴淵
之儔亦出于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狙詐作使當招賢
攬羅而致之為王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
練精銳兵有正兵有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
有下駟為將者必有奇材劍客扳石超距之異倫以
一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于沙欽而揚之精則
無遺金沙礫棄不録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
帥蜀聲績蔚融震耀四海天子召歸秉國柄于本兵
之地公亦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國富矣開屯田節
浮費可以復富國盛矣舉材武汰冗兵可以復強得
將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勳勞光輔中興功施社稷
追配管蕭于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
以慟哭流涕為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
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娶吳氏銀
青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宰睦樂平郡夫人三男將虞

虞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州景
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
通判史庭俊之子梧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
端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
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軍器監丞心中者天才
超詣一日千里不數年薦名擬二王相繼及進士第
而公後適太上皇踐寶當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
顧諸臣莫敢望他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鄉弟可
繼張詠朕不復西顧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
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祚推選舊德比公
世盤典司密命倚為柱石若曹參相齊齊國大治其
後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
十變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方以驚世絕
類而下不一試賫志以沒命矣夫前薨一夕有大星
隕于寢室之側里人望而驚焉其孤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奉公之柩塟于縣永善鄉石榴峯東南原上公
所自卜也改事字執得建刹先塋以薦冥福公表請
如令賜名教忠崇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晩在

少師之次指地一穴曰他日從先公于此至是諸孫
奉宿誠併舉樂平硯夫人以祔公志大論高尚名節
生平慕范忠宣為人疏財好義解衣推食振人之急
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為義莊贍三族之無歸者既
與政請以范公約束著為令俾子孫世守之如口分
世業之法又築室為家塾延審師具種糧凡族子之
勝衣者皆進于學遇郊祀恩任兄弟之子自為布衣
至公卿無他嗜好官閑吏退以詩書著文為樂有易
說春秋通義仙源聖記經史辭疑漢唐史評唐史要
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庵齋筆錄積成部記凡百餘
卷藏于家某投老歸田竊睹公姓名于除目之上聽
風采于縉紳士大夫之論以不及見公為恨公門人
左奉議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簿治行勞烈
與卒葬年月日為書屬予曰大資公每請公文壽石
稱壽石墓碑無辭以刻諸孫動〻懇〻欲得公銘為
不朽之託其勿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于柔武窒于暴惟皇作極
處此兩間仁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竝懦

奮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
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銖權以輕重
蹇〻王公獨步帝經振迅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
備道全美左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
出擁戎旌長劍倚天帶甲十萬如罷捻虎折箠驅之
要若兒女三邊晏然烽燧息獸遁禽逃不見一跡
乃作泮水如泗如沂投戈講藝橫經賦詩乃駕西郊
豢惟閭俗男耕女桑賣刀買犢文修武偃不茹不吐
畏而愛之如社如稷高勲鴻烈景鑠一時攬裳赤舄
以俟公歸進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噫嘻曾不淹曆
山頹木壞遂喪國寶殄瘁之悲不遺一老天子震悼
爰及卿士當饋興嗟一鑑亡矣隱卒崇終恩禮之隆
祖巡賜隧寵車崇〻有誄有銘有誥有謚大書特書
又將又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亡緊公之壽

宋故翰林学士莫公墓誌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掊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
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
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為

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嗚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
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須紓戰鬬之禍而權臣脩
怨建為紹述脇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埸之吏稍有
一言議令便民餘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揺國是
且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謗畏禍便文自
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稍有險倖中傷文致疑似
為害紹述而獨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
驅河朔直犯京闕于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兵待不
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柔遠徼
幸起于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二帝蒙
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徇維揚移
蹕臨安國步岌岌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倡紹述
之利終以和戎為違比翰林莫公儔以投閒置散至
于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
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
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特公以翰林學
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則副公報聘以抵粘罕
帳中或折以義禮或諭以順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
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㮚以執政宗室代
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驅致城陷㮚始遣
李若水司馬朴王綸等告知是淵聖幸青城予三鎮
外又割河中府十數萬州粘罕置酒端誠殿留約土
地人民遂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
遂內而富室大家占吝背負莫肯赴國家之急旁中
移書皇帝卜日再會何㮚入見請行群臣力爭詔金
錄不受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對會尚
當辭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予不　詰朝淵聖再幸青
城胙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發立之象
蓋起于此矣于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
寨中外隔絶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專補以下
五十餘人亦在遣中得還邦昌准數從官于政他日
請廷和發後駕王軒會議侯賾師渡河請昭慈太后
御簾聽政詔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
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
按邦昌兵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
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

恩北歸議者謂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營一
人之數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寃
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俁等十數公為證朝
廷下其問於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
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
諱某字壽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
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漸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
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寃
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孫公甯老所厚歷尚
書郎衛尉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
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
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
補太學生一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
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
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亦其倫也
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奏公以兵
部外郎從卿事奏事殿上上顧見公謂正奏曰儔少
年耳草數千言文辭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

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
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
史編脩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于書生遭逢千載之
遇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合親天子為
知己而大臣慍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
旨又奏斥公罷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
奉公憂憂除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
書舍人賜服三品同脩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
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工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
出徽宗進二婕妤公嘗制仍命即日進告告入對輔
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
士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困之以危公
公秉一炬解衣卻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
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
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委之而更進可發一大
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壽文
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
去矣公自曲江還次臨川聞踈山老僧善清者以禪

學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幾晚矣
大中又落炎方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顧聞第
一義棄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肯之他日聽清語若
有契于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臨川道夜
抵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
跡之辨固不敢望于世之君子而讒聽明與變亂事
齊吠殺之衆併為一談雖家置一喙終日護鳴大吒
誰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佛僧舍舊圖新以卒
餘齒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擬棄不復省矣公

又曰虜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𥦗怒拘
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從去邦
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客
遂不録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
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
父更進尚書右丞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
人民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奏檜為首尚書省梅執
禮為首後檜論功謂言于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
蒙褒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欲以刼寨覆我師結

于都欲滅我國歸罪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
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禄哀榮終始若群臣偶
以一眚挂吏議至終不齒既以為功〻司有不賞者
既以為罪〻司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于愛憎東
西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佛燈熒熒相
視叩欸危坐竟夕達曉遂別公兄疑字謙仲孝友過
人嘗為勑令所删定官白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從寓
華亭築屋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道
數丈抵臨川趣公墓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

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游四　代判至則從為僦舍
以侍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
從如塤如篪翕與〻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
門却埽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
園之入不足以卒歲著家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
濟〻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所一亮山丞舍
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遇旬公亦遇疾而歸卧起
如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輿于榻召家人至前以後
事屬其子司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

嗚呼嗟望出涕真所以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
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六有内外制二十四卷
四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儀三卷方
外三集三卷韓詩證誤錄一卷藏于家公事親孝心
意幾微輒逆得之仲弟侶千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
悲生子未絶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躬養護視至
勝衣猶不去側公退朝即當任子者以名聞命下
太淑人書忠由定悰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時壽時
議以從妹歸方卜日致書皆而公廷唱中首選時淑
翁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既
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冤名動朝廷公
得令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從公
自為文識其事内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
塢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叅辛曰同從傳父
學嘗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韵紀次行事之實詞
句温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
郎董璘右從事郎張濤右迪功郎徐瑛男曰岐曰道
曾孫男女二人其孫同等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〻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〻群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
褰旒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鵠舉
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震海寓亞踐崇路
徑躋册府雖篆鳥跡汗簡縞蒲盡請平生未見之書
入尚符璽廣内實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
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湧泉沛然莫禦
一揮六制意矢之餘帝悅而留將貳政途大受遠願
一柱莫扶漢厄三七奕正中圮兩地與我雲援靡沸
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果覆卵毀獨居閒處
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作銘後事笑言未卒扶坐而逝
死生之變亦以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壽之
欽于世〻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
第地數十畝雜除灌莽為屋六楹俯荆溪面諸山植
竹樹環之號橫山堂予歲一過或再過與嶽獄待制
董公令升同載以俱公治具為十日之留率以為常

其後玄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無為守代歸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為四人集愚一堂之上飲酒賦詩間作長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蘄州領制漕師臨安移牧稽纔數年倦而歸茂老蓋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二第號園治觀我盛具出聲伎追溝橫山故事樂飲達夕而後去居無幾令升以病廢而端質亦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公之子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通余泣曰先君被遇光堯太上皇帝位于封光顯矣宜得公文以閟諸幽余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士彰字端質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寧信安郡王謚傳簡祖宗藹開府儀同三司贈王考仲雍廣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劉氏温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賜令名授右班殿直兩遇恩遷右侍禁政和初以胄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京畿監牧司准備差使宣和元年試工舍出身換授奉承郎特轉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胄生于邑邸所見惟華榱刻桷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

絲之音所享惟華籌大盃鼎胾玉食之奉而性冲淡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群試有司裒然出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于吏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淄州靖康時東州盜起千百人為聚不可勝數剽賊李成擁眾薄城下會守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壮分守四壁公舍城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城食盡使窮援栅而去于是四境之外城郭皆為丘墟而淄州之城巋然獨無恙欽宗受内禪恩遷承議郎太上皇踐祚再遷朝奉郎知興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為軍虜騎退舍群盜稱發無為官使聯民伍立堡寨推選眾所畏信者為屯長以扞衛一方蕞爾社久之社中人恃眾侵暴閭里為患公至罷之籍取器甲悉上送官發常平粟計口給貸俾墾廢田歸廛市復衆商之業盜據合淝詔許權寄巢縣為州治守帥武人貪鄙黷貨倍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赴復帥司還

合淝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還隸本軍如故帥愠怒
至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朔至舉軍士民列功狀
十數條請留擢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濒江之地霜降水落為平陸春漲則與江漫為一經
界官吏籍為田數百頃加賦為進取計承平時質圖
之家連甍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為茨棘瓦
礫之場官軍分占為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
奏除之移兩淛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秘閣知
臨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東還臨安為天下舟車
冠蓋之會臣以一尹宣布上恩地大物衆獄市紛然
閭亦家至戶到所能辦而惡少無賴為盜為奸佚罰
久矣譬之立苗鉏害稼者則嘉穀生植矣譬之牧羊
去敗羣者則善類蕃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令從
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不待旦旦拊之皆得
其所矣上從之于是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郡寄于
兵戈搶攘俶擾之中更事多矣至是臨涖天府劇治
盤錯如割雞然上方向意用公會秦丞相欲進曹泳
除公直敷文閣知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
轉左朝議大夫歲饑米價翔貴公開倉賑給自癃老
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逋餓死
者有旨修奉攢宮事叢費巨凡土木石瓦之費人徒
工價之數髹漆丹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
而成奏功進直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
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略事無劇易唾手立就
治財得開闔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濕治軍嚴而有恩
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疏目時有遺
漏不切究之自淛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事上意而賜
良馬鞍韉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
易地為會稽而上顧公益厚遂進邦 蜀閣比檜死又
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于
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敦武郎誼之女繼室宛
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即不愚
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
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劍州軍事推官路擴次適右
從政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王漢孫男五人曰善登右
迪功郎新宜州太平縣尉曰善 登仕郎善發將仕

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忍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于宜興縣永豐鄉黄墅令人寃氏之塋慷慨有氣節尤勇于為義李誼帥淮西得疾綦亟囊無一錢之蓄公聞訃出橐金具棺斂已又訃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及定封無一毫之事過郊祀恩奏任二猶子某某皆將仕郎公善論善抵掌劇談疏通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覽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于世天不假年遽賫恨以没為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閟兮高攘老幹參天兮四十圍之强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金莖承露兮一氣寥曳長裾兮參翱翔視天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税不駕兮去堂堂蘭摧桂折兮天隕霜蔽芾而剪兮所憩棠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書以余辭兮刻示茫茫

宋故左廸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術學忠信樸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莅以材能稱太上皇居見擢尚書郎太常少卿直顯謨閣為州刺史既没崇寧軍節度使葉夢得銘其葬曰倜之左承議郎曰衍之左奉議郎而廸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于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為仕籍文行彬彬聲塲一時而無錫許氏于今為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紙立就退視他生方屬藁作辭嘻狀君從旁口占授人人如其意所出年十七皆舉子數千百人群至于有司逆占殊等選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閭衆然首出其上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為教官特喜公文選寘前列為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進士褐授左廸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管華亭秋苗米在上供綱數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歛來歲之入償之

相踵爲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衢按視倉庾縣令趙伯琥悉推故府授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衢嘗爲華亭丞知其故盡扃鐍緘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速百餘艘起發上供漕之錢壚已次境內伯琥窮不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飭群胥持漕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綱兵持捶驅迫掌吏群噪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嘗授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矍然悟代庖之語伯琥遂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衢得其情併劾伯琥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琥之爲援之復留故君獨以罪免衆怒不平競君訟于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耳倉何預焉卒不辯衢聞伯琥之復也檄追貸粟無慮無幾何尚書免符下凡平常前貸勿追君笑曰吾得罪宜也嗟夫小官侍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紓旦暮之急而司察嫁禍遂與監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歸杜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鍾之祿千金之富不能絕也閒從常所往來賦詩飲酒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于家享年六十一曾祖至不仕祖旦贈承事郎父大夫公也母尤氏繼母施氏並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鎰鉉鑄累禮部示以文學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袞其婿也一學佛爲比丘尼一在室孫男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孫卜以其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揚名鄉謝墩原上君少時以才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于世晚得一官坐席未煖遂謫不測因嘆曰古人不肯爲五斗米見鄉里小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沉里閭閭不復有進取意故和中余與少常司在臺嘗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愍然過余以文爲贄詞義卓然三讀嘆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事施垓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求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其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爲銘

銘曰

生林林兮寓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墜兮環堵之宮繄所託之固然兮山苗與澗松絣澼絖或以封兮緊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以哀

之詒無窮

澗庵居士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吾州宜興縣湖㳇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之尊號里長者予與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敏中同朝為御史寅緣得從公游公沉毅有哇吟寡言笑不忮不求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年得惡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尊之學既冠昏嶷嶷自立有聞于時曰肆用朝議公奏任子官右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中進士第迪字彬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許以為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彬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予過焉賦小詩屬之彬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予讀之嘆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贄贄數千言筆勢瀾飜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撚髭鬚艱難辛苦之態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斂華摭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取科第名聞嶭然為學宮國子師行踐要途為世用一旦溘然正盡而殁訃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為文表墓上彬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揚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于朝召見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歲滿升左從政郎大理司直兼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彬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吾人遷善遠罪從衆修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勅外又有申明比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奸宿贓以獄為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中令無如之何矣臣以謂一司勅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旨揮宜詔勅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列條筆削合為一書須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不得措其姦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彬吉又因漏淺獄清一事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

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刊正定於一者也
在國子時嘗轉對奏言慶曆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
西戎屢乘戰勝糶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
念所獲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
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
無愛南北之民屈己和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臣聞
備邊莫大于擇帥莫先于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為于
倉卒之時必定于閑暇之日亦雖辯于暫用之人必
成于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
在山西何繼筠之在無棣董遵誨之在通遠皆久其
官而責其成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終
太祖太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兩淮
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
淹之賢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進之流久于其
任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務
江漢歲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年自南陵至白帝
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
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于習知之素故其成

効卒々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為矣
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楙吉自幼學已
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籍百氏之書與太
史公記無不諳文辭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而靖
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時發名兩任師儒之官
而有籍于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楙吉據一席誦說
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 彬
彬有可觀者士風頹靡文氣敗散千人一律楙吉因
考禮部試不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朴學不事空言不
徇時好以授人耳目皆被收採于是老于文學屢試
不售者皆在選中時稱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為甚高
難行之論陳獻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
棘寺録罪人之稟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內帑主簿例
合分受楙吉棄弗取其廉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
明利器持講事業則寓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
歌可薦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
天下無冤民而刑可錯櫜弓戢矢戈必能使兩地生靈
保首領以終天年而無可憾噫天之降才豈偶然耶

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夭者不至耶胡奪之遽而使中道夭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卽彥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氏贈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尚端立二女適右迪功郎荊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沈綸進士戴禁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申合祔于縣之君山鄉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文之在藁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詮次爲書未出也宜與惠氏旬

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家中科第盍三世矣予始見楙吉與弟哲同舉秋試聯名並中于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巷聳觀有榮耀焉哲今爲左從政郎監行在點檢酒庫錫場連枝競秀如埍如篪所謂英逆楙吉之亡特諸孤治葬送尤盡力而楙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籍有文名被薦送者楙吉懷奇不試嘗假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又將見諸郎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于山或隱於市隱于山者寓耕釣而隱于市者寓筮卜均之卜也日閱數十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筮也聞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于利由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而躡一世深藏于市汎然與漁商農圃雜比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秘方爲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現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爲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學辭句違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爲賓師以進諸弟子于學未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騏從孫禹錫相繼取其科陳氏寖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内數千指養老字幼舉訢訢然奉寡嫂撫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爲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爲解亦不以戚疏爲薄厚而尤工于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

墻圮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閻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絶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黄氏婦得疾詣公公曰病閒矣勿藥可也而黄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脉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爲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盖士之寓于醫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爲冠盖舟車走集之路于是名公巨卿爲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游晨起未盥櫛而車騎已滿門矣公童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群趨交騖争所欲得公皆無求于其間其子駪性至孝有英毅邁人之才爲公築大第觀園館花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犹客居閒擧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爲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宵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閒言生三男子長即駪也駿早卒次舉

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聞人翹沈操杜之珍俞梓其婿也三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陸峻三人在室駪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衆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于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于醫不擇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于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家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于世宜與三人者並傳于後予哀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爲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史官之詞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爲人師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

之有籍于學者千餘人潛夫為領袖當是時潛夫幼
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
觀四年予偕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為同年進
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予亦屏處村巷擇善已
擢第待次家居予具書幣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善
子申者尚在童丱携以俱來閱三歲黃州使吏至遂
別〻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其事而歸年
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顧其子曰
吾將逝矣汝于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誌吾墓

吾瞑目于地下矣將葬申還予以治命徵銘予以衰
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
唐為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從建鄴李氏國除又從常
州之晉陵迄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
身授迪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張氏憂〻
除調黃州錄事參軍吏滁州全椒來安二縣令宥左
儒林郎除隨州〻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
記覽屬文辭贍麗詳實有家法性介特少與不妄交
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儲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

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
不能歸或勸用浮屠氏闍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
吾儒者其可為是做一舉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
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殘骸乘危間關寸進積數月
乃得歸祔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
全椒一日群盗奄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
起盗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
金帛耳第斂兵不縱火不殺一人吾笥中金帛可盡
得也渠魁悔謝投戈于地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

傅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
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按堵如故推次甲乙
計所費金帛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
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是歲無一夫之獄隨
州學廢更兵亂塲屋破露州刺史春秋釋奠薦故事
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薄其征入
永足以養士而不求羨未幾生師之廬囷廩庖湢皆
具而學者有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郢州有重江復嶺
數千里之阻始悵然有倦遊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

七十致仕者著于禮經尚復紫耻冒利而不知止耶卽日上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卽申也女適張銘鄒進脩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予旣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宜發與其配程氏同生于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于壬申通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于庚申已得孫又以甲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于太歲之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蓋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子弱守家學以孝謹持門戶爲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曰

盧出范陽自昇祖兮族散徂遷望南楚兮有儒專門卧環堵兮摳衣執經優而戶兮繁君高蹈種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撐拄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弁星歲歲快先睹兮州縣勞人空脩僂兮授袂而起謝簪組兮一坯而逝復于土兮銘以哀之亘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紹興間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虐喋血之禍爭具車舟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竄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卧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嘗曰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齧肥享王公貴戚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出緣市挍杖與漁樵農圃爲伍而自肆于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摳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坻湖中徒步不能至至輒閉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朝以玉帛相見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矣竟不復見公以爲大恨公高風絕識得之天稟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周旋酬奏酒池肉林宮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間遇休沐明從老師宿學聞出世法脩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乏之時爲窮急所須予直不責凡脫放以萬千計尊賢樂善品品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無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並呂山

之東少北卜壽藏斥地二千畝手植松柏環之從旁
建一剎重門步廊寮堂奥殿齋庖宿廬庾庫之屬僅
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窣堵波高三百尺營一
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𥁞鈿軸納之座中買田
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緇主之
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命揭西方佛像于前
盥手焚香安然而逝實二月二十八日也公諱某字
從之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言入內內侍省東頭供
奉官祖舜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

使母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為內黃
門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吟往來兩宮日不停視
建炎有常處直睿思殿符寶郎殿中省奉御出入禁
闥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皇子華京郡王出閤
徽宗曰孰可從吾兒游者顧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
兼華原府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分
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第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
渡始丐閒入洞庭山為歸與之計自號皎然居士嗚
呼政和宣和時北司嬖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

秉樞筦為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篲執贄
奔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遠權勢不立爭地侍帝
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卻埽人莫見其面一
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
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節使召公公方被短褐雜
庸保持鉏蒔藥圃中即日奉詔更衣就道護使者入
見供奉殿廬盡復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
乘輿幸江表嬪侍不待門有旨擇使而扈騎方退舍
渡楊子尚擾兩淮道路無行迹公慨然請行乘一舡

間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踰二千里得平江之穀
還奏公之子嗣從宮闈中公書曰此行不可失也請
祠得西京崇福宮遂與之俱往策蹇衣上天姥峯徑
天台抵雁蕩將賢殆遍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
不厭聞遇幽栖絕俗之士欲禪問法樂而忘歸又將
束裝閩番禺路而上遣金字牌趣還復直睿思殿兼
持侍官令上出閣日一諮資善堂太上皇曰宮僚當
得老成詳練有德有言之士耆邸舊臣如華原府都
監李某此其選也又兼資善堂幹辦官諸臣方悟上

名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曰臣齒髮缺壞重以
足疾不可治不復侍左右矣願賜骸骨以畢餘年上
惻然欲留不果除提舉台州崇道觀明年上書告老
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公既得謝寓家吳興
徜徉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為事喜
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公晨起未盥櫛而宂
于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
感吾耳故製方藥療之而他州異縣來者日益衆度
不能給乃嘗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絕域金石草
木之英華羣龍壽之珍雜旨豬苓牛溲馬勃之賤皆
聚而有之庀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裹束劑和數
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
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効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
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晙升朝籍遇郊祀恩
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
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
遷利州觀察使元配恭人宋氏令配令人郭氏亦先
公卒子男四人曰法空為浮圖氏曰晴秉義郎閤門

祗候皆早世曰晙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
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
宣贊舍人藍師稷次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
朋右承直郎嚴州桐廬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
都稅務曰作肅保義郎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
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乂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
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諤史紹祖曾孫男女五
人諸孫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
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
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史辛惟
有一識容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齧
堤水暴集城下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中
屬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第用厭勝之法水之涸可
立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
水落則貪大功以冒重賞欲奏誅之公徐曰罔上之
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
是其言而止靖康初太子襲爵號受為欽宗而金人
舉國大入始議戮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

之怒以佯故怨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黨
閩公之風亦可以少媿矣銘曰
權門衆趨囂囂聚蚊暴暑鍛翮卒徇以身哀樂利固
如屈伸肘壑谷潭潭門工生秀富貴于我視空中雲
得焉失焉孰爲戚欣待與李公高端一世人見而天
不見愠喜靖共一德歷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
進直殿廬爲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秉意舍棧
泛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道遂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
乞身而去以全吾璧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
體魄所藏既善吾生亦善吾死死而不亡以永千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目録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宋故孫夫人强氏墓誌銘
恭人楊氏墓銘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秘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龍圖閣待制贈特進諱仲嶷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繇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大州擢樞密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魏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九年五月壬午薨于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某辭不能先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時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而銘之夫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雖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然若寒家窶人子昭慈居瑤華吳興王亦捐舍館而少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祭一簪不留澣衣菲食御之無慍色建炎初昭慈復大號推恩外家襃服容車疏封大國貴震一時澹然若固有之不以為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丹逾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于佛涕泣祈還既嫁事舅姑又能致其孝皇姑楚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而効至今內外屬人嘆譽以為口實寄重其夫選飾妾御使之不忌靖康之亂瑤華宮災昭慈避火于其第顧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嘆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閑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餐夕饌寒裘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應衣所使未嘗輙笞罵而門內肅然無一語之譁學書有楷法每教子孫書數十字遺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

晨香夜燈不避寒暑祝齋精深感通佛祖至神交于
寤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錫穀黎三有嚮十六
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廪恤僧
之供施佛僧持齋金繒殆無虛月持戒律嚴甚未嘗
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乞哀甚急既寤有
鬻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
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悁悁可憐之色知
佛者以謂夫人自金仙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
猶吹一吷而去也生四男子曰完右朝請郎通判平
江府軍事曰寓右宣義郎曰寵右承事郎女在室孫
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于常州
無錫縣富安鄉許圩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惟
王氏先世家于蜀之華陽後從舒至特進公莫于平
江之長洲縣今又爲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
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定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
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
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于天下
故相太宰華原王郇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

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盖如此而夫人又以
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于是爲銘曰
蒙顧六珈文軺之華載育金芝綸言之嘉弗驕弗奢
而婉嫕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旬其然耶埋玉
樹于泥沙慧慧而氣佳牛伏其室澤孚而流邃視
衆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將
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爲天下巨室歸第一區壯
麗甲淮海族大家既爲其嫡嗣孫男之勝衣冠者數
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藹藹然如鳳九
雛集于蒼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嘗
女請婚者不可爲數于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
歸公之孫寶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
婦是爲太恭人太恭人入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姑
嫜下至媼御事大慈幼卑尊諧附無一不當其意者
春秋錯祀秪牲簠盎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
文公義天子賻邮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白皆

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于朝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為難後十年端靖被賞廷皆有名籍于吏部請令右奉議郎賢而有文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界不中程失部使者意竄罷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雖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從海上汝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家以恩甄復父子祖孫團欒如初真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寵辱益如此善讀書略通大指晚學佛寡居二十年晏坐一室表裏脩然若無意于世者初感微疾便節後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乃得令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拚贈開府儀同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宣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右廸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即靖也次翌未命而夭次幾右廸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廸功郎蔣億右廸功郎洪烊餘未行諸孫卜以其年八月庚申葬于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積山祔奉宣公之兆塋

大宗其猶子也知太恭人為審銘曰

積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母兮車轔轔哀哉抱棺兮身欲殉路人失聲兮涕如霰蔭苦藉芊兮茹荼堇杖而起負兮土一抔有墳巋然兮高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已二千石也而不著其名久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宰以母夫人狀屬余族孫毛抶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為公墓文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請大夫建安何公諱字及之守英州時所作也英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為橋以便行者老幼闐道爭勸之趨橋成壯麗甲于南海州人畫像祠公如朱仲卿食于桐鄉至于今不廢而真陽在南方窮海外數千里僻陋之國又執中誌公墓時蘇氏文章方遇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莫有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尚

爲進士嘗一夕夢大宮室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殿上問公鄉縣公答曰晝錦鄉吏曰汝鄉非晝錦卽渼墨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君識之吉徵也故事禮部第進士率用渼墨書禮部貢院四大字于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顧見榜大驚如所夢者夫人明悟知事多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皆烈稱天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至今知有何公者夫人與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宦四方舅姑憚遠不能從比代還卽辭裝列堂上盡出篋笥之實陳之以奉其姑姑憂鄙之不聽公既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凡六更封號輒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漠然不知可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郡封其母爲親榮詔從之特封永嘉郡太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爲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名動朝廷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珉首錦囊閭巷聚觀太息爲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孫以夫人祔于縣之小梨山大夫公之墓五男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寀三女皆嫁爲士妻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矯矯何公　一德匪躬　有古遺愛　循吏之風　婉婉夫人　淑慎溫恭　來嬪君子　而大其宗　鈿軸金花　雕車崇崇　道都大邑　湯沐之封　鶴髮秀眉　絶漆點瞳　七十七年　以畢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鶚之女年十八歸吾郡韓氏爲左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琥之妻女令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縣卿寺擢丞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膺今號紹興二十七年三月甲申遇疾終于廣州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子如己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其子賓接內外宗姻慈哀所使爲婦爲母皆盡其道資沉毅聰明過人有古君

子之操而不自高瀰惟之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
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未達訓厲鐫切不遺
尺寸以故敎文公仕于朝名節偉然以忠孝諒直稱
天下幕士張閭者一夕羣盜入室縱掠而去詔臨安
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後有告
真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敎文公時為大理卿公曰
輦轂之下有行剽者詔獄推治而不得名吾固疑之
逮而録囚從閱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燕坐深念
太淑人問知其故曰吾見閭㒺不肖子竊父之財毋
蔽匿不告給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
以耳目迹跡其人與常所往來過行飲食之家凡所
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于是閭妻與子以誣
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囹遂空上擢公
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賞竊安
官吏心以失職抵罪矣慨然不樂已而聞上憂賞弗
昧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敎文進刑部尚書兼領
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詞官過期不反吾昞々然倚閭
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客飢寒亦有白首之親如吾望
者乎于是公典兩銓曹晨夜治文書決稽壅銓綜精
明獄讞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為漢雋不疑之母不能
過也粵人治喪以豐侈為孝而游手亡賴食客飲食
空竭其門意不滿則結衆群譟不可耐中人之家當
田宅破貲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權厝佛寺歲久
殘露狼籍而番禺尤甚敎文自戶部尚書經略廣東
侍太淑人度嶺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顧謂敎文曰
汝即一路莫先于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
葬者予之期々至不如令有常刑小人亡賴輒詒葬
所捕寘諸法若旅殯而子孫在遠方者官為擇高燥
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俟于是人人
趨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
歲無暴露之患粵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
亡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懷惠攀號道路填郭溢郭不
忍　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佛讀其書能
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豪閉糴待賈
太淑人發廩粟以飲餓者親見其子踐高華冠法從
進延閣典大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改其

採初感微疾無甚苦儀索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通右宣義郎曰仲邁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婿右迪功郎呂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即敷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侍喪扶舁萬里重繭重足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翔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景端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樞挺其婿也　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時偁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湖州烏程縣求新鄉戎山之原以右朝奉郎直判無為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銘曰

辭嬈上容矜愚泣眾法理之平發粟賑饑除地捲骼仁義之經猗歟淑人教子如此為時名卿處石搞丹後有彤史來監茲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議大夫郁公諱寶之婦令左中大夫直秘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璋世家大名府之清流縣以行義稱州里為長者令人蚤慧夙成趣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郁氏奉尊婢羞膳祭接過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銳于學令人斥簪珥資遣而勗之曰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未幾中大釋褐進士稍累閣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為搢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令號可謂盛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郁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絕中大宦游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為縣於無錫辛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貴司吳門不克梁常潤兩州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挾一騎入賊中弛說詳凶諭以禍福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盍往家焉于是築室梁谿之上堂奧崇嚴閉閣靚深手蓺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內訢訢如也閭里歆羨稱嘆以為令人壽福遠未可量已而得疾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寔紹興十八年十月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于天性翁有養子喜游蕩數以游博

破貲聚翁怒笞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辭既免而後止
其後斥遣則贪飲錢帛賙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
覆翁縕避地閩關二千里依中大于吳中令人喜拚
趨迎除治次舍進旨甘候燥濕積十數年生養死葬
繕塚塋共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
遇媵妾不動聲　而細大畢入于規矩服御簡素不
事矜大晚學出世間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侵顧
視兒女無甚憐之色以後事屬中大安然而逝生四
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卒曰嗣武
右從事郎徽州歙縣東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
神泉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迪功郎添差湖州
歸安縣尉李端女孫男女六人卜以明年二月庚申
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黄墓郵原工中大
飭其壻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來謁銘識其墓嗚
呼婦人女子有靜專幽閒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
梱閾非若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于天下後世可
書而傳也然令人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為令妻
教諸子皆嶷句立無子弟之過為賢母是故不可以

無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內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儀有聲烈〻大夫
出使典州寵祿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象服之華
歸橐玳首来告于家遣車空巷没有餘榮孰紬女史
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吾陵孫氏曾祖諷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吏清父
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十
二十五嫁為同縣進士胡䍐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
九病卒夫人嫠居四十年為婦為母淑慎應祥內外
族姻欽譽之無間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
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没也夫人之親固已悉
生二男子一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惸獨無
依衆謂夫人不安于胡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
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母弟積尤友愛挾二孤歸
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纔七歲　他日歸其子好德者
曰可以紓吾姊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
以文行稱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為壽母逮矣

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
未勝衣于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歸朝寢盧奏滑
甘視寒燠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治
喪于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于其家飯
僧供佛梵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卜以十月年丙申葬
于縣萬安東鄉夏莊原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
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有士君子之操
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卿從其親于葢次令又
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白
手出躬視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
十楹以舍守冢者好德助之無毫髮計惜可以成吾
父之志也某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詳宜為銘〻曰
猗嗟夫人兮女史之標專屋而獨居兮荻水箪瓢泣
哌〻以盈前兮牧家稚之垂髫閱凱風之劬勞兮棘
薪盛而夭〻一日不見兮奄忽滔〻從夫子于故丘
兮視銘其昭

宋故孫夫人孫氏墓誌銘

晉陵孫氏族大而富介居清河之兩間連甍接閈相
望屹然州人號南北孫以別之夫人實南孫氏祖相
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藝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
國間某從叔府君諱稜字農先者著籍太學名聲出
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
姑宜穀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
自文登通守擢領大州進郡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
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安人感末疾杖而後行夫
人掖扶卧起侯席蓐燥濕治饘鬻進湯液祁寒盛暑
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祗莊滌
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姻舊稱
係一語之投輒華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
叁稽之後恭書滿笥於是一里儒叁孫八行選後以
伊川先生高弟進于朝亦貸錢三十萬則詒書陳袤
錢詒諸子嘗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乖一金之
息不遺一介詒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
曰穀書云爾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
歲粟麥之直為錢亡慮萬緡夫人惘然不喻其故或
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道哉人

曰爭財與讓財孰愈盡出祭廩畀之無秋毫計惜族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衣麁食糲勤儉自力即舍東闢屋數楹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內外屬人無老幼疎近一口翕然稱為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嫡愛養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為難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遜好謀好脩令為右從政郎楚州錄事參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州事余衍左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促綱運官施璹左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令薛褎而嫁余氏薛氏者前死矣孫男六人曰褎袞袞袞褒女四人夫人性舒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怡聲下氣未嘗稍變色中女適左宣教郎膺時而寡生一男子僅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

而存奪而嫁之令歸張氏是也既內幣矣趣昏期治奩具縫紉紅紃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人怪其亟遽獨異常時合巹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侵顧謂諸子曰吾保守汝家至此可無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盥手炷香已遂瞑享年七十六實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午也諸孫卜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奉夫人之靈合祔于武進縣懷德南鄉鄒莊村府君之墓又屬余請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于孱單寠阨之中以殖孫氏之宗其淑德懿行宜見于公文以貽永久于是夫人之沒五年矣諸子嶷嶷自立兄先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亡恙時而好脩為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大其家者子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罹捐家稺兮惸惸無依倚桑土兮叢林一枝棘成薪兮風自南吹之鳩在桑兮一德均齊婦悍子從兮家之肥胡不百年兮以慰孝思究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恭人楊氏墓誌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擇對

必得知名士故左朝請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人也恭人入吳氏以慈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令封禹功亦贈左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為尚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為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于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翦用而遇疾以沒翰林學士汪公彥章誌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過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懼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詔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閑靜專為德而尸居塊然惰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乘夫長舌鳴晨為艷妻惟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雖士君子以為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慍不形于色事舅姑調酸鹹之適斟酌寒燠燥濕之候必盡其方相其

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卑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為矜式朝議公處疑事躊躇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喜振貸而寠人子匄貸無節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己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閨閫肅然無一語之譁以婦事佛謹甚一日髡二女為比丘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諭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為學大夫者女當擇良士歸之今無故棄之為髡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鎮切三復竟不從恭人恥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棄世恭人積憂得中痞之疾既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于世間者師尹求所以寬侍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予前冀得解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安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于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諸祖脩考瓘皆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為閭姓生六子男即師尹也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女適左朝請郎通判盧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

觀元盥次適右宣義郎胡辨嫁陸氏者亡矣又歸其幼為繼室孫男五人曰濤曰璹曰幬曰疇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恭人以淑德懿行為孝婦為令妻為賢母內外歎譽謂必大享福祿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為世用他日恩顯褒册追榮開大國都緬號光賁九泉之幽固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藉君夫人之德以宜其家而天不予齡不贏其躬以燕後之人如川之方增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來監茲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目錄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宋故劉府君墓表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縈真太宗皇帝七世孫今少師遂寧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佑觀倪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倓之母也建炎天子襲尊號仗一劒治兵淮海上于時少師以忠勇稱天下出奉乘輿負羈紲以從入扈殿巖執干戈以衛勤勞夙夜垂三十年為中興名將夫人者系出燕陵親為天孫作合公帥貴為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茀朱幘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為內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賚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遣卒祭終賻賜加等又力出祭文勅太常博士較門如禮於是上自公王下逮將吏治供張共牲醴即靈轝所過祖于道繒樓帳屋連甍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悔故右奉直大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在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豐端衣被五采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悟不凡寡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頗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儔也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仕籍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澣濯之衣如儉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冒矢石戰大戮折強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為恤者以有夫人為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為盜區夫人提攜諸幼于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强梗則委橐示之以代其誅遇飢羸則分餱糧以同其患蒙霜露践荊棘問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矣夫人于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敬尊菀單

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于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遊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為婦至為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止于四十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即卧內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稱謝神色安然無一語之誤以是日薨于賜第之正寢寔紹興二十年八月癸丑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刲割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遺奩弃散入蜀積六十七年不聞問少師逆之以歸夫人謁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濕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縣不自意全按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富汜水佛舍南北阻絕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孫方困于公當屬之我也乃請于少師飭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卜地于臨安靈山之原工先是恭人避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沒至是招魂合祔于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墳塋悲慟如新人稱其孝平生無嗜

好獨喜黃老學燕坐一室誦度人黃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今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十萬盡輦致三茅元符宮營一大殿祝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饑流殍載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衆又即田園所在收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三人朝廷錄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傑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習舉科第以進悉補群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三男子長即傑次即倓也曰與左宣教郎直敷文閣蚤卒六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秘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叔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吳儼皆封孺人次適右迪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勤次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名抱元夫沒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賜沖妙鍊師適吳氏者後夫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易右承事郎文曄右承奉郎文早將仕郎文會右承奉

曾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沒後二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大夫妻洎嬪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窈窕之容如家好禮播于聲詩皆當時國人爲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不專于從如益友夫人歸將師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而以詩書教其子亦不主于受如嚴師以故少師時有內助不復顧省其家一身徇國勳名赫然爲

位光大爲世稱首諸子皆以文藝發策殿中爲名進士或持橐入朝爲法從或通籍延閣爲郡刺史以至發庫錢捐廩粟賙窮餞恤孤嫠視人疾病恐〻然欲去之如在己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視生死之變如吹一吷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烈女有一善言一善行猶大書特書見稱于後世若夫人則賢于人遠矣于是夫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悼伉儷之重以夫人運身苦志助成于艱難險阻之時而死生契

闊于安宮尊崇之後乃命俁狀夫人平生大節世出爵齒卒葬年月日爲一書屬余文指之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衆矣藏於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乘危而能以明哲保身其以君夫人積功累善而能以福祿燕其後高風絕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于一世皆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爲世範者表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爲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于詩貫穿通治反復上下辭名釋象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爲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辭最爲近古手抄數過往〻通念上自高帝訖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

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
實益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于主
簿壽止于五十六命矣夫先生資沉毅有畦畛言笑
不妄家貧窶無一金之儲而潔脩自好廉靖無求身
厄窮四黙于吏部而闔門著書恬于不遇無慍色平
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翛然有當于心則賦詩以自見
詞嚴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遒麗有楷法得
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稾記遺未嘗苟書一字
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
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
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從廣濟軍定
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于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
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率所部欲行而衆洶洶相
爲怨誹令懼辭疾檄主簿代已先生即日就道既至
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永靜衆　大譁持鉏梃欲
起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爲苛禍自取
叓減衆稍定行次曆亭指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
靜竣事六日還而先生亦病矣代還改從政郎上書告
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八月六日卒
于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於
先生爲六世祖曾祖元贇祖居約皆晦迹不仕父宗
彀將仕郎許州長史夫人凌氏朝請大夫浩之女亦
前卒子男四人幬鑄璹濤鑄遭建炎攻剽之禍褫衣
冠去爲浮圖師更名祖淨高節一世其徒莫及也幬
璹濤皆以學行爲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
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芊篤孫男女十二人以
其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
氏以祔某少時從先生受詩親炙德聽教誨于左右
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爲可教者也嶽宗殘祚高麗遣
使入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
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
札喪禮闕九牢之一時當過客樂無肆夏之三之句
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
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
之音歐陽公以爲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
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

授以章句殺律之學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兼茂選官牒推移進胄詞進兩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為可與于斯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屢抵嚴譴以是有愧于先生先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寶文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孫過與某三人者尚無恙先生不遇于世人將試〻無所傳于後迺論次其終始而表諸墓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瑳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羈有高世之行讀書不求甚解而彊記過人問嘗出遊道路所見仆碑斷碣與名公巨人記游崖壁間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輒成誦而不樂求選舉浮沈里中過人無貴賤少長戚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倅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慍喜吳越之俗事奉佛僧信禨祥至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醫卻藥斷除酒肉一聽于禪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名教而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為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躍諷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于其鄉且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覧不論所習宜後所謂豪傑之士者與不惟如此廉靖寡欲恥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飯饑者解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酒醴以待好飲而無資者視過儒丐調護孫藉〻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亂季君奉契之亡請讀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惡執善衰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為者此真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情達胸中洞然無疑礙亦不事表襮為殺章稍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接朋友酬獻往來忻歡欣戚一寓于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補世教不為空言譏諫無已詩愛之以為但得有味若唐詩之工者其子鎮中進士第調常州戶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之不出里門三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從汝于二千里外汝洗手奉職全壁而還為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感

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事
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也劉氏
世為樂清縣人曾大父宗咸大父熙父文善三世無
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蚤卒
曰源次即鎮也左迪功郎洪州司法叅軍曰湛曰沆
皆舉進士三女周忠孝毛庭佐吳仔其婿也孫男女
七人諸孫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丙日舉君之柩合祔
于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從余
游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
來徵銘自建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材
出為朝廷用者獨盛于一時令府君有于試吏又以
材能稱得顯聞于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
距永嘉有重江之阻文思衰遲不及其葬迺為文表
之墓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名拜叅知政
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
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
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欲痛哭所
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為憾後十年元光為台
州黃巖令治有迹組出貧一境翕然會提點刑獄秦
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書有謗時語又
誣以非罪馳書昌時昌時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
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萬言書藁于笥中議刺
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
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之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
衣官籍其 老幼數百指瀕于飢寒至不能自存而
元光兄某官鉅亦連坐羈置邕管道過賓州感瘴死
聞者皆為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時
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
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煒姓楊氏
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太中大夫父植
左散朝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會
稽之嵊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為嵊縣人元光少時英
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
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遇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右迪

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金真帥紹興辟
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某鹽場丁大
夫公憂〻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潭州南嶽廟
歲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黄巖縣令歲饑流道滿道元
光以便宜發粟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
遂已縣有大渠納衆水而注之海歲久堙為平地
遇甚雨則水冒田為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衆力
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以時瀦泄
至今並渠之田皆為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于天性
所居官與除利病若害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
白鶴祠屢禱不應元光怒曰汝為神簡食一方而不
知其事邪命撤祠屋毀神像犁其庭而去一邑大驚
黄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絶醫
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侫盗
竊威福而不即刀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
大夫公驚問曰汝誰怒邪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于
中而為此也天台太守蕭公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
無顧忌大語則擊節稱善嘗屢薦于朝不報嗟夫元
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
所不能又遇權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
而輕犯其鋒一語之過者禍乃如此于是蕭公亦抵
罪從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島夷塋鳩中無與晤語
者閉戶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書四句偈
而絶諸孫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實二十六
年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
夢齡夢熊夢說二女尚幼卜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
窆于某縣清化鄉福泉北山之原祔大夫公之次母
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只二壯子諸孫孫〻滿前拊
養教誨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考享壽
八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誌元
光之葬已不及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
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大中
大夫何公諱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
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遇疾卒于昌辰永州之官

合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昌辰改用令
卜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于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
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
許狀碩人之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
某為銘刻之墓上惟何氏異社有寄相碩見而耳始
家于新淦州上吏四世而生大中其族浸大矣有澤
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入侍天子出僔將
節烜然為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漆相照大
車駟馬充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
墻屏居不出堂戶事姑婢友姊姒以相其夫而教其
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閨門欣欣無怨答一辭以
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弔哭者咸盡哀其南遷通清
江館于何氏于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退
頌不去口可謂賢也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
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今封男曰
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即昌辰也次曰昌遇
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
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迪功郎南昌縣

尉劉堯民進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伉直
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
下世獨昌辰亡恚亦廣直有父風勇于為義屢擯于
遷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為後當以功名顯碩人
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目録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

霍公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

胡公行狀

傳

圓悟禪師傳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

霍公行狀

曾祖昶不仕

祖恭贈大中大夫

父寧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于晉而子孫㤂者以國為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于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于常州之武進縣為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父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為郎崇寧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縣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進擢天下幾大官為世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丱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他生之所習既冠學成盡棄其書詣太學据一席之地茹蘗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為空言徽宗纂極第進士於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

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辯上大息稱善擢為第一特授宣義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秘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為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豪卓然中上意辭稱未幾廷見便殿擢升冊府于是題名碩實蔡擢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榮其名聳想見其風采自海隅僻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于天下明年丁朝

議君憂〻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秘書省著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絕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犀帶垂魚自公始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實錄修撰遷禮部侍郎于是星出奎婁之間詔侍從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公曰彗孛之祥嘗見于崇寧之末矣陛下惕然戒懼發德音釋黨禁省罪戾黜姦瑣除煩苛以幸天

下詔令甫頒妖象銷殞可謂盛德大業閱歲未幾善政多還天心惓〻復示譴告臣謂應天之實當稽已事之驗今陛下正庶事以杜塞大異第如崇寧詔書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精禋之感宜獲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荊湖江淮閩浙七路人罹旱災穀貴翔踊詔州縣發倉廩振貧乏甚大惠也然旱乾水溢與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于令甲而吏弗省豪商大家私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善賈而吏弗禁宜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郡國察吏勤惰為殿最以詔

賞罰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又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侍從近臣出　藩翰高官大藏以寵其行而懷然有留戀不自聊之意可令內外侍臣更去迭來共為一體入侍禁闥為論思獻納之臣出殿大邦修方伯連率之職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輒報聞徽宗謂宰相何執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曰漢宣帝欲用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効為諸臣之率陛下忍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

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又見上曰平江
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
公頓首稱謝公敦大詩深慨然長者也遇吏民慈恕
不以立聲威為督察吏建白多德柔因能任善不必
自己出以故于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下為甚雨則
積潦害稼朝廷疏新河八百里以紓陳人憂而去淮
南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
項城以達于淮泗自是陳無水患兆軍改刺重役不
著于令率會例于他州已報復遣囚繫充滿有瘦死
者請詔有司立法領焉以時決遣全活者甚衆中貴
人石燾傳詔革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不可自我作
俑遽罷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為禮部侍郎兼侍讀三
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第驟進儒館方兄表達
朝一歲三遷遂替書命每奏事欲前上目逆而待喜
動于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
為右史立柱下方四顧前郤上以目屬公示所鄉左
右驚嘆以為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
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孫淵明為尚書共擠而

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
無出公右者當繇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助我公驚
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遽居此官愚不識忌諱
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為辭焉由是京不悅
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為稱首京曰然雅其禮部久
次當除學士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而已五年公
被疾上書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內侍鄧忠仁挾國
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疾益急不可為矣上惻
然又以公行年錫陳彥者占之于是公積官至大中
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夫守吏
部侍郎致仕訃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
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實七月癸酉也享
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縣之懷德南鄉千墩
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詳慎未嘗輕發發
亦不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己者故多天下知名士
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為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
食相欵接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端輔端
如以孝友聞端輔以文藝名場屋而早世其孫文與

教畜之如己子端如豪建有智畧殖產累巨萬弟姪
分財公以義譬解不德頗詞文輿曰吾兄力貧養親
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不以廿寺累吾心
而後得至于此吾不忍為汝所為弟聽我言遺豐約
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不使吾兒先汝文輿唯〻
居亾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輿如約卒官右朝奉郎公
元配蔣氏贈溫國夫人令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
益之女弟封崇國太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
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矗右朝奉大夫嘗任司農少
卿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為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
郎新差臨安府錄丞一女許嫁右通直郎聶示孫男
八人驥孫右迪功郎新嚴州司戶參軍戎孫永孫馴
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驤孫駒孫騏孫女十五人曾孫
男女六人公後以文炳矗登朝贈少保云嗚呼公之
沒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孫藐然僅勝衣故幽堂之銘
墓隧之碑皆未立逮建炎兵火圖籍焚滅之後公所
為文章獨得外制五卷于門生姻舊之家清醇雅奧
得代言之體至于論駮制敕省審章奏陳獻便宜出

入諷議見于文字言語者十不存一二故所次止于
如此蓋嘗論世之人蹈汙抵巇以徼幸一日之富貴
者遺矣千載亦何可勝數自公辭權貴人之託而不
就也然後徘徊于省戶而官不進自公推家貲數萬
而不有一錢也至今諸孫恃祿以養其母而無一瓦
之覆以芘而為生嗟夫公雖不得位為將相而絕人
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之功自足以律貪頑厲鄙
淳于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願者在此而不在彼
與嘗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某舉進士在選中
後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彼拔
數采攷于公為門下士文炳等曰今欲以公行治官
世譔次為書獻之太史而先友盡矣當屬之子也謹
具如右謹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
公行狀

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

祖實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已楙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于嘉祐治平間任重道遠任兩朝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元祐中脩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參秉國鈞道大名播異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于朝者或以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于吏𨕖登侍從踐臺省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徙于山巖海聚之間殆亡幾矣而公與子從世將者又相援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符紱蟬聯搢紳歎艷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寀贈太師沂國公祖宗定即文恭之母弟脩簡之世父也贈尚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曹後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為勝已擢第一編脩

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 有氣不喜琢雕為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久次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脩撰知湖州今上纂極召試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名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屏而將士畏敵先奔無籓籬之衛湖廣帶吾脅而群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當宜詔二三大臣脩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瘡痍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強兵禦戎之要公疏言天下有盜直其先變乎昔人常謂執中有來飯數升床上有一孜絮被雖儀秦說之于前韓彭驅之于後不能使之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

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于盜賊陛下
哀閔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
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
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之所係獲盜可弭矣盜
弭則可以保民矣夫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秏稼之
地也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
之民也陛下撫而納之及其田里無以惹征斂啓
其不肖之心而安于其故一畝之宮上父子下妻孥
行相厚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無廢壤婦女蠶
桑無餘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以
裕國矣日考翟興建西洛董平豫南楚什伍其人為
農為兵不數年積穀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無轉劑不
謀夕為苟且之圖以紓目前而已乃獨能強水土之
政務農之令屹然自立梟巢之中而不可犯以吾江
東二百郡之地欲強兵以禦寇戎而不能為翟興之
所為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藝而有司不敢
訶詰有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曰將帥覩詔書
為虛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已乘輿還次會稽內批

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藉以為
贊公曰予以馭其官人主之柄也即有賜弟詔有司
奉行無覩人以私上欲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
親伐公曰群盜猖狂天子自將之不武不勝貽天下
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而盜平如公
策焉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衆怒不嚴會大旱上御
邇英閣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此殆杞佚罰之致以杞
屬吏杞疑公譖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
丞訂蒙詰常接驗不如書反覆究窮吹析毫毛放辟
從多抵罪者公獨修然無一髮之挂尋請宮祠除徽
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
復召為給事中遷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
讀并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
上而知州事鄭強駁聞無一人當死者縣令為民父
母而殺無罪十人徼冒進秩之貴不重寘典憲何以
謝天下之怨又言江東留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
人之未至者若繫者待六百人之集將槁之下疾病
飢寒必有獲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

則徒輕詔下如公言則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西
蜀交子行之諸路以紓水陸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
安危之機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
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議者法行未幾錢
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終莫能勝今
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鎔磨鍛鍊之
勞一夫挾夸札坐容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
窺焉偏州下邑真贋莫辨售之不疑轉手相付旋以
為券抵觸憲綱破家壞產以償告捕禍及無辜勢必
如此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
市井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
恐無及矣人伏其精識八年以親老丐去章四上除
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惜不已欲留公侍讀
讀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累息守信去鄉縣益
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親養上曰卿第去行復召卿
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愨寡言喜怒不見進止
可識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
察其誠特深信之將相議大舉料兵算食戒師期矣

會公進故事遂摘漢婁敬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
衆攻匈奴而遣十使為間皆謂可擊敬獨不然以為
兩國交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
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
城之圍而冒頓解殺與城存者數所與十使所現老
弱羸瘠為如何哉妄言無行之徒緣飾無根為迎合
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為
誤國豈不大哉上覽之瞿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
胡某之言一士之諤諤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
臣孰可將者公曰臣從子世將可用也上即日命世
將以樞密直學士為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制
置使吳玠死遂副宣撫凡治蜀五年以資政殿學士
卒于官士大夫由是知公達脈之除從容諷議為上
所倚信蓋如此也朝廷聚重兵梁洋間以杜虜人窺
蜀之謀而餉道險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陵江而
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患至紹
興初初行陸運調成都潼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
送徵發爭先借直而馳晝夜不息僵仆道路十斃三

四蜀人慼痛入骨髓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斂不已人不堪命財聚民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解嚴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留防閫正兵外其餘將士分戍他州就糧敢治如此則戍閫之食水運有餘分兵就糧陸運可免民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述公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上必稱胡世將守蜀狀少日當以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權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纔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致官止于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論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聖宮寢近臣例進挽歌辭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之句以賜自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踵恭

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皆以文章翰墨為邦國之華公悉裒聚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遭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闢之女有賢行而早世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偶歿而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鐫諭俾更嫁公再拜秉笏而進曰某不幸蚤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孫藐然恃吾母以為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然哉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內事肅然如官府他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踧踖屏氣候伺顏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為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筮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內外宗姻里長老交口譽嘆以厲其子孫曰胡公真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克修成修尤友愛過恩以次補官而後任子女弟適閩人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寀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楊氏女俾寀奉其姑以嗣吾意祈國

公孫曾有田之不能自存者公捐槖金百萬爲諸族
倡共買田賙之其疎財尚義盖天稟然娶錢氏封淑
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氷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
曰岐老登辛次郎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
嫁右承議郎鄒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
無適莫不爲節目崖岸群居恂恂然寒温粗接咸否
不出諸口遇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
是是非非如東西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
逮居官任職不録細故專務推賢人遇夫當事可爲
則慷慨自奮亦不茍止而妄隨至論交子則宜言于
朝曰比大事也衆不與之而立故極論無所避治天
台屏惡發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毫干請之私奏免
上供非輕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晩喜讀佛書
不假師傳自然超詣在天台時與太淑人言預多知
死者既屬疾却藥屏醫湛然而逝以其年四月壬申
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之原公所自卜也謹狀

傳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
家子卑嗣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
不敢齒一日游妙寂院嗣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
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爲浮圖氏
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爲衆講說作佛事執經立
坐下者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逮其學爲
高弟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歎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諸佛涅槃正路不在句文中欲
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汚之吾知其吾以
死也遂棄去學禪于真覺勝公勝公方刻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瞿然于時大善知識名號
聞四海爲世導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
林踐荊棘蒙犯霜雪間關百難辛所欲往靡不至焉
首見玉泉皓公金鑾信公又見大溈喆公黃龍晦堂
心公廬山總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
爲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
矣最後見演公于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顧趨出去
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

者請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即大悟立告
演曰今日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
是又從演于五祖當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
怒奮挺而起師植立不動演授所持挺頷之而去自
是遇物中無疑矣衆推為上首學者宗焉崇寧中歸
覲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矣成都帥翰
林郭公知章聞師名號請住六祖院擇日開堂搢紳
登坐詞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緇素悅服歡場拜跪如
佛出世更住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荊南會故相
無盡張公天覺示至公深釋典通貫所學自許手捉
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攖其鋒者見師喟然
自失不知膝之前于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
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碧巖院徙住長沙道林
賜號佛果寶太保領樞密院鄧公子常所奏乞也政
和中詔住建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京
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公伯紀當國
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在入對殿
廬賜號圓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蜀〻帥

王公似復以昭覺畀之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得微病
趺坐一榻留偈示衆投筆而逝既茶毘舌齒不壞出
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明年三月塔
成賜號寶照諡真覺云師蚤治儒書更數讀乘學苦
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于一心
而性者心之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
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
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以謂
出于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
國之城望先人之壟冢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
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達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
其室車騎滿門雖毘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
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
領衆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
聲藉甚時有佛鑑師慧懃亦知名衆遂目師以為川
勤別之其後由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
神呵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山時名戚趙萬撓鎮
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度會天反風雲霧晦瞑

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遇
奄至盡一刹群夥無憔類而師鉢囊獨亾恙又嘗欽
上方賜物寘一篋中寓儀真師飭其徒往省之答曰
儀真連夕大小餘燼尚熾欲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
至而官寺民閭鞠為瓦礫而一篋嶷然封識如新嘗
寓公安天寧長老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
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住寫而碧巖蹤至女子即
碧巖護法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耆宿皆徙
避別室師寘一榻臥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道
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足亞亞者曾何足言
而世人傳聞所共欽歎故不得而略也景德中天子
詔儒世臣撰次傳史由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說
傳燈錄逮今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
千燈遞照固不乏人惟圓悟禪師號大光明勝妙獨
出真法門之棟梁不可尚已宗達得師法者坐虎丘
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黃蘗吳人惜其去而莫能留也
于是過余而別曰公最知師者獨得公文刻留山中
以備史官之採遂以余所見聞者補而為傳俟後有君
子得以覽觀焉

鴻慶居士文集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

（宋）陳東撰

明天啟五年賀懋忠刻本

少陽集十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陳東撰、東有靖炎兩朝見聞錄、已著錄。其文集宋志不載。書錄解題亦不載。據戴埴鼠璞載張浚奏胡珵筆削陳東書、迨勸編置、蓋以浚爲黃潛善客、珵爲李綱客、故借此去之云云。則東死以後、尚牽連興鉤黨之獄、宜無編輯其文者。元大德中、始有刻本盡忠錄、凡八卷。編次頗嫌錯雜。續刊於

國朝康熙中者曰少陽文集、凡十卷。前五卷皆東遺文、後五卷則本傳行狀及他書論贊也。東以諸生憤切時事、揭發權姦、冒萬死以冀一悟。其氣節自不可及。然於時國步方危、而煽動十餘萬人、震驚庭陛、至於擊壞院鼓、臠割中使、迹類亂民、亦乖大體。南宋末太學之橫、至於驅逐宰輔、莫可裁制、其胚胎實兆於此。張浚所謂欲以布衣持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者、其意雖出於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後應詔再出、卒以此爲小人所構、亦不可謂東等無以致之矣。第以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指擊者皆人不敢觸之巨姦、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緣憂國、不出求名、故南宋以來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亦至今傳述焉。蓋略迹而原其心也。

陳少陽先生文集序

宋鶴山先生魏了翁華父撰

余嘗與李忠定公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梓類既詳今又得三山

孫君遇丞鳳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秋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

昭郭許朱友恭等之義不苟生其次則有忍死於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

計連拄巨奸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行者焉大過之遇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爲凶而於義爲无咎然則寧爲陳歐而不幸歟

刻少陽先生文集序

少陽先生以身殉國與日月爭光照曜千古此其不朽豈待立言其言亦何待於序況有大儒魏文靖公已序其端承學豎儒何能贅一辭但愛其人者及其屋烏僻之景星卿雲雖餘暉散彩尚欣一覩況先生之立言即其所以立德立功者今先生之文將泯

其爲童蔡汪黃而幸也君遇夙號多聞加遊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系併以思陵前後詔旨臣僚奏陳前輩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而僅存僅存而又將泯則存之者之苦心不可不念遂不能無言使覽斯集者念其存之之難起敬起愛不忍以為覆瓿跋燭之用庶先生之文

序　　二

可常存而不泯如禪家傳法囑累之意云爾異惟吾邑叢祠梵宇徧境內獨先生無專祀亦無收拾其遺文者豈龍逢比干果非俊物抑東家丘

視之耶正德乙亥去先生巳三百年先曾祖中書舍人思和育始請於直指葉公忠而為之特祠又為所謂畫忠錄屬太史陳魯南沂編次行

序　　三

世於是吾邑始知有先生文然所刻者亦非李忠定家所藏舊本而所謂譜系范傳皆不存且以先生詩文與誥告章疏先後錯雜失編次之體

刻未四十年島夷入寇板尋遭燬於是吾邑復不知有先生之文即僅有存者不過覆瓿餒燭之餘而已考文靖公序所謂粹類尤詳者乃孫君

遇所輯而先生弟南行狀乃云先生有詩文數百首经兵火不存文靖去先生不遠其言不應相左及檢馬貴與经籍考有歐陽修譔飄然集六

卷而獨無先生集始知文靖所序孫君遇所輯乃刻於先寧朝至勝國時已不存矣翼髮始燥即知先生名及游鄉校拜先生祠低回不能去每

從親知訪覓遺文及于宋元諸家文集至稗官野史有一語及先生者必采擷無遺始得書疏詩詞獲為五卷為先生正集又綴當時詔勅劄記

哀挽題跋五卷為附錄共十
卷玆曰附錄不皆馴雅宜加
芟削竊念先生行實史傳不
少概見若非當時記載如李
嘉仲之贖屍陳司諫之論薦

許右丞之冢銅暨高孝寧理
四朝諸公之題識則當時情
形安得至今猶畫如在況凡
景附先生皆秉彝好德之心
豈復論其文之工拙法得牽

連並存以垂不朽冀藏此稿
幾六十年犬馬齒已踰大耋
恐一旦溘先朝露使先生之
文僅存而復泯則後死者不
得辭其責偶因語次及之言

未脫口賀甥日獻請獨肩其
事蓋日獻素勇於義且憐予
老故亟成其志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又云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若日獻者其善

忖予心愛而能助者與是不可以不序

天啓五年龍集乙丑日南至邑後學前御貢進士太學諸生孫雲翼拜手敬書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卷之二

書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辭詔命上欽宗皇帝書 四月十六日

卷之三

書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八月十九日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卷之四

書贊

荅江西提舉監丞蔣宜卿書 七月七日

答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
家書
自贊
卷之五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
詠雪三十韻 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燕勝亭有作三首

次韻同舍李仲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説令尹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彥儔母挽章二首
潁川二絶
次韻士繇惜別
次韻邵子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絶
題吳公輔卷
茶
送友人喪二絶
徐氏哀辭 代作
和郡守貢倖豆
謁王樂道之子聞方飲絶客一絶
詠桃花菊一章
春日偶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願之飲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虀
夜飲二絶
桼刷子
西江月
驀山溪 元夕
西江月 元夕
卷之六

附録列傳　行狀　薦劄　省劄　書

宋史列傳

行狀　陳南 先生弟廣州錄事參軍

薦劄　吳敏 少宰

又　陳公輔 司諫

又　洪擬 知海州

省劄 欽宗

書　趙子崧 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

卷之七

附録　記　劄　御旨　誥勅　雜記

贖屍記　李猷

封事 建炎三年二月　吳敏 少宰

御旨 高宗二月六日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

請祀墓 五月四日　滕康 翰林學士

論宰執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

追贈秘閣修撰誥 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官陳南省劄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朝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月六日

臣僚論汪黃劄子

清波雜志　周煇

鶴林玉露　羅大經

癸辛雜志　周密

又　前人

東萊集　呂祖謙

鼠璞　戴埴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少陽先生墓

蘇後湖

先生愿叙

高宗時諺語

亦齋程史 論黃潛善　岳珂

論先生祠額

卷之八

附録　哀辭　像贊　挽詩

哀詞 許翰 襄陽人右丞
讀哀辭 劉相 鄂人
又 曾季貍 乾道九年
又 汪應辰 紹興五年進士第一
先生像贊 劉宰 漫塘先生謚文清
挽詩 四首 李綱 謚忠定
又 張光 侍制
讀諫議有作 王之埜
挽詩 五首 葉忠 明監察御史

題先生祠 二首 西蜀健菴道人 失姓名

卷之九

附錄 序 記 祭文
盡忠錄序 嘉定九年 李大有 忠定公孫
又 楊一清 郡人大學士謚文襄
丹陽學官三賢祠記 陳搴 宋人
先生祠記 邵寶 無錫人謚文莊
墓表 林魁 郡守
祭先生文 葉忠 見前

卷之十

附錄 題跋
跋道帖 紹興三年 劉宜孫 晉陵人
跋家書 紹興十二年 陳南 先生弟
跋陳歐遺事 嘉泰二年 馬必大 益國公謚文忠
跋奏議 嘉定庚午 楊適 金華人尚書
又 樓璀 鄞國人
又 胡榮鏻 括蒼人字士龍可法
又 樓鑰 四明人參知政事謚宣獻
又 泰山野人 失姓名

跋遺帖 孟忠厚
又 嘉定六年癸酉 劉榘
跋陳歐行實 嘉定六年 李純
跋建炎第三書 建炎十五年 王遂 金壇人謚正肅
跋建炎第三書 嘉定十六年 劉宰 金壇人謚文清
跋遺藁 仝上 潘棐徵 金四
又 樓申之
又 李大同 東陽人

又　黃　震字東發慈谿人
又紹定二年　譚粹古
又　陳　冏
又　陳　塤
又紹定五年　羅　愚參院
又紹定五年　許元實
又端平元年　劉希仁莆人
又端平元年　吳　潛宛陵人留守
又端平元年　衛　价歷城人郡倅

又嘉熙元年　桂如虎官那人修撰
又嘉熙元年　任袁然四明人
又嘉熙元年　徐　敀鄂渚人制幹
又嘉熙二年　陳　宗金壇人
又嘉熙二年　章　琰桐鄉人運使
又　伍　霆鄞人制幹
又嘉熙四年　滕　嘉東陽人
又淳祐六年　張　介
又淳祐九年　趙醞夫

又淳祐九年　竇思樂
又淳祐九年　趙崇縝
又　王　邁提刑
又淳祐八年　孫應鳳
又　汪濟之新安人
又淳祐九年　印應雷
又　李　憲
又寶祐二年　朱承祖
又　高世奇

又寶祐六年　趙與言
又寶祐六年　趙孟迥
又寶祐六年　詹元將
又寶祐六年　許　炎
又寶祐六年　朱文炳灊山人運使
跋逸傳寶祐六年　江萬里度宗時右相死難謚文忠
跋遺草開慶元年　李　節單父人提舉
又開慶元年　趙時寶古汴人
跋秘撰諸詞　胡　價祭酒謚文肅

跋贈諸手書　畢亨翌熱有都御史
跋建炎第三書　祝允明吴郡人應天府治中
跋盡忠錄　陳沂鄞人翰林
又　孫育中書舍人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丹陽　陳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有闕文　又况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為陛下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

不揃軀効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材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彦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黙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憸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

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姦狀故此數人者爲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勢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

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贓狼藉縉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啓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閤卒庖人防圉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

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衂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

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汚者一時苟
賤無耻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
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
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
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
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
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
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
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

京西咸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列
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籍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中
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
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
李彥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當職官吏稍有
違忤卽諷監司捃摭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
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
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
燕山免夫之征剩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昔時

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
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
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
被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貪緣入仕
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
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
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
入己自物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
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擾動數路蔑

視官吏僮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
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栢輒
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刜民塚塋幽明受
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
跡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生其間必作威福
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
輙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
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
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

內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惻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盖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斂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况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

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貫枝梧是致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誅國威未振然此六賊黨

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盖嘗陰懷異意擁戴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劒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冢暴其骨以解天

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盖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詰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米斗千錢民兵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

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陵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信與伸同）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為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

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為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為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已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不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雖不效死為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藉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所賜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庶民嘗許

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

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㬇是京子攸妻黨京即委㬇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前出討方臘市恩亦衆𤇆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前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又怨朝廷𧶘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勔父

子欲歸於浙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郡築師矣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前書一併行遣却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況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十三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遂遷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誅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

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況夷狄之兵實由羣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則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上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

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爲群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傍佯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輙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爲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爲天子之

父而乃受制奸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脩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身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鄉附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

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得之搢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眞是憸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毒敢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潔其實招權怙勢使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已故宰相大臣秉持國

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趣事不暇師成氣燄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已格或一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特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前使充使臣之役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爾非特

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泛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關每名納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爲既衆仰又轉令張補等將上其他權幸遂相効以貫利師成實啓之每過賜第唱名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

法爲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搢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此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賦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横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儻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詐僞必以爲真能廉靖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内朝善覩上意所向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貪緣爲姦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躭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姦必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勔彥只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攀嶽等輩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胡可得爲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

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此日所聞爲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爲謀始此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

於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畧言之矣又見比年都成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假爲讖語以撼國本牽賊和之吏相誇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況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爲虜賊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即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

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使僞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爲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臣偃然自若畧不知愧則前日之事皆將誰執今夷狄之釁實自數賊啓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耶江浙之變蕭墻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齎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見譏曰上方以夷狄

爲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前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疴豈能爲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

相大臣孰能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陋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繫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陛下留神游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翼按宣和間謂婦人有標致者爲韻至施之衣者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耶倡爲此讖也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李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彦等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彦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彦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

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鬨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彦等詬謗忌

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彦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彦等靡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懍懍危懼不遑宵旰邦彦等並當引巳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

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彦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眞欲講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彦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持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鎭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鎭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都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

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敢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

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

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翊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講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

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與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講論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

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若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

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與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恊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無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

他哉蒼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辭誥命上皇帝書 四月十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敕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載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閽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亦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有闕文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子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位穹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溷淆搢紳躐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

蔑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與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畧矣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爲先務而前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耶況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況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遽達乎臣等諸生熟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閽庶可即達

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遽遭北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卽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況方欲攘斥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叶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姦誤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

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初四日早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恟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效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況十二月二十七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

介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攜開封府劄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濋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何此之卹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卽死於二人手矣臣若覬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劫天子臣今受爵命則是當時合衆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雍之說臣等死有

餘罪兼宗濋時雍各嘗出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爲意欲作亂一曰當行軍法二曰當致極刑又時雍受李梲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於法蓋聞諭其鄉人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絶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濋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覘諸生動靜至今不絶使一學之士惴惴然不得游息於其間二人各騁私忿如此安知陛下之待諸生正不爾也臣又嘗見尚書省榜示吳敏劄子中李邦彥之寃謂邦彥

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乃引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義報國而乃爲敏時雍等蹐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憂阻苟不能湔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於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嘆綱於臣等何有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能遽集此固不致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怪今

諸大臣往往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宜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壞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猶

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逭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敗壞亂天下竊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

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每有以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癉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亦心

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大計耶不過以謂昔
致身於此卵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
恩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
氏即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寧若負蔡
氏況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
用心也苟事干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
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碏亦不敢輒私其子惡
也況朋黨乎臣等書生前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
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

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
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摘其
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按蔡京用事
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于
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大下州郡城門之榜帝都者
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己之
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宋也
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衙
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

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俁之告變而繆爲心疾
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
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
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復道曲河相通宮禁脅
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
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章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
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
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寥所告開
封府制勘懷素供備宮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

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掩覆
凡文狀及京者必令楚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
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
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己之言愚弄朝
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
厥志以爲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
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專將
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燄可畏當時無
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冒恩寵二十

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乞
陛下即位之初比顧驚掩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
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
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
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奉陛下心乎京既以
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
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
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
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

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
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
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
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江
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前日在拱日
夕飲宴聲樂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
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
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之爲人驕淫狠
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
孝天下嚮聞閨門淫穢彼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
政燕山之役 後闕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猷　校

書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爲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禱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

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赴闕續准尚書省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於十六日曉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洶洶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即陛下孤立

天下事去矣竊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爲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爲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爲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爲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眞所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爲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竊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正以薦舉張

所傳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遛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頗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竊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爲和今乃便爲進退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爲相亦旣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始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彦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

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爲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彦眞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旣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彦皆以爲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謂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況在今日正當持危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事形迹之嫌容易進退而

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爲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彦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爲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爲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

傳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有爲敢任難事傳亮知兵有智略而紀律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況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辭機職願且督張所傳亮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彦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

即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於陛下有私恩耳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閑逸之地全保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彦爲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所裁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

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爲相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彦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亮可任爲將謂伯彦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前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徒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以草茅一介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鎭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即時祇受前件指揮尋

即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薛氏退伏閭里未幾遽聞金賊再延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在畎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賊虜殄滅夏四月遽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藉勢僭竊大寶羣邪輔之更姓易號臣竊聞之不以爲信竊謂開闢以來寧有是事唯五代

石晉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爲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累憂勤深仁厚澤格于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況今諸將之兵大會幾甸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前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爲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異姓爲僞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

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矣庶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反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不奮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竊謂陛下必欲聞蒭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項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爲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爲者矣臣謹具書一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

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況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以謂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若欲卑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竊邀請却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後

之強二聖鑾輿永無回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爲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者即是汝公如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爲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剉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

不鼓舞願爲陛下効一死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強豈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陛下刻意圖此　一臣竊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在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此顧憂思必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鑾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謂我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惰賈勇而前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

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剉折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能舒其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欲舒其憤興作其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奈何諸將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禦敵乃下令曰殺虜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衆殺虜人立功往往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挫竟無鬬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忌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藉口劫持陛下自逭其罪臣竊怪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耶豈不聞陛下向者爲

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愛手足不忍啓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略無難色聞嘗奏之淵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用兵害國大計其諭朝廷亦爲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歎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爲大元帥當時陛下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進兵耿南仲者黨走

帥府剛執和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頗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飾臣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上不欺天禹湯罪己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

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夤緣幸免罪戾爲安撫使如范訥爲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留不進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戰縱令以往竭力立功

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之氣何爲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戰一復其恥莫不捐軀效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夷夏天下共戴陛下爲中興主陛下若以身狥父兄天下當以身狥陛下二聖鑾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

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輩苟且其說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一臣在外方聞知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驚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荊楚地後世偏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琅琊王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是爲元帝初非特地遷宅于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爲盜有劉石

慕容據奪僭僞宋齊梁陳終不得復晉之東初席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乃欲歸避瑯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憝未幾蘇峻復起歷歸成康哀穆浸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蹶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者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謂今二聖北狩未廻宗廟在京陵寢在洛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即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

爲自安計臣竊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爲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眞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幸蜀亦有勸幸江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眞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車駕旣至登城撫軍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眞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効如臣之未學智略疎淺豈敢不揆自方前哲惟是陛下聰明英睿眞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攬耳何足道哉只前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肯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庶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効臣謂一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致麾下竊願陛下尅意圖此勿爲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鎭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

與之決戰果然即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奉文王伐不敢自專臣願陛下奉君祖宗報怨金賊何爲不可又聞朝廷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不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願望陛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爲他幸竊恐都人

必生怨心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顧瞻宮闕難以爲懷必欲他幸亦須畧到旋即他往仍須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爲都人所倚仗者留守京師分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幾甸之人誰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虜聞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擁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更無南

覬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爲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渡江而南自江以北即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陵遲之漸又況方欲報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栢人爲此計者何未之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爲眞皇澶淵之役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取材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臣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願陛下大明誅賞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即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爲諸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臣竊以謂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求内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

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爲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爲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即於十七日

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仍力論黄潜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譴而出而黄潜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鑾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

臣深慮黄潜善汪伯彥等怨臣譏己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殁也臣竊以李綱之為人也貞以春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姦致身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奈何返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黄潜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姦邪深疾李綱之正直今也未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既為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譴也李綱既去則誰為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還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寧奏狀乃是綱被詔赴行在經由

金陵之時有此啓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為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赦矣若即更而為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為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訐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于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

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曰撽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還都金陵爲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爲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近日盜發錢塘搶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衆又聞嚴州洞寇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爲控扼

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爲衆散走淮甸四散沿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刼臣謂雖太后行宫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方瓦裂矣諸郡守士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況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旋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爲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絶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籍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

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爲此行所以尚爾譊譊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遼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恟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儻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爲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

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囘二聖之鑾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鑾輿歸還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眞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illegible]也不然則二聖鑾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

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着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卽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摭實行詞遐者李綱蓋乞出也比見疏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令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覬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覬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覬望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姦觀望如

此尚可容乎願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也伏念臣以一介疎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卽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四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書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提舉監丞朝議閤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

詔赴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潦倒粗疎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于公卿大夫頃在大學為諸生時閤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閤下夤緣邂逅獲一望丰釆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汚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尤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暗於自睽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墻走避上章抗辭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盖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耶閤下之意則厚矣閤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為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閤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閤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為國保

重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康閤下自閤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跧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須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略通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

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宦學起
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殿訓蹉跎潦倒
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
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
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益其所以致禍之端
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
上章扣閽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
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大死朝廷既又命
之以官東惶恐失措循牆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

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幸民已是過
望尙復何求日夕北面祈禱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
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
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
校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
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
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
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危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
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
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
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項踵
爲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翹風泣血而
已豈謂仄席首及微賤閤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
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十日趍
赴闕下少効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豪楮可具旦夕
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嬸十八叔嬸三十叔

嬸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
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尙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
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
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
東已處之定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惱
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新婦并二
女東不暇顧鄉盡敎婆婆姆姆諸叔嬸照顧處置新
婦見懷娠或得一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矣
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

諸叔嬸更不在叮嚀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却死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十郎并諸僕携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郎爲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四大姐一看自餘不復言矣秋氣向冷伏祝善爲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月廿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嬸座前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

二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

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加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爲二嫂去泰宅下皆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贊

自贊 此贊當自有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眞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爲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卷四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五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

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倚信臣言懌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四下鄧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生令和氣生人寰

翼按玉川月蝕詩昌黎風伯訟合先生此詩遂成三絶

律詩三十韻 僅存二韻

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録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夫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瘦馬羸童古柳傍黃葉翻翻燃離思濁醪沃沃澆愁腸欲知此別情懷惡正是平生氣味長公歸且作詩書伴我去還依鴻雁行酒闌徑渡石橋子回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兼勝亭有作三首

危亭兼雅勝勝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帶雨蟠千松偃夜月萬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得干

又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前事逐萍浮荏苒荒三徑依稀度九秋故人應念我雅會莫遲留

又

三子皆吾弟阿章才更豪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高雅志在五馬壯心連六鰲時哉偶未與日且醉金舠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杯投劒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事從心淡可謂人情徹鼻酸經術豈應窮皓首文章何用苦雕肝吾徒行與功名會莫作羈人日夜嘆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依依客館夜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開灶爐香聽夜雨快斟杯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吊古人殊不遭一陣曉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彥儔母挽章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慚詩婦孝母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嘆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惟有南陔多少恨忍看松栢鎖寒煙

少馳賢孝譽來配潁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環一鄉蒙愛惠百口藉生涯享福踰中壽歸歟勿怨嗟

潁川二絕

我家本出潁川住幾世不曾歸潁川今我暫來忽暫去太丘風流誰與傳

我來潁川何所見青青古栢古城傍知是荀陳手親植令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士繇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

死白眼青青頻舉觴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粲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作新來黑瘦箏

謾說朱絃太古清政無矇瞽在周庭高山流水本無事安用區區俚耳聽

與士錄遊金山翊日分袂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口波聲遠後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爲離人好不爲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菴

一徑縈廻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閒道人杖屨知何處空鎖煙霞萬疊山

茶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脚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聊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旐送君喪呂莊編戶傷心切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厦勢巍巍有意于門駟馬車未乾壁土君先已賀燕翻隨吊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髫十年未遠皆流落地下相逢果有無

和邵子可賣倖豆

休論斥鹵與膏腴豆藿連阡稻麥無舉世紛紛賣魚

目投人愼勿以明珠

謁王樂道之子開方飯絕客一絕

晚生恨不及前輩來訪諸郎覩典刑吐握風流何寂寞滿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望塵陶令亟避俗胸中定何如清濁在一矚河陽艷桃李彭澤戀秋菊所好邈如許二子殊品目詩人易評量忍使混衡斛當使磨水鑑要遣顰眉矚勿容脂粉姿濫入珪璋錄神仙眞渺茫浪說武陵谷

不如臨清潭飲水樂自足誰令春簡紅照汚秋株綠
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畜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
脫巾漉酒漿黃花泛新馥

春日偶題

驅除睡思茶甌外收拾春光酒盞中萬種窮愁渾不
問世間此樂幾人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廣文絃歌飯不足要是古來賢達人山谷有錢能買
米比之魯公殊未貧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飲

今日天色惡酒壺恰已空何來進童子挈榼問主翁
主翁正對客兀坐書堂中諸生功課畢鼓篋歌醉翁
愛酒欲出門杖頭無青銅春衣典又盡搜索討已窮
酒興不可遏不免作詩呼遣童空壺挈將納宅庫爲
我却致覆灰紅得酒須尋愛酒伴更煩與召隴西翁

送黃仲達歸温州仍寄諸友

長安市上喜相逢傾蓋恩情久要同幾載睽違勞遠
夢一樽邂逅寫情東家山柑橘正酣露江岸帆檣忽
飽風歸去借聲詢舊友項舜方浪薛芹宮 項飛舜方 正仲浪士
薛公才多遷新 除齊州教授

謝温州黃仲達送鄂州瓜虀

黃夫子從汶上來三束瓜虀送風土應知我亦困虀
鹽肯食沽酒與市脯食肉者鄙無遠謀甲第紛紛何
足數飯蔬飲水眞樂哉千古風流想尼父

夜飲二絶

筍芽鷄炙殊可口明月清風不看錢坐對青州一從
事共君今夜不須眠

欣然有意引陶潛此意何妨俗士嫌三百青銅亦希
有速將趂取夜厭厭

秦刷子

誰研碧琅玕影撼半庭風月尚有歲寒心在留得數
根華髮　龍孫受戲碧波濤喜動清風發到得浪花
深處一甌香雪

西江月

風動一軒花竹琅玕青錦薰籠憐才自是宋牆東更
識琴心挑弄　暮雨乍收寒淺朝雲又起春濃冰肌

玉骨信俱融不比巫山閒夢

驀山溪元夕

半生羇旅幾度經元夜長是競虛名把良宵等閒棄舍去年元夜道得身閒依舊是客長安寂寞孤眠者今年元夜也則非鄉社却有人約携手燈前月下那知風雨此事又參差成怨恨獨悽惶清淚潸然灑

七夕西江月詞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盡送曉雲空愁損舞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臥西風西風

還解過江東爲報佳期入夢

翼按先生詩詞乃百十中之一二耳然初箋齊詠雪一首直與盧韓月蝕詩並驅詠桃花菊一首體物之妙雜之蘇黃集中人不能辨吉光片錦大庖一臠豈在多哉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六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列傳　行狀　薦劄　省劄　書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儁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剏開邊釁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正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請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

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彦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獨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

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彦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彦等誚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　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有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

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甚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

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

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按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行狀　　陳南先生弟處州錄事參軍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賡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奈何以是汚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貪祿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爲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

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巨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爲之悚然宣和八年金人冠河北徽宗勑于勤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可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

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懾欲為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恟恟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令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覘俄至數萬奈其書為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闕前欄楯撾登

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為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捽其膚髮公止之雖甚力衆怒譁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死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乃采遂稍稍散去實靖康元年三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為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

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實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閈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為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

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

潛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央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遽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

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意二賊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略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爲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璹爲護其喪

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爲言者上始驚悟卽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鎭江叅知政事王綯爲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旣以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誥詞御筆云云初王綯旣言公以忠

死上卽命賙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蛇自身外遶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廸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公之配吳氏而嗣宗尚在孩

抱乃諜諸姑請于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
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
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
如已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
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婭
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賙人之急雖質衣
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
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
邪之志嘗宜和末羣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

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酒酣聯句爲樂衆
皆默然不能落筆公獨爲古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
朔風飄飄灑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
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
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
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
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
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
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

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
除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
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
人人言誅雖平日與其腹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
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
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默自
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辭吾
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
翕然願從而爲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

望之博士孫覿坐堂上克家曰聞爾率諸生伏闕奈
何俱不敢答至覿則曰太學何蕃蕃所以稱於當世
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
也上書何爲公亦不答卽長揖而退二公茫無所發
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
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
命欲擇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
於縣之尚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
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

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肯未為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
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翼按以特恩賜同進士出身者自唐已然宋沿其
制雖勳德如晏元獻亦然欽宗以先生言事忠義
賜廸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自有與故非
倖進也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
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補承事郎太學正錄孝宗淳
熙初鄭鑑亦以言事由此進不四年補郡先生既
力辭恩命而又不肯以上舍積校取官乃謁告歸

就鄉學以貢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
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世固未有以太學生而返
就鄉舉者先生獨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此豈
世人情識所及此雖不關先生大節然觀先生者
當先於此等處覷破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
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己盡下或即聽其言
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奬今始其時臣愚欲
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
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
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
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
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
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
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能忠義感奮恐其言不

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
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
力退之繼而百姓竄譁東惶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
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
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
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為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
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
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
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

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省劄 欽宗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勑賜廸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爽文采瞻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事務趍人之急

朋游往往附之項遭虜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略施行朝廷命以官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今退伏窮巷救水奉親俛首鄉擧澹然不撓木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與爲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黙輒以充賦取進止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聞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伏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歃血爲盟以屬于衆及成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與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逃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勤駕竊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而遜耶昔

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少項未起朝廷遠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幸無多辭亟赴及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猷 校

附錄 贖屍記 詔勑 奏劄 雜記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于此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殁于王事自京師苗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敘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爲我

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日必能爲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省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借大方就卜於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遠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

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櫬以歸且令召其徒而衆皆懼其桀遠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使有

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役誅一兵官渠違有塡守視者舁其尸去猷卽使人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遙指二土堆曰卽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癥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親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尙未得其首也

於是百方購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函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櫬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大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責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緫而數卒擐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而去向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卽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舝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邏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慟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輙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少宰吳敏等上陳東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死於言事尙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於陛下卽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攷

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祿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宸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爲姦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宰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請祀先生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職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旨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勑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勑中書門下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寘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秘閣修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誥 省勑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勑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

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爲忠臣乎
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
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
年于兹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
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
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亨朕兹意可依前件奉
勑如有刳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闕

中　書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參　知　政　事　庾

參　知　政　事　與求

權　給　事　中　殷復

中　書　舍　人　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事受吕安道

右　司　員　外　郎　晏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弟南省勑

誥贈朝奉郎秘閣修譔陳東弟奉勑如右刳到奉行

前段闕

主　事　姜大成

員　外　郎　兼權恩温

令　史　崔彦道

書　令　史　王癸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
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遂
州清流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

奉郎秘閣修譔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右　僕　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臣　文

參　知　政　事　臣　炎　出使

參　知　政　事　臣　克家

尚　書　闕

權　侍　郎　兼　權　尚　書　臣　之奇等言謹

擬王禎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爲之感激臣謂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咻然至極於鄧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爲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

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機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聽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爲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悉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非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怨甘心於潛善伯彥之日久矣今陛下尙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而伯彥軀幹故不在職何施面目仰覩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翼按此劄所云則此時黃潛善當已死及觀宋謝伋四六談麈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

叔雅詞也則潛善生前已嘗復官矣謝伋談麈載此語當時必以爲工不知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黃坐此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比之爲妄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麈世不知有此幺麼鬼瑣也

清波雜志　周煇

陳東字少陽太學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

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初行遣者歐陽澈撫州人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廸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愨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虜犯闕請質三

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揆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揆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諒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主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湖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敎官遂爲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

意於事秦李謂泰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

翼按今人但知與少陽先生同時上書者有歐陽德明而不知有高彥先志士仁人一時輩出得牽連併書故不惜其辭之煩也

癸辛雜志　周密 字公謹號草堂

嘉定十四年賈涉似道之父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宋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騈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

作書貽長司成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學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咪咪相呼俛仰恩貫負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何所望哉

又　前人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撤取前來

竊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溫序節段秀實笏同類而並觀之

東萊集　呂祖謙

呂東萊先生集朝散潘好謙墓誌娶陳少陽女得官清厚淳質陸九淵爲之碣銘

鼠璞　戴埴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黃寘諸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論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乃爲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珵果嘗刪之其心皆止于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茅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鬨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

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竊按莫須有三字岳忠武之所以死也而秦檜實文致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覿張浚實從臾之且浚之以恭心而僨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淳熙間議高宗配享洪景盧舉此爲浚罪迄不得侑食快哉容齋此舉惜不白少陽之冤而併案之也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彥潛善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

少陽先生墓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死闕下高宗悔悟其忠修理祀事每歲寒食郡爲上冢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脈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祖過丹陽即墓建祠自題云有宋修譔陳公神道蓋先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　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勅及公遺像授其族人藏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譔公行實刻墓上正德八年郡守林魁表之十四年巡按御史葉忠立祠嘉靖十四年督學使者聞人詮邑侯朱汝賢爲增秋祭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裁革議者嗤之

蘇後湖

陳纂三賢堂記曰蘇公庠字養直樂於肥遁不肯爲時一出蘇東坡黃豫章陳了翁與之游皆器重之公獨以山水自娛徽宗書屢下嘯傲塵埃外以終其身時號後湖先生陳公東字少陽當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指爲六賊書凡四上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於謀國奮不顧身後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二公操行不同而同於合道方修譔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亦後湖有以發之

巽按後湖流寓吾邑又與少陽同志於法亦當附書

少陽先生恩敘

弟南處州錄事參軍嗣子嗣宗迪功郎胥楊中和忠翊郎胥潘好謙迪功郎處州麗水

高宗時誥語

金人既出境朝中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

亦齋程史　　岳珂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微祖爲之及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

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遺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遂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闔卒因燕賜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位殺陳東歐陽澈遂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餘賜罷逐其娼附患得之心益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翼按此論黃潛善耳而附記于此者以見邪正不容並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亡也

論少陽先生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荊川先生應之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荊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平泉曰一祕閣修譔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荊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

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不智之主相剌感歎詞旨諄切若此

翼按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於辟雍政和三年朝廷作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亟以倖進力辭不受靖康元年先生伏闕上書欽宗勅旨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先生上章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先生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前已屢得官不受竟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

賠爲桀哉翼以爲尙論先生去當論其大節區區
浮名何足掛齒牙間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八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哀辭　賛　挽詩

右丞襄陽許翰哀詞　翰字崧老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愨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爲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

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愨相繼留爲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總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旣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

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耶伯
彥懿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
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
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慍色蓋潛善
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
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
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俊激東處
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
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戚之紹興三年

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傳亮張所未有
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爲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
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擁兵顧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
必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
中原無爲渡江之計金陵之議猶狃人也不可不思
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
論汪黃二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於上躬俊游不
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
慮天子謂其以詆巳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

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譏詆均不足信於慮
其可謂周於謀巳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
下詔褒贈追録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
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
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
人有攷焉詞曰
紛袞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與言
方發兮身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
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中命

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盗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
是圖遑恤國步兮安危惜一朝兮爲故殘二士兮
不疑使賢相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圍城兮伏
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鼓衆兮爲奇
乘新造兮惕惕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
豈暇諫兮縱非當稽鍰兮摯摯使寶慈兮傾移知
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
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慝蒙毀陰機沓兮莫窺後孰
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翼按尚書右丞襄陽許翰字崧老元祐三年進士靖康初入西府為丞轄與黃潛善輩不合而去

讀右丞所作諫議哀辭　鄂國劉相

幷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與言扼腕微有傷吾祖昔遐鄙韓許屢以直諭于若王黼使弄國賢者避禍禍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旣爭日月光眞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誅揚以浮言蓋私曲詠奸發德示後世右丞之文端可復

中興名門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恩統闕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為厚況今公議方大明𠲜天大呼君無後故人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執鞭典刑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為人也其言忠訒其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擿情偽究其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玉山汪應辰書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貍字裘父號艇齋南豐人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慙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卹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議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辭一篇備言死事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詞則返

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己之義微許公之詞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著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旣甍其弟諱亦下世故其詞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藁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貍曰進之將以是鑱諸石子盍為我識之季貍矍然驚曰是詞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

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惟季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乾道六年九月甲子

少陽先生像贊　　劉　宰 令楹人 謚文清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兮紳正笏生氣凜凜奸佞者盡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　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上如天地着意奸臣極虎狠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策有芬一芥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匭函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襟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盍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待制張　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若愛身飄蕭垂白髮愁殺荷門人

伏讀諫議奏藁有作　　後郊王之埜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未多故笏是甘棠

挽章五首　　葉　忠 監察御史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秩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渡誠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其二

神羊解觸邪寧知布衣賤無劍請上方而以頸血濺死者得瞑目生者何顏而嗟嗟黃潛善嗟嗟汪伯彥

其三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義亦慷慨

墓門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在

其四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物春兩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眞直氣塞蒼昊遺風振峩岷爲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其五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顧我懷秉彝千秋亦王李祠以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昜有紀

題陳少陽先生祠　西蜀健菴道人 先姓名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憤倚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陽煙雨暗湖天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九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著
邑後學　孫雲與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序　記　墓表　祭文

盡忠錄序

李大有 丞相潤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譔事云秘譔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

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非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語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藁不傳于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益掇取賜金制誥中語因重以詞首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

面至爲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奸謟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文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寘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與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嘗言及

南朝相馬魏二公皆黯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則秘誤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與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誤所得其死者姑採摭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楊一清 大學士謚文襄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効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於姦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懼不曰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讐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中原不左衽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於戲古之以諫死者

逢干皆世臣與國同戚休少陽向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姦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直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存亡在呼吸間抹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

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修譔近丹陽太學孫生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葢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

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敎不可以不書於是乎序

丹陽學宮三賢堂記　宋陳準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於制行而同於立敎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爲奴比干之死而夫子目爲三賢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敎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關世敎慶曆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讜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執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寧與朱敏求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啓寧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污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葢公優爲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稟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

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廷以聽聖語公之意葢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命于君庶幾調娛子母俱無間言與時哲宗默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時則有若處士蘇公樂于肥遯而不肯爲時一出又嗣是而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譔陳公激爲忠義而獨能爲國一死夫處士蘇公之孫也乃祖功在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

諸老與之游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觴詠自娛徵書屢下高臥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者修譔公則異於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斥爲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利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同于知道方

修譔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禀忠義後湖實從臾之若高宗之於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六蜚南渡及席未賢聞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召三及其門紹興四禩聞修譔公之死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面旁無負於二公矣余自佩鐫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其生晚魏公本溫陵人以子京宰丹陽迎養官舍於邑治東偶築室扁曰書堂爲奉公之所後人目爲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尚存子孫因占籍爲修譔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魏公于是堂而以修譔後湖二公侑春秋于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魏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修譔公諱東字少陽

堂在縣學櫺星門之左陳摹時權鎮江府事紹聖中蘇頌子京宰吾邑迎父就養因誕日築此堂爲壽後燬兵火紹興間其曾孫忠規復宰吾邑重建

嘉泰中趙善相改曰相公堂寶祐五年邑令趙與懷（一作懔）改建三賢堂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後以濂洛諸儒既皆從祀仍祀三賢增以洪公與祖名四賢祠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 無錫人 諡文莊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

其時以戰鬬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鬬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餘年而痛惻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爲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于靖康之時則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之重於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在

中國天下之勢如此雖與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懾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略竝道正氣乍用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瀝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黃二奸黨締蒙蔽曲嬌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益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

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歎高宗聞於臨安愕然驚悟旣贈官擢蔭車駕道公鄉特賜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爲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涸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戎好之

閑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蔽之迹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諮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教也大矣深矣益正德已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慊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旣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經而合陽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

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賓賓欽慕秘謨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爲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倣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中爲三間二厦像公其中前爲露臺立金鑄汪黃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爲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贈冠之

義爲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益趙侯狀云

墓表　　鎮江府知府　龍溪林　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照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愎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棠壓腥衣冠之化不可以易左衽深憂大懼精討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亡而中國存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

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爲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丘隴謂墜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虎義始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吊英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祭少陽先生文　　明巡按御史葉　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宋修譔陳少陽先生之靈曰唯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無慶忌乃以布衣而于廷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赴難惟以取義與磯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亡公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內逢于與遊斧鑕奚逆視彼汪黃蔑若狗彘決此江流難洗腥羶君心尋癰存殁哀馳如瞻斯開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高風今經故地作廟妥靈

永修祀事新宮翼翼漕渠泌泌千萬斯年有虔無斁茲當落成潔陳殺羞公其來歆鑒此誠意（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宗育請改北郭外五顯廟祠公詳見鄧文莊公祠堂記）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十

宋丹陽 陳 東 少陽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校

附錄 題跋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關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

之士往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輩泯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焰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

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陳南（先生弟處州錄參軍）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旣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卽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

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婿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旣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節固已托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寖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于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弟南泣血謹書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益國公諡文忠）

高宗皇帝卽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鎭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旣爲哀辭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跋奏議　　金華楊　邁（向書）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肩隨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非闕典歟爰取奏議手帖刊之于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郵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又　　　　　　　　譙國樓璀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頹側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與禍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爲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憸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益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又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譔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措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者之有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槩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邵安撫墓誌經略錢待制所譔神道碑并范制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爲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窺一斑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拘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其待予謏聞附青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疊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爲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

足爲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弱文斐不能自爲應說謹摭聖賢之言以識古訓遂伯玉恥獨爲君子修譔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又　　　　　四門樓鑰叅知政事謚宣獻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身非特光祖光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

書劾奸臣闘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
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自
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貧殺
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鈴於國史拜
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
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且正於賓位因得識
公後而悉覩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閲而知矣
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

嘉定戊辰癸酉朏

又　泰州野人 失名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晩之嘆其後
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弘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
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弘固爭卒夷偃
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
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弘之居
相位內深意忌雖同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
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晩進用事才出弘右而數
詆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
心而爲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
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
者旣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弘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
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
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
嘉仲之名苟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
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
下言爲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啓少陽之口若
有意於中興乃不啓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
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
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死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
陽死矣吾亡無日矣

又　劉棐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
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

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官都省甘爲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於戲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爲公斂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昆以廣聖恩褒中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

定癸酉臘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李紱

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已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建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恭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自文愆尤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爲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爲邢所草高宗不以爲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益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修撰公未贈郵之先後一詔則贈郵之翌日也罪已而勃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修撰公之所以忠嘉

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李紱書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金壇人 謚正肅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與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乘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

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羣臣委靡㑋㑋媕阿脂韋
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閒天下之利害如聞父
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恩之所
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二書奏
槀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跋建炎第三書　劉宰（金壇人　謚文清）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家且有
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榜年求
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槀建炎

第三書公所以坐於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
見者駭歎豈少陽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俾
留以為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
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為前倅楊君
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翊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
為公惜諸槀及遺書之亡而喜此槀之存因公四世
孫煒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
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槀或可
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澣

跋遺槀　金國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
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閽過曾大父劇
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不歸閩氏而遺墨亡矣
大父清齋老人記宜和以後事為詳猶喜言前輩出
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
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
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槀見過開卷端誦想歎
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寧欺

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
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
年殘篇斷簡好事援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
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磬欬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
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又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
偷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
修撰孫枝不困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令可矣盍行乎

又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東爲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决以爲不可往其後乃亼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韃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猶以得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嘆云

跋諫稿　宋黄震 字東發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

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奏藁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九死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陳公奏藁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宜和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夷灘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爲國謀爲天下謀爲社稷謀未始爲身謀也公旣殺身矣爲國者當奈何此高宗痛於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姦俱得保首領歿于牖下始終富貴之享二 孫猶得以憑籍而取榮官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於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執筆收泣爲其子孫煒書于奏藁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又　陳鼎

先伯父修誤於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于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衷於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爲購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於忠義並傳不朽與姪鼎泣書

又　古郧陳塡

塡嶷爲括倉郡文學見公疏逮時家書草於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爲贈揭之坐右朝夕景仰益常想忠靈於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煒攜奏藁相示齋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於筆墨之間因思塡至愚不肖嶷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爲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古鄖陳塡書

又　臨川羅　愚　察院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

巳九月望日敬觀

又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闕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藁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與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意尙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還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淛蓋嘗以河南歸税況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檄爲南務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之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疏其奸與柄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

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檢士之汚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閽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檢士陰有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幸蓋古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藁而重有感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又　宛陵吳　潛　留守

古今獨唐裴相堉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凌也尉宜於戲金虜既亡矣而濉陽之郊百年之下

獨柳悲風猶爲諫議卿卿也主國論者可不㸃乎端
平改元四月望

又　歷城衛　价郡倅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
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
況諫議陳公耶敬觀遺藁直筆如生又重爲之三嘆
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日

又　富川桂如虎修譔

建炎間二奸佞之誦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刻二

十事雖出於臺臣實修譔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
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藁
重爲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又　任袞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
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
其遺藁乎嘉熙改元孟夏後四明任袞然拜手敬書

又　鄞渚徐　畋制幹

讀諫議叩閽遺藁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
慕之餘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爲奸
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
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
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佐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
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又　金壇陳　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譔之所
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
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婞

阿與沒上下爲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
忤時者不指之爲狂人則目之爲病子審如是孔子
之志荒矣殿譔奏藁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新
汪黃爲鬼爲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
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譔之爲者當時寧
無狂人病子誚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譔
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譔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成
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譔之所望
也不然此藁猶破故紙耳於戲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又　桐鄉章　琰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益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止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噫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又　鄉民伍　霆　制幹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鳴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溟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將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獨狂妄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黃即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嚮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又　東陽滕　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爲邊面未可爲至計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

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爲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賂晉侯近馬晉之君臣反首拔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慼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圉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輿在主亡輿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

示敵弱且弱矣獨公所論大議凜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尙可圖也異時金虜旣陷中原不敢遽有之則以授僞齊久而後取使中原若取之齊者以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罪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

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爲尙書郎上書申救義與藉藉紳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藁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證也觀公眞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又　張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於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中之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撰陳公之事與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葢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後學張介書

又　趙靈夫

僕初娶於王其祖則兵部尙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姦惡祠

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閣已傳寢命在遐兵書矣自此先正秘誤於是乎叩闕焉一而二而三其詞愈切愈直雖罹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御臺之稽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奧嫌此笏太學薄三引衰旒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嘗於先正秘誤見之壽今巳酉仲春旣望雪翁趙靈夫謹識

又　　　　　　　　實忠樂

大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畀負直節勁氣於六館者爲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叩閽壹壹言事切中時病竟殺身以成仁今存載遺藁晋賢相擯邪朋恩故京縣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於百二千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爲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後學實忠

樂書

又　　　　　　　　趙崇鎮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爲之果故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於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戎馬犯汴虜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虜營刖陳幽直辭氣勁正粘罕憚之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罵虜繼之曰寧回南鬼不作北臣自沈於黃河虜滅其義瘞之河于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抗虜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附犬羊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於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虜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藁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閩騶

又　　　　　　　　南容王　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爲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并并有[illegible]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

失所先人無後與草相間入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
孝死猶不死禍福略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
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藁字體與前書而加小爲之
撫卷涕洟

又　　孫應鳳

山嶽遭埋汝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譔公詠雪之章也儻憸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諍之不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權朝竄終歸臭腐公

如栢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塋寒落松栢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淳祐已酉仲春

又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香每誦此言輒嘆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藁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斥權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册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予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修譔奏議彈劾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尙何敢贊一辭淳祐已酉仲春

又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脉炎祚中興此

其權與載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祐庚戌自潤改袁歸寓公里世孫示余伏閲書藁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職以來遂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沂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爲遺藁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滿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其所之意此藁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以持至灘磧間不然則爲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義

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人乎敬爲之書于卷後歸璧云

又　　朱承祖

魏徵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今觀殿撰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闕斥權姦至於殺身殉國願爲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比干後有殿撰公可不謂之忠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鑒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京口後學朱承祖拜手謹跋

又　　高世奇

世奇生之爲太平民自齠齔時竊聞父祖誦靖康之事毛髮爲之寒凜既不識公風釆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聞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趨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有重於太山者乎載之下於陳公見之矣冥鴻子高世奇書

又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藁愛君憂國之誠言言剴切雖鼎鑊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石溪趙與言拜書

又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大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闕抗言於羣姦吐髮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嶼遺藁凜凜猶有生氣然足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大夫乎寶祐戊午楚節前四日秦望詹元鼎拜書

又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虜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時

足蓋殿撰陳公既死之後也姦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迥生乎忠簡公之鄉獲觀忠簡公眞蹟多矣獨以未覩公之手澤爲恨迺今茁仕公里祗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煒以公之建炎第三奏藁示予慨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於東市忠簡公雖死於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黄秦者獨不死也耶感嘆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

殺兩後三日廬陵趙孟迥書

又　　三山許　炎

此葉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頓回則輿櫬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於此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又　　瀛山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眞與

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生廟堂居間關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冲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死而爲社稷死留二子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飴犬彘詠其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憚者焉當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服今如呕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眚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其前修誤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憤然習俗方患在軟熊雷同曾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大作於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爲勇正像此氣脉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勿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嘗苦不續有能聽然爲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二十六

日

跋遺草　　覃懷李　節

晁錯忠於漢以盎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爲之喟然此太息而已修誤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其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匪也焉錯安得此於戲此豈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與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又　　古汴趙時寶

劉陶范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與䙝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姦京孽糲華有中人所不能堪者猶循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爲京糲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賓業於南風堂

跋秘譔誥詞

胡　儼　翰林學士

予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啓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賜東澈告詞有八年于茲一食三歎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實黃汪所爲也乎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于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

古洛畢　亨　右副都御史

跋贈誥臨終手書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觝羣姦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姦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梓者予承命巡撫南圻考索郡志適得先生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二遂命鋟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草

吳郡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嫓千古史紀其所爭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議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真觀俟戮疑其所言必峻絶近訐觀此稿禰陳事體屈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稽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遺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

神度淵澄眞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勸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記

跋盡忠錄

陳沂 蘄縣 翰林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illegible]者四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李公之弟南有所撰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學有上論薦屍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李綱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丈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勅劄者序其年也後雖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即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為民之勸也

太學孫思和為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後學鄞陳沂魯南記

跋盡忠錄

孫育 邑人中書舍人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有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節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為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

編於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蓋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宗人雕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育謹記

跋

少陽先生書丹

一人能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千古也其文亦必

[illegible]氏新之

日：

少陽

[illegible]堂[illegible]吾[illegible]人

也

後學[illegible]賀[illegible][illegible]識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

（宋）汪應辰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文定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爲改此名。初授鎭東軍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遊。又與呂祖謙、張栻相善。於朱子爲從表叔。朱子嘗往來商搉，故孝經刊誤援應辰之言以爲據。應辰授敷文閣待制。亦舉朱子以自代。契分特深。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祕書省正字時。以上書忤秦檜。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於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中最爲骨鯁。其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宏治中。程敏政於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鈔其要。編爲廷試策一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閒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卽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鈔錄。所採太狹。故鉅製鴻篇多所挂漏。謹以浙江所購程本與永樂大典互相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較五十卷之舊。業已得其大半。計其精華亦約略具於是矣。

刻汪文定公集敘

玉山後學夏浚撰

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茲刻僅十二卷盖學士篁墩程公摘鈔自閣本者云乃廷以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為十四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公天資近道生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碩之精粹呂伯恭稱其學則正統文則正宗非阿所好也公少學於喻子才弱冠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復師事洪無垢呂紫微與胡仲明仁仲晁李同學焉既而與張敬夫朱元晦伯恭諸賢友也道尊德備所謂玩心文武之未墜抗志先民之所程太常議以文定諡公宜哉何者道德博文之謂文純行不爽之謂定自王氏新經之誣人也而學術壞公獨辯而闢之不令其毒天下後世卒業海昌信道不回有味延平澄心立本而要以反身自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文不在茲乎自秦相之主議也而國是亂公始而議和不詭隨於小人終而論戰不苟同於君子曰禦戎以自治為本能治其國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不然無說也更閱夷險特立不懼信乎有本者如是非誠定之効乎太常謂公

為有功於吾道世道欽哉欽哉公嘗言自漢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取容至於能為國重則又未必儒者故世遂以儒相鄙於乎若公所立謂之真儒非耶公先世自新安徙玉山遂世為玉山人浚於公為鄉後進梓公之文俾世有知公者吾道世道尚亦有賴哉

嘉靖丙午月正上日

汪文定公集目録

卷第一

廷試策一道

卷第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戎失計及羣臣阿藪劄子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卷第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除敷文閣待制舉宋燾自代狀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論愛民六事劄子

授端明殿學士舉杳簽自代狀

卷第四

内制十四首

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制

郭振授武泰節度使制

賜左僕射陳俊卿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右僕射虞允文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兼侍講陳良祐乞祠不允詔二

賜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史浩乞祠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沈介乞祠不允詔

賜荊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獎諭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吳芾乞致仕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敷文閣待制劉章辭免恩命不允詔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卷第五

記七首

守正觀養一齋記　豹隱堂記

潛齋記　平政橋記

昭烈廟記　諸溪橋記

洞源書院記

序四首

陳忠肅公集序　　徐壽卿集序
贈杜君序
說一首
王元圭字說
卷第六
書簡十三首
與信州程尚書　與總領汪少卿
與趙經幹　答程運幹
賀張樞密　與查運判
賀吳宣撫　賀汪樞密
答李提刑　答張潼川
賀虞宣撫　答程提舶
賀汪學士
卷第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　答毛季中
答徐知止　上趙丞相
答趙允明　答張定夫
答葉南美　答胡明仲
答徐漢英　與黄國人

上宰執劄子　與呂叔潛
答吏部陳侍郎　與喻玉泉
與張真甫　與何運使
與陳樞密二　答李仲信
與呂子厚　答蘇仁仲
與李運使　答劉樞密
答梁子輔　答尤延之
與方叔興　與呂伯恭
卷第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十四　與信州程尚書
答張侍郎　與劉樞密
上陳丞相　與喻居中
與呂居仁舍人　與呂逢吉五
卷第九
題跋三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貸米咨目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
題蘇東坡帖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題蘇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跋東坡書　題鄒孝先生行狀
跋尚公帖　跋山谷帖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跋劉丞相送子詩
跋張右史送程中書赴闕詩
題春陵法帖　書張士節字叙
讀安樞密行狀　書節行王夫人事
書劉忠肅公事　題包孝肅公奏議
讀龍川別志　記戒石銘
題范蜀公集　題范太史集

題呂申公集　讀中國春秋
題呂子進集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題呂文靖公事狀　跋貞觀政要
題張魏公與王彥事作不欺室銘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跋張魏公釣臺詩　跋張魏公詩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書吳忠烈遺事　題譚師直士訓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卷第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書羅宗約試晬録
讀諭王枲紹興甲寅奏對録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跋南溪始泳詩
書韓公五箴　跋李先之文
書糾繆正俗　書小陵詩集正異
跋劉貢父詩話　跋馮宿所為其碑文
書令狐彰開河碑　讀石洞霄傳
跋王荊公所書佛偈　跋王荊公與申公書

題司馬溫公奏議　題續泚陽集
題林子中集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槀
題金谿吳順顯道文　題蔡條祈神文
跋李伯時孝經圖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録　書元祐八年補録
卷第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誌銘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陳公墓誌銘
卷第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卷第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祭張魏公文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祭凌尚書文　祭女四娘子文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白雄雞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壬辰立春
題鄭氏籯金堂　題表上人卷舒軒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輓參政王公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輓學士張公
輓詹事陳公　輓呂舍人
宜春漫述　題法海院龍溪亭
和游南巖
陶山書院　歸雲臺
詩七言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贈宜春筆工
雪中梅花　常山孔塢碧巖閣
與談命鄭柯山　與酒家沈生
送王佐獻可歸信州　水雲堂
贈婺源汪氏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陳經略生朝四首　送陳經略二首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牽牛花
尤美軒　懷玉山
太甲山　荷池
琵琶洲　蕨初生
御殿尾
附錄
行實一首　傳一首
勅四首　祭文四首

諡議　覆諡議
端明書院記　重脩端明書院記

汪文定公集目錄終

汪文定公集卷一

廷試策　大意問吏道未肅兵勢未強民力未蘇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於廷詢之以天下之大計曰覬聞治道之要顧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於師者言之竊以爲爲治之要特在於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仁則天下相率而趨於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義則天下相率而趨於義矣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彼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於此者也以脩己安百姓爲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己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於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首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為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己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於天下之事若不足為者但陛下未之為耳夫以金虜之禍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可與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虜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於勤勞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為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畧不出數月遂

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蔕之盜而安千里刀刄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畧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興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為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為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光大孰能禦之哉至於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為本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為者哉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粤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為繆盭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為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為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盍亦先於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為自治之計者何也昔

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為根本之圖故高宗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内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也今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勵群師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

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論也至於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於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其於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為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為自治之計臣竊恐為夷狄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復祖宗之烈正猶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闃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奮發不憚改作則

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後從事毋為此紛拏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為憂乎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以真才之未顯實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為慮臣以為此誠當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郡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嘗謂天子之於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

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蓋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也今陛下下銓量之令則誠有意於肅吏道矣嚴科斂之禁則誠有意於蘇民力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於強兵勢矣然而真才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詔也若聲而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於方寸雖不形於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為宵旰之憂發於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

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爲空言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於事哉臣竊見朝廷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之臣使之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令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畧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於上而實令阻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恐以犒設贍軍則厚聚其

錢穀弓材弩笴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辦當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爲限賞不能免苟以欺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令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恔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呼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挺小隊皆效虜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自保至於冒請月俸虛縻餼廩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冗食

所以未孚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爲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不至則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欲考課以核殿最省官以抑倖稍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支則欲定武功之筭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叅府衛之制臣以爲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考課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内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

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抑倖稍矣然臣以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考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爲智以是爲非但詢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於是乎溷淆矣此考課之本所以在於正心術也荀況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

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於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考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仲華嘗用之矣終足以贍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之矣終能使斂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寬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爲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於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疆場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充國以爲明主可爲忠言且欲以守之條列利害反覆凡數

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河渠之利病乃畏爲人牽制而移書於朝廷朝廷以其言爲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考其行事晏之掌邦計也凡始於廣德之二年而終於建中之元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陛下誠能兼攬人才經畧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戍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

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爲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爲甚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於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蓋亦取鑒於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爲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叅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寧安太平之後君臣偷安樂於逸豫政令

日弛法度日隳諸衛之兵寖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彍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蓋亦取鑒於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考之於古驗之於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

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已而勤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尚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沛造次不違於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邇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於桴鼓臣切覩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於食息之間旣而膏澤繼降不出於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惓恒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為而推今日之所未為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祐宋祚於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効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為於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

可得而脅唯人主力於為善勤於進德唯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於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脩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蓋方其側身脩行而天下之人固已預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為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光武於是乎招徠俊乂屈己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為使聖德日新昭若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於虜賊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況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切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為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問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算切以為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為他人皆莫能為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已之道誠不敢務為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

今日之事責之於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大臣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告庭之命以其爲有道以其爲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才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其爲正直以其爲蹇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

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方何所見而然也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思亦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爲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爲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唯陛下所欲將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群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爲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臣

謹對

汪文定公集卷一　終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戎失計及羣臣阿諛劄子 紹興八年五月

臣伏見日者虜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内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踈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為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為兄弟又為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與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以謂虜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為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虜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又聞虜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

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虜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脩庶政陰飭邊吏厚為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師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嘿以自固淺陋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尤郄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諛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

可以成務而虛己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讎人役哉取進止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已見實封聞奏者臣愚不肖陛下過聽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祗畏天戒惟懷永

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於五官宜若不相爲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蘊積於内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於外善醫者察脉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内而外症去矣今者淫雨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於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寍者乎或有所鬱閼

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爲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爲命者財也取於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爲命矣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税榷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爲民害後世既已兼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後皆收入兩税以爲常賦今之兩

税是也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税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税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爲不取於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爲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於州縣名爲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爲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於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於官庫者今則斂之民矣軍器物

料謂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則賣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柰何而不復問况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於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於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為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為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為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

嘗為會計錄元豐間又為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為經與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於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買折帛未能遽罷裁損其估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於上降丁寧之詔

立煩急之法初無益於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餽如故他用浸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斂於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種賜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

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為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於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定僭偽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於內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諭羣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

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燕翼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須者臣下進見陛下每喻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己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顰眄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爲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遂使諛成風稱之者以爲聖人尊之者以爲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矣於一德元老至於輪當面對者託疾

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夙退聖聞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饋獻畢集於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要於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爲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爲說必不自以爲拒諫也以爲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頹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

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爲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爲好名或目以爲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於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戍諫田文而得賞於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爲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讒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

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司馬光以爲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曆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類致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夫群下雖衆然有志於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則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爲好名者是不欲其爲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爲好異者是欲其爲同也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爲邪

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覧士大夫是非
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讜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
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爲忠矣其或狂妄而不
知大體迂濶而不適於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
也如此則民瘼之疾苦臣下之情偽姦欺之關失皆
畢陳於陛下之前又孰有壅塞而不伸之嘆哉至於
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爲今日之計内之所以立國
外之所以備患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
朝不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爲固此
則非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察宜若寇
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
君往往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紀綱統緒號爲
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鎭建康居月餘吳人
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爲之重引顧榮賀循爲之先
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
危疑不絶如綫重之以桓温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
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蜂屬奔走唯
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閫之重臣握兵
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
望哉然而苟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脩器械不備

堠障不立烽燧不設憔悴之民徵召繁遣而不之納
也開曠之土蓁蕪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
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内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
則民心之爲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説以卹民力
通下情爲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
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
抵國於江左必得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宋齊
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武兵至瓜步則淮
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於上流之地萬一敵據
之則無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留若高
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康地濶營屯相望外論頗
以爲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尚有可慮者兵志曰以
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
善於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
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
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刻剝其下而奴虜
使之平居無事籍籍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
此其可慮者二也招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支
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驅而使用命乎此其
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爲志此

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為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哉今師中不幾於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逍之於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已乎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為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置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為尤重乎陛下誠留意於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為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於疆場之事據險要遠斥候遣間諜察奸偽諸如

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為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裏相應戮力而行之非若李爾嘗試而僥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執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於是始詔報從之慶曆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興為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歲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審之於初莫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

既已陳其大略矣而惓惓之誠猶有不能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為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論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向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於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

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於靖至於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況其不止於靖耶夫用一人而可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為實用也且臣聞人常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於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為難者蓋在於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泛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爲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盍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狄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爲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脩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汪文定公集卷二 終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當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虜酋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群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虜酋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為河朔群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狄尚強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者不當問夷狄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凜凜有吾其左衽之嘆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勳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自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為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世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於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為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為善權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正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

覓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經本總其所得又什倍於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爲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

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浸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

乎尺籍之僞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陜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發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討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

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共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於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

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者
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為樂哉比
以戎事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
多藏為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
過為豐厚而失於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為寬縱而失
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
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
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
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豈有之矣願陛下推其

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
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於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
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況於匪頒好
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為安
危惟我祖宗覆冒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
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
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變故
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
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
商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覆相

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
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晉然而
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
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為非甚愛之
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
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
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令請曰以為繭絲
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
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志凡今日
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

所繫之甚重閔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
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
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
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
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
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殘人也至和中朝廷招
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
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澂流之濁而復撓其源

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蕃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爲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爲工匠或驅之以爲商賈或抑之以爲僕廁之役既以使之以不當爲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逃遁浹辰

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爲誕謾列上戰多誑惑聰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遊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况於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剥之計至於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

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爲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爲賊所破者則此病

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爲在己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爲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

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彊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初不藉以爲戰鬭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於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

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爲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夫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户以代弓手之之貪猾之吏竇緣爲奸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咈人情而行之則有狹山超海之難故聖主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隷於諸軍豈所

以爲順我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爲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開闔動搖至於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

不足爲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爲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爲治者要必以至誠爲本以力行爲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僞者有所不敢爲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與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必滅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

風俗大率以欺罔爲尚夔路師臣訓練精兵二萬及
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
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爲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
爲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
而乃以六萬爲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爲
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爲欺罔乎此風不革
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
惓惓獻其愚衷惟陛下裁赦幸甚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隆興元年

准令諸侍從官受誥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
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
躬行爲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隆興元年二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
雖卒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
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
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
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
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
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
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
慢及其見利則趍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
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
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古之人主常患不能辯別
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
則多與恬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爲愛憎
以愛憎爲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眞矣恭惟陛下明智
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
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

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
也是能趍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
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於無行之人乎
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
其盜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
言曰某利可興其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
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
罪而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
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
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毆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

其積寖久其流寖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爲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擬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覆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爲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朝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問疏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已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爲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爲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

幸甚取進止

論愛民六事劄子 乾道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於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

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庶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令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

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以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榷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剝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出行紬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敗或更並緣肆爲

姦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爲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爲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爲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施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爲一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

取進止

授端明殿學士李燾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李燾稽古之學可施於今應變之才皆適於義奉使入蜀踰涉七年隨事便民爲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汪文定公集卷三

內制十四首

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爲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於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李顯忠挺志堅剛而賁驍銳生知大義旣用夏以變夷荐奮膺功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損於栒邑勉從紲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群材之彙征豈一眚而獨棄粵自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並授今特出於異恩內以增華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度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功對敭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郭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封安康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總攬多士牧寧四方干城斯民實資勁武之畧注意於將尤在安平之時雖名器之是嚴苟勤勞而必報眷乃宿望修其外康歷年滋多宣力靡邵知来朝有錫命之禮而考績有昳明之文其序進於元戎肆庭揚於大號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奉國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食實封一百户郭振勇鷙而好義沉潛而善謀慷慨風流家承氣俗之習奇龐福艾天賦功名之資頃從偏師堅守孤壘厲士卒奮盈之氣摧寇戎逸鬬之鋒既任屬之寖隆每勤勞之不懈肅轅門於建業開帥府於合淝紀律堅明恩威敷洽盡忠以衛上之義得悅以使人之方有倣其成不愆于素緩急轉輸之費欲圖久駐之基萬人留田三事就緒凡茲為國以遠慮皆匪使文而自營朕嘉其用心倚以為重惟名實之宜稱度事功之可成俾建節於黔中以增雄於閫外封侯之舉衍食之封併舉異恩浸觀來效於戲不顯亦世尚纘汾陽之休無競維人誰云充國之老

往祇朕命克壯爾猷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進封建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敕俊卿卿脩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膊萬幾康濟群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於宰司蓋甫踰於期月若乃富強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

彌縫之助胡爲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子爲政尚云三年其盡矯諸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奏劄子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

敕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㮣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懷尚狩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良祐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

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敕良祐省所奏劄子叨竊過分怨謗衆之竊恐悔尤日積他時重貴保全欲望許臣奉祠或與臣州郡差遣事具悉卿素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敭歷華要方益觀於遠業乃祈去於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怍奚慮怨謗之衆言有物行有常豈復悔尤之積尚體兹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敕吳拱朕惟乃父吉方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廉素是以士尤樂爲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因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景夏朕閔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逸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實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敕史浩卿入相初政爲廿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皋之地歲勤再閱民俗洽和肆稽進律之大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於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實在四封常何異於家居其即膺於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敕沈介卿以書護諸將之略而鎮撫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爲最而乃游陳奏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爲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

敕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鋭士入備禁旅頗從者聽中率者勸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徽猷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敕吳芾卿徊翔禁塗望實益邵鎮撫方面恩威一新顧欲於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

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武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素尉為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拊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賜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劉章辭免

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敕劉章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典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畀以自

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乾道五年七月十日

問帝王之功莫大於用人蓋必知其人矣然後可得而用也臯陶之謨周公之立政其知皆在於知人此固萬世不易之理也為天下國家者豈不欲得如臯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俊而列于庶位以收用人之效哉患在夫端竅真偽變雜貿亂莫知其孰為可用也然則知人必有道矣臯陶周公之書其反復曲折殆亦詳矣獨不曰知之何其知人也豈其不可言邪抑亦有所未盡邪世之欲取聖人之言以為致治之成法者其將何以為準邪則又即孔子所嘗言者而參之夫言行未必相應也毀譽好惡未必皆可信也人之難知此其大槩也今也聽其言則觀其行有所譽則有所試衆好之則察焉衆惡之則察焉若是者亦足以知之乎然觀之試之察之乃能有所別白而得其是非之實又豈易哉周公於有夏則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湯則曰克用三宅三俊文武則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聖人而優為之固

其宜矣而禹乃曰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豈堯所有不能哉道至於聖人而猶有二邪此皆學士大夫所當講究而推明也其詳言之

汪文定公集卷四

汪文定公集卷五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於斯夕於斯從事於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為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為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

所耻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於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脞莫能相尚能於此不能於彼勉強於所易失之於所難或僅能扶持至於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為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於貧賤而失措於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邪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茍然者矣睎顏之人所當考也然則士之有為有守而不出於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於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其不肖陋者亦幸有聞於呂公思末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為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叙紹興十五年丞於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聚道義於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盍以

豹隱名是堂乎時叙以為然而屬某為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於心而安措於身而宜發為英華流為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王質文夫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交雜於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於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

二又或至於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為質邪文邪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於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於正為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敘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特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與故予因斯堂之為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敘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與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illegible]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於吾前者又誰與論至於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揚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illegible]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為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為吾之資至於浸潤厭飫豁然開明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為我之用措之於身而安施之於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於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於學者推尋文義於毫釐之間謹守法度於造次之際亦可謂强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於春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怙於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死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溢粹謹愨孜孜焉以問學為事取楊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於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為高明廣大者哉故願以此致志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寖久板罅柄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於有其具而不

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為政者
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譽字直自著作佐郎來
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技之無時相
倍蓰而不翅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縮浮濫檢
柅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寬於是撤舊
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
嘗覩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
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
其餘材亦創為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
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傭工率為平賈謹視出納無

稽留峻刻之獘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如私家然自
初聚粮以至訖事無一擾於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
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於雖得其時雖
當於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為重也況能於艱難
匱乏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
以革獘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於凡例之外變
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福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王山東嶽之行祠舊創
於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塏坊敞闢
而壯麗之侑嶽秩祀之神莫盛於張王初廟食湖湘
迤演江右施及王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
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
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遂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
尹撰弋陽行祠記云嘗效官京口觀淮陰葉指亭記
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抃家于滑之白馬安
祿山之亂巡連從孫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
雲為將王原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齎

一指至信軍中為之驚駭出涕俯還且射浮圖矢中
磚普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
曰吾得請於帝令輔南嶽為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
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來此可詳
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電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
膺帝令以輔南嶽不獨表表於三十六人之中而聲
靈顯赫且綿綿於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
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
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
寒春月尺日江天雨打蓬漂泊漸摇青草外鄉關誰

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斷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挙金鎚以擊不平死守雖陽氣勁力鋭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齊雲㑹讃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傲擾衢民乞靈于王寇過朱江遇礟碾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穫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太纛雖背丈餘寇遁魄御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於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殁被盛德之庇如潭如邛如柳如標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暈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

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神乃江東水絶處香火賴移他所否則禍及兹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滸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冢邑士庶官吏遠迓奉安於邑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䙷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賀輸財戮力立祠於行嶽之東邊祠之前有泓泉湝潔凡有疾疫酌飲即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徼福辭曰收瘟稍茹輦脛擊毆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稚耄崇恩賦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冀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乃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國家柱石死則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頡頏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桑梓之亭碑可攷異代之烝嘗不絶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

之以報其忠邪然則勳重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於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槩且以誌邦人被福之𢪛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叙大畧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玉山蒼蒼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祐兮昭聲靈沴息妖蠲兮福群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絲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芳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亭欲報罔極兮摇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志橋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楮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嚙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為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来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頹圮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緇徒饕食之資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况因橋岸猶存舊址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券是以辦事郡方窮空無力議也於是以其租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奉千緡助之餘則於細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来者不容逭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傭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illegible]毫發民不七旬而告工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楹悉完之費入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准若

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於後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膺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徵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耻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厦明窗静几之謂哉是心即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冊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簡簡在吾靈臺之内矣咀其英華飫其膏馥其為用詎有涯

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於心故發揮為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録先生歷官以来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兹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於國學赫然名聞於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鑱於石碑来者勉焉

序三首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荊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為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槩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巨姦憤疾磨牙揺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擯頻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為吾身而莫知孰為彼此也以死生為旦暮而莫知孰為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為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為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者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為一與夷狄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與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造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邪學者於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於為文也其於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晣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於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為楚製齊人之為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為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於是有以文為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為本此雖異於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於為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鋭雖勉焉為世之科舉之業而引

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已意不牽於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體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於古之學者而後已歷得一第爲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爲文十卷求予爲序蓋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爲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爲居正者尚行壽卿之志也哉

贈杜君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覬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數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莊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猶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說一首

黃元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元圭寤而名之請字於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於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爲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爲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

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穆盛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爲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見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納之吝圃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汪文定公集卷五

書簡十三首

與知信州程尙書

伏審祗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雄州本鄱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於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於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爲國華讜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既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需頤庸盡發賢蘊後凋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流急而莫禦歛此餘刃施於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覩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爲懽娛信萬夷等

與總領汪以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逢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親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寠薄之分未免飢寒之憂仰蒙上恩游佐郡寄遠道百舍豈憚跰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於保持今仍依於臨案茲爲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邵宿望獨高於省寺群公皆避於酋馮屬邦討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錢流於地雖稱劉晏之功刃發於硎豈識庖丁之妙即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先身苟焉竊祿論臭味於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尙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趙經幹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旨棘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絃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於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置之幕下今豈待於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特承啓欵之音更托帡幪之庇其爲忻忭豈易敷陳

答程運幹

習聞聲迹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先世之好曲示過情之褒感莫能名愧無以稱恭惟運幹學士美材膺敏制行溫恭趨而過庭親承問學之富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論之所期曰家聲之是似顧惟晚進及識前修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刑之有繼未由造請第切傾馳倍覲保綏亟膺進用

賀張樞密

伏審祗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益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頌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皇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須泛回雅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願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於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為

無不成解紱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拔萬民之病庶幾大節無愧古人某方遠守於海隅莫進趨於門下仕竊依仰實倍等夷

荅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如闔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豈意空疎亦叨寄屬柁舟逾峽孝險阻之無他入境觀風嘆拊綏之未易伏蒙眷私之厚特迂誨問之勤此蓋運使直閣持自牧之謙篤相先之義兩喜必多溢美顏莫稱於襃揚久要不忘平生願繼聞於告戒此為

感慰罔既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王封典冊流傳縉紳欽聳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岳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家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爰須溫詔促覲嚴宸扉俾昇行進承晝接會朝繼食見國體之增崇帷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以煥大常之紀以降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某夙蒙興眷方託餘輝引領門墻第切拘攣之嘆庇身廈屋庶無隕越之虞忻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可績官威制勝令出惟行越參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廷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懲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於無愛綢繆牖戶患猶謹於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聞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臧既茂建於使名復優加於寵數惟大

尉之在漢室與相惟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
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
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即正夂虛之位
絣幪四海師表群工某文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
於閫外阻望履於幕中

答李提刑

伏審欽奉詔書洊持憲節先聲云及輿論交欣恭惟
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
彌芳棠棣之萼粲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吾青箱
而乃頻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徧歷於

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於要路矧茲夔峽亦辱
使軺庶獄敉紛幸平反之無害疲民凋瘵賴賑恤之
有方苟種德之可爲豈庇身之足問顧惟懶拙久幸
依承茲復同寅庶幾蒙益枉誨音之良厚知眷意之
特隆感愧之懷數陳罔既

答張潼川

伏審寓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於懇請故特示於
褒優下車云初浹境胥慶恭惟某官得先天康節之
學佚後世子雲之知其無施而不宜蓋有本者如是
被召殆行於萬里爲郎僅及於六旬即當超遷乃復

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艮其背所以不失時實斯
道之固然抑遠民之幸甚顧惟疎拙荐獲依承特蒙
惠問之勤益見同寅之義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賀虞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内外
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胥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
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仁爲救物之勇
我戰則克全蓋傳心於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於天理
經畫世故調肺政幾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
遠引亟承命以遄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

當宁太息命公往鎮雖憚暑行之勤以寬旰衣之慮
制勝堂上即坐收於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於盛事
益沛爲霖之潤求扶置器之安某疎拙無庸知照有
素免於罪戾悉繫庇冒之然奉以周旋茲復趍承之
幸其爲忻忭實倍等夷

答程提舶

睽遠風度荐易歲華各在一隅殆將萬里心雖無間
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遡風之稍近方圖修問
遽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多福恭惟某官
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名家臨夷蠻之互市

海舶四集並豐財貨之源官曹一清無復脂膏之潤巳被褒嘉之渥即膺進擢之優某方此丐閑庶幾無病無從披晤第切傾馳塵冗所叢數陳罔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寘魏科凡在見聞莫不嘆羨仰惟世德益賁參翊於政塗駕復天倫今乃並升於鶚甲併爲盛事著在輿言既能自致於聲名必且遠追於風烈而某総司貢士竊自喜於得人獲托宗盟又庶幾於叢潤特勤都騎躬致長牋尉荷之誠數陳罔既

汪文定公集卷六

汪文定公集卷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 大猷

蒙喻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令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應難於考究切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考究非特爲舉業也注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槩則不可不知也知此亦無難於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賾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蕭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者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注似誤

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注䟽於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卽臯陶所謂也楊子曰羲近重和重黎則羲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司天地之官羲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和羲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於脩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脩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考帝典大學文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爲脩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叙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荒雜至大學全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注脚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雖至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竊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於義理有補於名敎使聖人復起不能

易者卽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恩棄怠輒因來問復爾忉忉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抑嘗之說昔者所聞亦然蓋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以天子而與諸侯戰則其德衰矣此皆不可不考也

答毛季中

來侍下辛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遂爲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因歸鄉取道王山切一枉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其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欵否呂文於吾人甚眷眷顧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疏則似有意至於世之寵何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爲邪某山居却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雖群索居脩於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乎時師友益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况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共然者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會通書否此間益濶焉

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
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其答處亦有
一書同往乞知之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
每月才一二日在家文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
贖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近侯比
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家殊遼邈
其遂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虔州不知
今行未來書且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
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欲中
禹錫相繼去世可為痛惜昔范中宣公赴潁所至中

途舟幾覆忠宣隱水既上笑謂其孥曰此豈吾子厚
為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
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告隱數字以慰寥落至望
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溽欲雨伏惟尊候萬福本
教極荷此正吾輩切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
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於
銳而無漸獘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
信誠懇之心則當究獘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
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
但見其於人情不合卒然以為非是不俟終日而盡
罷之者矣則矣矣然則此出於銳氣而非出於誠心
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獘之難如此今人於泛
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為之掩覆保全諫之於密況父
子君臣之間乎昔英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
及仁宗即位以為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
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於是更不
修繕以荅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
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於冥冥之際矣此眞

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為
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
堯之過誅四凶非彰堯之過若使四凶乃堯所信任
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
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
願更思之匆匆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
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 昂

某近嘗拜狀必以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
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有興化

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於此然考之載籍昔之以元勛盛德而見勝群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爲異也跋疐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問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已無愧天地至於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預爲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𢦏相公高識宏度於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

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忌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秦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又仰方欲爲問忽辱近書審承履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者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其措此暇日度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喻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嘗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秕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曰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於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爲然矣便行匆匆上問益加進修追蹤古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與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

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者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畧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楊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定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於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嘗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盍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切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須甚佳則既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今似許迂晦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率帥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閒望在人既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高識與不識孰不景仰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焦爲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於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於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齟齬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於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刪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氷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麄糲之味艱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盃綍不復再請盍祖宗以祠祿爲憫勞優賢之舉數廿丁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毁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以鋟石

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閤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繼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輙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於教也今因僧至衡州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趨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霜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於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逝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於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此金壙中已有志文則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爲文言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又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盖有自來矣後人多認明道爲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切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於世人之嗜利

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盖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宜不疑張歐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考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温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於稱道德行不免假之於人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於無窮者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吕逢吉乃李氏塲侯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喻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衰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尤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士論不次

上宰執劄子

此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計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名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家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所從仕來其間居者至於十餘年其遠適者至於二三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無一二而大禍仍之屛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借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

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一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通貴之未解而有過時之女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皇安者如蒙鈞慈哀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黽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蹙求爲刺史以爲甚於陞井者求出執熱者須濯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智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於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托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來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吏部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答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學問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師司準備差遣傳鉞者信州人沿檄郎綳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乞休致盖其家富學明年即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輙欲使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闕中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中上也某與宰執書亦云其詳托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不報曲折幸甚王通齡胡邦衡劉寶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某乃者拜伏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不諭呆已

遭會不朱迎功喜進脩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執莛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莞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嵩州其得士民之與凌侍郎能一言併乞垂察

與喻玉泉 玉泉在歙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脉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郡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疾中將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中以生薑爲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爲氣所董宜先開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骨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於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却忘記說隣墻聞人刪定其子爲張晉彥壻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爲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乞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龍

之凌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駭然頃撥盖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邪李紘新州編管虞參知汪康王曬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全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已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項蒙喻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槩畧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

尤為可笑論語於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武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金華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為布衣而於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邪

與陳樞密 康伯

某踈拙無取謬當闡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黽勉然仇讐叢聚理必顛隮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於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為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本兵柄之外事亦固有未易為者竊謂如劉賓之龔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諒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稱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於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益良吏也

又

適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於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redacted]所為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服行成者填當為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川府其學博而尤邃於易其才高而尤長於理材賦斂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間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為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錯所耗失自不為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於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置制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靡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於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為措克之請州

縣置之矣而當官者競爲貪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入寇者惟元顔亮獨出於此亦是多爲岐路以困吾師盖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强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盖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忽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尙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輙此縷縷上稟僣易知罪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喩忝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輙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叙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未免或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唯吾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荆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得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於紫微舍人以爲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輙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屢能勿失也垂喩過厚尤以悚愧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尙幸裁照

答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盖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况在當時乎

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未喻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於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盖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絶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皆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於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東繳還曾覩詞頭否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

報行也欽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漢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定録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辯處甚悉也末叔原父等文字多奇他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裒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鏤寄也

荅劉樞密

垂喻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横絶古今盖世人但知温公辭官之爲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衰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强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荅梁子輔

伏蒙垂喻温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

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於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盖有不得已者矣惟發於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字敵終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去

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無中道於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盖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嘗自省察其愚陋衰憒盖惴惴然惟恐不及者乞賜指敎幸甚

荅尤延之

蒙喩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項嘗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

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輙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考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於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於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荅云神考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爲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盖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須成來者之無過楊荅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荅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考也此兩段合載於瑩中傳末硯黯無作欲改作於黯無作道由如是不由外鑠其

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輿

聞既還蘄春諸況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從於心而安稽於古而合措於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輿用心於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盖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務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預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西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屛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汪文定公集卷七

汪文定公集卷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於此日益愧負恩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踈遠豈能弭忘張貞甫爲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貞甫之功實近之示喻當以爲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遲延

乎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文信伯有次第否王文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脉不貫穿王文云恐如信奢矣須有次第至於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荊公爲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韓魏公罷相荊王乃召荊公曰絳之相非維意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八年荊公再相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常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蔡大俊敏常抑之玩物喪志之類驩兜共工事

驩兜薦共工事偶見於堯典崇山之恐未必爲薦判公也判公正如此說故道不足以在
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不屈於法度
之威此恐未足以言弊者海之事誠非獲已今益究所入益
微然更當思所以捄之於張之政固爲未遠然今日
事勢亦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
之餘獻諸朝今爲歲額而帥司諸色麋費皆取之郡
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盍不如此則
不能有餘以爲獻也既而拘定實剩錢糧世明爲寺院
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衮
老軍負揀汰使臣軍員動以數百皆昔所無者近年

以來方有事於征討召募調發費有甚造之類存移
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邪

又

其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參教今遂未
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覿皆罷未
報間知各除知閤仍兼權給事舍人□相繼論
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
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台州真甫陳義甚方
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
郎官李若樸林栗各爲朱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
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益上於細
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
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因來倘得聞一二良
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於府書堂方說話
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
尋即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
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悽楚
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
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
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沾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柰
何柰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
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
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
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即遣人往也溫公答明道

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於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
與水軍統制魏尙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
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
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
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
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
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于餘
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
事乃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
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
甚詳甚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
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貢闕指揮諸公以
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在
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

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
也虜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
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
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闕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
川於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
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止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
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
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

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
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
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
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中見集而子
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盖氣習之蔽
竊以謂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若欲指其失以示
人則如其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槩而言之以與
王氏同貶恐或大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須更察之也

又

別德濅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

上状弁納所寫李先生墓志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
恭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不肖蘇氏
之學症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
已初不於此求道也則其陳諺抵牾似可置之濂溪
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
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
吏乞裁酌李先生墓志寫得甚草草其間有錯誤處
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爾當所恨不見全書
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要
驟至於窮經考古之學則往往闊畧未知究竟如何

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
又文集亦多於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
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再祠未獲當再請也種
種非紙上可究應求良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伸志
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
終有不能已者李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稱其學參落此
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許後達
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循聞之邵康節子孫大
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
誣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
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今尚得上已手
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
暑爾恭惟德履凝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
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
愧於道也須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踈拙最
無補猶覬未罪去間或得聽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

耳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動即或全無所見
也又緣身疥癩坐卧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
群索居了無進脩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
置之坐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
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須求諸公皆不及東銘何
耶前家不喻於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
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
也雖欲便造乎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
之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
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

億度言語所能及尚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屛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掞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盖必傳之橫渠也歴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欽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脩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畧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喻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脩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叙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於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尚書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下不靖民橫流肆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况今遭此鉅異漂蕩墊溺孑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於烏鳶存者困乏寄命於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畎畝而畎畝化爲谿壑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

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延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閒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扣門而求之不得於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隣境有傚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貴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

民與之商推移時不决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己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於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民之事想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往往為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於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為羣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於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於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處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於不得不為之時消患於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恐徒為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為害當特接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陪費遂既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陪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其可惜也若非預行約束曾不若不蠲減之為愈也至於受

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概量以足入倉之數倚者倒印虛鈔令使某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前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姓之財供公上之用艱難之際宜若於義未為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已脩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歸之汚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善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拯不宜及齊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愛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飡飢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於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於心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體為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戾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特而已脩廢政以召和氣蓄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於未形而起福於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

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比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快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於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此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

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叅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闥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黽勉十月初四明有闕徧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明云必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於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為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　月　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

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為與求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問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于集所報得於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於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

一司以侍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盖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自以為非乎至於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為之今又使仲通改正敍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為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為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

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贓吏盡用祖宗法令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盡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於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於天下既定擬舉益清前日之刑寖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贓吏爲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憲自絶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濫及於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贓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臣蠹者治之以儆其餘宜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贓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槩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面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禀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知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外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欽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宏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槩某目昏甚執事艱苦勉强拜狀不能詳謹併乞鑒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之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於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於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於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絶少時有不相樂者言於廟堂以謂福唐禁監徒流無虚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督其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責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

前日之舉殆亦作法於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於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貧母老勢須再請嶽祠也葉幹頗有望於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考究諸家之說竊以謂頗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於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於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怯方來之惑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盭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托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於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管管於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於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爲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

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討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爲夏時之冬邪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爲周時邪則麥不熟於夏禾不成於秋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牾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

與呂逢吉

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比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隣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於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鋤之際又陷二十餘人於巖下可歎可歎每爲隣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爲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邪果爾更得畧說及乃荷示鄙子由所作東坡墓志昔見陳齊之云甞

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示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特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邪然觀其作頴濱遺老傳邪正分明畧無回隱有不可誣者會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特曲筆以避群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爲愈邪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此當悔作於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曰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大過當時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至此語亦告慎之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違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雨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自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預以爲喜也安石邪說一至於此今其敝彌可睹矣而學者

尚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尚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於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畧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於今亦可見矣曾子開以謂使范公之言行於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爲

惡當不下惇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
開後倒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祐間
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
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
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評
罔吐剛茹柔其跡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
得謫是果何求哉須更慎言之韓富二公讜論直藥
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
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
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

愼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爲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
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
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爲不然韓魏公
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商量
人行借紙筆且此作報未聞自愛不宣

又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
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
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
能者至道也知音者聲朦之所及知味者饔人之所
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
之精云云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
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
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
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
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
（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
不能語大者也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
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
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

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
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非與叔
之言也豹隱或意別有謂亦望見教南安書蓋附新
江西周純德携挈行可無廢也

又

爲別近兩已若數月窮山兀坐唯有思鄉秋氣益清
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
日不免飲冷初亦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瀉
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
爲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爲戒也所欲明道集

了翁集並納去溫公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宣城
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
發毛季中兩書輙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
之第欲往泉南想須到齋教求書某亦欲作湖陽書
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
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尚矣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
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後於中道可也
盍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
其不可往往俛首巖谷結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於
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

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荀爽陳紀韓融時
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盍有意於保身而濟事矣
申屠蟠於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
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於黨禍後不
汙於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
如何有以儆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比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介
候萬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
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
要幸甚幸甚邪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考盍意其
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喻當更加
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
許公事因浚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
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況許
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
閹官所傳盍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
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
爲功業豈不啓奸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
胡德輝云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

之言至願得爲蛆虫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
至此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
能無議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盍
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
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
齋記學問甫淺安敢率爾他日倘當求教也前日所
拜煩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汪文定公集卷八

題跋二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賓客咨目

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光再拜咨白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幹畀官職苟以斂惠徼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於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既而得請閑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於辭翰蓋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善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字閎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

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於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美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

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於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東棠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東棠而云致意彥魯也

竊觀端明公所跋東坡帖事有實迹語無虛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法也從表姪朱熹敬書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二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於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於已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

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書云士於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業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聽察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於前坐倚於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歛服如此是皆可為學者法故附益於行狀之末云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義相與而無所狃屈所以爲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既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伸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淒然至頌蔡之閫以劾祥爲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克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克之者謂唐克之也克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為鄉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為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内外一到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貧憊十餘年余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居立道以醫藥隱於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雲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為人士雖不可一槩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於不朽也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公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其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為後世歎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跋張右史送程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程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為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杜陵法帖

此帖内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監尚禕不之純朴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叙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於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即位召之不即就於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

崇寧間前之得罪於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曾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扶以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遁追咎鄉之持論以為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挫頓至於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蔕亦可信其為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於曾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携曾直所為字叙見過余曰此曾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為空言也因為詳道所聞於前輩者如此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乏師蜀帥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為疏略若有所隱避諱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郴章求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薦四寨請行繳責詔降為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於是落職而濤謫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於此矣然春秋雖為尊諱而沙隨之不得見乎丘

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為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於夫之時則可以揚於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即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家婦崔氏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祐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愧於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為言者何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為之流涕況其子孫者邪子駒頃為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為大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

可攷也如請邪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三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歲月繫於每章之下而記其後歷於後若其歲月可見於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於不闕也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槩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向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著為令然者令迺在慶曆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嘗言之予知斯言之為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為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為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怵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記戒石銘

右蜀王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之欄檻飾以花木為守為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寖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為

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為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於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攷訂刊删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寇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鍥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脩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証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閣筆而歎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為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中國春秋

右中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之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己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為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呂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和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

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於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浹洽以為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攷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頤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於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漸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著閑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於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鷦鷯雲鵬各有程癡癡相別未忘情

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外郎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於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泛之放蕪典刑闊略世務至於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屈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

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於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

庶幾可讀也時蒙與傢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兊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題張魏公與王彥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於外何所不可至於死生之際心專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强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檻奏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難也御史既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趣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於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於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於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於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齎志永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閑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於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掩也所謂任重道遠者與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訒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摘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扞戎虜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畧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羅營田與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糜費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充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爲始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於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題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其未及識之而得其言於劉子駒爲詳蓋得意於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

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為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惡其心必有不可以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謂學者當高其志至於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為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別異於民至即古人所以教民者詭之顧疑且畏沮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揎既

以先訓錄不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為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為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為流俗趣尚隕阬者云爾

汪文定公集卷九 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適來說書官監御藥傳皇太后聖旨為皇帝後苑射令進詩仍著勸勉意度元奭綬上資政侍郎

仁宗皇帝初即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書羅宗約試辟錄

士之言行必於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

時儒宗及其宗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脩撰羅公作試辟錄所望於其子孫者在於聞道而不為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為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且能出於此哉宗約年逾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汩其中孜孜為道之求至於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讀喻王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樓松兊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

聖旨張松兖喻樗初九日内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
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虜騎已
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
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
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虜人因
甚遁去樗曰虜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
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虜人無隙可
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
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樗曰過於殺
獲上以爲然樗又曰虜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

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虜人貪
林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兼朝廷今次諸事
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
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
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却是不失機會如
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兖謝曰虜人遠遁
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
今待罪於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
不勝萬幸樗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樗
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

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征虜
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
吞噬逆賊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
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
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
此殆漢高帝所謂鬭智不鬭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
有如此者也今虜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
北爲吊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
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於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
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

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
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
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
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脩軍政持
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
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
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
將偏裨可皆有鬭志樗曰將士皆有鬭志松兖曰近
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奏聞
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虜人用兵軍士

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說曰浚所遣間諜并擒獲招降之人皆言虜中情狀虜衆實攜貳檜曰劉豫自此亦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蓋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劄子留下檜即致於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檜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同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喻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檜曰臣等即便出門前去上曰且喻張浚令速来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檜松說同日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朞矣爲之歔欷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伏承委戒提舉施學士銘文云云世以有名爲不朽有子爲不死提舉始學賢科臨人持節嘉譽騰聞而龍駒鳳雛清才膴仕克家有繼哀榮終始可以無恨矣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於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於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於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諝不爲後人而審於處已恬於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仲二公皆從公游爲其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面爲建昌軍其縣使客至公既稱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願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於世眘之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継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攷正當時所以廢黜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持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於虔州季中父秀時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秀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其見聖揚問所聞於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脩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秀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糾繆正俗

右糾繆正俗八卷按顏楊庭表以爲槁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諸書標所釋字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諸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讀標宋書字殆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剌如此必是鄙藁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攷宋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尚書爲暋見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揚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願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評讙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爲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主得云侍泰亦未免爲習俗所移

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㱡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即崛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㱡研㱡乃㱡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攷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於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閒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先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攷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其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閒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於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園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於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閬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攷使實有此証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於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

未可以為定本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為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為吾蕭何則杜詩非誤矣

跋馮宿所為其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為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决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書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為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為集賢殿崇文殿大學士脩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載

讀石洞賓傳

劉歆叙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為神仙亦不以黃帝為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於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為一以黃帝為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為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於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賓傳所為作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為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盖公志也公所書獨勤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於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於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况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司馬温公奏議

温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畧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

切毁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皆直之詩皆載而
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邪張水相天覺在
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温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
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温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
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
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
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六十卷林名希字子
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並表之類

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徊翔館
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
時大臣事畧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實定無元符蓋
既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與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
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稾

一朝議論其可傳於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㸌然
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
不存一何足恨哉

題金谿吳顧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爲非猶或可也而平
戎賦乃云因於宦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
此獨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
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掩惡
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
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
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厄
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亢余以速老耶

跋李伯時孝經圖

李伯時畫超然塵土之外其精緻微密處殆與造
化爭衡豈凡流所可彷彿猶恨其不深攷孝經微
意其間不無可議者此君子所以爲之痛惜也范
陽張九成書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
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況於聖人乎
伯時畫此章乃徽經衔楊躍躍然者何也

熹伏讀范陽王山二先生跋龍眠孝經圖語有以
見有道君子心目之間無非至理非如好事者徒

議工拙於筆墨間也拜謁玉山先生墓下令亨達
出示此卷恭想儀刑不勝涕感因敬書于其後云
從表姪朱熹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佑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月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黨官張逵馬柔吉王世脩並爲直龍圖閣王鈞甫爲右文殿脩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瑴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此章嘗得旨報行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於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

投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爲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瑴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瑴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於是詔賜鄭瑴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負宄肆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形正色不爲室家之計復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殆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受降此詔時朱猶在相位今觀朱丞相度江遭變錄其秘謀詭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如苗傅及其黨差除二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又六月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纔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爲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於幸別宮之下云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畧云當今外難未寧内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

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
深虔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
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
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
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
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
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於國家
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
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覩睿聖皇帝方春秋
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

恐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勤王記今度
江遺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虜情而已
既改抑去徽名為貶損徽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
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
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畧如此果何意耶
賊徒凶熖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喻傳
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
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
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
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戰鬭勤王檄云天下共誅之
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又因說再貶汪黃云一相而
謂張丞相為黃潛善所知且黃雖誤國豈不容其知
人況是時為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
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槩則有不可
揜者是以摭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稚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秘館
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
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於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
經於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寄劉莘老云諸

公為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為高氏計乎其語甚鄙
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
動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為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
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
也不知皆何所據

汪文定公集卷十終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庚申塟于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既而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狀公之行以來請銘某晚進公實極折行輩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節頗多得於見聞若爲未及秉筆而遭罹家難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之子復以爲請乃次序而銘之距公之葬蓋十年矣

公諱子諲字伯恭世爲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傳範汝州觀察使贈太尉謚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徐氏祖繪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悟強識逈絕流輩元祐三年以后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明年后崩又以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濱州鹽酒稅東南建師府攖獨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不苟數與帥爭議可否府中畏服改宣議郎監儀鸞司公詆與閤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真州司錄事權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馬氏倚蔭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方以周空覬賞却不受公直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公以俗學市木不如期直請御寶特勒停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宮除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爲運河高江淮數丈自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萬無此理前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閘復作澳以瀦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來啓閘無朝

夕復何暇歸水平昔之堰閘往來不存今第修復故迹嚴其禁約則無患矣所條畫甚悉使者用其言漕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陛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伏見手詔應奉司所需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誠不欲需漕公對曰郡縣奉行惟恐不及豈知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勔挾應奉爲奸至一大石用八百餘舟公爲欺謾莫敢誰何兵夫不可校度費一綱所費毋慮數千緡甫及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其下籍籍咨怨上曰待委鄉覺察公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矣上曰朕未

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云應奉綱
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
奉擾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勵雖素横亦少
戢淮上師守往往挾權貴爲重公按治無所避宿亳
通海四州飢方移粟揚米賑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
賤乞均糴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
在實直以聞於是不悅者嗾衆俄罷去金寇犯京師
淵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於虜
酋乞先定相見之禮廼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
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逡退公隨宜支移廣糴軍儲

復上言國初運東南糧於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
用百二十萬石以御納稽滯始以百五十萬爲額崇
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爲額至宣和末
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
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殿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
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浙殿最從京畿覆實是
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城再圍諸道兵集
率賴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
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秘閣爲
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漕計公言祖宗置發運

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爲利甚博今轉般廢
而爲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而歸権貨糴本錢罷而
爲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
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
復始其一在眞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
在京主受納理欠在泗州者循例奏計皆從之一日
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
封尹公皇恐固辭遂以直龍圖閣兼淮南荊湖制置
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師范瓊遣人清野肆行摽
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詔許公以便宜行事今

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外路動息及所
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師復以京師平安及大元
帥府行移檄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郡守勤王
公糾合義士收輯潰兵期以入援請元帥移軍曹濟
約諸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
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力戰
爲虜所獲虜欲得李綱吳敏徐處仁宗澤及蔡京王
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廷爲之遣使四出公知非
王命執留不遣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
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檄郡拘縻其家又遣人以

僞詔詰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聘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國事來勤王憤怒之兵師諸將北渡河出虜不意襲之救二帝急危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內連外結未易定也元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為發運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公乞致仕避之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鈐轄不當奪職與郡未幾賞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焉亦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為非則今日不當以為是時宰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開

府憂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命到官七日會進戍襄陽衆憚行夜半縱火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飾持更者一如無事時於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明皆遁急追襲降之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己酉也其冬虜騎自鄂城南渡略武昌入江西州縣皆望風降還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郡有一二能為國家守虜其至此耶既而虜騎傅城檄公使降公答書數責之登城誓衆激以忠義將士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

而外救不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軍於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者寇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援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於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火掠西阻嶺橋不能前鼓柵而下公遣兵擊走之有李冬至者起兵於宜章會將官吳錫提精兵數千無所歸公招致之激勵討冬至汔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縱掠入湖南欲踰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嶺非王土矣當隨以計破之迺屯于衡之

安仁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遂逗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請兵于朝請援于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抵屯下公以單騎入其軍衆皆羅拜公與約毋得刼掠皆聽命擁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於已復送公出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召命公力辭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合胥首詰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出獄矣胥大恐悉言其情於是盡得盜姓名及所囊橐往來宿食處自後盜發輒得嶺海肅然未

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除
一時善類又章論薦詔落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
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
於漢中蜀先主之復漢祚其謀先定於草野陛下圖
中興之業而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又
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
有附逆之人而欲攘夷狄難矣上嘉獎再三進秘閣
脩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大將劉光世張俊軍凡軍
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僞齊入寇光世軍
合淝以乏糧爲詞請退保公晝夜倍道至合淝光世

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
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
之然以此與光世不協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
臨江名曰薌林至是入覲上親書薌林字賜之進徽
猷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論事甚衆一
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閤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
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乞致仕
詔以爲無罪可待而公請不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泛宅時王倫自虜中與其使
者偕來公上疏以爲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已

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却而勿受且
乞致仕其力許之仍賜詔獎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
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爲養士藏書之費自
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草遺奏卒人所難者享
年六十有八詔贈右正奉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獻
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男七人洛右朝奉郎浩右
承議郎浯右通直郎餘早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
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譙次適右宣教郎黃揆次
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
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韻次適右

迪功郎劉𦿝次適將仕郎韋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顏
養志必探其微李碩人沒乞回郊祀任子恩加贈友
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庄以贍宗族貧
者篤故舊親名將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急不
計其私而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爲如恐不及置禍福
於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
出人意表興利除害不計日前爲政雖嚴而本於仁
恕所至可紀甚多此特著其大者蓋自臨川王氏以
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祿以誘之天下之
士循誦習傳以爲成說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

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擯斥甚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往往指笑以爲戒風聲氣習熏炙漸漬大抵以委靡隨順爲俗故利在閹寺在權臣則從之利在夷狄在盜賊則從之有能於此卓然特立更閱夷險不爲利疚勢回而竝自拔於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閹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辨曲直不少屈未幾夷狄盜賊交亂迭起或乃甘心於汙僞他亦退縮奔竄爲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嬰其鋒至遭從賊死如毛髮者數矣既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箝天下口自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

公言一不合見幾而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於是人始服公爲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嘗謂公必有立於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顔跖之分曰義與利孰毆斯人學乃爲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騖其中如水萬折必歸於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於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愧我爲此詩以示來裔後有考者尚論其世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不事科舉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自適若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若是

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閨門內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悍暴化服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

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嘗謂讀書者當知其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字而其辯析精微尤謹於毫釐之間以為千里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高邁而充養粹厚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於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為人也審於擇善嚴於衛道遺佚窮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師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為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其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以於元晦為詳他日移書俾致先生不余鄙惠然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孫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於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其於先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慕向之誠非苟然者且元晦之賢其所畏也銘曰學以為己已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為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是中浩然塵垢不止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老於布衣獨使一鄉化為善良我為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考諸此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章氏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請郎妣席氏贈安人累世皆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川王荊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狀范陽張先生以為學者貴於自得而躬行可以為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會之說而脩身治人析為兩途則何貴於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於當時之有司貧至飦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冠徒步就太

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考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益得自致於學紹興五年茂實試春官爲第一遂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改常州教授未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用事狄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患而預防之者秦丞相始不悅未幾狄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益見忌乃出茂實爲閬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既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尢以疑忌

得罪者往往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澤有差而茂實爲監察御史茂實在臺中所揮攺甚多未幾爲工部員外郎得請知興化軍茂實初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生誘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既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衰少遷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於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察甚備閩多劫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即獲間有在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愬者茂實許其徑詣司自言而嚴追捕勘鞫之限盜始有

所畏建州兩獄冤斥茂實全釋因繫一百四十有三人朝廷爲罷免長吏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徙知嚴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略平民所至騷然人不敢入市茂實具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旨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歲貢御爐炭其實皆科取於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髙麗將入貢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即止之即位召爲吏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使不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三茂實氣貌嚴重語言確訒不知者以爲簡也

自得罪秦丞相流落幾二十年入朝纔歲餘輒出益有不悅者既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用者未嘗不以茂實爲稱首茂實務無求於人也是以久在外吏部之命蓋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造朝遂以不起識與不識皆爲之流涕也然茂實强學力行更閱世變操履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得矣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窗雜著十卷藏於家娶陳氏算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攢左脩職郎抑左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主簿擴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𨗴孫男七人致蘧

拱舜贊禹暨湯憲武保成規宣女一人諸孤將以其年十月甲子葬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而移書屬某爲銘某與茂實皆范陽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士又同爲秘書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國亦適相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舉世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傾不欹以終其身以畀其後人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璹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襄贈奉直大夫祖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

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邑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舉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廷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察爲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辯折詞順意篤帥每憚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鐫譙公從容應答畧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去訴朝廷下有司考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爲已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安路司辟差參議官未赴

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貴翔踴民匱於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弛租稅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靜江歲於屬縣科取秋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亡租稅均之保伍公至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取而廩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掊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秘閣知潭州兼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秦丞相當國事士人在謫籍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

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公在嶺外所謂謫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諷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爲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爲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閒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弱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炤右修職郎英

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于路焞右修職郎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次爚次炘次焴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待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通滯伸理冤結戢奸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爲意其見義必爲爲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孫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其孝

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熙焞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雖變化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會不一日立于朝廷才雖固然知亦未易我爲銘詩以告史氏

汪公爲此銘十年矣焞爲栻書而立于墓淳熙三年十有二月始克書之張栻記

余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寮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記晦菴爲余言陳侯官之爲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誌留藁蓋玉山公之文而書

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子之賢可知已東道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爲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寔見公考亭私第公爲熹言此其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特汪公亡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貴公孫坦藏

汪文定公集卷十一 終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愽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畸朝請郎右文殿脩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孝溫右從事郎知建寧府甌寧縣丞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南劍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至宗約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晬槃一無所顧獨取書冊之言性理者終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甌寧府君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調靜江府觀察文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府事既已叢劇而連師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語言竄斥踵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饋米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既而發廩賑贍事皆躬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於惠愛無所惜而

措置纖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設方略得首惡數人寘諸法境內帖然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爲幹辦公事其募兵鮮雜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約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爲參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殫盡歸於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於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聞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留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爲言於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土貧不能歸者宗約出捐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來問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爲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葬於沙縣巖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問曰關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宗約資稟

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以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慍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既喪耦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處中受業於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游多所發明於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為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為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儌名與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為取悅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

脩朱熹元晦所為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善習知宗約者銘曰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無憾全而歸之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溫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彊記覽為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於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無失忠讜無上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為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文詔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虜且叛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為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若且曰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

人之要莫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師者或寘散地或遠郡願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及諸軍承授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嚴諸軍承受邏卒亦加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

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
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
度虛懷從諫非從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
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遂力
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
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太
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於
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如舜重
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
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

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
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蓋陛
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
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
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
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
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
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參
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
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

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
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
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
於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
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
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
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
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
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
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

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閤門及
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
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
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
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虜悉衆來爭
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
角在草茅間聞醜虜亂華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
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實敬慕之
頃以館職輪對首言虜情不測乞用浚帑陛而虜果
入寇太上皇帝親征遣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

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退皆以爲恢復大計仰賛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爲難及王師不利橫議鋒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爲祖宗靈寢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蓋當內脩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殛詔以公權吏部

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脩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數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掖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兩淛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

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巖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三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於吏事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爲郡佐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决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繙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僞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

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閒有爲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耻故未嘗按吏爲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鞫亦不淹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槩而用度有節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泉人聞公喪會哭於

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
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
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
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
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
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死義能爲國事則未
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鄙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
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
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於政事左右具
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眞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黯獨戇朴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弘
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寔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
公之節義視黯無作屹然立朝作世郛郭正色凜凜
危言愕愕挌之不前壓之不卻猛虎在山衛及藜藿
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非智之鑿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
於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
尚有矜式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爲婺州金華人曾祖惟堯故不
仕祖本故贈宣教郎考登承議郎贈特進妣陳氏太
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強記而靜重如成人未冠游鄉
校數試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海州
沭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
行莫之禦既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于
境上敗之賊遁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汭口排岸丁
外內艱服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
便安之盜起建寧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
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宣撫使賢之併以
治狀聞除大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

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九年金人以侵疆來歸
詔僉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陝西宣諭德意辟公幹
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贊畫之際力陳虜必渝盟
宜豫爲備初大食國遣蒲亞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
例計置回賜官吏並緣侵刻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
往廣州即訊獄乃竟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
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三年郊祀以爲提點一行
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
萊州公勤於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之公撙節浮濫
檢視欺隱久之府庫盈溢方秦丞相用事監司郡守

類獻羨餘以希進或謂公盍獻諸公笑不荅則以貸
貧民之逋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飢民嘯聚雖頗捕
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靜民復安堵如
故時士大夫往往以告訐爲功通判州事汪召錫將
摟宗室令衿語言以爲謗訕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
衿謫居汀州且置獄通判迫其人行無敢過門者公
獨遣人慰安而陰調護之除知瀘州中途改知洪州
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
宗元所與張丞相詩言於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逮

百餘家公隨事救庇賴以免者爲多會秦丞相覺事
亦熄上躬攬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恃附
以逞者次第譴斥於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
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湖南凋散久流逋
未復公悉力拊摩户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
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道騷然乞分鄂渚重兵
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爲户部侍郎上勞問甚渥且
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公因
奏宜塞倖門開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財不如節
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之

以窒邊釁荆湖歸峽産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白
知醫法不復顧籍因自棄爲盜由引錢大重貧不能
輸故抵此乞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
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賊民消弭群盜上然之遷
給事中兼詳定一司勅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尚書進
讀三朝寶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
顧爲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
今不可不監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
治亂今進前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
容進退所以致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

皆嘉納焉二十八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爲顯謨
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兼浙東安撫使既至詢究疾
苦寬逋責賑乏絶民以不流已顯仁皇后菆宮事畢
進徽猷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說欲於菆宮
封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域其間墳墓當
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
免者七百六十有奇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公謂聖孝
通於神明薦獻極其誠敬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
錢給其直從之和買紬絹以貲産爲多寡之差而縣
各不同會稽偏重尤甚公請奏損之後亦畧如公言

三十年知福州兌福建路安撫使時虜有渝盟犯塞
意道路洶洶公早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三事一曰
求人材謂任賢使能乃自治之要願委宿望實才以
籌邊二曰通下情謂建炎維揚之難起於臣下壅蔽
虜壓境而不知今當以為戒三曰擇將帥謂朝廷宿
將軍中新進不為無人願加簡拔復移書執政以蜀
遠緩急不能相應請增重師臣之權使得以便宜從
事又請推行州縣巡社法以防盜賊朝廷悉施行之
汀州鬻鹽峻急民驚擾嘯聚州輒遣兵捕殺復疑平
民與闘通械繫之欲論以重辟録事參軍劉師尹爭

不能得致仕去公移文釋其囚薦師尹於朝於是州
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今上隆興元年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二年知湖州時水旱之餘疾疫大作
道殣相屬公既為粥以食餓者又遣僚屬勸分多所
全活乾道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再上章告老
進左朝宣奉大夫致仕五年十有二月戊戌薨於里
第年七十有三詔贈特進六年十有一月甲申葬于
金華惠日鄉常樂寺之東原公娶曹氏封淑人六子
渙右通直郎前權通判盛國府事沇右宣教郎前福
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浤右承事郎新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注右
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亡汾右承務郎
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指杞枘梓樾朴
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一人公敦厚寬裕詞氣穆然不
見喜愠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為表襮以求
赫赫拊兄之孫如己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
有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者周之久益不厭
既退居自號遂翁所著詩文章奏藏於家自公仕宦
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為之
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卹也

公更閲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德表裏相
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遂其適康寧壽考爵為
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觀公之本末其念慮
操履所以感應召致夫豈偶然者哉銘曰恂恂王公
率履由衷不矯為異不阿為同在昔柄臣欲人同己
利誘威脅翕然風靡時方掊克爭進羨餘公散其積
代民逋租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
皇明獨斷屏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褒嘉國討之重
爾其開闔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幃乃長天官
乃眷大邦于藩于宣寔著貿遷誰能不移中外出入

誰能具宜公惟一意秉此常德吏閱事變其儀不忒
進退有俗壽考且寧歸安斯丘始終衣榮天道與善
人或疑之視履考祥其觀此詩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彥儒信之上饒人公自為兒嬉戲膝下
時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悟又能刻
厲於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應書而偏觀他
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規摹古人作為詩騷
蓋不專於舉子之業至舉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也會
御史陳公師錫求居於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
陳公為公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
益得以考正焉於是郡丞洪公彝監試進士得公之
文而大奇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考官拘於尺
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獨今
知之璆琳瓊琚如也驊騮騄駬如也設不長雄於二
千人中猶當霸於一經也或乃指其瑕而捨其瑜議
其牝牡驪黃而棄其千里何哉然自是試輒不售至
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為第一歷池州
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用舉者再轉至左宣
教郎又以從國信使出疆轉左奉議郎池兵火之餘

廢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托宿於
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棟宇傾
圯公至即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邸舍為富民冒
占者數年至是皆考究而簿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
廩庾充牣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食貧而
於貨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省省至其當官乃留意
於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缺隙補葺焉不求新
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
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為常其歸自饒貧益甚
荒郊敝廬蓬蒿塞徑或饘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娛
紹興二十有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
豈弟樂易不以世俗細故蔕芥其中於人無怨尤雖
有以惡聲至不校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逆設
機械喜賓客每或斥服用為食飲特聞人之過如不
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少以文字顯晚以年德
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
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
公之康彊而不意其止此莫不失聲嗟咨或至流涕
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考諱皓贈右承事
郎妣陳氏贈孺人其配鄭氏贈孺人左宣教郎東陛

之女男七人曰大忠其其女二人長適進士鄭鍵次在室諸孫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之横山奉公之治命以来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自徽来徙分散既廣莫可考也公于其有宗黨倍年之尊而屈折輩行與之為友臨絶之音以銘見屬其其何敢辭銘曰嗚呼彦猷其德之裕俛仰一世無怨無惡維心之亨豈曰不遇今其已矣誰或起之有子七人尚其似之

汪文定公集卷十二 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而登上宰俱值阽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别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僅脱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為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清酒之葬而劉峻廣絶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幙府忝自比於路人輿以告哀言不盡意

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曰格天嗟後世之籍籍角巧力以為賢鶩姓塗炭中原腥羶豈羌狄之能為蓋感應召致而則然將導迎於善氣必有與天為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真聖有謨訓力行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闇室如見大賓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己者愛人任重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蠢彼犬羊亦作人語每問中國用公與否之人之德發揚昔詡綏之斯来其孰能禦然而變故百出艱難備嘗拯神器於已傾遏醜虜於方張既顛危之獲濟

亦進退之靡常志雖馳於幽燕迹乃滯於湖湘二十年餘再秉樞鈞百未施其一二復異說之紛綸豈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自古所嗟今復奚云方宴適於林泉謂永綏於壽考胡不憖遺是此元老惟其出入公門期式瞻於儀表以畢願於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既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以長號泫淋浪而沾巾嗚呼哀哉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惟公稟氣之和體道之全渾厚純粹得於自然端委廟堂如山如淵以公宰物以誠格天仁者之勇德人之言有發必中有持必堅容孝建儲見幾之先決策攘夷達事之權四方既寧聖主初元公拜稽首丐歸丘園歸未暖席詔書促還勤勞王家病不復痊嘗寧震悼塗人涕漣嗟世之人狹數矜智公初無心上益注意嗟世之人斂惠徼譽公初無言人自欽慕生榮死哀夫豈人力一言以蔽惟其盛德應辰徂躔公實見之前後薦引始終保持聞公之喪身在西蜀有愧古人不能匍匐痛楚摧傷悵然此心萬里致奠公其俯臨嗚呼哀哉

祭凌尚書文

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克養既厚持守益定視其容貌如不勝衣孰知其勇見義必為聽其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謂公為清清而有容謂公為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終其身兢兢業盛蚤以文鳴出類拔萃歷守五郡所至稱治進冠侍從悛悛獻納退領其祠遂老菑畬平生百為無一可愧夫豈偶然有本如是年壽八十古昔所稀人猶望公胡不期頤矧如奮愚於世鮮耦公獨忘年俾與為友其知以心其愛以德庶幾永久得不蒙益今則已矣流涕横膺哀病疲薾不能匍匐緘詞千里寄此心惻嗚呼哀哉

祭女四娘子文

維年月日爹爹媽媽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于四小娘子之靈自汝云亡于今一月追念痛苦殆無生意汝夫於汝死生之際竭誠盡力汝而有知可以無憾今將舉汝之柩歸葬于明州於義當然毋或驚怖為汝父母事至於此無可柰何惟有撫養汝子望其成立庶能奉汝之祭祀而已嗚呼哀哉

詩五言十八首

蔡春

閉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茲花聊散步霽色如相親
日月不吾與花柳隨時新倏忽竟何事悵然懷故人

白雉雞

鐵爪玉龍鱗紅冠不染塵五更纔報曉驚動世間人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謾作中都士柴門每自局遺經究終始奇字講蒼形
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壬辰立春

春雪正紛紛荒山晝掩門老君筋力健策杖過前村

題鄭氏觀金堂

子雲抱遺經寂寞甘飢欲死誰家千金郎車馬塞閭里
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要知聖賢心不爲取青紫
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娛俛仰稱幽居世道有興廢人心隨卷舒
圓機應如此膠柱合何如愧匪許詢輩時來問滿虛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今代紫微公身退道益尊
言行無求褎然中所存雲雨自翻覆誰能動毫分
洗垢既無垢尚或有瘢痕嗟我與徐子昔也拊公門
相期嘗吾申從公畢斯文

挽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四海蔡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歸休
全福人皆仰孫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獨爲吾州

挽參政王公

轍迹環吳蜀艱難數委寄東鈞纔數月去國竟終身
文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衡陽耆舊內豈復有斯人

挽宣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平戎
環列周廬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

其二

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無二美聲迹遠相望
名載風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贍典無復見鷹揚

挽學士張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討論公陛中多妙畫閣外有長城
曾未登三府何言夢兩楹空餘行樂處遺像凜如生

挽侍郎陳公

給諫皆言責論思本從臣獨公直舉職臨事肯謀身
再起名尤重全歸迹已陳空嗟古遺直無復見斯人

挽呂舍人

連塞成遺老纔聞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
萬事邯鄲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賓涕自難禁
接物初無間微言獨得聞相期深造道不爲細論文
日有嵩山仰誰知半路分新阡疑可望日斷只愁雲

宜春漫述

本是扶犂客隨緣謾作官故山應念我薇蕨已闌干

題法海院龍溪亭

微茫雲兩角屈曲路一綫未容快先覩已數行百轉
流溪何從來神物昔嘗玩輿梁儼堅牢亭宇櫚明絢
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宴信哉吾知識作此巧方便

茂樾兩交蓋清風四揮扇秪恐境中人却有桑下戀
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何妨酌靈泉一洗眼花眩
舉頭未及睥已知梵王殿

和遊南巖

南峯不蔽舊逢人說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秘此緘
烟雲印全提松竹邑乎酬去郭十里餘予成僧二三
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索鄉啣
蕭條野店烟叟靜彌勒龕非塵外侶不分禪味甘
受傭作閑人自縛亦何慚于時日在旁山色染蔚藍
一徑盤欝青群峯列空嵌冷泉計涓滴淪漪沾塵凡

端如常德靜可警疾步貪聽鏞出雲門回首倚烟嵐
公其吐妙語勝事須指南

歸雲臺

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何處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澗菁莪盛高岡彩鳳鳴
雨餘山色秀雲淨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潺潺洙泗聲

宜春書事

詩七言二十一首

飢寒驅出故山來俗事如麻撥不開問我此行何所

得未嘗識面有瀛臺

宜春士愿標而虛縈瑣筆之名每欲爲我人一
洗之偶筆工傅氏求詩作此

只今頭上半儒冠誰肯公庭弄舌端試問毛錐將底
用奪標他日萬人看 奪標乃宜春先賢故事

雪中梅花

風弄蘆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望扁舟
至遠信誰憑驛使回窓外不知飛霰集坐中只覺暗
香來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邊看斗魁

常山孔鳩碧照閣

門前塵土暗衣冠池館無多意已寛試問主人閒遊
味水蘗正自不知寒

與談命鄭柯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二十八宿羅腹中學術訣通明若
鑑胸襟豁達氣如虹醺醺痛飲一樓月落落高談千
古風一本流年無惜示貽之他日驗窮通

與酒家沈生

有客堂堂空兩手無人爲借太阿來血若上決浮雲
破放出陽光萬丈開

送王佐獻可歸信州

月旦于今合改評一官謀食百無能君歸錦里人應
問好箇籃田崔縣丞

水雲堂

雲本無心水自流龍鱗鳳翼此中遊遂令巫峽桃源
景頓覺妆歸在寸眸

贈婺源汪氏

曾執干戈衛魯邦潁川家世愈芬芳扶疏枝葉連江
浙烜赫功名冠魏唐（魏有龍驤唐有越國）卓犖高才當企及青
精一飯故宜償獲通譜系誠須盡昭穆從斯永不忘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五車拄腹成何事空負才名二十年一鑿生涯長齟
齬遡來行李已三遷

其二

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飛鳥
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其三

曙昔持心欲見賢肯容閒巷快爭先豈知咫尺隔千
里空誦白雲長在天（白雲上在天呂公遺少稷詩）

其四

泮宮夫子日扃門厭聽兒曹說怨恩猶念貧交無與

樂時流妙語到荒村

陳經畧生朝四首

嘉詠高秋此日生門闌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千鈞
重凜凜精神一座傾暫使遠民瞻王帳要知聖主有
金城幾年却作貂蟬去五莞難淹宋廣平（今五莞皆隷廣右）

其二

嫣姓從來莫與京傳家物不爲金籯只令入桂蒼蒼
處倍覺中台兩兩明南徼不聞刁斗擊北轅行見家
不迎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太平

其三

俛視人寰僅一漚應緣来作聖時游英風蓋世桂林
伯相業家傳尸㑹侯號召即看持王節姓名已久羇
金甌他時欲記中書考簡策應須汗馬牛
其四
欲知今歲好生朝召節聯翩下九霄便入三槐新位
次空餘八桂舊歌謠機神照物宜前列骨幹參天合
後凋他日凌烟圖畫處方瞳炯炯映金貂
送陳經畧二首
英姿卓犖衆長兼難後威名鎮嶺南忽報𦒉音馳尺
一即看爐次近魁三照人風采誰居右致主功名在
立談遠俗豈知如許事只言無計駐征驂
其二
清明公正復慈祥觸眼平生見未嘗自幸来依驃騎
幙如何又趣舍人裝雲霄去路日千里萍梗從蹤天
一方獨有此心無遠近歲寒猶欲試氷霜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先生高卧武夷顛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皦
日歸田曾不待来年懐鉛共歎楊雄老鞭馬今輸祖
逖先册府風流久寥落送行始復有詩篇
牽牛花
葉細枝柔獨立難誰人挂起傍欄干一朝引上簷楹
去不許時人眼下看
尤美軒
巉然絶壁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還左
右烟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顏頬如
炙畦却憑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頭作
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
綠浮鳧鷖歸來舟刻劍已往扁榜僅能好舊題道人
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拂拱枅方欣勝觀還昔時忽
時妙語来踏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
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使婦姑相勃谿暗明通權悉還
汝無所還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加屋空礱叢中余
臭跡
懐王山
連宮高聳月峯岈自與紅塵絶世交萬頃田疇天外
種數聲鍾磬日邊敲地寒春盡花方綻寺僻僧閒疏
不抛禪月滿堂詩句在恨無磚王可相抛
太甲山
君王自古幸遊多未必南從到澗阿龍虎直藏金鼎
火鳳凰從食玉山禾雲霞深處舒旌幟琪樹西風響

瑊珂伊尹樂耕南畝日相應嵩陽獨善義

荷池

香分淨社色專城冠蓋如雲照來明曉露浥粧秋豔
曳涼風吹月夜經營

琵琶洲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落日自心知眼中景物參差
是只欠江州司馬詩

蕨初生

一拳打破地皮穿拳住春風不放拳直待子規啼夜
月放開青掌始朝天

御殿瓦

曲曲瀠洄復收覆如罔瀧仰如溝能教有滴成無
滴解使斜流入正流鳳侶雙雙朝殿角鴛行對對滴
簷頭時人莫道身微小盡待君王萬萬秋

汪文定公集卷十三終

附錄

宋汪文定公行狀　　參知政事樓鑰撰

汪氏世家力農積善迪奉居家不事產業性度恢然
與人未嘗有怨夫人曾氏本儒家女始勤教子讀書
通奉沒家貧甚夫人處之裕如也雖篤於愛子而教
飭不少寬由是公兄弟曰洋曰涓德業日進聲續顯
白里中故無業儒者至是競勸於學矣公幼時神氣
凝重不與群兒競五歲始讀書多識奇字以此問難
為戲曾祖母夫人鄭氏年踰八十每器重公將沒撫
公勉之以學語家人曰勿輕此兒他日必大吾門家傳

公幼時麗厚頴發壯而弘博純正少從諸生讀書常
倍程而速喻借書過眼輒成誦而不忘然猶手自抄
錄家貧至以燃薪繼明十歲能為詩應口輒成入縣
先輩皆器重之端石喻子才有識鑒為玉山尉一見
公奇之亟相追琢許以女歸公自是公學問日進紹
興初趙忠簡公安撫江西辟喻公為僚公遂遊豫章
郡學交游無不期公為遠大之器也公舊習詩賦將
就試或謂詞賦不如經學之尊公亦自厭之即更習
書遂冠鄉薦紹興五年秋試於禮部復為第八參詳
官吏部員外郎董公弅素稱博洽後見公曰前此見

程文意必老儒君年少何讀書之多也時朝廷多事御策以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為問公專發明力行之旨以為為治之要必以至誠為本特在人主反求諸己上覽公對純正典實意以為老儒既唱名見公年少英發聖意甚喜大加賞異特旨中甫以賜焉渡江後賜新進士御書自是始公以國多虞辭錫宴初名洋嫌其名與姓連乞改名乃特賜今名丞相忠簡公字之上即欲除館職趙相奏公年少姑令歷外任養其材乃授左承事郎僉書鎮東軍胡明仲舍人當制云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弱年未及冠而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士髦名弘中

外夫學於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為舜何難焉苟以利為義其去蹠亦不遠矣湧益自勉以成遠業於貧京扶服此訓言凡行闕一年半故事狀元初官無待闕者省試居前列又合以譴甲轉官張子韶亦然吏以白趙相令始已之而為公言太上欲擢用之意公每感趙公知待之厚也公登第後為學甫力以詩題客位曰為學急如火客来莫久坐於是思就有道而正焉而恨其無人也聞張子韶賢於喻子才先生賜第歸覲即往從之然子韶從龜山先生蓋亦私淑於二程者也而其學旁趨釋氏不能無少差公特師其善而已無垢語錄曰聖錫自劬登上第急於求說救學遂辭體悉養吏不必客主角又曰聖錫敏悟操履有守又曰汪子醞醸可喜　公為僉判忠簡趙公適出判紹興孫尚書近繼知府事劉

行簡提點刑獄皆甚相得趙公嚴重官屬不敢仰視公於職事有所疑必反覆開陳趙公常稱公盡心職事每事必據經律究極情偽紹興八年公被召四月入為秘書省正字時秦相力持和議醜正處忠狄人之歸河南也公因輪對言曰者虜使立廷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氏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檜不悅當特館閣論事者衆首出公于外遂乞祠得請尋寓

常山之永年院深居幽谷交游幾絕飦粥不繼公固安之公書尺蕪云自已未之秋師友淪謝送還山間閉門窮處與世絕然公雖處僻避名亦不為鳴鶴絕谷之行上褰公名有不遠千里而願見者來有因肯窺覘若公一以至誠延之至有一時遷客雖其親黨亦皆絕公獨不然自喻子才北學於京師故公得與北方遺老游從往往皆砥折輩行以與公交於是公德業日進公從呂舍人講習甚相得呂公嘗遺公詩曰騏驥騁長途一日自千里寧知坎井蛙戀此升斗水汪侯萬夫傑學固極源委潛心顏氏子萬事不入耳還家守窮閻天豈有慍聲交游例憔悴有舉不償毀憐我亦踈愚待寄書一紙我老且昏病馬能費鞭箠塵

挨時入夢在此不在彼相望來何時春風漫桃李又嘗寄書云常記紹興初諸公例皆斥逐先人嘗見頫子敦内翰顏公再三相勉云守至正以待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此實至言也聖錫器識既過常人千百而學問之深持養之久將有大過人者將來扶持此道主張正論惟左右與季仲一二公耳此拳拳之私所以朝夕不忘也范度執書曰左右久處閑散有識所益而高誼卒無滯留之歎方將志力學望道如未之見深用歎服范益謙書曰每念相知間如吾聖錫英特罕比業雖齒長敏當益聞道也因愛不惜善籌為幸又曰豈有人如聖錫而不大用者夫亦固自有時矣公與汪彥孺書曰疎拙叨竊已過其分屏居山林正得其所仰得以奉二親之歡俯足以殫究前言往行以求其志遣物於我亦不薄矣然離群獨學陷於古人之所病然亦勤而無功乎時嘗斐然有志於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灰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為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近嘗兩句曰巳安守道之貧正求無禍之福所願此心正恐未易得耳又與徐漢英書云示喻出處大槩以至傷世俗之莫我知恩與田舍翁癡甚矣憤世嫉邪也嘗謂君子不願乎其外是以不怨天常盡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我何尤

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耳張子韶為時相所怒言者攻之不已張方遭父喪令侯服闋取旨公自玉山往弔之衆皆危焉沈元用與公書云初聞車馬過常山意謂入城尋玉山之約久不聞來音乃知竟往蓋官畏服高誼欽仰殆不勝情又云臨事切吉靜慎匿遠形迹當使口如耳庶可免千里赴師友喪名高行峻乜致人窺覘至況公奉祠既任滿不欲干省中欲依法到部朋友之論以為有嫌必且援祠遂再乞祠九三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法不許過三任添差通判袁州公失職佐郡人謂其於吏事不數數然也而遇事不苟有所予奪人無異辭民有獄訟者多走諸司乞委公張忠獻公書云妙年得盛名曾不以此自恃而志益下學日脩士論高之又云聞公不以居外而輒慢吏事孜孜然以教人之心為心此厚德事吾聖賢心法也甚善甚善趙忠簡公貶嶺南死而歸過袁州公致奠焉詞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以護送者少借兵士三十人以歸至衢衢守章傑希秦之旨擿摭之以袁州通判借與兵士為死黨訊其從者求所過設祭之人惟公而已搜其橐而不得祭文傑不得逞會胡明仲釋言於秦相事乃巳明仲遺事無垢先生自嶺下遺公詩曰人物苦難得閉眼不敢看孤芳擢荒穢秀色出榛菅懷我金心人正在天一端文字妙入聖操履到所難美玉經三煆横松過歲寒

猶我寬度顏色愉顏不歡書來每慰藉若語於辛酸不上泰山頂焉知天地寬相思暮煙起片月陰前端

時戊辰正月也庚午六月又一詩曰美玉藏精璞明珠媚深淵天清

氣或明光景露頭娟或者鞭按劍奇才笑難雖之子英傑人聲名何軒軒妙齡冠四海絲貫未稱賢過服

不再讀悟心非口傳文員翻手成識起箱才先森森列五岳浩浩朝百川謂年未三十當握造化權陶物

到唐虞備潔惜謫窮誰云一致翹沉滯十二年衆論今未諧子心方鏡怒磨寵畫皆族劍沉成澤四上造

羲軒外下經宜政前討論分本末鈞索窮由緣送逐數千載撫然落限邊斯文天其與子鉄常質頗試濟

桃李花三春何穠妍未及時息問飄零茵風煙青青喬松枝霜雪彌禎堅子如識此理聊卧白雲巔表

倅終更公寄孥於外舅以就食紹興　年　月勑差

通判靜江府秦相擬授其實謫也以　年　月上桂

林雖太府頗在嶺外獲於時者多宦焉率怏怏不省

事而傾險之人又從而蹤迹瑕疵之公惟以清謹律

己溫恭待人不敢尸位而懈亦不敢出位而思方且

以事簡責輕可以餘力問學且不為憸黨之所指惡

為幸郡政有闕失皆為彌縫太守以此得與公在靜

江過滿不得替奉義以消遠土惡公遂於二十四年

正月公檄歸侍是年十月乃得替十二月復差通判

廣州府來年冬將之任而檜死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嘗引薦左丞相秦

檜檜凶德滔天侮弄威福賊害忠良及忌二公貶之死地既殺忠簡猶未得志於忠獻公鯨鯢搖毒寖大

爭曹於是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變往前帥張宗元所與張相詩欲拼中之獄詞所逮百餘家善類一網

無遺時閣學士與還公為帥隨事救庇其所逮及多得免者然猶五十餘人檜皆以不軌陷害之皆毒獄

廢九數年欲具且奏而檜死公亦僅得脫張公以書求口後緣於知人殺為吾道大害不謂學為士君子

而晚節以利慾失本心吁可嘆也吾儕幸脫死遇出理士大夫然則將何以報之二十六年

正月公被召除吏部郎官八月除右司郎官當時諸賢與沈

相識多不合而去公遂求外補凡為迎養計公自明州措置兩道回吳致院帝使人請見公社見之吳云

且要知沈相事吝云數院某不敢安言狼沈相不相樂衆人所知某便是知得亦不敢說吳云臺諫許風

閣公云則聞之事數院可以言之某則不可時陳應求在坐六罪竟時今要論渠何事異云事實膠西之

功沈誣之以降虜陳云此事便可論公云沈相謬虜因有之此部未可罪他他是近輔苟有所闕自合遵

渚朝廷此正是間謀不實耳此耶未可罪之見遂止未欲乃上章言七十若不可守郡沈乃丐祠發此則

公與沈相以不契而求出數未得其許然亦可見公之厚德矣初公幼出為從兄後

從兄累封敘既有子又抱孫矣交游間多謂宜早正

且太夫人未封公不自安既得請於從兄廼始請於

朝而正焉且求補外以便私養丞相曰方進未應爾

公曰親老矣勢不可緩於是出知婺州以十二月到

任時婺州守數易攝倅無賴郡政宂弛財賦耗竭

甚官吏任俸者三月而上供積逋九十三萬緡朝廷

命宋憲李漕相繼究治公慮財賦既急必將擾民於

是諸色約府不差人下縣縣亦不差人下鄉蠲宿逋

去苛斂窒侵弊撙縮經理遂皆補發民不加困而兩

使者亦不復求婺之識者謂公明而歸於恕弊去而

人不知又曰忠厚通敏至誠愛物皆有實惠越明年

八月魯夫人薨公居憂盡禮卜葬常山之黃岡逐廬
於墓側之永年院湫隘嵐濕公居數年弗去也服闋
召為秘書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公既免喪五家胡先生遺公書曰從況於禮不得為之後者也常人之情辭於養有之恩終身不能自及惟君子為能擡量輕重辭以禮義而歸於正天性無歸雖一日亦足又何鶴為頃每數以伏養之日少為容年愛深者自當然耳欽伏公在變遺方耕道書日歸計所以遷延許久者正欲曲盡人情既而兩家盒諸始敢有請正名而已貴未嘗變也它時可以奏薦失以兄予為先後果先奏從兄之子霜三十一年春遷權吏部侍
郎兼祭酒既而得請知衢州言者謂時方用兵臣子
不宜請外遂不復行頃之兼權吏部尚書時逃將李
顯忠冑具安豐軍擊賊立功五千餘人率加不次之
賞公奏駮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國用不足而支
費冗濫版曹吏姦百出公以獨員當劇部綜核妄費
衆猜皆怨公在戶部上疏以為太祖嘗詔三司辦事
須歸一體若乃各推守分事不相知縱有施行必多
妨礙今後一司如有數奏諸司同共取旨不許苟簡
必在盡理今之戶部郎官雖分曹治事或事有相關
難以裁決者乞並許長貳臨時與衆聚議庶謹大計
不至疎畧又請罷羨餘之獻以為進奉市恩者其賞
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竊國害民反更獲賞是賞
其割剝欺罔也伏望昭示聖意非特不受必加之罰

朝堂除與部闕舊皆有定格自京輔為始不復問惟
言所用之建炎雖嘗釐正秦檜後秦之公於是奏以為
察毫釐者不能見百步之外見百步之外者不能察
毫釐今朝廷大臣所當為陛下治其大者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碩屑屑然取吏部瑣細之闕歸之堂除越
等級畧過犯長僥倖無所不至小臣職業妨於奔競
大臣日力奪於細務何能專心致志於遠者大者上
以為然然而俗趨勢利終未能革也文集公奏事上曰
前日宰臣擬卿知衢州朕甚驚朕用卿為侍從未及
一年柰何便令外去宰臣云卿私計有不便朕故遏
從之既而虞允文所奏甚合朕心對曰臣立朝日久
愧懼惟是粗諳民事切見陛下留意守令故嘗為宰
臣言如州郡有闕願得自效非敢為私計然衢州與
臣鄉里接壤私計實便上云州郡擇人固無以過卿
然論司獻納事體為重高廟之建儲趙忠簡公嘗贊
之壬午五月始下詔示將內禪也六月初四宣制孝
廟初名瑋以與唐廬江王同改之又與晉楚王同至
是詔改名睿公以與唐昭宗同故又改今名十一日
內禪初欲於是日降登極赦文議改元重熙公檢累
朝故事肆赦皆在一二日又重熙乃契丹年號也以

白左相請倣唐太宗故事明年正月改元皆從之孝
廟登極優賞諸軍而諸司審計粮料人吏舞文曲請
上自三省下至局務九曰公吏悉從諸軍優賞之列
所費不貲公檢察懲治乃已吏胥側目遺事張魏公當
外任公遺書曰方今國弱民貧將驕兵縱正恐懼脩
省之時誠力行循致之效固可期今者相公節制江
淮外治舉矣天下幸甚碩任事之難自古所嘆如種
蠡蕭曹然後無可恨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昔者
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而舉朝讙譁前功盡
廢蓋亦未信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諸葛武

侯所論六事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不可必恐不察
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
之武侯得政之專而慮及此蓋多懼矣明年又遺書
曰某去秋請遠嘗有往斐之言竊觀今日事勢與前
不同故敢復冒昧獻其區區蓋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惟其時而已矣而遠之言不知謂何此
書蓋諷魏公以知難而退也既而果有符離之敗初
張魏公入奏公往見曰相公屢見上莫無欵曲否云
也無欵說得話公曰今茲所奏何事曰邊事公曰此
恐非天下所望於相公者張公默然復問相公見得

聖質如何曰然好曰相公來朝天下以相公盛德宿
望上所敬畏宜有以啓沃上心堅主上為善之志如
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至於邊事恐非所急否云淩
雖老此則不敢不勉公之守外郡至於再三遂除知
福州以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到任公好賢樂善既入
閩始得朱元晦奉岳祠家居公一見如故相識力薦
於朝隆興元年公除敷文閣待制舉元晦自代元晦
時被召每咨公以出處公亟問亟餽焉公又得延平
李愿中之言行於元晦他日因元晦屈致之既至忽
疾頃之已不救矣公使參議王伯庠觀察謝傚主治

喪事躬親喪具禮意無不周備元晦與公書曰延平
先生之故則已詳知之雖悼門下之變而甚幸其終
事亡可悔者感大君子與之周死生終始之際乃如
此至於涕隕而不知所言也又曰延平先生秋別於
建溪之上乃茲來還遂隔生死所欲質正者無所與
論何當侍坐傾倒以求誨約非復有望於他人也公
因為延平先生作墓銘蓋元晦所力請也隆興元年
朝廷為四川謀帥公再辭不獲遂奉命且請入覲面
奉聖謨眷遇甚厚又特詔書撫諭蜀道自上饒登舟
四月餘始抵萬州隆興二年閏月交事公約束所部

毋多廢人俟迎得免於勞費者甚衆公之帥閩也方當國家多事之秋而帥蜀也又去朝廷遠權重事叢公究心職事知無不為六年之間無毫髮欺頃刻怠故凡斯民之欲惡國家之利害雖耿綿未窮纖微難究莫不畢舉然必先有司稽衆論考成憲慮後患而後有所罷行福建舊鬻爵以贍宗胄公乃請易僧牒以革抑買之擾沿海被重排保甲之命且令家置兵器公奏謂此不足以禦寇而適足以致寇請已其他如募海舟則定其番次均其力役雇水手則禁其苛擾周其廩稍朝廷雖急於征繕公不苟從民得以寬寺觀之田計口之餘歸之於官謂之趲剩雖古年必取盈焉公既請於朝有所施舍矣既而版曹又欲賣之方看追會檢計壟土揭價上下騷然謂賣之必先失其租安知一年之所售未足以敵一年之租乎御營司欲差官於諸路募軍者公奏已之元晦與公書曰停賣僧田煩擾頓息為利不貲追還揀兵官亦甚快輿論諸若此類論之不為侵官而其利甚博甚衆閣下不倦以終之此亦論思獻納之助也魏元履下第後書來云披之歸途遇閩人之就上庠試者益以千計人人劇談善政問其所以然者云侍郎以忠恕

之心行簡易之政簡冊所載誠無越此二者遺事公鎮蜀之初首以利路之民困於運糧奏於朝於是厚加優卹又從邊兵就食內郡以省餉餽關外米為之賤價保勝義士給之安業萬口讙呼無不感悅又力請蠲財賦之虛額以蘇民力公奏謂蜀民之大患在是蓋於賦斂禁榷名色百出之外又有所謂無名而白取之者籍為定額若常賦然郡移預備剗欠重追誅求剝刻實緣為奸無所不有監司州縣更相督責計無所出犴獄之係累田産之籍沒者紛然以取辦於民終不能辦也太上皇帝灼見其然嘗屢詔減免錢物以裕民力又委諸司措置有司靳吝不能稱旨如諸司乞減鹽酒重額錢五十二萬有奇戶部終難之是於所未盡之中復有所不行也夫什一之征較數歲之中為常孟子猶曰不可況於田賦什一之外而欲多取以為常乎於是五十萬之數既得旨蠲放又令相度盡除積弊又詔如用度不足即將添印錢引補用而總所吝於減放多端以沮撓之公繼上疏力爭又與總所商確纖悉明白閱兩載始得除去積年之弊公之用心亦勞矣又請就用添使臣押馬綱以省廩祿歲省四百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未嘗諳練之人假託商販損壞官馬公又請存留田契歲錢以

備不虞奏疏曰四川宿師數十年賦歛十倍於昔能支給一有調發橫費莫支既不可復取於民又不能遽告於朝所以自來須措備比來措揚以徵今所存者白契稅錢不過二百餘萬若今又起發則緩急之際何以支吾無錢引既不可出蜀回易津遣其耗費尤甚然則四川所失甚多朝廷之所得無幾矣又請中嚴斥候遞鋪以通内外脉絡凡公所以為一面兵民之計者至纖悉矣孝廟厲意治強蜀去朝廷遠獻計之臣大抵率意出奇邀功生事或欲令馬綱舟行於峽江有言利便者大將主其說謂蜀馬程驛曰梁洋金房等處山路迂險有損無補或改從水路既得旨於是宣撫司行下諸郡諸郡奉承騷然煩費公奏以為馬政之未修此宜有所講畫變通以盡

利也聖人以為蠱者事也又曰蠱則飭也物之蠱壞必有所事以飭治之然而說者以為先甲三日究其所以然也後甲三日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也今將革前弊而其斯目次第闊涉非一事行之初尤在詳審今以磽确凋弊之地貧困疲弱之民而加以貪猾貽繆之吏而行苛責峻急之政必有不堪命者若必欲行之則當計會日費出自朝廷毋為民擾而後可也然議者猶主其說又所見不明前後指揮不一其初欲將兩馬綱改從水路纔又令且行陸路又令先發十綱發西馬五十綱又欲抽差四路廂禁軍迎送馬船累月無定論當時力辯馬綱之害者惟公與變漕查元章帥王龜齡數公推究利害辨析條目反覆論奏詰其自相違異蓋數千言往反四五上朝廷嘗試行之而公所言利害無不即驗於是乃不果行除數千里無窮之苛政蜀民如解倒懸矣語在奏議集中上兄敷文公書曰兵休歲稔人情少安而宣撫司忽令造船載馬凡三路十州如在湯沸中督責既峻又誘以賞典所在鞭笞疲民以求役不復他慮涪陵縣令王瀞至於自經而

死民家有役閣之類皆折以納官沿江居民往往逃入夷界皆此役不已三二年閒靡有孑遺矣況三峽之險天下所知艦山所謂三峽橋者正取其似也一有蹉失又非陸路損斃之比徒然困苦百姓而它日決不可行比見其不可而罷之則民在枯魚之肆者已不少矣不免再具奏吏不行決當待罪引去雖得罪不悔也屢為宣諭嘗有此議而茶馬司以為不可竊計今此亦必有所自宣見其方用從而和之今則自不能回不知斯民何罪邪查元章書曰馬綱指揮嚴造船伐木調夫料草所在擾擾恭涪而下盐米小

舟逐處拘截無辜免者本路糴米及運鹽先受散發
漢上為路驛屋廨庫百用具備草麥錢粮皆有繩墨
今率棄不用創於沿江荒涼之地撙辦添造船雇人
之費動以萬計風濤沉失之患亦未保其必無不知
何苦為是紛紛也王龜齡書云馬一事極為不便以
夔州言之一無財二無人三不利於馬夔之為州極
為匱乏今造船置驛其錢粮草料所費不貲最甚者
梢工水手口直口食不可勝計蓋歲額并額外共約
二百一十五綱每綱共約梢工水手五十餘名每名
日支五百文自夔至歸下水三日上水十二日計一

綱共支八百餘貫全年二百一十五綱共計支錢十
四五萬貫數日浩瀚何以支吾宣司昨來給壹百兩
金今又給錢引五十道然所給者有限而所費者無
窮此無財也十綱船合用九百人今夔州三縣若計
梢工水手盡數根刷不滿半若所管之人拘留循環
津載役之不已必至逃亡若欲科差人夫非惟不諳
舟楫妨農之害尤多宣司曾令牽馬人同助推橹空
船上水何從得此無人也況蜀江之險天下共知所
謂灩澦堆人鮓甕之類節節皆是馬性善驚聞灘聲
湍洶必致跳躍撼動決有覆溺之患近宣撫司尖自

夔州今馬出陸蜀道之難自古所患若遇雨滑尤不
可行此不利於馬也若欲竭人之力削險開道自嚴
所恃尤非保蜀之策或欲令武臣衛於帥守時朝廷
指揮諸總管鈐轄令後遇教閱與帥守敵體不相統
臨公奏以為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太上皇帝革
唐季之弊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是令行禁止無
思不服此萬世不可易也今欲專任將蓋術武備而
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是何異於繼綱而取綱萬
一有非常之變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究哉殆
非所以尊朝廷正軍律明國體而為永久之規也或

欲羅戶長而改差甲頭公為當路言切謂朝廷宜嚴
於出令審於聽言如今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諸防
秋到未數日又復發還徒有調遣犒設之費初無毫
髮補又如有獻言乞以甲頭代戶長者都省行下州
縣相度而吏緣為奸如懷安軍金臺縣遂差甲頭七
百名五日一比較如此七百戶者常在縣中無休息
之期也潼川府中江縣遂差甲頭八百名以點追不
到決杖罪者四百餘人如此等者灼然無理自此不
必行下相度也或欲併戶籍以增賦入丁亥二月總
領所委官於每州置局根括人戶詭匿稅租既追勘

牙人鄉書手供具又令民戶自陳考其異同而推訊之又牒云內有因官及妻財置到者供具併合訖仍給據通用公甚以為甚不便者有四一曰妨農廢業二曰縱吏害民三曰違法害教四曰長奸起訟欲望速賜指揮住罷令州縣依見行法令施行或欲於納稅之際增收勘合錢有司收民稅有所謂勘合錢者舊法每錢折收二十文乾道二年九月聖旨依臣僚所奏勘合錢比舊減作二十文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取之不及是數者免公於是與兩運使列狀奏其不便由是賜為減之實陰取之也況貫石匹兩等

雖不侔絹之折錢者以貫計而取之為數倍徙不惟陰增民賦而其不均平又如此奏議公皆駁之凡所議論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至公至誠契合天地而置利害於度外自處既定無所回撓故雖有不相和者既而事皆有驗乃卒無以易其說若馬綱虛額之事雖不悅者衆而受賜者不可勝計梅溪書云十朋未入境聞於士大夫既入境聞於道路之民咸謂成都之治中和寬大前此所未有此皆侍郎平昔正心誠意之學無所施而不可者中外輿言謂今日可望廟堂佐天子者無出侍郎之右公議其可久鬱邪

朱晦菴書云近日陳應求侍郎来守建寧一再相見談當世之事慨然憂憤蓋亦以為今日非閣下殆不能濟東方之事上天眷顧宗社救敗扶衰之期非大賢孰能任之蜀去朝廷遠自兵寇以来大將專制於外守有闕輒差攝官其始行之邊郡已而內郡皆然或久無正官或補而後奏帥蜀者得以招權為市往往郡縣之吏徧置私人公於是條其四川守臣過滿與見闕及去替不遠者請於朝俾參以他路人材仍自朝廷行之以革積習之獘有材具優異政績顯著者則必薦達以盡其用非罪過盈貫未嘗輕有按劾

也蜀宣制置舊不並置自吳璘以大將為宣撫朝廷欲其專事戰守故並置制司且分其權公之待吳帥也忠以遜吳帥悅服同舟以濟坦無異心羅宗約至邊上勞軍吳帥語云侍郎以鎮靖治蜀璘亦不敢胡亂以一紙文字行下及考之誠然也及璘老疾久公密奏以為關陝將係國安危緩急之虞計當先定非可以遲留待報也且引漢宣帝詔破羌將軍為趙充國副故事前是廟堂傳旨令公擇將才且璘果不起今制置司併作得旨領其職會關外監司皆闕官朝廷亦緣公奏差王瑨為運判時丙戌冬也明年夏而

璘死公攝宣撫王璠權知興元鎮安撫事一時施行事皆安堵者公思患預防之力也既而被旨移司吏所過預約長吏無得遠出迎送廣備供帳朝廷尋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公遂援建炎張浚出使故事乞省罷制置司以示委任之重而朝廷不從也明仲述遺事蜀帥權特重盖視漢唐牧鎮餽遺宴享儀物甚盛公之入蜀也道所過郡及四路監司帥守問遺皆謝不受迨出亦然成都三載監司月會宴餘之折宣撫司歲時器幣之貺皆歸諸激賞庫三年之間不可勝計幕僚化之叅議官羅博文宇宗約桂林寀官也與公為道誼交以故辟為屬吏嘗至興州勞特士宣使以禮餽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卻還過漢州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公之移司益昌也餘俸寓於成都軍資庫及還會帑吏以贓敗公督官錢甚急餘俸竟不問明仲述事乾道三年冬蜀旱饑公具以奏後奉親札且問所以備者公叅考諸郡縣穡事厚薄及儲蓄多寡三具奏聞且謂承流宣化莫要於官得其人因奏缺官且罷冗不勝任者又奏精疆吏能奉守公法者請自朝廷廢置知果州趙不拙不拙親臨若有條理新總領查籥搏縮經

理免綿劍州之和糴查實用公意公皆奏聞奏謂劉晏論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籥可謂知理財之本乞特賜獎諭從之既而朝廷從公請降度牒四百道以充糴米之本擢趙不拙為夔漕州縣體公之誠亦皆丕應公殫心振饑民甚至煮粥造飯之事靡無不及又慮州縣拘攣苟且前是選幕屬成都倅何耕往綿漢石泉制幹程价往劍州謝徃潼川路俾攜錢粮文券與各郡守貳便宜區畫察其情偽酌其緩急補其匱乏一時費用已夥及度牒至則已遂事矣盡以充糴本更不除所預用之錢用與所屬官簡帖其通下情恤民隱勤小物之念惻怛備著環數千里之旱而民免於溝壑者甚衆公之惠大矣是年之旱綿漢石泉廣安樂合劍州為甚及卭蜀有寇抄之變而綿漢諸郡幸安賑濟之力也然饑民流移贅聚待哺久饑驟飽往往不飫悉濟有死者或用浮屠法公不可公言范忠宣公鎮太原收無主燼骨以萬計葬之因為記以戒歷衆至和中魏國韓公頃鎮是邦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攪官置兆域繚以周墻刻石署令使族嗟韓國富公孫威敏公皆申飭其意有所損益熙寧中龍圖劉公復申富韓二公之意榜諭立碑豈直止為掩骼埋胔區區之仁耳蓋不欲吾民陷於夷狄使死者得免焚燒之酷生者得展墳墓之敬而後先王之禮不亦善乎時元祐六年也曰民間用浮屠之法猶且告戒之可官自為之歟其於是皆買棺以瘞寄收之錢既盡

於賑荒矣乾道四年出蜀餘貲尚夥又捐以代納一
府激折估其擦门當職到任以来撙縮財用粗有餘剩今以府庫錢物代與本府九縣民户起發乾道四年激賞絹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疋二丈除已備牒總所照會外仰諸縣更不得於民户處催理各仰通知乾道其年月日其後晁公武為帥復征之科令雖米邛州安仁縣多惡
少年前是因仍旱歉嘯聚摽掠被及旁郡戊子春公
已被召即以奏聞暫泊歸舟旬日間隨即撫定首惡
既伏罪餘皆隨宜决遣開其自新乾道五年五月至
於荊南九月至於太末皆乞祠不允以十月入覲陛
對以畏天愛民為主奏議上宣諭云卿在蜀久寬朕西
顧憂有云得卿在蜀積年之弊革去殆盡又問虛額

既除民間必被實惠公對虛額去則州縣寬而民力
蘇此誠實惠但兩事猶未革臣襄嘗奏之其一預借
其二對糴納米一石者後就取一石其名為對糴然
不支半價或全不支又增其概量臣竊聞陛下近者
又捐錢引百萬道以除預借之弊若更令有司措置
禁絕對糴則民間弊事革去盡矣然此止是數郡非
蜀中盡然也讀劄子上云人心易怠當以為戒朕日
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公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
人其君臣儆戒雖多要皆不出此道聖訓及此實天
下之福又奏云臣兄涓蒙陛下拔擢更歷清要今又

以左史日侍清光實臣一門榮華上云卿兄忠實之
士甚不易得於是詔除公吏部尚書翰林學士修國
史兼侍讀公固辭以為臣之職當坐而臣兄之職當
立弟坐兄立不可以訓詔公與兄輪日入侍兄弟對
掌內外制搢紳榮之時人謂之二汪公在翰林草詞
命皆純粹典雅溫平正大深得王言之體朱文公謂
後來者惟公制誥有溫厚之氣周益公與公書曰必
大比窺邸報中一二麻制並召范蜀公王荊公以來
久不見此作至於常程答詔皆意足語簡無一篇苟
然者其他奏劄論事則又援古誼出外意回視賈馬

嚴徐皆淺陋必大雖焚硯事鋤犁然比之貫革小枝
望見旗鼓猶識其節制之師也欽夫歎公雖寬慈
然訓教子弟未嘗不嚴審數文隨張魏公從幕府在
行不得課兒公作書曰諸子失學此非細事今此正
是著力之時若半上落下虛費光陰他日悔之無及
也僧家比之如雞抱子須暖不斷方有啐啄同時之
氣應若煖氣不續雖窮年無益也此最善諭每為二
子言之長子伯時為長與丞與之書曰聞吏民頗猾
若欲一旦懲治之彼且反以為怨切須酌輕重察人
情勿為已甚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

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悔接待上下切宜盡敬不可有一毫慢易之心臨事常恩所未至不可信己逞快也時節艱難切宜節儉所以惜福避禍凡事宜切三思書曰無忿疾於頑忿疾即私心也與此革為敵亦淺矣陋矣韓忠憲公家書曰咎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公八子或宰相或執政或侍從觀其用心如此宜其報然也若今之世豈敢干福但求免禍於刑責之際尤宜哀矜公閑居加以老疾而憂世之心務德之志不為少懈公生於北宋重和元年戊戌至淳熙二年乙未臘月寢疾十二日早

起盥頮衣冠整容又欲移居正室家人曰公連日脚腫步履費力公云須勉強歸去中夜乃薨無一語及家事公之令終如此時年五十有八　高宗皇帝踐祚之三載歲在己酉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紹興五年乙卯策士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哀然為舉首則信之汪洋也公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甚喜且曰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為儒林

盛事既負重名益進於學八年為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中望重一時自是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太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逵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恩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為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錫以為家寶也其為逵識之臣再拜發觀嘆仰驚

眩前所未覩切惟國家三年一 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簡編而其以一代真儒魁天下今其嗣又得真蹟藏以詔將來光昭後儒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為希世之遇雖夏之琱戈商周彝鼎義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於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宋汪文定公傳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

新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二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荅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名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
應辰荅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躬而已
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為進士第一人賜
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
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鼎言且令歷外任

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僉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
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制詞曰屬者
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
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
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
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
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鼎雨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
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
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
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與議不息非所患與議息矣

而上下相蒙之可畏今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
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
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
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
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以言迎合則不次擢用
是以小人竊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
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
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
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
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

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
脩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雖在隱約時
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郡州交游皆
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
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
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
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
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莫非
命也豈有他哉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
之火其子惜三十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

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行移訊鞫徧捜行案求答
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
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訟樞歸省其母繼差通判
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
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師張宗元與浚詩
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
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
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未應爾應辰曰親
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夔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
廷命憲清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鐲宿逋

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內艱去廬於
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其
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
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抑冗費嘗奏班直轉官三日
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滌器皿僅給百餘
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望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
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緡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
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
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
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多在乎軍政

之不脩自講和以来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
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誕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
方時無事詔令無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赴國
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
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
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作為瑋應辰以為與唐昭
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
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
父可封秀王暨內禪議於傳立曰降赦應辰言唐太
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

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
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密議以光堯
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
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
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此於
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
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聖壽乃英
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
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應
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

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
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誅蜀帥
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
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
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運從沿邊戍兵就糧內郡
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
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
峻嶮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
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隨得中止二稅勘
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

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
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取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
入三十萬以今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
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
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
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
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
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
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覆四川匿稅契應辰奏
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

曰長奸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拔併已不少
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有
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
椿軍馬糧料隨民力軍數官雖支要錢民不得使價
若隨官就歲熟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
度牒上曰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如此給度牒
四百永為糴本賑濟遂移文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
緜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
進言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有
旨詔逐卬之安仁年饑挺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

且散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亟白
之虞允文曰汪帥得匿捕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
奏使人紿應辰曰卬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
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
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疋冬入覲陛對以畏天
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
弊殆盡蜀州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
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
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
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

借之辨對雜患止數州頒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以應辰言卿在蜀多言誕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適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慽乃為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辯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王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恠之平江米綱至有拆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詞請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嘗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審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陳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奸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勅命

勅汪應辰授右朝議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待制

勅班聯次對已酧方面之勲法應陟明此特褒之舊爰頒新命爰復限員左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玉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汪應辰學到古人之心文追作者之妙經綸畢於職業議論特出於緒餘爰自甘泉往鎮閩嶠獄訟衰止恩威流行舉人不稱豈獨郡政有德者進宜在朝廷茲因積勞適當會課下此賚書之寵為爾從槖之光毋替遠猷益隆美譽可特授左朝議

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
兼管内勸農使充福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賜
如故

勑汪應辰爲吏部尚書

勑應辰省所奏辭免除吏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事具
悉朕務求治道思見良臣俾虔召節之趨亟賜燕朝
之對得聞其語良副所期度其明足以知人故付之
銓部謂其論足以析理故處之經帷選用既精聽聞
自服胡爲謄奏姑欲守謙嘗思難遇之時益勵有爲
之志攄而素藴體我至懷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
宜知悉

勑汪應辰復充端明殿學士玉山開國伯（乾道六年）

勑朕臨照庶工弗淫於罰然跡狀不可没刑書不可
容則雖甘泉近侍之臣不貸也端明學士左中奉大
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玉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
户賜紫金魚袋汪應辰夂冠法從出殿大邦乃者輸
粟于王僚佐不行而以群不逞董之慢法不虔於焉
可見遂使所輸之粟公爲奪攘所董之人連陷刑戮
靖言至此職爾之由夫定罪必推夫本原而行法當
先乎貴近肆覽成獄重鐫文階朕豈少恩於爾式爾
則自貽尚克内省可特降朝請大夫依前充端明殿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封賜如故

勑汪應辰復充端明殿學士上饒郡開國侯（淳[illegible]二年）

勑君子而知止知足仕必懷歸王者之進人退人動
皆以禮爲惟荷紫之傑[illegible]遂懸車之安酌古語之惘
勞渙新恩而錫命某官才全而不器德孚而可尊試
之中外而俱宜蔚有聲猷之可化少而建白已非老
生之能言積夂誠身益皆諸大夫之矜式方賜奉祠
之式忽發謝事之堅稍進官階以光退逸張良厭事
雖超物外以從游仲舒居家尚可朝疑之就問盍自
顧保以綏寿祺可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充端明殿學
士致仕封賜如故

祭文

張宣公栻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餘年有如黄鍾大呂歸然在
懸使未老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爲衆樂之先惟平日
之所履每務倣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鶩不絶俗以孤
騫獨好義以敦敦而懷忠之拳拳苟片言之可取必
挩後而推前或所趨之有遠敢安假於色言顧觀摹
之若是真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寡[illegible]交之淵

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據經而不偏定衆芳之所宗蔚
佩蘭而握荃屢數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
山靜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日虔隱聲實
之逾隆紆側席之招延何天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
川痛易簀於簫辛[illegible]宕宅之一椽鳴呼前輩風流于
今貌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駑公所知憐義
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屬拘印綬奔
走莫緣孰知予悲涕泗漣漣鳴呼哀哉尚饗

朱文公熹

從表姪某官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
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鳴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
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
以為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為榮盖玩心乎文武之
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
乎其若滄海之涵停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
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馽迨壯歲之來歸曰良
時之儻吾及曾異寅之未然復吾行之汲汲泊東閩
而西蜀亘萬里以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攸
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
進陪於廟謀何猥婿之狡夫獻便利之浮說公抗疏
而指陳請昭奸而聖絕事方繆而不然吾何為乎並
列盍隱屏而就閑彌長發之遐轍毎退司於閑館遂
遺及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
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
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
卒究其所施俾斯人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
一老之憖遺忽堂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其也孤
生叨塵末契辱教我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
於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
置茲逖聞於訃告悵失聲於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
閩嶺之崇高行踽踽以凉凉孰有知予心之鬱陶悲
敷詞以侑奠痛人師之難遇鳴呼哀哉尚饗

呂成公祖謙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
萬之弗齊公取數之獨龐培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
以淵瀅之清明其任重則軼財絕識不能足其志其
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
盖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欸門
墻而偏歷躋堂奧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模而融其同
異總一代之統紀而鑑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

節而弗踰慮先本根則或以爲緩動据舊章則或以爲拘奮發諫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晩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藩翰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智蕪僚案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鎭撫經遠不求歲月之效帷幄務實不事耳目之飭雖權勢而勢搖屹巋然而山立晩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開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姍長功以身任決獨斷其衡典刑不墜繄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濩落罪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篇寺之屋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鏟歠之澹薄續簡編之缺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朝而奪之然則閒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抑亦何爲矒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闚誶蒼昊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自今以往鎭定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祠矣敷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亦不復究其實矣群

籍未辨之真僞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仰祖謙佩韡趍隅歲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諮幸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酬聞謦欬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軸函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渝獨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歆蓋

周益公必大

嗚呼景德祥符之際嘉祐治平之前彬群才之卓犖端聖世之聯翩皆學由於少壯而名重於回旋人望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罔所疑迄輩固於丕基豈不賴乎儒先逮南渡之中興嘉此風之復還雖議論其或殊成望道以勉旃公纔降於弱冠已接武於英躔惟聞一而知十故人百而己千學日茂而名日尊志彌篤而操彌堅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既主盟於斯文遂斡旋於化甄倏淪沒於砥柱空嘆悼於逝川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之早而降才之全謂有意耶何初若成就而終於棄捐嗟彼蒼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既心知我之愚我豈不知公之賢蓋經世之慮至遠抑愛君之心甚專皇皇乎

惟恐一夫之失所汲汲乎惟恐一士之或偏為善急於饑渴排奸甚於鷹鸇寧見嫉乎斯世終守道而不遷人之知經攻傳註者遺意義公則說衆說之拘攣人之觀史究成敗者畧同異公則無二者而磨研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藩鎮則守經而與權暨食於家盍全其天樂嗜好以成無惟群書之貫穿凡本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刑政之革沿紛紜如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編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二品居未誅於隻椽豈常情之能測度而世利之所拘牽縱弗答於耄期寧不及於華顛奚猜明之未械乃遇疾而沉綿雖間親於藥石猶日舒於簡編甫占書以貽我俯隱几而終焉觀學力之如斯信古人之與有嗚呼哀哉自公之退也有毀有譽而是非可以考矣及公之沒也無愛無惡而莫不為之悽然乃知公論固已著於今日所為好惡亦何待夫百年寄悲悰於一奠耿千憾而莫宣

右諸公祭文所述遺事後叙今附載于此公雖交遊遍天下而心知莫逆者蓋亦可數少年首知公者喻子才遂為世嫺其初所師事則張無垢呂紫微其所從游則胡致堂五峯昆季同學於無垢而為友者則樊茂遠茂實凌景夏季文也仕於越也事趙忠簡公倅於袁也尚書王與道公時為洪師於靜江也微猷陳國壽公為師皆相推重如李仁伯王龜齡尤延之周子充劉文潛則皆以臭味相投者也其他修潔俊偉之士不可勝數而張敬夫朱元晦呂伯恭又至交也公之沒為文以致奠者數十人而能道公之德行知公之出處者惟四夫子為最蓋所謂見而知之者其次則尤延之周子充李仁伯亦能言之士也而陳明仲則國壽之子也實為公僚述公遺事今錄其文而考之惟南軒之言温粹渾融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晦菴之言則諒直頓挫句句事實至憤正士之不見容尤為激切東萊之言則審察數四所以狀公之體參伍而觀則大體得矣蓋公之行已足信於人而數君子者亦立誠而脩辭無一言之溢美也

謚議　　太常寺博士牟子才

議曰故端明學士汪公應辰之殁年逾七十有三矣朝廷始從郡太守之請下禮部奉常命之謚按道德博文曰文純行不爽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昭代毓秀玉山天才最高識見孔卓而又培之嶽鎮

之渾厚論之淵源之清明其樂易平曠有前輩之風
其崇深簡重有前輩之體蓋開之者既極其大而聚
之者又極其粹故鎮定大事顧盼係輕重數建大論
呼吸判成敗信卓卓乎其不可及也嗚呼公在紹興
諤倫魁之譽聯獻納之班在乾道掌書命之職都紫
殿之名亦云顯矣而家無行實壙誌以考其文學行
義國無正傳附傳以究其立朝大節誠為缺典然聲
名在天下義理在人心人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
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畧南渡之初群賢皆在北
方之學餘論未衰公欵其門墻請益殆徧躋其堂與
造詣獨深合諸老之議論而齊其同異之偏總一代
之統紀而攬其精微之會故蓄而為學則宏博深淳
包括融會明吾道之正統發而為文則粹明溫厚平
正典重卓為斯文之正宗涇時流之渭郜人心之蛙
者如此蓋不與世而交鶩不絕俗而孤騫者也可不
謂之文乎公歷事兩朝周旋四紀或慮先根本或動
揺宸章或奮發諫議或彌綸廠用先後緩急不失其
宜始而議和既不詭隨以附小人之黨終而論戰役
不苟同以阿君子之徒雖權勢相攻利欲交薰而不
以得喪累其心雖三倅司馬洊鎮藩方而了無幾微

見於色灑落叢祠之秩荒寒蕭寺之居所處為甚異
所取為甚狹玩羲經而高情澹泊企騷賦而靜觀簡
書又欲蟬蛻利欲之場春融天理之妙矣可不謂之
定乎自後世去古甚邈綴文之士誇之聲帨諧其音
節不出乎風雲月露之狀道日益靡文則文矣非所
謂道德博文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說性命闊視斯世
以天下事為不屑為若枯木死灰然定則定矣非所
謂純行不爽之定也而公則異於是信有力於聖學
有功於世道也文定之懿今合辭以謚公議者又何
辭謹議

覆謚議

議曰昔龜山楊文靖公倡道宣和間一見無垢張公
意合相與締交紫微呂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
之南閩士宗之玉泉喻公講明伊洛之學轉受其徒
遂窮其淵源見古人之大體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
辰師無垢親紫微游於玉泉之門則學貫九流道尊
德備融諸老之規模攬一代之統紀如朱文公呂成
公所言信乎有本者如是太常易公名曰文定宜哉
自王氏穿鑿其說簧鼓乎學者人人同是莫我非焉
公獨辭而闢之群雅正理賴以復明妙年冠多士誰

不屬目方且束書裹粮徃海昌而就學法從師一道誰不欽衽猶且移書具禮舍延平而質疑此其道德博文所以謂之文也方秦氏專國柄軒輊乎士大夫嗜進者競趨焉公獨敬遠之盛三佐神州趾涉增膴舉世脅默以言為戒遷客之歿而歸也親以文奠不顧睍者梯禍晚年出鎮之奏牘入朝之論疏玉堂之詔命金華之講說讀之詞嚴氣直凜凜前輩風骨雖當時見憚者衆而是志終不可磨此純行不爽所以謂之定也或曰紹興執政嘗謚斯矣公奮其議今以謚公可乎切以為不然夏文莊初謚文正駁之者温公也其後還以謚温公至今無有議之者公何歉乎哉非博士之私也謹議

端明書院記　元蘇天爵

故宋端明殿學士汪文定公諱應辰信州玉山人也年未冠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權姦而無悔迨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為德而見之行事歷官外郡專務安靖息民而不樛入侍朝署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士宗其學中外賴其用卒也朱文公誄之以文曰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爵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而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嗚呼朱子推許若此真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後世皆當景仰也公歿蓋百餘年丘墓隔於異縣里社無所尸祝縫掖之徒過其邑者孰不為感慨思慕乎考之禮經鄉有道德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無則猶得合而祭之若文定公德業老成材器閎重可以丕變風化作興賢才玉山之人祠而事之孰曰不宜哉我國家至正庚寅監縣奪安以名家之子來領是邑為政之暇鋭意斯文考之文定公邑之賢人也乃訪求公之世孫衍祖得遺文一帙於是移文申達復邑之舊學基創為書院既成率同官縣尹朱　主簿阿剌温沙及僚吏諸生祀之邑之義士共施田若干畝儒學又獻會文庄田以供粢盛有司優其子孫丁役奉祀事時江東憲使杳不台嘉其義舉實為政體復表之曰汪文定公書院請於江浙行省以司其教遣使奉書求予天爵記之蓋聞時有古今道無古今之異地有遠近人才無遠近之別此古者以友天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也昔宋南渡之初文治亦盛縉紳儒者磊落相望其議論足以裨

時政風采足以勵學徒文詞足以傳後世一州一邑尊崇景仰寧無可以尸祝者乎不有尊賢好古之君子則亦孰知表章風勵以為鄉人之儀表者乎此文定之祠監縣壽安之所由作也方今朝廷崇尚文化開設貢舉網羅賢俊庠序所以育材也三年大比多士聿興玉山之人豈無懷材抱藝出應有司之選者乎豈無忠君愛國若汪公之有用於世者乎相與欽慕興起於無窮是則克副監縣建書院教邑士之盛心非徒致欽慕以脩故事而已也又明年秋七月朔記

重建端明書院記　弋陽李奎

端明書院舊為宋狀元汪公應辰也公為信之玉山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封玉山伯進爵上饒侯謚文定院之遺址在公故邑廢為荊棘久矣莫有能復而興之者景泰壬申四明姚公彥容來守政暇遍閱郡誌嘆曰我

皇上撫中興之運治化更新都憲韓公雍膺巡撫之寄衆務畢舉大江以西弊無不革廢無不興獨玆委廢壞可乎適憲副山陰韓公陽按行至郡嘉公銳意興復俾而是之遂命通判余公慶往詢故址已莫辨其處乃得吉壤於城隍廟傍高敞爽塏厥位西南宜為書院僉謀既協諏吉興工具材及資聞風樂助者不約而同中為堂以棲神主兩傍翼以齋講習俊髦直前搆以門四周繚以崇墉堦墀堂廡俱甃以石未半載秩秩焉馮增乎舊觀肄業其地者風舞雲集仍以端明揭其扁往来觀者莫不怵心駭目嘆成功之甚速聆絃誦之琅琅低回不能去僉曰此皆守之功倅判協賛之力不可無文以記其實徵為記竊嘗考夫端明之詳矣公初諱洋以第一人傳臚上改今名欲其與王拱辰相應為上之所眷遇期待至矣及觀議論當世之務力斥秦檜之奸忤之而不顧觸之而不懼其直節勁氣固已雄當世藐視權貴矣兩任通判雖志弗伸一無所撓中歷學省連鎮蜀閩召為侍從終於端明雖用之未盡處之裕如非信道篤操履堅無往而不得者能之乎歷數百載崇名美謚與懷玉之山並其高與冰溪之水相為不息輝煌赫奕照耀鄉邦此郡守汲汲以興復為任蓋欲闡其幽光崇其道學嚴祀事之禮使後人知所景仰興起亦為政之先務也凡邑俊髦游息其間者可不奮勵焉討論焉相規相誨焉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

鋭焉奮志事功以求無忝所生乎雖然世道有升降人才無古今川岳炳靈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麟鳳寶不在於金玉偉人端士群生以為
國家之用接武稱為上瑞至寶者正在今日予非能文者然久仰遺風餘烈東望祠宇與悠悠千載之嘆於是不辭為之記

附錄終

題汪文定公集鈔　新安程敏政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亡而秘閣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為十二卷如右公諱應辰字聖錫其先自新安徙玉山舉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於朱子為前輩而講于朱子朱子極重其為人其任敷文閣待制日嘗舉朱子自代盖其所見之高所立之卓所得之粹誠一時碩儒惜世未有知之者然誦其詩讀其書當心得其為人殆未可以言語相曉也弘治癸丑冬長至日